

茶

河

上

上

奈何天

上冊

- 第一回 明月清風何來妙侶
第二回 養晦鄉間戎徐重權劫
第三回 割骨鏤心沉沉著作夢
第四回 亭邊得妙物偶惹情魔
第五回 佳節天倫歡雜兒捉月
第六回 初試大才超超元箸
第七回 小巷訪歌娃柔情微
第八回 偷得冠軍虛心請益
第九回 心有靈犀伊大可念
第十回 妙舞驚袖姿芳名矣
第十一回

陽春白雪竟遇知音
寄人籬下歲暮更多愁
迴腸蕩氣咄咄奈何天
香車寶馬三笑避紅粉
客裏謀枝棲初看市儈
新聲稚口試倩影疑窗
偶親芳澤媿一清談
權門之老友故誼盡
元沉浸吮點盛氣責人
新約舊石末路自沉
家中編案者豔福妬人

奈 何 天 目 次

第十二回 天上人間新聲和雅集

第十三回 少婦情深風波因手帕

第十四回 湖上重遊溫馨堪有憶

下 册

第十五回 偶發豪情試騎多娥媚

第十六回 溫語足忘愛偷看豔影

第十七回 遊子揮毫觀畫興感

第十八回 負氣走他鄉難逢好友

第十九回 酒樓同買醉欲霸文壇

第二十回 出獄賦卜居囊空就質

第二十一回 因病廢三餐何能勿藥

第二十二回 遊子疑懷傍徨避席

第二十三回 路絕藍橋校中爲隱士

第二十四回 舊地重來春愁黯黯

燈前月下絮語度黃昏

忽見一切星火急家書

獨酌冷醪太無情

橫生蜚語感癡倍淒涼

浮雲能敵月鬱結愁腸

迴腸盪氣臨別贈言

投身謀出路枉擲金錢

寒夜不成眠忽驚繞騎

登門求噉飯計畫而歸

爲君歌一曲未免有情

美人青睞慷慨分金

人如黃鶴紙上招名姝

小樓一物此恨綿綿

奈何天

第一回 明月清風何來妙侶 陽春白雪竟遇知音

天空中有一絲兩絲輕漾着的白雲，淡粧素雅的月姊，瀉下她皎潔的月光，照在這個幽深多美的湖上，變成一片銀色，微風吹動了水面，又似一縷一縷的銀鱗，此時西子正蒙着輕紗白衣，在這輕靈的夜色中，現出她美麗的面目來，露挹清輝，四野輕風，涼影波光泛泛，四面衆山靜繞，又如千百美人臨鏡梳頭，別成奇觀，平湖秋月前的兩株老柳，被烟月籠着，微黃的柳條，飄拂在水邊，雖已不是張緒當年，丰姿濯濯，而半老徐娘，立在秋風裏，尚有一

老眉長，對下占管一目少，也買二寸毫香一月立刺，月光下祇露出了他臉的下半部，身上披着一件半新舊的白羅長衫，足下踏着一雙白帆布的鞋子反負着雙手，仰首看着天上的素月，低頭瞧着湖上的波光，遠遠兒視着環繞湖上的青山，靜靜的隱着他們的影兒，好似都匿着了，又好似被擁抱在月姊的一雙白臂膀中間了。耳邊又聽得背後草地裏秋虫唧唧的聲音，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在那裏奏着失戀的輓歌，或是唱着悲秋的曲調，一陣微微的秋風吹到他身上，此時的他，正是靜靜的立着，被這月色波光沉浸着，醉了醉了，當着這個微妙清靜的夜景，他的一顆心也已如醉如癡的融化在西湖姊姊的懷中了，又好似他已跳出了本來的環境，

在這個一剎那的環境中，享受着一種大自然的安慰，醉了醉了，可是這一陣微風吹來，雖然是微微的，而在夜間的湖上，正當新秋，已含着大大的涼意，所以他陡然覺得身上一涼，從沈醉中醒過來，看看自己身上滿被着月光，一個瘦長的影兒倒影在右面地上，他口裏不覺微吟道，百頃西湖一明月，此身已在廣寒宮，又自言自語的說道，今夜月色好極了，我那裏能夠長對着明月，長伴着這美麗的西子湖，過此一生呢，恐怕這一剎那的享受也不能說是現實的，聽到這淒涼的虫聲，又將勾起我的萬斛牢愁，自傷身世了，唉，天邊的明月，湖上的清風，青的山，綠的水，你們是雖歷數千百年而不知憂愁為何物的，你們都是金剛不壞之身，逍遙自由的度他們優久的歲月，無奈人們血肉之軀，有靈感的機體，歐陽子所謂「百髮成，坐待老大，怎不能自嘆自恨，他說到這裏，草間的秋虫益發叫得響，好似聽了那少年的說話，深表同情，助他的嘆息，因為他們的生命在秋風中也不過一剎那的時間就要過去的，那得不竭力的鳴着呢，在這個時候，烟月朦朧的湖上，遠遠的聽得打槳的聲音，有一隻划子船很快的向這裏搖來，一會兒已在岸邊靠住，那少年見了，且立在樹的陰面向船上看來，先聽得有溫柔的笑語聲，接着便有兩個女子從舟中走上了這平台，革履咕咯的聲音，兩人已走到月光裏，那少年瞧得親切，見他們都不過在十七八妙年華，頭上都是燙着頭髮，一個兒

身穿一件青地銀点的軟綢旗袍，身上滿是二五五五的點，元氣月元映在二五五五
的點，好似有十分個中國，在他身上，袖子祇有幾寸長，安穩出一二雪白也
似的好，她的同傳，手拉着手，那一個身上穿着紅綢子旗袍，細目生靈，
月光照在他們的面上，見她那目，越看，越顯得異，蘇妍麗，心知誰
家的姪女，遊湖到此，倒也是招人，這男哩，少年一老，不覺意。

的在樹下靜窺着，她們起初好像並不覺得有別人在此賞月，所發嘻嘻哈哈的跳踉蹌蹌，又好似童心未泯的
女孩子一般，一個紅衣的仰首指着天空的明月道，前幾天只是下雨，我們祇好在校中閱讀書，今晚秋月
這樣皎潔，還是第一次呢，若不是我約你出來遊湖，那得賞此美景，方才我們在三潭印月，也遇見許多
遊人，可見得人家都有興致呢，那青衣的說道，謝之你，遂曼聲唱起幾句雲兒飄星兒搖之……「月明之
夜」的歌詞來，聲音清脆得很，如出谷雛鶯一般，非常好聽，那紅衣的女子笑道，此間無人，我們舞一
回罷，兩人遂翩跹之舞起來，漸之舞到柳樹近處，那青衣的偶然回過頭來，聽見了那少年，好似石
像一般的立在樹後，不覺吃了一驚，連忙放下手來，忍不住對那紅衣的笑道，你說這裏無人，那邊不
一個好之的人麼，紅衣的跟手向樹邊瞧了一瞧，微微之一笑，遂挽着青衣的手臂，走到前面去了，走的時
候低之的耳語着，不知說什麼話，此時少年也只得將身子走動着，又立在一處望着湖，一回兒童履聲
，那兩人又走回來，紅衣的且行且說道，我們前幾日冷橋去，到孤山去一遊吧，這裏太靜寂了，紅衣的
答應一個好字，於是二人走下小艇，面對面的坐着，舟子將槳划開銀色的水，水聲汨汨的向西冷橋划去
，船尾尖樣的紋痕，像一把銀色的剪斜曳着，剪碎了一片銀光的水面，終於人舟俱杳，秋蟲唧唧地兀聲
悲鳴着，那少年沈靜的心恰被那方纔的一幕打動，也像湖水一般的被剪開了，明月清波，小舟美人，
多麼够人的詩思啊，他在水邊徘徊了一番，有一點螢火飛來，飛得很低，在柳條上一碰便不見了，寒露
滴在襟上，草地裏的秋虫依舊唧唧地叫着，又覺得十分淒清，再也立不住了，遂歎了一聲，慢之的走出
公園來，對面一條路可以走到孤山去的，但腿却並不想去，正欲沿着原來的路走回去，忽聽迎面來了一

陣歌聲，有胡琴拍板和着，在那秋風裏聽去，歌聲雖然清婉，而總帶些淒涼，他聽得出這是賣歌的來了，因為每當夏日，夕陽西墜，晚風微吹的時候，街坊上常有這些賣歌的人，二三人爲一組，拉着胡琴，唱着各種時調小曲，走東到西，有些人家在乘涼的當兒，沒法消遣，遂喚那些賣歌的人，給他們唱歌以爲樂，每唱一只，所費至多一角小洋，價廉的五六個銅元也够了，那些賣歌的人大半是婦女，懂得十幾支流行的歌曲，祇要背得滾瓜爛熟就行了，這種可憐的生涯也是小家婦女不得已而做的，也有些落伍的坤伶，老去的娼妓，無路可走而出來賣唱的，他們兼習京劇有個小摺子，將能唱的戲曲寫在上面，任憑人家點唱的，不過這種生涯祇盛於夏天的晚上，一到秋風起時，便少人顧問，雖然走在街頭，唱破了喉嚨，往往也不得一飽了，那少年聽了歌聲，便立定在這邊等候，不多時歌聲由遠而近，他們已到了自己面前，月光下瞧見一個十六七歲小姑娘，穿着一件白紗旗袍，衣襟上已有一個補洞，足上倒也穿着一雙肉色的絲襪，黑紗的鞋子，手裏拍着檀板，口裏唱着四季相思的曲調，背後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戴了一隻眼，駝着背，手裏拉着胡琴，兩個人一拉一唱的徐々走着，見了那少年，那小姑娘便立定了身子，向少年問道，先生可要我唱一只，少年微笑着不答，老婦也湊過來說道，先生，你就點一只罷，我家阿梅的小調唱得很好聽的，少年依舊不答，老婦又帶着一種懇求的情態說道，先生你就點一只，試之可好，我們走了許多路，唱不到幾只曲子呢，我們的價並不貴的，願你先生高興賞賜，決不爭多少的，那小姑娘也掠着頭髮說道，你就聽一只罷，少年被他們纏住，又瞧着二人可憐的神氣，遂道也罷，你們到平湖秋月裏面去，我來點幾只聽聽也好，老婦與那小姑娘聽了，面上方纔有一些喜色。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攜琴上高樓，樓虛月華滿，彈着相思曲，絃腸一時斷，

小姑娘唱到一彈着相思曲，絃腸一時斷，一兩句時，哀音繚繞，真有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的情況，少年聽了，連聲讚美道，妙極妙極，這種曲子真能感動人的心絃，值得一聽的，老婦見少年如此滿意，也歡喜道，人家的嗜好果然各有不同，譬如對於食物，大都喜歡吃甜的鹹的，至於苦的酸的却少人愛吃了，我們以為老先生，伏我編的曲子，沒有人喜歡聽的，却不料你這位先生這樣愛聽呢，可要再唱一只，少年搖搖手道，你們也辛苦了，適可而止，不必再唱，時已不早，我也要回去哩，老婦道，先生你說時候不早，但是我們却每夜要唱到一二點鐘方才回家睡眠呢，少年道，這樣你們太累了，老婦道，這叫做吃了這碗飯，也沒得法想，人雖累了，袋裏的錢也多了，娘兒倆不愁衣食了，可是在這幾天的晚上，天氣大涼，我們的生意也大大減退，今晚唱得不過二三百文呢，少年聽老婦說，頻頻點頭，又問道，你們倆靠着賣歌度日子的歷，家中有沒有別人，老婦答道，我們娘兒倆相依為生的，只因阿梅的父親早已過世了，沒有人養我們，不得已而如此，少年聽了點點頭，又說道，但是這種賣唱的生計，只好在於夏天，過下去便沒得人請教了，你們又將何以為生呢，老婦道，本來我是，代人做針線活，後來壞了眼睛便不能做了，阿梅年紀又輕，小時候祇讀過二三年

書，也沒有學會什麼女工，不瞞先生說，我自己以前本是出身在娼家的，懂得許多歌曲，沒有忘記，便一一教了阿梅，因為我自己年紀老了，喉音已不好聽，遂伴着她到街坊上來賣唱，且喜阿梅小妮子十分會唱，六七月裏着實可以多賺幾個錢，可是到了秋天，便漸漸兒不興了，其他的日子我價結製火柴匣子，將就度日，先生，現在的時世，生活費日高，我們娘兒倆沒得人照應，祇好這樣過一天是一天了，阿梅在旁邊說道，我情願在家裏黏火柴匣子的，出來賣唱的時候吃力得_得，生意好時，喉嚨也要唱得_得，舌上_上液要乾，而人家出了幾個銅子，或是至多一角錢，却坐在那裏聽了，唱得好時也不過讚幾聲，唱得不好時又要說壞話，有一次城裏的陳家太太和小姐喊我進去唱，點這樣，點那樣，足足唱了一個黃昏，母親的袋中雖然多了錢，但是我的命幾乎送去半條了，並且每晚要跑上許多路，回家時走得筋疲力盡，這種生涯不是_苦麼，老婦嘆了一口氣道，不要說了，我們都是生就命苦的了，命該如此，一個人命_苦命壞，是前世註定的，以前我也曾過着快樂的日子，就是你小時候，家中也是好好的，後_來却貧窮了，因為你生的一年恰是屬羊，人家說男子屬羊，出門不帶飯糧，女子屬羊，敗完_家鄉，現在不敗母家，將來必敗夫家，果然你出世以後，你父親便犯罪吃官司，鬧得產業也_沒去了，接連他也生病故世了，那小姑娘聽了，把嘴一撇，說道，母親不要嘮々叨叨的多講了，_八家要聽我們的歌唱，並不要聽這些話我，是屬羊的，害得一家完了。

自己命苦，祇好出來賣唱，這還有什麼話說呢。她說時聲音顫動，像要哭出來的樣子，老婦又嘆了一口氣，使一聲不響。少年遂說道：「一個人生在世，上愛患多而安樂少，祇好挺起身子去賺錢。你們的身世固然是可憐的。須知天地間儘有不少畸零痛苦之人呢。說罷，便從身邊摸出一塊錢來，拈在手裏。被月光映着亮圓圓的。老婦張着一隻獨眼，也早瞧見了，知道少年要賞賜給他們的了，心裏十分喜歡。阿梅唱了四只歌，竟有整塊錢到手，不是幸運麼，可是那少年將錢拈在手裏，還不賞賜，面土似乎露出躊躇的樣子，因為他雖然從衣袋中拿了出來，覺得身邊本來祇有兩塊錢，是要預備去買雙新鞋穿的，若是給了人家，自己的鞋子便買不成了，然而錢已拿了出來，不能不慷慨到底，所以就走過來，牽在小姑娘的手裏說道：「這一些給你買東西的，今晚時已不早，天氣又涼，你們不如早些回家罷，小姑娘接了說道：「謝謝你，接着微微一笑，這一笑便好似對於少年的報酬，老婦見錢已到手，當然也謝了一聲，便和小姑娘辭別了少年，走出平湖秋月去。少年也跟着走在後面，到得門外，老婦回頭說道：「請教先生尊姓，少年道：「我姓李，老婦道：「李先生，我們家裏住在羊肉街口一個小矮閣裏，外邊掛着賣眼藥的大眼睛招牌，就是我們的同居，極容易認的，你有空時可來走走，如李先生這種溫文爾雅的人，我們極願意認識，不知李先生可能賞光，少年聽了，略却沈吟了一下，答道：「很好，我有暇當來看你們，於是老婦和小姑娘向孤山的路上走去，少年却立着不動，小姑娘走了一段

路·回轉頭來·見那少年立在月光下，尙沒有走，便高聲說道，李先生，回府去罷，少年才掉轉身軀，向斷橋那邊走去，走得十數步路，聽得那方面胡琴的聲音又響起來·清脆的歌聲又從晚風裏播送出來，不過大家是背道而行的，歌聲也就漸漸聽不見了·少年埋着頭向前邊走去，此時月籠垂柳，湖上小艇時有往來，又有一輛輛的摩托卡，照耀着光明的電燈，發出嗚嗚喇喇聲，從他的身旁疾駛而過，一切的一切，他似乎都不覺得，早走到了湖濱路，一簇簇的電炬照入他的眼簾，方知到了熱鬧之地，他的寓所也快近了，他見有些店家已在那裏打羊，便加快脚步向前走，轉下幾個灣，已到了三元坊，一家很大的店肆門前，店門早已上了，他推開旁邊一扇小門，裏面電燈還亮着，一個學徒正執在櫃台上看楊家將，見少年進來，瞧了他一眼，略一點頭，兩眼依舊看在書上去，還有個管帳的正在那裏打算盤，見了少年，也不瞧不理，少年一直穿過了店堂，裏面是個三樓三底的住宅，人家早已睡了，迴廊下竹榻上一個出店司務躺着，鼾聲如雷，少年悄悄地走到後面左邊一個耳房前，推開了門走進去，把電燈開亮，那間耳房是朝北的，有四扇玻璃窗，可是窗外的天井很小，室中陳設也粗陋得很，沿窗放着一張舊書桌，桌上堆滿着許多書籍和筆硯，雜亂無序，桌邊一張藤椅上也堆了些報紙，旁邊壁上掛着些幼黑的對聯，放着幾把不整齊的舊几椅，裏面一張小床，張着一頂夏布帳子，帳頂裏已補了幾塊，床頭上還攤着一條蓆·和一條薄被·那盞電燈又不過是十支光，所以室中

更見得慘淡了，少年把窗
只舊鬧鐘，可是短針還擺

翻了幾遍，因為日間他早已計
凝神的瞧着，因為這報，

已在這報的附刊上開始登載了，他好容易才
沒有錯處，情節也很能引人

上的文字如有被手民誤植的，他
正，又將自己的作品每日

回，取過剪刀和洋漿瓶，把
聽得樓上大鐘當當地敲了十二下，有一個

他為什麼回來得這樣遲，半夜三更
也沒有却每天在那裏擲着破

說完，又聽一個男子聲音接着說道，他

開口說道，什麼小說家，三百六十行中

你不識字不看報，自然不明白這事

書桌前，瞧瞧桌上放着的

的報紙取在手中，湊在燈下

文字，祇拿着那張附刊儘是

寫小說「襟上淚痕」在這幾天

要讀上三四遍，覺得文筆尚

什麼遜色，他瞧到自己小說

送到報館裏去，以便次日校

重其事的，此時他又看了一

薄子上，放到抽屜裏去，早

似乎同一人講話道，今晚

做些什麼事，一些吃飯本領

結得很，婦人的說話還沒有

望要做小說家啊，婦人又

能夠賺錢麼，男子答道，

說家做一千字可有五六

奈何

元的稿費，祇要他能夠每天寫上二三千字，也……其次的也有二三十錢一千字，每天寫了二千字，也……東也投稿，西也投稿，希望要做一個小說家，他……人冷笑道，我看你要寫一封信似乎也是非常困難的……章，寫上了大半張信箋，又把來團去了重新再寫，……到母家去時，你左耽擱右推辭的不肯就寫，現在要……量眼花筋疲力盡了麼，男子笑道，這叫做會者不難，……他別的本領沒有，寫字却很快的，婦人道，做了小說也……這樣年紀輕輕的，並非有名的小說家，他的小說也不知……他的小說稿子啊。男子道，你不要小覷他，他學問是……的小說了，婦人哼了一聲道，他拿得到錢嗎，今天……要借兩塊錢去買鞋子，我本不想借給他的，借與……他長久沒有來向我開口了，二則你總是願意幫助……男子笑道，你的度量確乎是寬大的，我看……實這一年來自己運道不好，做公債次次虧蝕，心……都要簡省，方可以將這二

三十年的老店支持

客堂裏的電燈火。我早已吩咐老司務關閉了，然而你不瞧見後面牆上

的燈光麼，這小子房裏的電燈火仍亮着呢，橫豎多用了電，不要他出錢的，他就大開而特開了，本來在他房裏是一只十六支光的燈泡，前天被我換上了一只十支光的，他總是開得很長久的，你前天說起你的朋友周先生要介紹他到一家人家去教讀，這件事究竟能不能成功，倘然介紹成功，我們家裏也好少一個吃飯的人了，男子回答道，大約可以成功的，不過遲早問題而已，說罷，又聽得有一種嗤嗤的聲音，鼻子裏嗅到一種大煙的氣味，樓上邊不響了，少年嚙着嘴唇，就嘆了一口氣，懶懶地立起身來，將電燈熄了，弄到床前，放下帳鉤，裹了一條薄被而睡，就想閉目入夢，誰料自己的頭着到枕上，腦海裏得思潮湧將起來，想起方才在平湖秋月玩賞風景的時候，和此刻睡在狹隘的小室中，有如兩般境界，究竟那一個是現實。那一個是幻滅呢。我將怎樣解釋我的人生觀呢。又想知自己在平湖秋月的一幕，已大有感觸了，那個可憐的歌女，阿梅，不也是一個好女子麼，但是她的處境，她幹的生活，和起初來遊的青紅二女郎，已大不相同了，一邊是在學校裏受教育，並且像有錢人家的所謂千金小姐，一邊却是蓬門荊戶中的女兒過着嚴重生活，使她不得不忍着苦痛，出宗幹這不願意做的生涯，即如我遭逢禍難，寄人籬下，也是不得已而如此，却受盡人家冷淡，忍着一肚皮的悶氣，抑鬱無聊的過日子，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如何，孤苦伶仃。毫無援助。雖然丈夫貴自立，何必

依賴他人，然我現在的時代，自立的本能還不夠，學業半途中止，無力繼續，而就想到社會上做事，不是像樹上的菓子沒有熟，先要摘下來送到口裏吃麼。唉，環境如此，我的志願只是夢想着而不能實現了，我寄居在這裏，舅父待我還好，而舅母却把我看作眼中釘一般，冷嘲熱諷，無所不用其極。方才她在樓上不是又在我舅父面前說我的壞話麼，他們說的事，我也希望周先生代我早日玉成，我就可以不再在這裏吃他們的閒飯受人家之氣了，還有那些可惡的店友，他們知道我無家可歸，托庇他人宇下，主婦冷淡我，他們也就夠眼看人低的，不來理會我了。其實我仍舊是吃的舅父的飯，他們也是在此帮忙的。何必這樣瞧不起人家呢。但這些人本來是小人，也怪他們不得，此後我祇有奮起我的精神，去找前，他想到這裏，似乎在空虛中找到了一些安慰，漸漸朦朧睡去，窗前的秋虫却在冷露如車之下，悲鳴個不住，那一種淒涼的秋聲，使悲秋之士聽了，自然要覺得迴腸瀉氣，自傷遲暮。

第二回 養海鄉間戎餘重罹劫 寄籬人下歲暮更多愁

距離江西贛州府的正北面七八十里。大馬山之南。有一個平樂堡，那裏住有數百人家，大都是靠着農田畜牧為生，風氣純樸，家給人足，也是個富饒的鄉鎮，一向安居樂業，太平無事，不知有刀兵之禍。雖然不能說是世外桃源，然而在這四郊多壘之秋，他那裏總算樂土了，

雖料這一年土匪猖獗，其中有一家姓李的是堡中首富。先世在清朝也曾做過顯宦。現在弟兄三人，長名舍我，有三十以外年紀。執掌家中田地產業。在堡中開了一月米字的一家布店。持籌握算，十分勤勞，次名惟我，以前曾進過高等學校，幼名大我，年紀還虧，自幼天性聰穎而誠厚，專心研究學術，好學不倦，現在南昌一個中學裏讀書，已在高中三年。快要畢業了。堡中一般里人，對於李家都十分敬重。堡中每有事情，必向李家人問訊。惟我因保衛平樂堡地方與堡人共同守衛不慎與匪人相遇，被匪衆圍住，死於亂軍中，舍我却投河而死，李家的人一齊同歸於盡，祇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家，不知怎樣的從虎口裏逃出來，路逃到了南昌，找着了他的小主人大我，將家鄉慘況報告一遍，大我悲痛印心，立即暈了過去，慌得老人家連忙指人中，高聲哭叫，隔了良久，方才甦醒，大哭不已，校中校長和同學聞了，也都不勝嘆息，老人家遂和我商量商量，覺得家破人亡，此後的生活怎樣過去呢，照大我的志願本來想在這中學裏畢業後便到北京去考清華大學，然後再預備出洋留學，求高深的學術，回來為國家社會做一些事業，拯救貧弱，現在平地罡風，吹斷了他的志願，中心哀痛之餘，幾乎憤不欲生，四顧茫茫，何處托足，一切都成泡影，怎樣再能繼續求學下去呢，老人家見小主躊躇不決，遂對我說道，據老奴的愚見，現在的情形，讀書是不可能的事了，趕緊要想生活的方法，此處無衣可棲，將值隆冬，不能過去，想到親戚中，惟有小主人的母舅徐守信在杭州

開設一家皮貨店，景況甚佳，雖然我家老太太已過世多年，兩邊好久不通音問，似乎有些疏遠了，然而你究竟是他家的甥兒，遭逢着這種大禍，無以為活而投奔他，料想他家必要設法相助的了，大我聽說，他也沒有別的法兒想，遂聽了老家人的說話，決定預備到杭州去投奔他舅舅，幸虧衣服大半尚留在校中，不愁無衣禦寒，祇是阮雲羞澀，缺乏盤纏，校中同學知道了，有幾個和他感情好的，遂湊集了數十塊錢，送給大我，以作旅費，大我也老實不客氣的受了，於是老家人伴着我即日動身，坐了輪船先到上海，然後再坐滬杭車到得杭州，老家人在路上受了風寒和困頓，舊疾復發勉強支持，大我知道他的舅舅一向在三元坊開設皮貨店，店號徐永昌，住宅即在店內，所以他和老家人尋到徐永昌店裏來，徐守信正在店裏和帳房先生談話，大我上前去拜見，徐守信多年不見大我，幾乎不認識了，大我便將家鄉遭難，以及自己投奔到此的緣因略告一遍，徐守信聽了不勝驚嘆，又瞧那老人家滿面病容，氣喘得很，遂引二人到後面去見他的夫人丁氏，和長子克明小女克貞，因為大家關山遙隔，不是常聚在一起，自然不十分親熱，況且大我的母親又早已故世了，兩家的情誼更見淡薄，但是徐守信却瞧在亡姊的面上，二人既然家破人亡，窮極來奔，當然要招待下來的，遂收拾一間耳房，教大我住下，那老家人夜間便和出店司務同住店堂裏，晚上徐守信特地添了幾樣菜，請大我吃夜飯，詳細問詢大我就將家鄉的情形，很詳細的再報告了一遍，且說自己在高中科

快要畢業了。現在，了這個天外飛來的大禍，不能再在南昌讀書，親戚中在家鄉的也受了禍殃，死的死，逃的逃，無處可問下落。祇有舅父一家在杭，所以不得意而投奔這裏來，要求舅父顧念他的困難，代他想法，使能繼續求學，將來如有自立的本能，重振家業，徐守信答應他可以幫助，教他安心住在這裏，先不妨用心自修，待過了這殘冬再進學校，大我聽他舅舅如此說，正使他感激涕零，以爲從此鶴鴉可得一枝之棲了，因爲路中很是辛苦，這一夜方得安心睡眠，所以睡得很是恬適，次日起身，來見他舅舅，剛想去看老人家怎樣了，只見出店司務慌慌張張的跑進來說道，老爺少爺，那個老人家昨夜和我睡了，咳嗆了一夜，喉嚨裏咕嚕咕嚕的都是痰，今天早晨我看看他面色不對，問他可要吃什麼，他也搖搖頭，並且爬不起身來，我因店門是要早開的，遂把他背到店堂間壁的小屋裏，睡在板上，我看他情形大大不佳，所以來報知一聲，徐守信聞言，便和我跑到那間小屋裏來瞧看，那間屋十分黑暗，本來是堆放舊物的，現在中間攔了一塊板，板上躺着那個老人家，儘在那裏不住的咳嗽，一見二人到來，翻起眼睛，向他們望了望，先對徐守信說道，舅老爺，我是帶病護送我家小少爺來此的，我的疾是老病，現在喘得很急，恐怕不會好了，只是又要累舅老爺，老奴是萬分抱歉的，舅老爺慈悲爲懷，請你賞賜一口薄棺把我收殮了，老奴來世當投身犬馬，以報此德能，又斷續着聲音對我說道，小少爺，我要與你長別了，且喜你已有了安身之處，

此後好好在此用功讀書，將來莫忘舅老爺相助之恩，希望你有一朝發達的日子，使李家一脈得以永續，老奴死在地下亦含笑了，說畢淚往上湧，喘得更是利害，徐守信雙眉微繃，便救出店司務去請一個醫生來看看，給他服一帖藥，看他可能挽回，他自己是有事的，就要出外，不能顧及了，李大我心中知道老人家難以救治，好生不忍，這天常在老人家身邊看看他，那出店司務請了一個中醫前來，開了一張藥方，祇說此病已重，且吃了藥試試，倘然沒有轉機，不必再請我了，大我聽了，又瞧這醫生的神氣是個白花郎中，料也沒有什麼能力的，只得聽天由命罷，贖藥煎藥都是出店司務去幹，果然吃了藥後，毫無效驗，到晚上這個老人家竟一命嗚呼了，祇有大我一人在旁哭了一場，他的舅母丁氏這天躲在樓上，始終沒有下來，徐守信回家時，聽說老人家已死，遂吩咐賬房先生明天買一口棺材，把他收殮了，便扛到義塚上去葬了罷，次日賬房先生如命照辦，大我却癡癡地跟了扛棺的人，和出店司務一同送到那地方，且在埋葬之處做了一個標記，以便日後可以認識，又在那裏哭泣一番，因為他覺得此後孤零零的再沒有一個同鄉親近的人了，出店司務催着他回去，遂忍住眼淚，回到徐家，却聽他的舅母在樓上說得很響的和他母舅理論，有幾句聽得很清楚的，乃是舅母在那裏說，該是他們倒糟，一個老病垂死的人走到他們門上來死，不但化去了錢，而且是不祥的兆，大我代他家齋太，徐守信却勸她不要疑忌，人家也是不得已而如此，自己買一串鞭。

便好了，大我聽得，自己也覺得十分沒趣，縮到他的房裏去，呆思呆想，心中更是淒惶，過了兩三天，他遂打開書箱，取出書籍來實行自修，他在南昌讀書的時候，校中的成績很好，考試時常列前茅，愛好文學，腹笥便便，因為他從小時候，家中早聘請得一位有名的文學家，把五經四書諸子百家一一講解給他聽，所以他的舊學根底很深，長兄舍我非常愛他，後來年紀大了，便送到外面學校裏去肄業，博覽報章雜誌，研究蟹行文字，因此對於中西學術很能融會貫通，他在課餘之時，足跡常在圖書館裏，大家稱他爲圖書館的忠實信徒，然不知他學問所以進步得快，全在這個上啊。校中有一個校刊社，每學期出版校刊一期，是學生組織而成的，內中的著作除掉幾個高興的教師，撰幾篇文字刊入去，增加學生的興趣，此外都是學生的著作了，大家因爲大我稿件最多，文字最佳，非常熱心，遂舉他做了編輯主任，他更用盡心力的把這校刊大加改革，校中的教師見他是個有學問能做事的高材生，都刮目相待，那裏知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大我竟遭逢着這個絕大的打擊，害得他無家可歸，有校難讀，變成了飛絮飄蓬，寄居到杭州來了呢，他對於他的半途輟學，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不得已而祇好自修，希望他的母舅能夠答應他的請求，待到下學期開始，他可以在杭州繼續求學，所以他一邊自修，一邊很留心的探聽在杭州有什麼良好的學校，可以去求高深的學術，不久他知道有一個之江大學，那裏地方幽靜，校譽也很好的，遂自己決定想到之江去

肄業，得閒想把他的意思告訴他舅舅，祇要舅舅能夠同意，便沒有問題了，但是徐守信一天到晚很忙的，常常出外，有時又要到上海去，因為他正在做投機事業，自然格外見忙，他又抽大烟的人，回到家時，常在樓上後房中一榻橫陳，吞雲吐霧，抽足了煙，躺在烟榻上想念頭，這個時候除掉他的夫人在旁伺候，別人却一概不許來纏擾的，因此大我和他見面的時候很少，就是有時相見，也沒有幾句話可以多講，徐守信知道他甥兒沒得錢用的，有時給他一二塊錢，但大我很是節儉，也不肯用錢的，他在徐家終日坐在房中看書寫字，店堂裏也難得去的，有時覺得沉悶，便一個人走到西糊邊上去散步，他覺得獨學而無友，未免要孤陋寡聞，不過他是身居異鄉之人，在此間當然沒有什麼朋友，他的表弟克明，年紀雖然比他小得二歲，却完全孩子氣，雖在一個初中學校裏讀書，而不肯用心在學業上面，只知遊玩，每天學校裏歸來時，難得瞧見他溫習功課的，常常挾了一個大皮球，和幾個同學到曠場上去踢球，星期六星期日總是到電影院裏去看電影，他母親丁氏非常寵愛，徐守信也沒有功夫管教，這樣大我和他自然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會親近的了，表妹克貞年紀祇得六歲，正在幼稚園中，她卻有時要跑到大我這邊來和他說笑，要大我講故事給他聽，大我和她廝纏一會，倒也可以解去些寂寞，至於他的舅母却常常板着面孔冷若冰霜，不多和大我講話，大我也不去多說的，光陰過得很快，臘鼓聲中快要過年了，克明放了寒假，只是三朋四友的出去遊玩，丁

氏忙着預備過年的事，徐守信因要結束各種服務，更是忙碌，大我的心却注意在求學上，常要守候他舅舅空閒的時候，可以和他說話，但是一連數天，總是等不到，心裏焦急得莫可名狀，有一天大雪紛飛，徐守信沒有出去，直睡到下午二點鐘，方才起身，四點鐘的時候獨自吃了午飯，口裏啣了一枝雪茄，身上披着狐皮袍子，走下樓來，咳了兩聲嗽，大我是留心的，一聽得聲音，連忙走出房來，上前叫了一聲舅父，徐守信點點頭，說了一句今天天氣冷啊，却走到店堂裏去了，大我悄悄地跟在後面，到外邊一看他舅舅坐在賬桌旁邊，和賬房先生講話，這時店裏恰巧來了兩個主顧，大買皮貨，夥計們格外裝着笑裝，殷勤招待，一個學徒忙着送茶送烟，奔走不停，他瞧了這個情景，知道在這個當兒絕對沒有和他舅母談話的時光，祇得回到房中去看書，但是他雖然眼中看書，心裏却仍注意在他的舅舅身上，隔了一刻工夫，聽得他舅舅的腳聲走進來了，他連忙將桌上一本之江大學的章程拿在手裏，跑出來對他舅舅說道，舅父，我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徐守信立定脚步問道，大我，你有什麼事，大我剛要回答，忽然那個學徒跑進來對徐守信說道，徐先生，那個周先生來了，正在店裏裏等你出去講話，徐守信聽了，便對大我說道，你且暫慢，我有客人來哩，立刻回身走到外邊去了，大我嘆了一口氣，立在耳房門邊，呆了一刻，此番他不回進去了，就在客堂裏踱來踱去，等候徐守信進來，再可說話。瞧着庭中如鵝毛大的雪花旋轉着飛舞，地上已堆了好多的雪

，尖鑽的西北風吹到身上來，有些砭骨，克貞却穿着絨頭繩大衣，戴着絨頭繩帽子，笑嘻嘻的從樓上奔下來說道，好個雪啊，下得大啊，今天下了雪，明天朝上我要和哥哥把雪來做一個雪人哩，大我表哥你會代雪人畫面目嗎，大我遂握了他的手說道，會的會的，明天我畫給你，克貞又說道，大後天我家要祀歲過年哩，昨天有一個鄉下人送來四五隻雞，內中有一隻大雄雞，他的羽毛多麼美麗，等到殺時，母親已允許我把鷄毛讓我拿來做毬子踢了，大我聽了不響，因他腦海裏驀地想起一件事來，那時候自己也不過七八歲，他的母親還在人世，也是在過年的當兒，有一天雨雪霏霏他穿了一件新製的皮袍子，在庭後和他的次兄惟我踢毬子，鷄毛有些壞了，他遂與匆匆的跑到後面養鷄的院子裏，要想去捉住一頭雄雞，拔牠身上的毛，那雄雞奔來奔去的躲避，他一心要捉住牠，也就追來追去，不料地上有了雨雪，自然溼滑，他足下一滑，竟撲的跌了一交，連忙爬起來時，面上身上都是污泥，累得那件新皮袍已骯髒了，被他母親知道了，連忙扶他進去，他以為他母親必要責打他，誰知他母親代他將皮袍脫下，換上一件絲棉袍子，又吩咐下人端上熱水來，代他洗臉揩手，用很溫和的聲音，問他有沒有跌痛，且說你若耍鷄毛，何不叫長工阿三來代你拔取，這樣下雪的地，地上多麼潮滑，你却院子裏追雞，自然要跌翻了，跌污了袍子不打緊，萬一跌破了頭，如何是好呢，以後須要小心，說完了仍教他出去玩，自己在那時年紀小，腦中沒有什麼感想，也不覺得

怎樣，但是到今日迴憶起來，慈母的愛心何等偉大，然而人天永隔，我可愛的慈母又在那裏呢，自己年紀長大起來，却做了天涯遊子。寄人籬下，眼看着人家有父有母養育愛護。自己是一個孤兒，形單影隻，怎能夠再得到慈母之愛呢，所以自己不但廢誦蓼莪之詩，而且連那龍岡阡表先妣事略等一類文字，也都不忍卒讀了，他正在這樣呆呆地追憶，克貞却忍不住喊道，表哥表哥，你怎麼抬着頭不理我啊，我要你講那雪中行軍的故事給我聽，大我遂低下頭來，苦笑了一下，說道，我來講給你聽，大我把那故事講畢，又饒上了聰明的兔子一個小故事，還不見他舅舅走進來，客堂裏已是黑暗，克貞嚷着要開燈，大我遂開了電燈，聽壁上掛鐘噹噹地已鳴六下，方才見他舅舅回身走入，克貞見了父親，叫一聲爹爹，撲到他懷中去，說道，你答應買太妃糖給我吃，爲什麼還不拿來，徐守信笑道，今天下了雪，我沒有出去，明天一準買給你吃，不要吵，大我却捧着那本章程，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徐守信遂向他問道，你有什麼事，大我將那本章程送到徐守信手裏說道，這是之江大學的章程，是我前日索得的，我看此校的內容尚佳，並且在中學畢了業，又可直接升入大學，杭州恐怕再沒有比牠更好的學校了，甥兒很想到那裏去投考，第一次考期已過，第二次考期恰在廢曆新正的元宵前三日，不知舅父意下如何，倘然舅父贊成的，那麼可以先去報名，一面預備應考的課程，到那時可去投考，徐守信把頭點了一點，取過章程，剛才翻閱得一頁，忽聽他妻子在樓上喊道

，克貞，你爹爹進來了麼，快些上來，克貞答應了一聲，要拖着她父親上去，徐守信遂道，大我，待我看過了再和你說罷，這也是很好的說畢便攜着克貞的手，一同走上樓梯去了，大我守候了好多時候，好容易見了他舅父，却又沒有多講話，他舅父已被舅母喚上樓去了，心裏未免懊喪，但是那章程已給他舅父取去了，瞧他的臉色尙無反對之意，那麼等到他把章程看畢以後，也許能夠得到他的同意的，他前次不是曾允許過我代我想法，繼續求學麼，況且這是名正言順的事，我求得了學問，將來方可在社會上立足，他豈能這樣一輩子養我到老的呢，大我想到這裏，心頭又略覺安慰一些，也走回他的房裏去了，次日庭中堆滿了厚厚的雪，因為天氣很冷，一些不融化，天上厚蒙着灰白色的彤雲，大我朝上起來，吃了粥，看看本地的報，他表弟克明被克貞伴着走下樓來，到庭中取雪，堆做雪人，大我自然也被他們拉去一同陪着玩，午後徐守信披了大衣，有事出門去了。大後天是徐家謝神過年。丁氏督着兩個女僕一樣一樣的端整，非常忙碌，而克貞却跳跳蹦蹦的很是有興，晚上徐守信回家來，一同坐在客堂裏，點起紅燭過年，正中生着一個大火爐，火光熊熊，頓覺暖意，大我也坐在一邊，又觸動了他的感懷，暗想家鄉倘然沒遭劫難，此時校裏放了寒假，我也早回平樂堡，和我兄嫂等一同很快活的度歲了，還有我那小姪女阿蘋，比克貞還小一歲，却非常聰明伶俐，一樣也要拉着我講故事的，我長嫂還要很忙的做糰子呢，她知道我喜歡吃齋菜同蝦仁餡子的，所

以每次總是特地多做幾個，且把冬筍切了末，和在其中，味道很鮮，十分好吃的，現在呢，這種的糰子沒得吃了，他們也不知存亡，大概都已化作猿鶴蟲沙了，他一個人默默地這樣想着，緊繃着眉峯，心中當然充滿着不愉快，但是徐守信和丁氏克明克貞等却都有說有笑呢，一回兒店中的帳房先生和幾個夥友，手裏都拿着鑼哩。饒鈇哩、臉上一齊笑嘻嘻的，走將進來，對徐守信說道：恭喜恭喜。今夜過了發財年，明年一定大走鴻運，大發其財，大富貴，大安樂，老闆在交易所中做買賣。大得其利。大家大大的快活，我們來敲一下勝利的鑼鼓，徐守信正吸雪茄。此刻連忙吐了一口烟。對帳房先生說道：王先生請坐請坐。多謝你們善頌善禱，可是這幾天我們的買賣。形勢大大不利。我恰巧快要結束了，倘然再不轉機，我就要受到很重的損失，因此這幾天很担心事，王先生道，老闆命運好，我想一定不會蝕本的，徐守信微嘆道，這也難說啊，於是衆人把鑼鼓敲起來，克貞搶着一對小鈸，克明搶着打鼓，王先生却提着大鑼說道，我們先來一個急急風，大家一齊敲起來，頓時響遍了內外，克貞伸着小手，把小鈸只是用力的對碰，一張嘴却笑得合不攏，大我却是沉靜的在旁觀着，打了良久的鑼鼓，大家覺得有些手酸，方才停手，徐守信對王先生說道，這種敲鬧元宵的玩意兒，在以前時候，所謂戶戶爆竹，家家鑼鼓，在這歲尾年頭是很盛行的，一家老幼敲着鬧元宵，快樂地過年，不過近來改了國曆，一般人多早過陽曆年，商界雖因種種關係，仍在廢曆年底結賬度歲，而

一切舊時的禮節，漸漸廢除，像這種玩意兒，外邊也不多了，他說着，用手摸着 he 嘴邊的短髭，望着上面掛的塑像，停住口不說了，重燃了一枝雪茄猛吸，帳房先生苦笑了一下，也沒有接話，丁氏却走到裏面去，吩咐下人獻三牲，幾個夥友早退出去了，克明克貞在爐上烘硬年糕吃，大我聽了他舅父的話，不知所可了，這天晚上他當然不能和舅父講什麼求學的事，且不知他母舅可曾把那章程看過，又隔得一天，想要聽回音，但是徐守信却忙得很，人影也不多聽見，大我覺得這事一日不解決，心中總是不安，所以很覺焦躁，但不比自己的父親和長兄，可以直截了當的逼他早定，祇好忍耐着，這一天下午，他也無心看書，偶然走到店堂裏去望望，却聽得帳房先生和一個朋友在那裏談話道，今年敝店裏表面上營業似乎尚佳，可是比較前兩年已暗暗大跌了，實在今年大約除去開銷，祇有千餘元的盈餘吧，然而比較上已算好了，同業中如天發源大慶祥等，聽說都要賠本的呢，那個朋友聽了，點點頭說道，我在上海經營的綢緞業，可算日久年深了，但是近來也覺得營業一落千丈，憑你大廉價大拍賣，仍舊做不到好生意，因此我灰心了，已把數處添設的支店一家一家的收去，王先生眉頭一皺，說道，不錯不錯，以敝東而論，他上海生意，年年總算穩健，賺的時候多，賠的時候少，今年却不對了，昨晚得到一個消息，聽說他要被累到一萬六七千餘，倘不交割，恐怕要賠累更多，因此他憂急得很，今日趕到上海去了；大我在旁邊聽得這話，方知他瞧不到徐守

信，是因爲徐守信出門去了，原來他舅舅在這年底蒙受到這樣重大的失利，當然他心裏要異常煩悶不樂，那麼我要請求他幫助我再繼續去求學的事，不知道成功不成功呢，他得了這個惡消息以後，也覺得有些不樂，又見他舅舅對他也不大理會，並且就在這天起，時常發怒，去向兩個女僕嘖哩咕魯的責備他們這樣做得不好，那樣燒得不好，所以他也緘默着口不敢多說話，又隔得數天，將近大除夕了，大我心中更是焦急，徐守信雖然回來了，却仍沒有回音給他，自己不便向他緊問，但是光陰是不等人的，他想自己若然不問，也許他舅舅事情一忙便要忘懷了，一天下午，他正坐在室中翻閱書籍，忽然聽得他舅父的腳聲正在走下樓來，連忙出房去，迎住了他，叫了一聲，徐守信聽見了我，便跟着走到他房裏去，大我連忙把沿窗一張椅子一拖，請他舅舅坐了，自己立在一邊，徐守信一眼瞧見桌上放着不少書，便點點頭道，你倒能這樣用功，克明却一天到晚的遊玩，難得見他溫習校課的，以後我要教他從你一起讀呢，大我道很好，徐守信又道，那本章程我已看過了，那學校果然是很好的，但不知你求學的志願究竟如何，目的何在，大我不明白他舅父何以這樣問他，莫非他懷疑我求學之志不堅固麼，所以他就對徐守信說道，舅父，我在南昌讀書的時候，本想等高中畢了業，去考北京的清華大學，清華畢業後，倘能夠有機會給我出洋留學，我也很有乘風破浪的志向，無如事與願違，半途受到了這種慘酷的大禍，以致我的志願也受了打擊，現在蒙舅父照顧，

得免凍飢之虞，心中已是很感激的，倘能再使我繼續去求學，這更是舅父的恩賜，那麼我就想至少將大學課程讀畢，出洋不出洋以後再看了，舅父，你說我到之江去讀書可好麼，徐守信一摸着短髭說道，當然是很好的，不過若要讀到大學畢業，至少還有五年，我以為你目前的急務是要得到能夠自立，不在讀書的多少，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大我聽徐守信說出這兩句話來，不禁有些驚愕，便道，甥兒就是因為現在自立的本能還不夠，所以要繼續讀書，再求高深的學問，怎麼舅父說不在讀書的多少呢，徐守信道，學問是無止境的，自然愈求愈好，我是說你要得到自立，對於讀書的多少却沒有一定的關係，大我仍不明白，只得一聲不響的聽他說下去，徐守信見大我面上露着尷尬的樣子，遂笑了一笑，接着說道，你不知道近來和以前大不同了，生活日艱，職業日難，可以說得粥少僧多，人浮於事，外面儘有許多大學畢業的，出洋留學的，一年半載，東奔西跑，找不到什麼位置，仍舊躲在家裏守株待兔，而一般沒有大學畢業的，沒有出洋留學的，反倒有些很好的地位，賺很多的錢，或做事，或經商，都能自立，又如我有個友人，他生有兩子，大的是讀到大學畢業，小的不過初中畢業，就去莊家學生意的。後來大的因為大學畢了業，無事可做，遂和他父親商量了，籌得款項，再到外國去留學，不料他留學回來後，四五十塊錢的事不願意做，較大的也找不到，仍舊空閑着在家裏吃父親的，而他的兄弟幾年來在莊家已升了很好的地位，做些生意也着實多幾個錢

，所以我那友人常常懊悔送他的大兒子出洋去留學呢，那麼留學生大學生也有何用，自立之道豈非在彼而不在此，大我聽了，忍不住說道，舅父所說的是另一問題，外面當然有一般人憑着父兄餘蔭，以及親戚中有力者的提攜，胸無點墨，一樣也可以直上青雲的，但依我看來，這些都是寄生草，他一生的榮辱也跟着人家而轉移，不足貴的，一個人總要在學問上有了根底，才能夠真實的自立至於商業雖大半靠經驗，然有時亦需要學問，甥兒自知性情不近，所以無意於此，況且已讀到這個地步自然想一直讀上去了，望舅父栽培，徐守信道，不錯，你說的話有的見解，我說的話也有我的見解，我是鑒於你的情形和人家不同，最好在短時期間馬上得到自立，方才說這些話，意思是以爲你不必讀什麼大學了，我本來也許能夠相助你的，不過今年恰巧上海生意失敗，虧空了近二萬，這店也不能多獲利，自己在這歲底也是十分爲難，和往年不同哩，一切祇好都求緊縮，因此對於你的學費也有些愛莫相助，況且你的志向又不是祇讀一二年的，恐怕我也不能長久幫助你。倒不早如些謀個自立的生活吧。大我聽他舅父這一說，果然他的希望變成泡影而不能成功了，心裏又氣又急，眼眶裏幾乎滴下淚來。漲紅着臉說道：甥兒也知道照我的志向去求學本是很難的，恰逢舅父今年不順利，甥兒怎能再要有累你老人家呢，不過捨此而外，教我怎樣去找求自立，徐守信的，我也代你想過了，你在此是客地，況又是年紀很輕的人，陌陌生生的自然教你到那裏去找求自立，我也不能袖

手旁觀的，你若不想讀書時，我倒有一個機會，因為此間新任的市署陸秘書和我很有交誼，我可以托他爲你代謀一個位子，我想他無論如何必要敷衍我的，不知你願意去做做嗎，大我道，這樣又要費舅父的心了，徐守信道，這却是很省力的，明後天我就去見他，說畢，遂立起身來，走到外面店裏去了，大我心中本來很熱烈的盼望他能繼續求學，誰知這幾日來朝思夜想的之江大學依舊不能讓他去求學，而徐守信偏又要代他介紹什麼事，豈是他心裏所要的，不過他的環境是如此，不能拒絕徐守信的美意，雖然在他的眼光裏看來，這種美意並不甚美的，祇得長長的嘆了幾口氣，從此他心中更是悶悶不樂，對於他的前途也覺得很渺茫了，自己方在求學之年，偏偏急於去找事做，好像暗中在他的進展的過程上，已築了一道障礙很大的鐵絲網，這豈非是一種矛盾現象麼，不多幾日便過年了，新年裏皮貨店當然關了門停止營業，帳房先生和衆夥友都換上新衣，搖搖擺擺的出去了，店堂裏祇剩下一個學生生意的徒弟，閑着沒事做，就和克明在桌子上擲骰子，一個喊九，一個喊十三，瞧見大我走出來時，克明便喊表哥哥來擲一把骰子，大我走近處，把頭搖了一搖，微笑道，我是不懂的，克明道，不要胡說，你豈有連這個玩意兒也都不知之理，學徒道，今年我們這裏冷落了，往年老闆也要在家裏打牌，或是搖灘，很是熱鬧，帳房先生等也都在這裏賭錢的，現在他們却到別處去賭了，說着話，又見克貞穿上了一身美麗的新衣服，面上塗脂抹粉，手裏握着一個輕汽球，跳

將出來，把大我衣袖一拖道，表哥陪我到馬路上去玩，大我笑道，好的好的，遂和克貞走出門去，一路遊玩，街上有許多小販把各種食物玩物叫喊着賣，克貞見了，自然一樣一樣的要大我代他買，大我一摸身邊尚有三塊錢，因為他母舅曾在前天暗中給他四塊錢，供給他在新年中應用的，他買些紙筆，化去了一元，所以還有三元在身邊，便到烟紙店兌了一塊錢，買了許多玩物給克貞，然後回來。克貞把許多玩具給她母親看，且說這些都是大我表哥買給她的，丁氏却冷笑說道，他有什麼錢呢。不是你父親給了他，方才買給你的麼。你父親倒很歡喜塞狗洞呢，這幾句話恰被大我聽得，他心中如何不氣，一個人坐在室中，想前想後，越加氣悶，幾乎要哭出來，暗中滴了幾點眼淚，索性到廚下去尋到了酒甕，取了一壺冷酒，又去門外買了些花生米和螃蟹，回至房裏，喝酒，一回兒酒已完了，再去舀一壺來，丁氏在樓上聽着笑道，這書獃子新年裏不到街上去玩，却閉着房門，怪厭煩的，令人又好氣又好笑，大我却把第二壺酒也喝得涓滴不剩。便覺得兩頰發熱。頭腦昏沉，不能支持。遂到床上去和衣而睡。他本來不會喝酒的，至多能喝兩杯，現在一口氣喝了兩壺酒，足有兩斤之多，況且又是冷的，心裏又是十分氣悶，自然怎能夠當得住，睡得不多時候，湧將上來。立刻張口大吐，狼藉滿地，枕邊也弄污了，自己覺得天旋地轉的異常難受，祇好糊糊塗塗的蓋着被頭睡。夜飯也沒有吃。直睡到次日早晨九點多鐘起身不自覺得有些頭痛女傭進來代他洗滌掃除。他知道昨天喝醉了。

未免有些慚愧，女傭又去告訴了丁氏聽，丁氏當然又有不滿意的話在徐守信耳邊絮聒，過了第五日，徐守信便走到大我房門口，咳了一聲嗽，大我連忙跑出來，叫了一聲舅父，徐守信把一封信遞給他道，昨日我又和陸秘書見面，向他討回音，因為年底我已把你的事情托他了，他遂告訴我說，決定把你薦給本地土地局局長，請他不論大小，務須派你一個職事，這是他寫的一封介紹書，你明天上午帶了這封信，上局去見局長，自然有事派你了，日間你就好兒的安心在局裏做事，晚上仍回到我家裏來住，青年人只要勤儉做事，將來自會慢慢兒的逐漸發展，大我向他母舅謝了一聲，連答應幾個「是」字，也沒多說話，因為這個本來不是他的志願啊，徐守信遂走開去了，大我也回身入房，把這封信向桌上一丟，自己坐在椅子中，伏在桌邊，雙手捧着頭，好似在那裏深思，可是他那裏還想得別的妥善的方法呢，自然只好這樣做了，退一步說，有人肯代他薦事，尚非容易呢，次日上午，他遂整整衣冠，拿了陸秘書介紹信，出了徐家店門，走向土地局去，

第三回 割骨鏤心沉々著作夢 迴腸蕩氣咄咄奈何天

現在李大我早已見過局長，在土地局裏當着一個職員了，襟上還掛着亮晶晶的証章，當他走回徐家時候，那個學徒在店堂裏瞧見了他常笑嘻嘻的說道李先生做了官了，大我聽着，心裏

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也不高興去和他多說，每天上午到局辦公，五點鐘回來，工課照常自修，徐守信見了他，問起情形，他也詳細告訴，徐守信教他暫且耐守，原來大我在局裏任事，每月的薪金却祇有十二塊錢，是最低的薪額，陳局長年紀很輕，待人也很有禮，當他初次接見大我的時候，便老實告訴大我說：本局經濟，不很充裕，職員又很多，一切職務早已分派定當，暫屈大我在文書股幫忙，每月薪金十二元，說了許多安慰的話，很是客氣，大我心裏雖然有些不願意，可是他舅舅一片好心代他出力謀到的，當然也只得屈就了，然而陳局長此次對於大我來局任事，也是看在陸秘書的面子上，不得不敷衍他在局裏，因為陳局長接任以來，各處推薦的人非常之多，而且都是很有面子的人介紹的，不能推却，他自己又是許多親戚，有些是族中的近親，有些是相知的同學，可說多於過江之鯽，這一個小小的土地局怎能夠容留得許多人呢，李大我是陸秘書薦來的，自然不能不留，但是薪水却由他指定，所以便給了他十二元的月薪，而大我在局裏也沒有什麼事做，一天到晚的只是閑坐，因為像他這樣的職員，也很多呢，然而大我却坐得苦了，偶然有一二件公事教他照樣抄寫，也完全不要動什麼心思的，大我有些慣，看看別的人也如此，他不覺自嘆道，難道我竟爲了這十二元一月的薪金，就把光陰空度過去了此一生涯。他本來不願意做事的，而且局中職員甚多，常常有事大發帖子，遂出了三個份子，每份一元，已有三元，這樣他實在得到的祇有七元多，幸

而午飯還是回家吃的，否則竟沒有錢多了，所以他常想照這樣做事，仍不能夠得到自立，我舅舅的主意錯了，年華不可蹉跎，我祇有自己再想別法，那麼前途方可有為，而心中也得安慰了，他在局中做了兩個月別的得不到什麼，祇認識了幾個朋友，其中有一個姓史的，名煥章，是蘇州人，也在他科裏做事，薪水比較大我略多，每月三十元，他雖是高中畢業的，然而漢文程度却很好，歡喜吟詠，因此和我年相同，道相似，很是貫通一氣的，星期日二人常聚在一起切磋學問，談論時事，萍水相逢，竟成至契，有時同到湖邊散步，在孤山等處論茗清談，大家談起身世，都有搔首問天拔劍斫地之概。那史煥章年紀雖比我長得一歲。而已有妻室生了一個女小孩，方在襁褓中，家中又有老母幼妹。別無產業供給日用。除掉有數間老屋，聊蔽風雨，因此史煥章負擔很重，每月要寄家用回去，他對大我說，你的月薪雖少，我却還情願做你，我雖有三十元一月的薪金，可是每月至少要有十五塊錢寄還家去，自己在這裏夥食每月又要付去八元，也沒有幾塊錢可供使用，所以寅吃卯糧，時常虧空，而家中也是苦得很，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生活也甚困難，便有許多痛苦，雖在湖山勝地，也覺得跼天踏地，毫無樂趣了，酒樓買醉，湖上吟詩，也是俗語所謂黃連樹下操琴聊求片刻的忘懷罷了，大我聽了，也不勝嘆息，從外面看他，不是一個很好的風流少年，那裏知道他內心的煩悶却有這樣重大呢，此外大我還認識一個友人，也是少年，姓奚單名昌字，在總

務科裏做事的不過他常要來尋找大我和煥章二人，很有心與他們交友。二人見他十分殷勤，且也不甚可憎，像是個斯文子弟，因此也就和他結識了，奚昌肚裏文墨雖不暢通，而喜歡東塗西抹，做詩哩，做小說哩，常和一般報館裏的朋友厮混，有時做了稿子，投在報上披露了，便十分快活，拿來給李史二人看，二人見他做得並不高明，而詩詞更是不通，大都是些油腔滑調的打油詩，此外也有幾首算爲很香艷的「無題」不知他的意思指什麼，然而報上却都登出來了，二人很直爽的常要指出他的錯誤之處，奚昌很却能虛心領教，他常慫恿二人也去投稿，且說你們二位的大才比我高深，倘去投稿，無有不取之理，大我笑道，你不要恭維我們，却無異罵我們了，因爲我們也不常做，做也做不好，把來覆瓿則可，刊在大衆共讀的報章上則不可，奚昌笑道，你們又何必這樣客氣，我的東西可以登出，怎麼你們的大作反不能登呢，又說什麼覆瓿，報紙上登過的東西，再好的也不過如過眼雲烟，三分鐘的價值，以後不是一樣被人家把來包銅子，包五香豈麼，說得二人也都笑起來了，奚昌又告訴二人說，他的老師是一位現今在國內文壇上大名鼎鼎小說家、別署冷香閣主人的，他做的小說，雜記很多，可謂等身著作，都是風行海內，萬人爭讀的，所以各處報館書局都要徵求他的作品去刊載，或是出版，現在他老人家同時要寫七八部長篇小說，零星作品還不在其內，所以晨鈔瞑寫，筆勞墨瘁，忙得了不得，幸虧他腦力充足，思想敏捷，精神也很好，換了別人却對付不

下了，史煥章道，呀，原來你的老師就是冷香閣主人，果然是一位很紅的小說大家，他的小說我也看過數部，絕不蹈流俗無聊之弊，很能憂憂獨造，但是李長吉嘔出心血，此老也大苦了，奚昌道，他爲人倒很謙和的，大有柳下惠的遺風，我沒事的時候常到他家裏去拜訪，談談做小說的門徑和技巧，他老人家頗肯指點，只是他常要伏案寫述，他的光陰很寶貴的，我不敢多所逗留罷了，你們要見他，稍緩數天我當代你們介紹，他很喜歡喝酒的，祇要請他出來痛飲，那裏他一定不會拒絕的了，二人含糊答應了一聲，奚昌又道，因爲我是小說名家的私淑弟子，真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本地幾個報館裏的編輯就很願和我交識，逢到他們出特刊的時候，便託我去向我老師乞些作品，三言兩語，一鱗半爪，或是寫幾個題字，他們得了，也視若珍寶，爭先刊登的，李大我道，試聽不論什麼雜誌出版，開頭幾篇，那一篇不是已在文壇上有了聲名的人所作呢，所謂無名作家，不過偶然放入一二篇罷了，而我輩後生小子，登龍無術，更是那裏能夠走上高不可攀的的文壇呢，奚昌聽了，却很不以爲然，正色說道，照你這樣說，未免太消極吧，請問現在所謂的新舊小說名家，起初時候不也是和我們一樣無名的麼，有爲者亦若是，我們祇要努力自求，何嘗不能得到他們的地位，聖人且說後生可畏，我們不要自己太看輕了自己啊，大我和煥章聽着，都微笑不語，奚昌又對大我說道，此地的大亨報附刊上很缺少稿件，編輯華吟風和我很熟的，我也常常有稿子投去，老兄倘然高

興做些，我當介紹，包你一定登出來的，李大我答應了他，然而也不放在心上，因為他的期望是要求學，自認學識不足，且在社會上也毫無經驗，怎能就出其所學供獻於人呢，倘然吟風弄月，說怪搜奇，借此為筆墨遊戲，或是去出小風頭，那麼又何苦費去可貴的光陰，作此無補大雅的事呢，有一天正是星期日，他因為自己的襯絨袍子已是敝舊，不好再穿了，目前他總算有了事，在外賺錢，說不出再向他舅父去要，便自己走到一家綢緞店裏去，購一身灰縐紗的袍料，和沖綢的火裏襯絨等，拿回家來托徐家常做衣的王裁縫量尺寸去裁製，他身邊本來積儲十五塊錢，不捨得用去，現在買了袍料，身邊的錢已不多，索性跑到書店裏去購了幾本新出的小說雜誌回來，其中有一本新世界雜誌，內容很是豐富，大都是名家的著作，裏面的長篇小說便是冷香閣主人所做的，所以這天下午他沒有出去，便坐在房裏看小說，一口氣讀了數篇，眼睛有些疲倦，拋下雜誌，立起來舒展舒展筋骨，忽見店中的學徒跑進來，對他說道，外邊有個客人要來見你，接着便聽有人喊道，大我兄，你在裏面麼，大我忙走出來，見是奚昌，他今天穿了一身新製的西裝，潔白襯衫，美麗的領結，手裏還拿着一根白銀包頭的司的克，以及一卷報紙，竟像個摩登少年，托托地走了進來，帶着笑和大我握了一下手說道：今天我在家裏坐得悶氣，想起了你，特地尋到這裏來拜訪，且喜你沒有出去，不致於白跑一趟，很好很好，大我遂請他到房裏坐下，那學徒早送上一杯茶來，大我就對奚昌說

道，我這裏是十分骯髒，不堪窺視的，今日貴客到此，諸多褻慢了，奚昌笑道，我們自己人還要說些什麼客氣話，一眼瞧見了桌上那本新世界雜誌，連忙取在手裏，翻了幾頁，又說道，這是新出的第五期啊，原來你在此研究小說，大我笑道，我不過偶然從書店裏看見了，遂買了回來翻閱，你却說我研究，這是不敢當的，奚昌道，這雜誌是很好的，我家裏也早定下一份，只是還沒有寄來，反不及你另購的快了，我老師的著作也有在裏面，你可曾瞧過，大我道，有的，不過是長篇小說，已是第十回了，無頭無尾的，所以沒有看，奚昌道，這篇「憔悴京華記」是很好的社會小說，每期刊登兩回，一般愛讀的人尚嫌不夠，伸長了頭頸要看他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新世界雜誌雖然是半月刊，而依着讀者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情況而論，那麼十五天的光陰不已是數十秋了麼，外面的小說迷真多，你若看時，我可以把以前四期一起借給你，大我道，也好，奚昌遂把雜誌放下，把他帶來的報紙展開來，取出一張桃林紙的報，給大我看道，這就是我前天所說的大亨報，請你瞧瞧附刊小天地中今天恰巧有我所做的一篇「湖上驚艷記」你看做得好不好，大我接在手裏，翻看了小天地，把奚昌的作品很快的看了一過，便笑了一笑，對他說道，湖上驚艷記，這五個字多麼香艷啊，奚昌也不由嗤的一聲笑將出來，說道，你以為太香艷麼，我想報紙上惟有這種的作品，這樣的標題，最受一般摩登男女的歡迎，大我點點頭道，詞藻紛披，美不勝收，果然做得很好

，西湖的風景也被你描寫得十分清楚，何況又有美人兒呢，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若非熟讀文選，那得有此工緻筆仗，奚昌哈哈笑道，李，你的眼力果然不錯，我平生也祇有這一部昭明太子的文選，讀得滾瓜爛熟，因為我的老師教我做小說雜記，思想固然重要的，而對於文藝上的技巧也不可忽略。須得多讀文選。以求字彙之多。所以我把這部文選視為第二生命。朝也讀，夜也讀，讀得沒有一篇不背得出的，李，你若不信，只要你點一篇，教我背，大我笑道，好好，你真是文選的信徒了，遂把那報紙放下。奚昌道。你有什麼著作，待我來介紹前去，李大我道，現成的祇有數篇瀛海誌異，是我以前從外國雜誌上譯下來，預備印在校刊上，左右無用，你拿了去也好，奚昌點點頭道，那麼快請見賜罷，大我開了抽屜，在紙堆中檢出十數頁稿子，遞給奚昌道，請你斧正，奚昌道，客氣客氣，便將大我的稿子略看了一二頁，說道，內容果然很有趣味的，譯筆也很流利曉暢，華吟風一定歡迎，且要謝我能代他拉稿子呢，因為編輯地方報小品文字，很是困難的，投稿人不甚多，佳作又少，倘然把一些非驢非馬的劣等文章來濫竽充數，未免要被人家說太無精彩，銷路就要減少，所以有時缺稿時候，自己就要做幾篇來補缺，不會剪裁的就叫苦連天了，大我笑道，文章這樣東西本來是要在高興的時候做的。方能觸動文思。汨々而來，若然硬逼着寫，一定要湊滿若干字，筆底便見枯澀，難得有文章了，從前蘇東坡以作文為樂事，我想他所以認為樂事，也是興到筆隨，左右逢源

的意思譬如他做的前赤壁賦，是寫實的，遨游山水，飲酒賦詩，興之所至，才有此佳作，餘興未盡，又來一個後赤壁賦，當時豈有人逼着他寫的呢，又如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寫出許多樂事，也可以知道他當時何等快樂，如內中的幾句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也……太守為誰，廬陵歐陽修也，又怎樣顯出他得意的神情啊，所以我以為你的老師冷香閣主人雖在文壇上享着盛名，而每天必要寫數千字來，好如日常的功課，必要交卷的，他的腦真像一具被壓榨的機器，這樣恐怕他也許引以為苦而不能算為樂事了，奚昌道，你說得不錯，但是他稿費的收入也多啊，假使每天不是這樣的壓榨，他袋裏那裏來許多錢呢，大我嘆道，做文章的宗旨本不是要換錢的，但是現在却真是以稿易錢，數字計酬，變成了一種買賣式，於是有些人為着稿費的問題，不得不出賣他的腦，猶之古人所謂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文人生活也太可憐，奚昌道，你說可憐，但是外邊正有許多人偏偏熱望着這可憐的生活呢，我的投稿完全為了好名心所驅使，我一概不取稿費的，因為我在土地局裏得到的月薪，盡供給我個人的使用，不夠時還要向家中要呢，像你薪水微薄，不敷生活，既然有了學問，何不投投稿，多少賺幾個錢，對於你也是有益無損的，所以我勸你試試，大我笑道，那麼待我試試看，明日起我每晚做一些稿子何如，只怕沒有去路，奚昌道，慢慢兒的自有去路，你不必先行多慮，你的處女作還沒有出來，別人當然不會知道你的，二人談了好一刻的話，奚昌方告別而

去，隔得不多幾天，大我的瀛海誌異便在大亨報上登出來，一連登了五六天，方才登完，大我那裏也有一份大亨報從館中寄來，大我看了，也有些高興，便把自己做的別種稿件也都交給奚昌轉去，奚昌對他說道，華吟風很歡迎你的大稿，望你源源見賜，以後你好直接寄去，一定取的，大我答應了，照他的說話把稿寄去，史煥章見大我已報上投稿，便背着奚昌對大我說道，我知道一般銷路不好的報，大都經濟十分恐慌的，他們要了人家的稿，往往拿不出錢來，你若是代他們盡義務，當然歡迎，然而你費了許多心思，拚命投稿，爲着誰來，難道真的求名麼，奚昌做稿子，完全抱的出風頭主義，並不在金錢上，一般編報的人所以對於他歡迎，也是爲了這個緣故，他這個人是糊裏糊塗的，他勸你投稿大亨報，可曾和你談過稿酬怎樣的，大我搖頭道，這却沒有談及，他祇說編者很歡迎我的稿子，橫豎今天是二十七號了，再過幾天便是月底，我在這月中在大亨報上登出文字足有二萬之數，我想他們多少總要給我一些報酬的，不過菲薄而已，我既然沒有成名，當然不能像冷香閣主人那樣，待善價而沽的，史煥章道，這也難說，到日再看吧，大我等到了月底，便向奚昌問道，我在大亨報投稿也有一月了承蒙你介紹之力，總算篇篇都登出來的，不知稿費如何可能拿得到手，在這報上的徵文簡約裏，寫明本欄歡迎投稿，文字新舊兼登，每千字酌酬自一元至五元，每月結算後，由著者蓋章領取，如此寫法，我想有的了，你知道不知道，奚昌沉吟了一下，答道，我是

不受酬的，所以沒有留意，既然徵文上這樣說明，也許有的，不過上面所說每千字自一元至五元計算，五元云者也是好看話，他們那裏肯出這等重酬，照我師冷香閣主人的聲價，普通的稿件也不過每千字得酬七八元之數，除非特約選述的稍大一些呢，大我道，我自然不敢望你老師的項背，但是至少每千字有一元吧。奚昌帶笑說道：待我去報館裏問明白了再答復吧，明天我就代你去走一趟，大我道，有勞玉趾了，後天大我到局，飯後遇見奚昌，便問這事怎樣，奚昌道，昨晚我已去問過了，華吟風對我說，報上雖寫月底結算，可是總要等到五六號，可以發表，令友方面，我們報館裏自當直接去函奉上，他既這樣說，那麼請你等他的來信罷，大我道，很好，他私下計算，倘然每千字可得一元的酬資，那麼每月有二十元到手，若然每千字能夠達到二元之數，便有四十元了，不是比較土地局裏的月薪大得多麼，我就把這項稿酬儲蓄起來，一年以後便有二三百塊錢，那時我就可以辭掉了這裏的職務，去考入學校讀書，進了學校，一邊讀書，一邊仍舊在課餘之暇做些稿子，或是從別的雜誌上譯些東西去投稿各報，再把稿費存儲起來，作為第二年的學費，這樣祇要我刻苦自勵，多費些筆墨，一般也可讀到大學畢業，不必再去懇求他舅舅幫忙，而受人的白眼了，況且以後投稿出了名，稿酬也會增加起來，從千字一二元而直至五元，也是意中的事啊，所以他這樣想了，心中很覺自慰，以為他相的方法確乎不錯，這天走回徐家來，店中的學徒一眼瞧見了他，便對他說

道，李先生，我很難得見你的笑容，今天你臉上笑嘻嘻的腳步走得很快，莫非你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嗎，局中加了薪水麼，一邊說，一邊雙目又向大我身上初穿的那件新製的襯絨袍子打量，帳房先生聽見了，也抬起頭來，向大我望了一下，點點頭說道，局裏回來麼，大我被那學徒這樣一說，竟不覺笑了出來，說了一聲是，又對學徒說道，在這幾天內，倘然大亨報館送來的信，我不在家中時，就請店裏代我收下，學徒道，大亨報上常常有你的大作啊，李先生做了小說家了，大我笑了一笑，便走到裏面去，晚上在燈下趕做一篇小說，到了十二點鐘方才安眠，這幾天他一面做稿子，一面伸長了頭頸，盼望大亨報館的書信和酬資，快快到來，到得八號的下午，局裏辦公時間完畢，他走回來，到得店中，那學徒早雙手送上一封信，說道，這就是大亨報館裏送來的信，大我接在手中，覺得很輕，便問學徒祇有這一封信麼，可有別的東西，學徒搖搖頭道，沒有，大我呆了一呆，祇得走回房裏，把那信封看了一遍，下首一行紅字印着大亨報館編輯部緘，加上一個草書的華字，立即把信撕開，抽出一張信箋，上面的字是用鋼筆蘸着墨水寫的，他就低低讀下去道，

大我先生台鑒，敝報小天地附刊，前月荷蒙先生迭賜大著，增光篇幅，不勝光榮，敝報本當照徵文簡約致送薄酬，藉答雅意，但敝報經費奇絀，力不從心，故最近所刊文字，除特約者外，大都不受酬者，敝報祇每人贈送義務報一份，略答諸君愛護之誼，他日敝

報若得發展，自當照約奉酬也，奚昌君爲敝報之老投稿者，亦爲熱心愛護之一份子，先生不信，盍詢之，便知敝報之不敢欺人也，況先生初次來稿，亦爲奚君所介紹者，彼此奚君亦未聲明必須得酬，故敝報與奚君一律看待，倘先生以後仍能爲敝報盡義務，則大稿殊爲歡迎也，即祈鑒諒是幸，忽此佈復，即頌

著祺，

華吟風拜啓

大我將這封信讀完時，好似兜頭澆了一勺涼水，他一月來燃燒着的熱望，頓時熄滅了，又如一場幻夢醒了回來了，頹然倒在椅中，祇說道，我上了奚昌的當了，便把這信裝好，丟在抽屜裏，心中好不煩惱，白做二萬字還是小事，而心裏的如意算盤跌破了，頓時又使他覺得前途茫茫，不能達到他的志願，不禁悲從中來，徒喚奈何，在這天晚上他吃了一碗飯，踏進房裏，在椅子內坐下，只是呆呆的不知想什麼，又想到他的身世淒涼，不禁迴腸蕩氣，一縷酸辛湧上心頭，恨不得放聲一哭，再也不高興握着那個毛椎子去做什麼不值錢的文章了。坐了一回，越想越覺乏味，就熄燈而睡，樓上徐守信却正在抽大烟，談家常起勁的時候，克貞在燈下剪了紅紅綠綠的小紙做手工，克明算了幾門代數，算來算去總是不對，索性丟了算學去看小本的連環圖畫，丁氏剝了一隻蜜橘給徐守信吃，自己悄悄地走到後窗一看，便回過來對她丈夫說道，大我自被你薦到土地局中去做事，月薪雖不多，但是他吃了我們的，住了我們的

，一個人祇費些另用也夠了。他也沒有買些玩物或是好吃的東西給克貞。正是祇想要人家的，自家身上落不下什麼毛。全不想他都是受我家的恩賜啊。這一月來我很留心的，每天晚上他常是伏着案子寫不完的字，總要寫到十一二點鐘，方才熄火，他不想點的別人家的電燈，却這樣浪費，今天不知怎樣很早的熄了電燈睡了。這真是難得的，徐守信躺在烟鋪上。祇管抽他的烟，聽了他妻子的話，不即回答，直至一筒烟抽完後，方才吐了一口氣說道，你不知道他正在學投稿，所以每夜寫得如此認真，實在土地局裏的薪水太菲薄了，他不得不別想出路，本來要求學的，我沒有幫助他，很是慚愧，多點些電燈還是小事，你何必計較，我看我家的克明沒有他這樣用功呢，丁氏聽着，面上頓時有些不悅，說道，人家說癩痢頭的兒子總是自己的好，你却偏說人家的好，我聽了真氣，去年我代克明算過一回命，算命先生說他的命宮真好，將來一定能當大官，因他命裏有金飯籬，一生吃着不盡，無憂無慮的，將來高居人上，克明將來要大交好運，他做了大官，你就是老封翁了，徐守信微笑道，我是不相信那些算命相面的說話，他們都是江湖派，欺騙婦人女子罷了，丁氏道，你不要這樣說，那個常在門前掛了鐵算盤彈着絃子走過的錢鐵嘴，他算的命都很靈的，他曾代帳房先生算過命，說他七月裏有災難，不見陽官定見陰官，不見陰官定見藥官，藥官就是說藥罐，果然帳房先生在七月裏生了一場噤口痢，險些送掉性命，我又教他算過你的命，也說你去年財運不佳，切宜謹慎

果然你折了二萬，你還不相信麼，你說我算電燈，和你的賢甥兒計較，却不知我也是爲你打算，多用了電不要多化你的錢麼，唔，你是量大的人，一心照應你賢甥兒的，算我多嘴的不是了，去年都是他們來了，我家戳了霉頭，那個老人家奔到我們門上來死，這是何等不祥之事，我總要怪怨的，徐守信笑嘻嘻的說道，你說錢鐵嘴算我命運不佳，那麼又不關那老人家死不死的事了，丁氏恨恨的說道，像你這種人真沒有話講的，說畢，身子一扭，走到外房去了，徐守信却仍舊抽着煙，心中打着他的算盤呢，次日大我帶了大亨報館的信到局裏來，見了史煥章，便把那信給他看，宣布自己希望的失敗，史煥章也代他叫冤枉，二人便去找尋奚昌，恰巧這天奚昌有事請假，沒有到局，大我氣悶了一天，第二天見了奚昌，立刻將信給他看，且說大亨報登了自己的二萬字，怎麼一錢不名，奚昌對於大我很是抱歉，對他說道，我一心勸你投稿，沒有代你想到這一層關係，因爲我是不受酬的，大亨報銷路雖然不錯，可是開支大了一些，入不敷出，聽說辦那報的黃某每月總是貼錢的，況且近來新出了西湖日報，不免也受影響，經濟方面當然更見拮据，怪不道我前天去見華吟風代你要稿費，他却含糊的回答，原來他們不肯出錢，我真大大對你不起，不如待我再去問問他看，大我道，這却不必累你白跑了，他信上寫得明明白白，起初我們又沒有說定，他只是不肯拿出來，你又怎樣奈何他呢，奚昌只是對大我打躬作揖的陪不是，大我道，這也不能單怪你的，隨他去休便了

，我本來在寫一篇創作，現在也不預備投稿了，死了心罷，奚昌道，你不要灰心，你很有做小說的天才，大亨報的稿費雖然拿不到手，可是你在投稿方面也有些小名聲了，也不好算是白做，前天有好幾個人向我問起大我是什麼人，我就說是我的朋友，他們都說你的文筆很好，比較一般有名無實的小說家高明得多呢，你不要灰心，以後我當代你在別處想法，以償此番的損失，大我也就點頭說一聲好，說過不提了，隔得一星期，奚昌忽又邀了大我去小酌，在酒酣耳熱的時候，奚昌又對大我說道，前天晚上我和老師在樓外樓飲酒曾經談到投稿大亨報的事，他也偶然見過你的著作，說你是個後起之秀，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恰巧本地新出杭江報，編輯先生向他徵求著作，我老師一時沒有餘暇，未能答應，老師說你若喜歡再投些稿子的，他可以介紹，每千字至少有一元之數，這張報是一個很紅的，經濟方面尙屬充足，所以你若把稿子給我托老師轉去此番一定可以得到稿費的。不至於再使你失望了。你前天說過你有一篇新的創作，何不把來投去呢，大我道，既然你如此說法，我就再為馮婦，試一下子，好在這篇創作祇有一千多字未完了，今晚我回去把他寫好了，再交給你如何，奚昌道，明天是星期日，我老師是停筆的，不如明天早上我和你一起去見他，代你介紹認識這一位享盛名的小說家，你可有意麼，大我道也好，我就去認識認識，二人約定了，吃罷了酒，奚昌搶着還過帳，分頭各自回家去。這個晚上大我便把他的創作做好了。明日起身，吃過早飯，奚昌

已跑來了，見了我，坐也不肯多坐，拉着大我道，去去去，大我遂帶了稿子，跟他出門，二人一路步行前去，大我就問道，冷香閣主人住在什麼地方，他是個何許樣的人，莫非是一位老者，這個別署很是古舊的，奚昌道，我老師也不過四旬開外的人，因為他以前時常吟詩，出過一本「冷香閣詩鈔」以爲做小說便署了這別號，出了名也就不易更改了，不像現今的文藝家用着很新奇的名字，或是化名，其實仍是免不了文人的積習，倒不如你索性用真姓名來得爽快了，他住在葛嶺之麓，自己新建的一座小洋房，背後有個小小園林，正當裏湖，春秋佳日在著作之餘，徜徉其中，花香鳥語，山色湖光，多麼怡情悅性啊，大我聞言又說道，嘆·文人大都窮愁潦倒·十分困苦的，冷香閣主人却能夠在這湖山勝處有一座新的建築物，他的生活當然很優遊的，難得難得，奚昌道·我老師本來也是個窮措大·祇因他每月稿費版稅收入甚豐，而自奉又很儉約，他的夫人江峯青女士又擅丹青，有名於時，訂的畫例很貴的，而求她法繪的人很多，單是他夫人一方面計算，每年至少也有五六千元收入，夫婦二人賣文鬻畫，同心合作，所以積儲得巨款，買了那塊地，造了一座新式的屋宇，又種了許多梅樹，要學林和靖歸隱湖上了，大我聽了，遂說道，原來如此，你老師自然和別的文人不同了，他能夠享有這種清福，那麼何必還要勞神苦思多做小說呢，奚昌道，這個我也不知，據他說是性之所喜，也許請教他的人太多，就謝絕不下吧，二人且說且行，早已望見了那簪花美人般的

保傲塔，這時正是暮春三月，柳綠桃紅，江南風景大好，何況在明媚的西子湖邊呢，大我聽聽風景，早把愁懷拋棄，二人直走到葛嶺之下，一路石磴曲折，綠樹成陰，轉了幾個灣，奚昌把手指着綠樹那邊露出一帶粉垣，上面都有薛荔蒙覆着，更有一朵朵的猩紅色的小花點綴其間的說道，這就是我師的所居了，大我喝聲彩，加快着脚步和奚昌走向那邊去，

第四回 殘肴剩羹一餐看白眼 香車寶馬三笑邁紅粉

二人跑到那個屋子前面，見兩扇綠色的鐵門緊閉着，門上有一白石砌就的橫額，大書「冷香小築」四個淡紅色的字，寫得蒼勁古樸，大我瞧着點點頭，奚昌上前一按電鈴，聽裏面叮零零的響起來，一回兒雙扉開了，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婢女，身穿一件綠格子布旗袍，截着髮，容貌很是姣嫩，手中拿着一把修花葉的剪刀，站在一邊，對着二人笑嘻嘻的說道，奚先生早啊，奚昌和大我一邊走進去，一邊向那婢女問道，阿慧，我師在家麼，阿慧嘻嘻開着嘴答道，奚先生，你來得不巧，我家主人和主母不在這裏，奚昌聞言，縮住了脚步，又問道，都不在麼，他們到那裏去的呢，阿慧低着头，將手指彈去剪刀上的泥，慢慢兒的答道，他們是到上海去吃喜酒，順便參加什麼畫會的，昨天動的身，大約要有二三天耽擱呢，你們可有什麼事，奚昌指着大我說道，我是特地奉陪這位李先生來拜訪吾師的，這位李先生是一位青年

作家，他有一篇稿子，要託你家主人代爲介紹的，今天可惜來得不巧，我們就將這稿交於你代達一切罷，橫豎我已預先說明過了，奚昌說着話，便向大我要得稿紙，塞向阿慧手中，阿慧接過，看了一眼，說道很好，待我主人回來，我當交給他，又對大我瞧了一下，對他微微一笑，大我却被她這一笑有些不好意思，便回轉頭向四下裏瞧看，門裏一片芊綿的芳草，中間一條水門汀的人行道，排列着許多盆數的奇花異卉，姹紫嫣紅，開得很是爛漫，兩旁種着十數株矮矮的梅樹，可惜不在初春，不能領略那暗香疎影之致了，對面是三樓三底的新式洋樓，洋台上也排着不少花盆架子，有一隻小狸奴，正蹲在一邊，靜靜地向那花間飛的一雙蝴蝶窺伺着，奚昌指着東邊兩扇玻璃長窗的所在，對大我說道，這一間就是我師著作之所，但是杏黃色的窗簾掩蔽着，室邇人遠，不能一識荊州，大我心裏未免有些悵惘，阿慧帶笑說道，主人雖不在家，二位很遠的跑到這裏，可請到裏面去小坐片刻待婢子瀟茗敬客，奚昌道，謝謝你，這却不必了，我們改日再來吧，說畢，遂同大我返身走出，阿慧送至門邊，又道，二位來此走了一個空，徒勞玉趾，抱歉得很，那麼緩口再請過來罷，慢慢地把兩扇鐵門關上，二人走了幾步，大我又回頭瞧了一瞧，對奚昌說道，我們來得真不巧，你將我的稿子交給那婢女，不知她要不要失落的，奚昌笑道，你請放心，你莫小覷這婢子，她年紀雖小，却已能讀書看報，據說她最喜看哀情小說，是一個聰明伶俐的慧婢，並不是之無不識的蠢丫頭，

你放心罷，你的大作恐怕她先要拜讀一過哩，方才你不聽她吐語何等溫文嗎，大我點頭嘆道，鄭康成家有詩婢，後人傳爲美談，這也是出於主人薰陶的工夫了，二人且行且談，走到了湖畔，奚昌望着湖中的游艇，立定了脚，問大我道，今天我們到那裏去，大我因爲白跑了一趟，沒有見得冷香閣主的面，心裏很是懊喪，遂懶洋洋的說道，我想回家去哩，奚昌道，你已出來了，何不在湖上一遊，我們到杏花村去用午膳罷，此刻你若走回家去，恐怕店裏飯早已要夠不到了。大我無意游玩，一心要回去，只是搖着頭，不從奚昌的話，奚昌道，你既然必要回家，我也不敢強，我就到西冷別墅去看友人了，於是二人分手各自走去，大我想要坐車子回去的，祇因他一向歡喜走路，不慣坐人力車的，二則他得錢不易，也要省出些車錢，所以他一人在外來往，總是不坐車輛的，此刻他提起兩腿，匆匆地走回徐家去，到得客堂裏，却見他舅母帶着克貞，上下打扮着，陪着一位濃粧豔抹的少婦，一同走下樓來，大我立定身子，叫了一聲舅母，丁氏便問道，你在外可吃過飯嗎，大我搖搖頭，丁氏便將眉頭一皺道，阿呀，現在已是十二點半了，我們一向是準十二點鐘吃午飯的，至多稍遲幾分鐘，今天我因要陪着這位從松江新來的葉太太上戲園裏去看京戲，所以將午飯也提早吃過了，現在恐怕飯已冷哩，你若先知照了，我們不妨少待呢，大我道，今日天氣甚暖，冷些也不要緊，克貞却說道，表哥，你可和我們一起看戲去，聽說有上海來的名角在這裏演唱什麼新排的

好戲借東風，爸爸說是三國志上的故事，你若一同去，可以講給我聽了，大我還沒有回答，丁氏遂很勉強的說道，你的表弟克明已先去了，我們一共定了五個位子，你若去時，可以添座的，或者停一刻你同你舅舅一起來，他還在樓上抽煙哩，大我答道，多謝舅母的好意，恰才有些頭痛，所以沒有在外邊吃飯，就回來的，不能去看戲了，丁氏聽大我這樣回答，也不再說什麼，就對少婦說道，我們去罷，今天很擠的，少婦正向大我身上打量着，便笑了一笑，姍姍地和丁氏克貞走出店去了，丁氏却湊在她的耳朵上，輕輕地說着話呢，大我心中十分悶氣，跑到廚下，見一個老媽子正坐在桌子邊吸水烟，一個女僕在灶上洗碗，大我便問有飯嗎，老媽子瞧了他一眼，冷冷的答道，有的，只是已冷了，好少爺，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吃啊，大我也不和她多說，却板了面孔說道，那麼快拿出來罷，這老媽子自己仍不立起，却叫那女僕端整，大我回身走出去的時候，却聽得老媽子噉哩咕魯的對那女僕說道，這樣性急，倒生得好大脾氣，自己回來得遲了，却來催人，我是當着了水煙袋不肯就放的，不要說他來，就是老爺呼喚我，也要吸足了烟方做事的，他不想想也是和我們差不多一樣吃着別人的飯啊，真是米也不知道幾多錢一升的，你就拿一隻青菜碗，一盆葛筍筍，還有方才放着的兩只葷菜碗給他吃吧，那女僕道，飯已冷了，可要燒一把，老媽子又道，管他冷不冷，誰教他時回來，有這種工夫再代他燒火呢，大我耳中聽得清楚，不由氣往上冲，暗想這老媽子

如此可惡，我吃的舅父的飯，要她來說我的不是麼，太勢利了，要想回進去賞他兩下耳巴子，既而一想，下人不是我用的，我也不好去管他們，況且又在背後說的話，打了他也沒有什麼道理，舅父舅母也許反要怪我性子暴躁呢，這種小人也不值得和他們一般計較，忍住了氣，走到客堂裏，在吃飯桌子邊坐了下來，不多時那女僕早托着飯盤出來，放上四樣菜着，那兩樣素的他已先聽得哩，一看那兩樣葷的，一碗是火腿燒蹄膀，已是吃殘的，剩着一張光皮和一根無肉的光骨，和半碗冷湯，上面已結着一層薄薄的白色的油，還有那一碗紅燒鯽魚，却剩了半個背心和一個破頭，旁邊放着一小鍋冷飯，和一付碗箸，大我看着這殘餚剩羹，心裏一氣，滿想不吃了，但是肚子有些餓，且已吩咐他們搬了出來，遂盛着半碗飯勉強吃着，祇吃了兩樣素菜，把碗箸一去，臉也沒洗，用自己身邊的手帕擦擦嘴，立起身，走向他的房裏去了，他受了這個悶氣，沒處發洩，自己又無親近的人可以告訴，祇好悶在肚裏，自傷自嘆罷了，隔得十數天，大我這篇創作竟在杭江報的附刊上刊登出來，不消說得自然是冷香閣主介紹前去的了，奚昌很高興的要約大我再去葛嶺拜訪他的老師，大我因為前次尋訪不遇，沒得勇氣再去，所以奚昌一人去的，次日奚昌便告訴大我說，他老師已和杭江報的編輯主任談妥了，每千字准酬稿費一元之數，以後你如有稿件，可以直接寄去，那裏必能採用的，大我聽了，很是快慰，遂又做了幾篇寄去，果然都登的，到月底結算時，杭江報館寄上一張領

酬單，寫明應得稿費十八元六角，大我遂蓋了自己的印章，托店裏的學徒去領了回來，總算他第一次，得到的文字上的報酬了，第二個月他當然撰了稿子，繼續投去，那編輯很歡迎他的文字，排在很好的地位，他做得也是篇篇精警，當行出色，看報的人都交口稱譽，大我的文名遂在杭州的文壇上漸漸兒露出頭角來了，他一面在局中任事，一面起始賣文，以爲這樣雙方收入，總可積蓄些金錢起來，著作的黃金夢可說沒有打破，從此可以做下去，達到他理想中的夢境，那裏知道時運不濟的人總是沒得話說的，陳局長忽然爲了一些問題而辭職去任，新任了一位姓魯的局長前來，於是局中大小職員也跟着舊局長而星散，因此陳局長一走，大我和史煥章更沒得留局的希望，因爲這時候市署陸秘書也早到南昌去了，更無人去代他對新局長說項，好在大我心裏本來志不在此，也就罷了，惟有奚昌却因他的父親面子大，依舊有蟬聯的希望，陳局長走的時候，大家還要湊出公份代陳局長餞行，每份派着一元七角錢，大我想這個錢可以省了，所以託故沒去，他滿擬專心一意的多做些文稿，便可多得稿費，土地局裏十二元一月的薪金總可以做出來的，史煥章却無枝可棲，不得不束裝返吳，大我和奚昌知道了他的行期，遂約了他在明湖春酒家相聚小酌，也算是臨別的紀念，雖然同事得幾個月，而大家情感很深，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不免有些惜別之意。談起此後的出路。史煥章說在上海有一家親戚，在商界也有些相當的歷史，或者可以想法，只因自己一向是個學界中人

，祇會握管筆，沒有億中之才，所以不想側身其間，此後若沒有別的路可走，只好去那裏拜託了，大家又約別後彼此常通音問，交換些文藝上的智識，這晚大我雖然不會喝酒，而借人杯酒，澆已塊壘，竟喝得大醉回去，明天他和奚昌又送史煥章到火車站，談了許多話，方才判袂，從此大我終日坐在他的一間小室中，運用他的腦力，從事著作，一面又買了些愛讀的書籍，研究研究，書價大而無力去購的，便向奚昌告借，因為奚昌家中藏書甚多，足供他的飽覽呢，徐守信知道大我歇了職，便向大我問問情形，很有意思要代大我別謀一個小事，然而一時却沒有機會，大我也將投稿的事情告訴他的舅舅，徐守信也很贊成，教大我耐心等待，丁氏聽得大我沒有事做，却不免時常說些帶有譏諷的話，大我總是忍氣吞聲的不理會，其時榴火照眼，薰風逼人，已是夏日了，史煥章去後，曾有函至，大都說些感時傷事的話，大我也寫了一封很長的覆信寄去，奚昌有時也走來談談文藝，或約他出去小飲，稍解岑寂，可是又一個不幸的消息傳來，風行一時的杭江報忽然爲了某種關係，宣告停版，出世不到幾個月，竟壽終正寢了，別的不打緊，却苦了大我，一個很好的投稿地方去掉了，再從那裏去取得稿酬呢，心裏自然增加了一重憂悶，而感覺到賣文的生涯實在不可恃的，要求如冷香閣主那樣的名有利，真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且冷香閣主不但自己在文壇上樹立了堅固不拔的旗幟，還有他的夫人，斐聲畫苑，零縑斷素，人家都是爭相求購，這種優美高尚的生活，豈是尋

常人所能做得到的呢，因此他也就輟筆不作，在這個長夏中，却把箱中所藏的哲學之書細細研究，徐守信知道他空着，遂教克明跟我一起自修，托大我指點一二，大我雖然很熱心去指導他，可是克明總是沒有心思來切磋學問，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儘貪着嬉戲游玩，大我也無法誘掖他，真是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焉已矣，古今有同慨了，大我閉口讀書，雖然在學術上增進不少，可是他的生活，仍不得解決，他前番受了老媽子的氣一直悶在心頭，不能一吐為快，而這個老媽子又是徐家多年的老女傭，不論什麼事她總是倚老賣老，臉上一種奸氣，瞧見了便令人感到不愉快，但丁氏却十分信任她的，所以這老媽子倚着主人的勢，對於一般尋常的人都看不起，並且大我在土地局裏解職後，店中人也格外對他冷淡，大我本是個心高氣傲的人，處此環境，蓬心不振時常書空咄咄，忍着眼淚度着這無聊的光陰，他母舅雖允代他向一個朋友周先生那裏想法，可是一直沒有佳音，他也不好去催問，轉瞬已過了七夕，天氣漸涼，有一天大我正坐在室中，讀着「逍遙游」，忽然奚昌走來看他，告訴他說道，西湖日報的附刊換了編輯，是我的朋友，姓鄭名頑石，也是個青年作家，他接手後要把那附刊的編制改革一下，所以我想起了你，就和他說了，他也見過你的著作的，很有意要你担任一部長篇小說，不知你可有這個興緻担任撰述，他那裏稿費和杭江報一樣的，也是月底結算，我以為你左右無事，何不一試，大我答道：自從你勸我投稿以後，我沉沉地做

了幾個月的著作夢，本也很有意思走這條路，可是事實，已昭告我可爲而不可爲了，在大亨報和杭江報上的成績是那樣的，怎不令人心灰意冷，恐怕這西湖日報也是靠不住的呢，奚昌笑道，李，你爲何這樣沒有勇氣，文字的報酬在阿堵物之外，自有其價值，你怎樣學着商人一般孳孳爲利呢，大我笑道，並不是我祇在金錢上着想，不過我的環境如此，希望如此，不能不要幾個錢，當然和你不可同日而語的，奚昌道，西湖日報的名譽和信用一向很好，我想你若答應的，我就介紹你去和鄭頑石相見，以後你們可以直接談話，比較便利一些，大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着，奚昌是說着風就扯蓬的，立刻伴着大我，一同到西湖日報館來看鄭頑石，大我只得穿起長衫，跟了他走，那報館是在延陵路，編輯室在樓上，鄭頑石坐的一間祇有腐干一般大，桌子上堆疊了不少稿紙，旁邊有一小架搖頭電風扇，鄭頑石正坐在那裏，用着紅墨水筆審閱稿件，一見二人前來，起立歡迎，二人擠在桌子邊坐下，大我經奚昌介紹了一遍，彼此談些文學，很覺契合，鄭頑石便請大我擔任做一部長篇小說，大我客氣了幾句，也就允諾，鄭頑石將校樣看過，便鎖了寫字檯，要陪大我去吃夜飯，大我再三推辭不得，遂也一同出報館門，到一家酒樓，點了幾樣菜，吃喝起來，三人都是年輕的人，自然言無不談，談無不歡，暢飲了一番，由鄭頑石作了東，盡興而散，次日大我就起始連用他的妙思靈想，做一篇長篇小說，名喚「襟上淚痕」，做好了一回，先去交給鄭頑石，頑石看了一篇

好，隔了一天，就把他的大作登了出來，大我看了，自己也覺得很是愜意，便很厚賞他。他下去，每日登六百字左右，不知不覺的已到了一個月，大我自己一算，當有幾十塊錢可有到手，以為在五六號中可以送來了，誰知到了十號，消息沈沈，自己的稿子天天照常刊登，却不得不續著，他遂親自走到西湖日報館來看鄭頑石，談起稿費，鄭頑石便和他說道，現在做經理恰有事在京，不多幾日就要回來的，我們館裏職員前月的薪水也沒有發哩，所以稿費也不能照付，對不起得很，大約十五號左右總有的了，大我聞言又只得罷休，到了十五號，大我不見報館裏送稿費來，自己却已做好了一回續稿，遂帶了稿子，又走到館中去看鄭頑石，將續稿交給他，鄭頑石見了大我之面，連說對不起得很，經理雖然在昨天晚上回來了，但是館中的會計却因他夫人有病，請假回鄉去，他沒有將字數算出，不經他的手不能照付，祇好又要等幾天了，大我當着鄭頑石的面，不好十分催逼，鄭頑石既如此說，也只得這樣了空手歸去，心中很是懊喪，稿費尙不能到手，而稿子却不得不做，因為自己撰的是長篇小說，不能半途中止，不比在大亨報上做了一個稿子，拿不到錢時，以前的祇可算義務，以後却可不做去的，瞧鄭頑石的人，尙是誠懇，也許事實是達到這樣的，且耐着性情看下回分解吧，不過自己脚上的一雙鞋子早已做舊，現在鞋頭有些穿了，實在不能再等，自己身邊祇剩得幾角錢，不能購買，不如明天見了徐守信，向他告借兩塊錢，等我拿到了稿費再還給他，我也好

久沒有用他的錢了，大約他不會拒絕的，想定主意，次日午後，他在客堂裏等候徐守信下來，但是到了四點鐘，仍不見徐守信下樓，心中暗暗奇怪，樓上他是難得去的，他實在不高興去，情願在樓下老守，隔了一刻，聽得樓梯響，丁氏走下樓來，大我便向丁氏問道，舅舅可在樓上，今天怎麼不下來，丁氏對他看了一眼答道，你舅舅今日有些不舒服，睡在床上養息，不能出外，所以不下樓來了，你可有什麼事要見他，大我眉頭一縐，沒有回答，丁氏又問他道，你同我說不是一樣的麼，大我本想不說了，但思我向舅舅借兩塊錢，一則總是小事，二則也很光明的，好在我不久便可還的。她既然這樣問我，不如老實和她說了罷，允許不允許却由她做主了，我若不說時，她是個多疑的人，反要疑心我有什麼大事情，所以他就對丁氏說道，舅舅，我是沒有好事的，我想向舅舅告借兩塊錢去買鞋子，因我脚上穿的紗鞋已破了，舅舅你瞧，他說着，把脚在地上伸出一歩，丁氏便低頭看了一下，大我又說道，本來十號邊西湖日報館裏有一筆稿費的，現在因會計回鄉去了，尚須緩待幾天，一時不能取到，現在我借了舅舅的錢，不過數天，無論如何必須歸還的，丁氏聽了微笑道，這個倒也不必的，你做什麼稿子，難道有錢的麼，說了這話，似乎露出不信的樣子，大我剛要說時，店裏的學徒手裏拿着一包東西跑進來，對丁氏說道，師母，徐先生可在樓上，丁氏回頭問道，什麼事，學徒道，城裏大井巷恆源興送來八十塊錢，我就交與師母罷，說着，就將手中的一包東西奉上

，又道，請師母點過，丁氏接在手中，便放在桌上，解開包紙一看，乃是六張紙幣，還有二十塊錢，遂把頭一點道，不錯，洋錢可看過嗎，學徒道，帳房先生已看過，都是好的，說畢回身跑出去了，丁氏便取出兩塊錢交給我說道，你舅舅近來，手裏頭也不寬舒，這幾天要付房金也缺少錢，幸虧那店裏付還一筆帳，你就拿兩塊錢去買鞋罷，大我接了說道，在一星期內我準歸還。丁氏冷笑道，歸還不歸還再說罷，好在你舅舅常常幫助你的，祇要你舅舅有錢，區區之數值得什麼，又冷笑了一聲，帶了錢上樓去了，大我聽了丁氏說這些話，明明是當面譏嘲，勉強把錢借給我的，心裏不覺有些氣惱，但是錢已到手，且去買了鞋子再說，祇要等到稿費送來後，把錢還給她，好使她知道我李某並非專是白用人家錢的人，他遂回到房裏，披上長衣，關上了門，走出店來，要到鞋子店裏去購一雙新鞋，却見道旁圍着一堆人，連聲喝彩，中間有一個唱蓮花落的，拍着竹板，唱得甚是好聽，他很無聊的偶然立定了一聽，原來那人正唱着一段方卿見姑娘，這故事出在「珍珠塔」彈詞上，在民間很是通俗，而膾炙人口的，這部書自己以前也曾看過，方卿是個窮措大，特地到襄陽去投奔他的姑丈，想借些錢的，不料逢到了勢利的姑母，受盡骯髒之氣，他就不別而行，後來名登金榜，衣錦榮歸，他遂假裝了道童，到陳家後花園來唱道情，此書雖然也不出舊小說「落難公子中狀元」的慣例，可是已為一般讀書人寫得揚眉吐氣，唉，他有了勢利的姑母，我却有勢利的舅舅，我的身

世也和他彷彿，現在雖然沒有考什麼狀元，我也不想做官。但總望我將來能有成功的一日，不知能不能和他一樣揚眉吐氣啊，他掉轉身，一路走，一路想，想起方才丁氏的情形，令人難堪，蹴爾而與之，行者不受，我爲什麼要拿他的錢，我的鞋子雖然破了，還好將就穿着，稿費再隔數天總可取到了，爲何這樣等不及呢，他越想越悔，愈悔愈氣，前面已有一家鞋子店，玻璃窗裏，陳列着各色各樣的緞鞋和皮鞋，電燈照着，很有誘人的色彩，他雖然立定在鞋子店的門前，可是心裏實在不高興買鞋子了，所以他立了數分鐘，依舊走向前去，想少停回去把這錢還給他舅母罷，心裏悵悵的望前走着，不知不覺的走到了湖濱，這時暮色蒼茫，皎潔的明月已在雲端裏露出他的俏面龐，他站在湖邊，看着水波，暗想我出來不是要買鞋子的麼，却走到這裏來了，近來我常是幌幌惚惚的，思想上也很見矛盾，這樣無目的地走着做什麼呢，但是瞧到了湖上的清風明月，大自然的美景，呈現在他的眼前，足使他心版上的隱痛解除不少，遂想這幾天坐在家中，本來悶得苦，對此美景良辰，何不玩賞一下，蘇東坡說，世間惟山中之明月，江上之清風，可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並不要人家化一個錢，古人都很達觀，我何必一定要像屈賈那樣悲傷憔悴而不能自振呢，今宵不如就在湖邊走走，暢觀西湖姊姊的夜色罷，於是他就走到近處一家徽館裏，吃了一碗蝦腰麵，走出館子，徐步向白堤走去，以後他就在平湖秋月徘徊，遇見了兩個活潑潑地不知姓名的妙齡女郎，划舟而來，不多

時又飄然遠去，以後又聽那賣歌的少女唱了幾隻歌曲，問起他們的身世，使他想到白樂天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那兩句詩，雖然他身邊祇有向他舅母借來的兩塊錢，然而在那個時候，他竟慷慨解囊，給了歌女阿梅一塊錢，阿梅母女兩還以為他是一個有錢的大少爺，所以很殷勤的要請他到他們家裏去逛呢，那晚大我回到了家中，睡在床上，思潮很多，四壁虫聲唧唧，如助他的嘆息，銀箏冰枕，好夢難成，次日起來，見了丁氏的面，不能將錢去還她，而且脚上依舊穿着一雙破鞋，心裏很覺慚愧，幸虧丁氏很忙着，也沒有去問他，到得二十號的下午，西湖日報館差人把稿費送來，一共二十元六角，大我簽了字收下，他此時心裏稍覺快慰，好去買鞋子了，遂袋了錢，走出店門，找到了一家鞋子店，走進去，他本來想買一雙緞鞋，但是見那店製的皮鞋式樣很好，一間價錢也不貴，六塊錢可以買一雙了，店夥取了一雙皮鞋給他試穿，又說了許多好聽的話，慫恿他買，大我想一雙緞鞋至多着兩個月，皮鞋却可穿上五六月，那麼價錢雖貴，仍是一樣的，現在手中有錢，索性買雙皮鞋穿了，讓丁氏瞧着，也可使她知道我並沒有將她的錢來買鞋子啊，於是他就將那皮鞋購下，穿在脚下，把舊鞋子放在鞋匣裏，付去了錢，走回店來，他穿着新皮鞋，走進店中時，咕咯咕咯的很響，學徒和幾個店夥都抬起頭來，瞧他走進去，他很覺得快意，大踏步的走到裏面，丁氏正立在客堂裏吩咐老媽子話，聽得外面革履聲，以為有客人來了，舉目一看，見是大

我，不覺心中一奇，大我立定了，叫聲舅母，老媽子的一雙眼睛也對着大我足下端詳，大我遂從身邊摸出兩塊錢，交給了丁氏說道，前日我借舅母的錢，今天歸趙吧，丁氏接在手裏說道，你一定要還嗎，很好，大概你說的稿費今天取到了，大我點點頭道，也不多，這是不可靠的，我仍要拜託舅母代我想辦法找到一個隱當的職業哩，舅母這幾天身體可好，我沒有見他的面，丁氏道，好些了，他也是忙得很，方才出外去了，大我答應一聲，便走到他房裏去，却聽了丁氏對那老媽子說道，前天他要買鞋子，向我借兩塊錢，現在却又還我了，自己買了一雙皮鞋，不知是什麼意思，難道他自己有了錢，要爭氣，不用我們的錢麼，老媽子接口說道，我想他也不曾賺多大的錢，他若是要爭氣的，最好不住在這裏，自己去立門戶，可惜他仍舊吃的主人主母的白飯啊，大我聽了二人的話，心裏又是一氣，把牙齒一咬，暗想你們這樣瞧不起我麼，還錢又是錯的麼。我將來總有一天自立門戶的，你們瞧着罷。又隔了一日，奚昌來看他，知道他已領得稿費，也是快活，大我因為自己常常叨擾奚昌的，並且前晚鄭頑石曾請他吃過飯，自己也該答請一次，遂和奚昌說了，因明天是星期日，要請他們一同去遊湖。小叙一次，這樣正中丁奚昌的心懷，滿口答應，遂到外面店堂裏去打了一個電話給鄭頑石，約定明日上午在這裏相見，然後一同出遊，鄭頑石聽說大我請他出去遊玩，遊侶中又有奚昌，自然答應，奚昌便在大我處又談了一刻文藝，天色黑時，方才別去，次日朝上，大我用過早

餐，回到房裏，取過一面小鏡照着，將頭髮梳理一下，穿上了一件華達呢的單長衫，這件單長衫還是去年他在南昌學棧裏購製的，他一向不捨得穿，不過穿得數回，所以看上去像新的一般，他穿到了身上，心頭又起了一重悲哀，因為這還是他長兄舍我寄錢給他製的，現在長衫依然很新，而寄錢給他做衣服的人却已化作異物了，他呆了一歇，又把皮鞋穿在足上，立起身來，在室中走了幾步，又對鏡子照一照，覺得自己尚是個翩翩美少年，祇因平日常困在奈何天裏，很少興致，并不活動，埋沒了他的豐彩了，此時送報的送上一份西湖日報來，他就接了，坐在椅子裏看報，隔得一刻，奚昌和鄭頑石一同走來，今天奚昌穿了西裝，胸口綴着鮮花，十分高興，鄭頑石也穿了一件嘩嘩單長衫，手裏都拿着司的克。相見後，大我請他們坐下，略談幾句，奚昌便立起身來道，今天我們不是來談話的，天高氣爽，良辰難得，快快出遊吧，大我說聲是，連忙陪着二人出室，將房門關上，出得店來，大我便向奚昌道，我們到湖邊去雇一艘划子船，先到三潭印月去可好。奚昌搖搖頭道，湖上風景我們已是司空見慣了，不如去遊南山，那裏清幽得多，并且滿覺隴桂花正盛開呢，鄭頑石點點頭道，好，我們不必遊湖，便去遊山吧，大我見二人都主張去遊西南諸山，當然也只好表示同意，奚昌忽又對二人說道，今天我們可以騎馬去，鄭兄素來喜歡馳騁的，在此秋郊，正可一試身手，大我兄贊成麼，大我道，當然贊成的，但是我以前雖在南昌騎過一二回馬，實在不慣控御的，你們二

位大約都是能手，我那裏能夠追隨得上驥尾呢，奚昌馳馬興高，一定要去騎坐，又說道，李，你不要這樣客氣，你跟了我們跑，決定不會闖禍的，快去試試看，湧金路那裏有個馬夫，名喚毛脚阿三，他有幾匹馬都是很好的，我坐過好幾回，今天我們就雇他的馬去吧，於是三人走向湧金路來，奚昌指着左邊大柳樹下兩間矮屋說道，這就是了，三人走到門前，恰見一個馬夫，歪戴一頂小帽，口裏哼着「保鏢路過馬蘭關」走出門來，一見奚昌，便帶着笑臉叫應道，奚少爺，今天可是要騎馬的麼，奚昌點頭道，正是，阿三，你的馬都在家裏麼，阿三道，今天你們來得巧，都沒有被人雇去，你們來看吧，奚少爺常坐的那匹雪花驄也在廄中呢，一邊說，一邊便引導着三人走進屋子，後面有一個小園，廄中有幾匹馬，正在上料，奚昌指着東邊一匹混身雪白的駒，對二人說道，這就是我常坐的雪花驄，今日又要騎牠一下哩，阿三將雪花驄牽出來，鄭頑石上前揀了一匹青點子的說道，這匹馬還可以坐坐罷，大我道，你們都選了好馬去，教我這個不會騎馬人怎樣辦法呢，阿三忙指着裏面一匹比較小些的黃鏢馬說道，這也是好馬啊，性子很馴的，這位少爺既不是熟手，就請坐這匹馬，很是合配，說着又將黃鏢馬牽出廄來，奔到室中取馬鞍轡，一代他們配放上去，大我瞧着馬，又對二人說道，我是不會騎的，你們不要自願自的快意馳騁，奚昌笑道，你請放心，我們決不和你惡作劇，我教阿三跟在你後面一起跑，這樣不是千穩萬安了嗎，鄭頑石道，大我兄怎麼如此胆

怯，今天是難得的，我們爽快一下罷，大我笑道，鄭頑石兄如此說來，我再不騎時更要被你們訕笑了，阿三道，少爺放心，有我跟在你後面保駕，決沒有岔兒鬧出來的，於是阿三把三匹馬牽出門來，又取過三根馬鞭交給三人，和大我講些坐馬訣竅，大我聽了一遍，奚昌早已一躍上鞍，鄭頑石也翻身坐上馬背。大我遂跟着騎到那匹黃標馬上，回頭對阿三說道：你跟我後面吧，阿三點點頭，笑了一笑，奚昌一馬當先，鄭頑石居中，大我隨後，徐向淨慈寺那條路上跑去，大我一手牽着絲韁，一手握着馬鞭，得得地向前跑着，看着兩邊風景，試馬秋郊，倒也別饒意興，幸虧奚昌和鄭頑石緩轡而行，并不疾馳，所以大我趕得上，不多時已到了淨慈寺，三人一齊下馬，阿三早上前代他們牽住。拴在株柳樹下。大我回轉頭去，瞧着雷峯遺址，不勝感慨，南屏晚鐘的碑亭恰在修漆一新，聽寺中一聲鐘響，三人走到裏面去遊覽了一遍，看過世俗傳稱的濟公運木神井，回到寺外，奚昌道，我們到石屋洞一遊吧，大我和頑石都說很好，阿三牽過馬來，三人重又跨上雕鞍，向前面汽車路上跑去，跑了一下，兩腿一夾，那雪花驄便嘶了一聲，展開四蹄，向前面很快的奔騰，鄭頑石見了，口中說一聲好，也將韁一拎，跟着追去，這樣拋着大我在後。眼見二人縱馬疾馳，八個馬蹄翻盪撮鍍似的望前跑着。漸漸兒人馬的影子渺小了。大我發着急，也將自己坐的黃標馬加上一鞭，想要追上他們，但是那裏能夠呢，在這時候背後叭的一聲，有一輛蓬式汽車飛也似的駛至馬後，那馬受了

一驚，立刻暴跳起來，幾乎將大我揪下馬鞍，幸得阿三在後忽上前把馬拖住，那汽車已擦身而過，車中坐着兩個靚粧艷服的女子，一個頭上的雲髮燙作水浪式，鼻上架着一副玳瑁邊的眼鏡，耳上懸着長長的翡翠環子一個頭髮也燙着，頰上塗着兩三堆胭脂，身上都穿得花花綠綠的十分耀眼，一齊回轉頭來，向大我看了一看，那戴眼鏡的女郎微微一笑，和她的同伴指點着，不知說什麼，大我驚魂初定，雖見他們顧視自己的樣子，也不暇細辨容貌，但覺得這一雙倩影依稀在那裏見過的，一時想不出罷了，一剎那間，汽車早已遠去，大我在馬背上坐正了，阿三說道，少爺，你讓他們疾馳吧，不要去苦追，你自己慢慢兒跑至石屋洞去，他們自會在那裏等候你的，大我點點頭，果然不敢加鞭，仍舊緩緩地向前跑去，轉了一個灣，兩旁古木參天，野花如燃，景色更是清幽，却聽前面馬蹄聲，奚昌和鄭頑石一前一後的跑將回來，到得相近處，奚昌放慢下來，對大我帶笑說道，對不起，我們已跑了一趟，業已到了那邊，恐怕你在後面趕不上要發急，我等所以又跑回來候你，大我道，好男兒固當如是，我這樣不濟事，豈不慚愧呢，於是奚昌等也將坐騎慢慢的和他並轡而行，不多時早望見遠遠地一帶黃牆，牆上大書「湖南第一洞天」六個字，三人到得前面，一齊下馬，仍把馬交給阿三，大我抬頭見寺門上有一橫額，大書大仁寺，原來石屋洞便在寺中，兩旁停着不少人力車和山轎，遊人出進的很多，三人走到裏面，有一個僧人殷勤招待，進石屋洞遊覽，大我是初次到

此，見洞中石棧石燈，很是打掃得潔淨，洞頂奇石凹凸，嵌空玲瓏，有小羅漢像數百尊，都塑在石的空處，洞底有泉水汨汨地流出，洞的盡處形似一螺，上題「滄海浮螺」四字，僧人告訴他們說，千年以前有螺螄精在此修道，成佛而去，這種齊東野語，大我等聽了，當然付之一笑，又走到上面去，還有乾坤洞青龍洞，都是狹小得很，不足留連，回到外面，僧人獻上香茗，三人略坐一番，付去了茶資，走出大仁寺，奚昌對我說道，就在近處有個水樂洞，是宋時賈似道鑿石引泉而成的，現在雖然已失舊觀，却還可聞泉聲，不可不遊，於是三人跨上馬，轉了兩個灣，又到了水樂洞，下馬而前，走至洞口，覺得這洞很是窈冥，洞口有泉水流出，流在深淵中，噴沫碎白，鏘然有聲，旁邊放着桌椅，可供遊客烹茗憩坐，一個童子掌着明燈，跳跳蹦蹦的走來，對三人說道，我來引導你們進去，三人跟着童子，一步一步的走入洞內，愈走愈狹，黑暗之極，兩旁都鑄着石像，水聲潺潺，從兩旁傾瀉而下，琤琮悅耳，好似琴筑齊鳴，真不愧水樂之名了，走到洞底，漸漸低狹，童子將燈光一照，遂見洞底作螺旋形，泉水從小孔裏流出，三人立着，靜聽一刻童子又講起螺螄精的故事，大我等不覺好笑，剛要返身走時，聽得前面黑暗裏有女子笑語的聲音，又有人照着燈籠，引導遊人進洞來了，大我在洞中自然瞧不出什麼，不多時已走近了，那掌燈的童子喊道，大家當心些，不要碰撞，這裏有人啊，大我等鼻管裏早嗅着一陣甜蜜的香氣，知道來的是女性遊客，彷彿兩

個女子立在那邊，低着頭也來瞧着洞底，掌燈的童子忽然將燈舉起來，在他們臉上一照，笑嘻嘻的說道，待我瞧瞧看，是誰家的小姐，大我等在這時借着燈光，也已瞧見那兩個女子的嬌容，原來就是方才汽車中的一雙倩影，兩女子被童子這一照，連忙將頭縮了回去，那戴眼鏡的也已瞧見大我，忍不住格勒一笑，大我等三人却側着身體，走出來，洞口有人過來，要留他們在此吃茶，奚昌鄭頑石要想趕緊到烟霞洞去，搖頭拒絕，將一個雙毫銀幣給了童子，徐步踱將過去，此時洞中的兩個女子，也已回身出來，大我等三人回轉頭來，一齊瞧得清楚，那戴眼鏡的身穿一件銀絲綢的夾旗袍，開着長跨，風吹動了，露出裏面蘋菓綠的綢裏子，脚下穿着白絲襪和一雙銀色淺頭的革履。那一個穿件青地紅點子花的綢旗袍。杏黃色的夾裏，足下一雙漆皮高跟鞋，二人的襟上都有一條紫色的帶，斜繫着，乃是懸的自來水筆了，那戴眼鏡的襟上更插着一朵淡紅色的花，人面花色，相映得更見姣豔，瞧他們的情景似乎是很摩登的女學生，此時二女子出了洞，連聲稱好，那戴眼鏡的女子領下有一小粒紅痣，好似點着胭脂一般，她側着嬌軀，立在水樂洞口，叫她的同伴代她攝一小影，大我等也就立着觀看，在這個時候，大我的腦海中方才想起這兩個女子乃是前天在平湖秋月悄然獨立之時，她們倆划舟而來，在月下舞了一回而去的，不知是誰家麗妹，今日又在這裏邂逅，便暗暗指着那女子，將方才途中驚馬回眸一笑的情形，告訴了二人，二人聽着點點頭，見他們攝影已畢，

走將過來，二人不好意思再作劉楨平視，也就回轉身走得幾步，阿三上前問道，諸位少爺再要到那裏去，奚昌道，我們上烟霞洞去。此去都是山徑，不便乘馬，你帶着馬溜溜去罷，薄暮時可在四眼井那裏等候，阿三答應一聲，牽馬去了，三人遂轉了一個灣，向山徑上面走去，俯視那二女子還在那裏逗留呢，從此到烟霞的山徑就是滿覺隴，桂樹甚多，香氣撲鼻，遇見幾個女學生跟着許多男子從山上下來，看他們跑得滿頭是汗，而且有兩個足上還穿着高跟皮鞋，不禁佩服他們的本領不小，行行重行行，已到了烟霞洞，又有一個鄉女點着燭火，引導他們走進烟霞洞去，觀覽一過，洞頂有個吸江亭，三人從曲折的石登上走到亭子裏，果然風景很好，一邊遠望錢塘江，風帆沙鷗，境地清曠，一邊又望見一角西湖，好似美人半面，別有引人入勝，大我不由喝聲彩，那裏有酒菜供客大嚼的，這時日已過午，三人的肚子裏都覺得有些餓了，遂吩咐侍者端整幾樣可口的菜和酒，送到亭子上來，三人坐着飲酒談心，好不暢快，平日偏促如轅下駒的大我，到此時也覺得俗慮都擱了，吃喝了一回，將飯用畢，奚昌一看自己手錶上已有二點多鐘，遂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還要去遊理安寺和龍井，走吧，大我遂搶着還去了帳，一共五元七角，鄭頑石道，我們祇吃得幾樣菜，價錢這樣的貴嗎，今天叨擾李兄了，大我道言明在先，不要客氣，三人走下來，由奚昌引導，走向理安寺去，途中小徑愈轉愈幽，青山含笑，野鳥弄吭，四圍景色幽艷清麗，使人忘却塵世，走到理安寺

，見山邊多植楠木，參天綠雲，下面覆着小溪，匝地清響，但聽風聲泉聲，出自天籟，前面九溪橋畔有一楠木築成的小亭，依稀裏面坐着幾個人，三人走至亭外時，却見亭中石橙上坐着兩個麗人，在那裏削着梨吃，不是別人，就是水樂洞前攝影的兩個女郎，大我在無意中接連三次遇見，不覺口裏說一聲咳，那戴眼鏡的女郎抬起頭來，又對他若有意若無意的瓠犀微露，嫣然一笑，

第五回 亭邊得妙物偶惹情魔 客裏謀枝棲初看市僧

今天大我隨着奚昌等出遊，無巧不巧的在途中和這兩個女郎屢屢邂逅，這是第三次了，每次逢見的時候，不知怎樣的那戴眼鏡的女子總是對他一笑，說她無意吧，爲什麼常常見她的笑容，而且明明是瞧見了他而笑的，說她有意吧，這兩個都是好人家的女兒，笑得並不輕佻，也沒有別種舉動，並非有意狐媚惑人，祇好認她性本善笑，不期然而然的了，然而這女子之笑已有很大的魔力，足使大我一顆安靜的心不自禁的動搖起來，好如通着了電流，起了感應，他又有些面嫩，竟使他不敢抬起頭來，去瞧那一雙倩影，他們本想走到亭子中去的，現在却縮住了脚步，祇好回轉身走上石凳，去看那亭旁的露經塔，塔上有白龍山人繪的觀音像，又有吳昌碩的題字，三人端詳了一歇，才一步一步的走進理安寺去在寺中四處走了一下，然

後走到松巔閣上，寺僧又獻上香茗來，鄭頑石口裏微吟着「何當老我松巔閣，煮水蒸藜過此生」，一對二人說道，我倒走得有些脚痠了，在此坐一刻吧，奚昌說聲好，三人遂坐到椅子上，奚昌和鄭頑石大談理安寺的楠木，大我却端着茶杯，一口一口的喝着，雙目下垂，一聲不響的好似在那裏沉思，奚昌瞧了他的情景，便對鄭頑石微微一笑，努努嘴道，驀地裏遇見了風流冤業，待颺下教人怎得，今天風魔了大我也，你看他靜悄悄正的在那裏動伊人之思啊，大我被奚昌這一句話說得他的臉紅起來，將茶杯放下說道，奚昌兄休要取笑，奚昌道，我不笑你。有人笑你的。你今天變了唐伯虎，大有三笑因緣的希望了，方才兩個女子非常美好，又像女學生，不知是那一校的學生，到此清遊，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年齡更輕，瞧她至多不過十七八歲，偏偏對着我兄三笑，這豈是偶然的事嗎，大我道，三笑四笑與我無涉，奚昌道，她不對我笑，也不對頑石兄笑，獨對你笑，怎說與你無涉，大我兄，你當知美人的笑不是容易的，李白詩，「美人一笑千黃金」，一笑千金，三笑不是三千金嗎，你今天得到三千金了，大我不覺笑道，你真說得滑稽之至了，我是個窮措大，正如涸轍之鮒，倘有三千黃金到手，給我去求學深造，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無奈這三笑是空的，是不兌現的支票，虧奚昌兄說得這樣鄭重其事，哼，你若做了官，倒會深文周納，入人於罪的，鄭頑石搶着說道，不是我祖護奚兄，他實在說得不錯，此事大有玄妙，他說到大有玄妙四字，伸着手，把一隻手指向

空中的溜溜的虛畫子一個圈又說道，你說這是不兌現的支票，其實若要這張支票兌現時，祇要李兄能夠效法唐六如下一番苦工夫，以李兄的才貌而論，何患不能成功呢，大我冷笑道，你竟愈說愈遠了，甌生那得有此妄想，鄭頑石道，不是這樣講，這三次的笑確乎不是偶然的事，第一次我們沒有看見，第二次在水樂洞，第三次便在這裏寺外亭內，我們都瞧見的，就說方才她見你將要墮馬，不覺好笑，但是後來這兩笑用什麼來解釋呢，大我道，年紀輕的人常常容易好笑，何怪之有，你們把他來當作好題目，大做其文章，這豈不是有意嘲笑我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你們算了罷，奚昌道，李，你說笑是容易的事嗎，左傳說，賈大夫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後來如臯射雉得獲，方始一笑，三年功夫方得一笑，今天你一日而得美人三笑，當然我們要說你有緣了，大我道，別開玩笑吧，有緣是這樣，無緣也是這樣，鄭頑石燃了一枝紙烟，吸得數口，烟氣徐徐從他的鼻管裏噴吐出來，又說道，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八個字形容美人笑的姿勢，何等靈妙，我們只要對這八個字仔細相視，就好如見得美人的笑顏了，不必多用什麼形容詞的，又白居易詩，「回頭一笑百媚生，」這七個字也是非常佳妙，這豈不是詩人對於美人的素描嗎，奚昌笑道，鄭兄又要談到文藝上去了，現在我們討論的笑是現實的，至於怎樣佳妙，這要問身受的人了，大我聽得有些不耐煩，立起身來，從身邊取出四角小洋，放在菓盤裏，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不要多講這種

無謂的話，快去遊九溪十八澗吧，你們看陽光已斜射到西邊的牆上，時不我待，在此留戀做甚，於是奚昌和鄭頑石也跟着立起來，笑了一笑，一同走出理安寺，到得那楠木亭子裏，美人的芳蹤已杳了，大我却無意中一眼瞥見，那邊木檻上黃澄澄的有一樣小小東西，忙走過去取到手中一看，原來是一個女子用的胭脂盒兒，十分精細，是上等的化妝品，同時奚鄭二人也都瞧見了，過來觀看，大我將盒子一開，見裏面的胭脂已用殘了，鼻子微微嗅到一陣香氣，料想這是遊山的婦女們所忘遺的，方才自己到此的時候，亭中祇有那兩個女郎，並不見別人，那麼這盒兒倒有十分之九是他們遺留的了，但不知是兩人中間的那一個用的東西，一旦遺失了，要不要再來找回啊，大我心裏這樣想，奚昌却早嚷起來道，巧極巧極，恭喜大我兄得此寶物，大我道，這不過是女子用的胭脂盒兒，到了你嘴裏又說什麼寶物了，奚昌笑道，惟其是女子用的東西，所以我喚他爲寶物，而且又是美人用殘的，更是難能可貴，就是出了錢也買不到的，被你得了，我豈不要恭喜，大我把盒兒蓋了，拈在手裏，對奚昌說道，今天奚昌兄會說會話，怎麼專門和我打趣，鄭頑石道，我說句公平話，這倒並非奚兄故意打趣，實在事實是如此的，李兄不必怪人，請你自己想想，今天所遇的豈非都巧嗎，這個盒兒決沒有別人遺留下的，當然是那和李兄三笑的妙人兒忘記在此地的，李兄正好收拾起，帶回家去，什襲珍藏，做個紀念品，也不負今天的俊遊，他日倘能物歸原主，便是李兄成功的佳期

了，大我被他這麼一說，臉上大紅而特紅，想把這東西立刻擲於地下，免得被他們取笑，然而很奇怪，心裏却有些捨不得放，睜着兩眼，對二人說道：「你們又取笑了。這東西你們拿去罷，說着話，把這盒兒遞到奚昌手邊，奚昌搖搖手，哈哈笑道：「李，這個東西一則是你發見的，二則有三笑的關係，你不收留，誰能接受，却送給我做甚，鄭頑石道：「大我兄太老實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你就留下吧，棄之豈不可惜，我們決不再來說笑你，大我道：「當然不容你們說笑，好，我就帶回去做個玩意兒便了，將這胭脂盒兒藏到衣袋中，奚昌對鄭頑石擠擠眼，各自背轉臉去笑了一笑，奚昌就說道：「我們走吧，三人遂走向九溪而去，泉水從草間石上曲折流下，如鳴琴筑，非常幽細，加着境地清冷，好如到了仙境，與塵寰隔絕，更比理安寺步步入勝了，大我覺得平日很多煩惱，今天到了這裏，什麼都忘記了，山水之樂果然和別種不同的，無怪古人有樂之終身不厭的了，游罷了九溪，因為時已不早，便走回來，再到虎跑一遊，回到四眼井，見阿三牽着三匹馬在那裏等候，一見三人走來，忙迎上來說道：「少爺們回來了嗎，遊得可謂暢快，我在此等得好不厭氣啊，三人笑了一笑，大家走得氣力已乏，遂一齊跨上雕鞍慢慢地縱轡而行，馬蹄踏着芳草夕陽，在愉快的晚風中一路歸去，當然三人的心裏也是一樣愉快的了，這天夜裏，晚餐之後，大我獨自坐在他的房中，合着雙眼，追想日間遊山之樂，又想起了路上相逢的雙姝，究竟不知是誰家的女兒，

倒也很喜遊山玩水的，以前在平湖秋月會見他們兩坐着小艇，在月下遨遊，驚鴻一瞥，轉瞬即逝，自己本也不在心上，却不料今天又遇見了，偏偏戴眼鏡的忽然對自己笑了三笑，巧也真巧，到東碰見，到西也碰見，以致奚昌等和我鬧笑了，其實這好如浮萍相合，一會兒便離去了，沒有多大的意思，奚昌和鄭頑石故意說得神秘罷了，人家那裏是有心呢，遂從身邊摸出那個胭脂盒兒，開了蓋，蓋後有面鏡，燈光下正照着自己的容貌，很是俊秀，不覺癡視良久，又瞧那盒中胭脂，猩紅鮮豔，如絳桃，如海棠，紅得可愛，因此又聯想到用胭脂的人暈紅的雙頰。猩紅的櫻唇。纖細如柳葉的蛾眉。浴々如秋水的雙瞳。確乎是非常美艷的，一再相逢，真令人未免有情。難抑綺思。這個盒兒果是她偶然忘遺在亭中的嗎，女子的心理是很難捉摸的，我們一行是三人，爲何她獨對我笑呢，我身上臉上並沒有令人莞顏的地方，那麼再一思想，倒也有些不可思議了，他一邊想，一邊把這盒兒在手裏把玩着，大有如見其人的樣子，這時他的腦海裏又想起一件事來了，以前他自己在南昌讀書的時候，學校附近的一條小巷裏，有一家人家，記得是姓曹，母女兩人善做各地點心，落湯的水餃兒，火腿絲蛋炒飯，小籠蝦肉饅頭，都是他們特色的東西，在家中客堂裏放了幾張桌椅，人家可以進去吃點心，裏面又有一個小小的地板房，收拾得較爲雅潔，熟客方才容許入內，那庭中有一株碧桃，還有一株木樨，春時碧桃花開得嬌艷悅人，秋時風送桂香，十分清靜，和市上一切的點心店大不相

同了，並且特別熟的客人有時還可以叫他們母女兩添煮幾樣可口的肴饌，燙一壺酒，在那裏淺斟低酌，促膝細談，他家的主顧一大半倒是校裏的學生，一到下午四點鐘過後，他們那裏便熱鬧起來了，在那時候自己是常和二三同學到他家去吃喝的，曹家的女兒年方一十六歲，雖是小家碧玉，却生得面貌秀麗，心肝玲瓏，着實令人可愛，因她善製水餃和餛飩，便得了一個別名，喚餛飩西施，她的小名記得是愛寶兩字，愛寶的母親非常會拉生意，待人很是和氣，愛寶見了自己去時，常常要對他笑，有一次他問她爲什麼笑，她却回答一句我也不曉得，有兩個同學便和他說笑話道，餛飩西施愛上你了，你的心裏如何，自己答道，可惜我不能像司馬相如那樣穿犢鼻褲，汲水滌酒器啊。後來愛寶的母親竟向自己問長問短，更見親愛，愛寶也常在侍酒送菜之暇，溜着秋波偷瞧。自己又買了一柄小團扇伴着我代她寫字繪畫，小妮子似乎脈脈有情呢，還有一次是星期日的下午，春雨瀟瀟，很覺無聊，他約了一個友人在曹家小酌，自己先走去，星期日那裏比較冷靜一些，因爲有許多學生回家去了，便不到這裏來吃點心，愛寶母女見他來了非常歡迎，便讓到那小室中去，庭中的碧桃已有一半開殘了，爐上水沸，愛寶捧着茶壺，笑嘻嘻的退到桌上，問他要不要喝酒，他遂叫他們預備幾樣菜，二斤好酒，要等友人前來同飲。愛寶答應了。又對他帶笑說道，今天我很空，你肚子裏可想吃，待我親手做些完全蝦仁的餛飩，用上等母油加上蛋皮絲大蝦米，給你吃，包你可口有味，自己

就對她說謝謝你了，她遂很快活的跑去裹餛飩，不多時雙手托着一盤走來，將一碗熱騰騰的混鈍放在他面前，雖然不過十幾隻，可是只只都很大的，裏面果然有不少蝦仁，湯水也十分鮮美，不知不覺的把一碗混鈍很快的吃下，愛寶立在一邊瞧他吃，又絞上很熱的手巾，洒些花露水，給自己揩臉，然後將碗收去，可算得體貼周到了，自己又坐了一歇，久候那友人來，看看天色將晚，愛寶點上了燈，愛寶的母親走進來問他道，今天先生請的客人大概爽約不來了，但酒菜早已端整，怎樣辦呢，自己點點頭說道，也許不來了，再等半點鐘不來時，只好自己吃了，半點鐘過後仍不見友人到來，天色已黑再不耐坐着等候，遂教愛寶母女將酒菜端上來，因為外邊一個顧客也沒有，遂請他們母女兩一同來吃喝，愛寶的母親推辭着不肯，自己就說道，我一個人吃得完這些酒菜嗎，並且獨酌很悶氣的，你們左右無事，何不陪我一同吃夜飯呢，他們母女兩被我這麼一說，便答應了，坐在橫頭一同吃，先是四隻冷盆，是搶蝦，白雞，香腸，拌酸，很是清爽的，斟着酒，大家慢慢地吃喝，閒談一番，愛寶喜聽新聞，而愛寶的母親却喜談家常，把他們母女兩的身世細細告訴，方知以前也是書香人家，只因愛寶的父親早故，母女兩一無依靠，坐吃山空，其勢難以長久維持下去，不得已遂想出這個方法來賺錢過活，幸虧母女兩擅烹飪之術，又能克苦勤儉，所以開張二三年，生意很好，稍稍積得一些錢了，自己對他們很表同情，遂說了幾句讚美和鼓勵的話，愛寶的母親因為

有兩樣熱盆要自己動手的，所以一刻兒到厨下去煎炒，一刻兒回進來坐坐，叫愛寶好好伴着自己，愛寶到底有些面嫩，常常低着頭不響，等自己問她一句，方答一句，這種處女的靚靚是很可愛的，直到將要吃完的時候，愛寶的母親又問他可曾定過親，自己老實回答說沒有，愛寶的母親似乎同自己講笑話一般，對他說道，我家愛寶年已十六，生得倒也並不粗蠢，人家都歡喜她，有幾處來說媒，我們都不滿意而回絕的，小丫頭自己也說過的，將來要嫁讀書人，我看李先生生得學問好，品貌好，模樣都好，願意把愛寶嫁給你，使她一生侍奉你，不知你要不要嫌我們門戶低微嗎，愛寶的母親剛說罷，愛寶早已羞得紅暈上頰，嚶嚶一聲，把她母親推了一下，立起身一溜烟的逃出去了，他自己也還面嫩，不防愛寶的母親會和他說這些話，教他怎樣回答，說好呢，還是說不好呢，他只得笑了一笑，沒有回答什麼，默然無語了，這個晚上，自己喝得有些醉意，愛寶母女送他到門前，愛寶又代自己撐好了傘，叮嚀他好好走路，不要傾跌，當他接傘的時候，無意中觸着一隻軟綿綿的手，心裏也不覺蕩漾了一下，到底在細雨斜風中回轉學校去了，雖然愛寶母親的話祇好當做遊戲之言，可是後來他到曹家去吃喝的時候，見了愛寶，倒有些不好意思，心中覺得有些異樣，而愛寶見了自己，也是似喜似羞脈脈含情，同學們又故意調侃，似乎自己同愛寶真的有什麼因緣哩，有一天上國文課，國文教師穆先生是本地的宿儒，他的國學根底很好，正教授「孔雀東南飛」一詩，他

老先生借題發揮，說了一大篇的話。大意是說古時子女婚姻都操掌在家長手裏，不能自主的。以致雙方的愛也不能自由，其間造成不少怨耦，像孔雀東南飛詩中的廬江小吏，和他的新婦，兩情是非常愛好的，所謂「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細如絲，磐石無轉移」可見二人的愛情是非常沸熱，心志是非常堅固。但是因為新婦不能得到家長的愛心，遂被遣去，到底演成一幕情死慘劇，這是何等悲哀的事，千古讀之，猶令人泣下沾襟，此外又有陸放翁釵頭鳳詞，同為斷腸之作，放翁和他的表妹唐氏也因為不得陸母的歡心而被遣去別嫁，棒打鴛鴦兩分飛，這都是古時婚姻的錯綜，現在人對於婚姻問題，要深切認識，不要兒女私情自誤一生，他老先生說得非常沉痛，同學們都很感動，自己得了這個教訓，覺得有些慄慄自戒，對於愛寶那裏也不敢多去了，不過愛寶的情影還留在腦中，偶然要思及而已，大我這樣想着，沉沉的思想着，那穆老先生說的話又在他的腦中溫了一遍，不覺突然憬悟，暗想自己莫非癡了，人家的笑不過是偶然的事，就是這胭脂盒兒也是他們無意中留下的，豈可因着朋友的嬉言，而使我一顆澄澈的心陡起妄念呢，今日之下，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流浪在外邊的苦少年，環境非常惡劣，求學不能成功，前途茫茫，悲多樂少，正應該挺着身子去，達到自立的願望，這愛情一層，室家兩字，這時尙不能談到，何必多作無益之思，況且方才瞧那兩個女郎的情形，坐着汽車出入，身上服裝又十分摩登，十有八九是富家之女。齊大非偶，古有明訓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這不是枉費心機，想到了這裏，頭上好似澆了杓涼水，他的綺思也醒了，遂把那盒兒丟在抽屜裏，微微嘆了一聲，自去解衣安睡了，次日他沒有出去，在室中趕撰他的長篇小說「襟上淚痕」隔得三四天，徐守信走到大我房裏，對大我說道，我代你拜託周先生介紹的事，大概可以成功，明天下午，周先生要到這裏來，將引你去先見見一位毛先生，便可定局了，我常代你擔憂，希望你早日謀得自立，土地局裏的事本來也不好，失掉了也不足惜，此刻周先生說起的事是比較好些，而時間大約也很長久的，祇要你謹慎將事，決不有什麼別的問題，不論什麼事業，雖有成敗利鈍，似乎關於天命，其實大半仍在人謀，往往有些人得到很好的職業，他的機會和幸運比較人家來得好，然而他不知自勉，用心用力的做上去，反而自暴自棄，貽誤一生，等到機會失去了，信用沒有了，地位搖動了，人格墮落了，再想挽回轉來，那就很不容易了，你是很聰明的人，當然不用我多說，大我聽了，便說道，舅父金玉良言，甥兒自當銘之肺腑，多謝舅父出力栽培，我母親在地下也是感謝的，說到這裏，眼眶中隱隱含有淚痕，徐守信道，大我，你何必說這種話，我與你是至戚，祇要我能力所及，總當盡力相助，好在我知道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好青年，你不要客氣吧，明天你休出去，在此專候周先生來，周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在本地恆豐莊上做經理，爲人很誠懇的，你見了他，自然知道，大我諾諾答應，徐守信遂出去了，到得明日，大我守在房中，直至下

午四點鐘時候，那位周先生果然來了，先和徐守信見面，坐在客堂裏談話，徐守信遂教大我出來和周先生相見，周先生見大我爲人很是斯文，吐語雋雅，便點頭對徐守信說道，陳家正是需要像令甥這種人去的，令甥學問很好，當然能夠勝任而愉快，大我也說了幾句謙虛的話，周先生遂說道，好，我現在就和李君去見毛先生一談吧，徐守信道，拜託拜託，周先生立起身來和徐守信告辭，大我自然也跟着出來，徐守信送到店門口說道，你們坐車子去吧，學徒在旁邊聽得，早已奔過去喊得兩輛人力車前來，帳房先生臉上帶着笑，手裏托了一大捲銅子，搶上前來問道，周先生李先生上那裏去的，徐守信道，定安巷，周先生搖搖手道，不要付錢，我身邊有着，但是帳房先生早和車夫講好了車價，把錢也付去了，周先生遂又和他們說了一聲再會，和大我一同坐上車子，兩個車夫拖着他們拚命的飛跑，不多時早已到了定安巷，周先生指着左手一個六扇黑漆的牆門，中間有成衣舖的，說道，到了到了，吩咐車夫停下，兩人跳下車，周先生當前引領，大我在後跟着，走到裏面，有一座三開間的小廳，廳旁有一陪弄，二人從陪弄走進去，拐一個灣，踏進一個門戶，裏面正是一個很暢大的庭院，庭中有兩株桂樹，方在怒花，濃香撲入鼻管，朝南是一排三開間的平屋，對過有一隻旱船式的大書房，周先生和我到書房的門口還沒有進去，却聽對面東邊一間房裏有怒罵聲，驟捷聲，哀哀啼泣聲，二人不明原由，立定了聽時，聽得有男子的聲音在那裏罵道，誰叫你把這東

西給阿官的，不任你打誰，接着有帶着哭的聲音回答道，小阿官本來要什麼就拿什麼，不依不成功的，我正在騙他的時候，太太忽然叫我倒茶去，所以我不及照顧，一不留心被阿官碰碎了，那說話沒有完時，又有一個婦女的聲音喝道，刁惡的小鬼，你有意讓阿官碰碎了，豈不是你自己的東西，落得好看，老爺責你時，偏推卸，却怪到我身上來了，若不是我病在床上時，立刻打你兩個嘴巴子，小山，你快與我重重地打，這廝是不打不成功的，跟着又聽劈拍劈拍的幾下，被打的哭喊着道，老爺饒了我吧……打死了，打死了……哎喲，我的媽媽啊……又聽男子說道，哼，你倒要喊你娘，須知這是爺的不是呢，誰叫你好爺沒有錢還租米，向我左商量右懇求，把你押到這裏來的，我們所以肯接受你，是要你代我們做些事的，誰知你白米飯吃得三碗四碗，做事倒十分躲懶，看一個阿官，也是不濟事的，那麼我留着你何用，難道白白地給你吃飯，祇要你的爺把本利向我算清，你去便好了，誰希罕你的臭丫頭，老爺出了錢，倒好用一個好好的人了，說着話，鞭撻之聲又起，周先生知道毛小山在那裏打了頭，但是聽了這哭聲，心上也有些不忍，大我聽了，也覺得太不忍心，周先生便有意咳了幾聲嗽，有一女僕從窗裏探出頭一望，立刻縮進去，鞭撻聲與啼哭聲也停了，接着走出一個年近五旬的男子，頭上光禿禿的剃乾淨，戴着一副金絲邊的眼鏡，却架得很下，一雙肉裏眼，從眼鏡上邊張大着瞧人，嘴邊留着兩撮小鬚鬚，臉上紫氣騰騰的十分肥胖，身

穿一件深灰色縐紗的夾衫，外罩玄色緞子的馬甲，鈕扣上繫着一條黃澄澄的錶鏈，挺胸凸肚的走過來，對周先生說道，原來是周先生到來，失迎失迎，周先生硬答道，正是，山翁，我今天特地和這位李君來拜訪你，說着話，便介紹大我和毛小山見面，毛小山斜着眼睛對我看了一下，說道，就是這位李君嗎，請教台甫，大我道，先請，先請，毛小山道，草字小山，大我說一聲久仰久仰，也適上自己的名，三人一齊走得書房裏，分賓主坐定，女僕端上茶來，周先生帶笑問道，山翁，你在家裏動火嗎，毛小山一摸鬚鬚答道，可不是嗎，爲了這臭丫頭時常淘氣，這丫頭阿金是個戶押來的，年紀不過十一歲，叫她領一個小兒也是不成功的，這幾天恰巧內子生了病，睡在牀上，沒人管她，她竟讓小兒去弄桌子上的花瓶，把一個洋式的花瓶砸散了，這花瓶雖非名貴之物，也值兩三塊錢，碎在小兒手裏，豈不可惜，所以要把她略略責打，警戒警戒，周先生，下人多了，也多淘氣的事，譬如我東家養着許多的下人，一天到晚的也是時常在那裏，吵鬧和闖禍，不過那位陳老太太好在難得下樓的，眼勿見爲淨，也就罷了，若要去管時，那是要喫飽了人參去纏的，就是我在那裏，也只好馬馬虎虎，有些小事情，裝作不知道，去不管他就是了，周先生聽着點點頭，二人說話時，大我正在端詳這書房裏的陳設，很是富麗，器具紅木的，寫字檯上放着的文房四寶，都是很值錢的東西，牆壁上懸着名人書畫，東邊放着一口紅木的玻璃大櫥，其中陳列着各色各樣的骨董，古色

古香，足供玩賞，瞧不出毛小山這般俗氣的人，竟玩這許多古董，好不奇怪，毛小山回轉臉來，向我問道，李先生日文精通嗎，大我答，懂是懂的，精通却不敢說，周先生插嘴道，這位李先生雖然沒有讀大學，可是漢日文的程度已很高深，最近他在西湖日報上著的小說，文筆清麗，我天天要看的，並且徐先生

聽了，把頭點了兩下道，如此很好，現

先生的品格高尚，所以我敢大膽介紹，毛小山

早送到小學校裏去，因為老太太只有這一個孫兒，非常鍾愛，宛如心頭肉一樣，風吹怕痛的，以為外間小學校裏學生衆多，教員照顧不能週到，恐怕他要跌壞，或是不慣，所以從小在七歲時候就請一位姚老先生來教讀的，那姚老先生是個老學究，鄉下人不識夜晝，一肚皮的書說起來醜縹縹的咬文嚼字，很是迂腐，也祇熟得古代古人古書，對於人情却是不通的，我也和他有些話不投機，因他在背後譏笑我有市儈氣，自以為斯文，是孔聖的門徒，其實他的一肚皮學問也出賣不得幾個錢，又那裏及得市儈呢，即如你周先生是這裏恆豐莊的經理，在金融界很有資望的，他一輩子也做不到你，可笑他竟說人家是市儈，我要笑他不識時務，只好一輩子窮愁潦倒，不會發達的了，說到這裏，冷笑了一聲，周先生也笑道，這些人的頭腦固腐舊，我們也不值得與他計較，毛小山又道，祖望的父母早已故世，所以祖望讀書的事完全由老太太作主，不過老太太膝下的那個玉小姐，有時也要顧問的，周先生道，說起玉小姐

來，前天我在馬路上逢見她，竟長成得使我幾乎不認識了，毛小山把頭點着道，這就叫做黃毛丫頭十八變，現在她在女學校內讀書，有了新學識，一切都講新法了，老太太十分寵愛，說什麼依什麼，不去管她的，凡事很聽她的說話，此次姚先生的飯碗打碎，也是一大半由於這位小姐的反對，因她嫌他教法太舊，沒有新學識，儘把老書去教祖望讀，將來小孩子一些沒有新的智識灌溉他，豈不也要像他先生那樣的頭腦陳腐嗎，並且那位老先生對於日算學也不懂得，祖望年紀漸大，日算尤不可不學，與其再添請別的日常教員何不請定一個擅長國日算三項的先生，倒好一勞永逸，所以她的主張要請老太太從速把那姚老先生辭退，另換一個新式學校裏畢業出來的人，老太太也曾把這事和我商量過，我當然讚成玉小姐的說話，慫恿老太太把這位三年之久的老西席辭掉，哈哈，他笑我是市僧，却不料他的飯碗打碎在我的手裏呢，說到這裏，聳着兩肩，笑了一笑，又把眼鏡推了一推，向大我斜睨了一下，繼續說道，老太太聽我們都是這樣說，便託我代，拾巧你周先生和我說起這位李先生學問怎樣高妙，要謀一個館地，真是再巧也沒有，我已和老太太說過，老太太說，既把這事託給了我，祇要我滿意就是了，不必再向她請示，好在陳家和姚老先生並沒有訂過什麼契約，只要新先生說妥了，便好請他滾蛋，現在我和李先生已見面，像他這樣的人，玉小姐也不能再說他頭腦陳腐，沒有新思想了，所以我明天就可以代老太太把那姚老先生辭退，下星期一恰

是個成日，日期很好，就請李先生先到我這裏來了，我當引導他去，好在舍間離開陳家祇有四五家，距離非常之便的，每日上午九時，李先生可到館，下午五時放學，李先生倘然沒有別的事，以後也可住在那裏，我東家肯完全供給膳宿的，決不會算一些飯食，星期日是休學一天，不必到的，至於束修一項，那位老先生本不過每月二十元，現在經我說項，可有三十元的希望，不知李先生意下如何，大我連忙答道，感謝毛先生和周先生兩位玉成之力，束修多少決不計較，謹遵毛先生的吩咐，星期一早上我到府上來同去，此後還望毛先生時常指教，不勝感幸，周先生也說道，山翁，這位李先生學問雖好，年紀尚輕，請你時常指點，千萬不要客氣，毛小山聽了二人的話，又把鬍鬚一抹，哈哈笑道，你們太客氣了，李先生學問很好，到明天我也要挈犬子送到我東家裏來附讀，要請李先生費心呢，大我又說不敢不敢，三人把這事說定了，周先生遂和我大我起身告辭，毛小山道，用了點心去，周先生道，我尚有要事在身，改日再來叨擾吧，於是毛小山把二人送到門外，拱手而別，周先生和我大我走出定安巷，彼此分手，大我又謝了周先生，一路走回家去，覺得自己的事情雖然說妥了，自己有了吃飯的地方了，但是別大家的飯碗却因此打碎了，那位姚老先生首着生涯，大概也是很可憐的，現在一旦失了業，叫他年紀老的人又到什麼地方去謀事做呢，這事，豈非有些近乎不仁，怎麼我不要去了吧，繼思那位姚老先生已經他們兩人的反對，決不能再留，即使自己不去

也有別人去的，何必作傻子呢，又覺得方才毛小山的言語態度，確乎有些可憎，無怪那老先生要說他有市儈氣，可是這種人心計很工，城府很深，很有些可怕的，那幾聲冷笑也笑得我有些毛髮悚然啊，照周先生和我說的，那毛小山也不過是人家的帳房，瞧他家裏却像富有，大約他把東家的錢二一添作五，三三十一的，在算盤珠上撥到他自己的腰包裏去了，他這樣毒打婢女，真是太無道理，他一路想着，不知不覺地走回店門，那學徒和帳房先生又向他帶笑叫應，他走到裏面，徐守信早已出去，見了他舅母，便把這事告訴一遍，丁氏道，算你的運氣，你舅舅是十分性懶的人，他姪兒託他謀事已有一年多，至今還沒有找到，他待你如此熱心，很是難得的，你不要辜負你的舅母，大我聽丁氏這樣說法，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點了點頭，回到他房裏去，將電燈開了，只聽那個老媽子輕輕走到他舅母旁邊去，低低地不知說些什麼話，大約又在議論自己了，也不去管他，以後陳家教得合意時，我可以搬到那裏去住，省得人家討厭，那老媽子的一副奸相，好如逍遙津上的華歆，打嚴嵩裏的總管，令人看了，簡直有些難受啊，過得一宵，次日大我見了徐守信，把這事告訴他，徐守信早由他妻子報告過，所以早已知道，因為大我成了這事，比較別處來得穩固而安逸些，心裏很是歡喜，便對大我說道，陳家是著名的富室，你去做他家的西席，服裝一方面也要注意一些，雖然並不要你裝飾得如何時髦華麗，但是總要體面一些，我聽周先生說，那位陳老太太虛榮心

是非常重要的，事事喜歡裝場面，擺架子，祇要人家稱贊，化錢是不算的，在她的面前切不能露寒酸相，就是沒有錢也要裝得闊，否則她便不合意，那位姚老先生平日衣服骯髒，髮長不修，有些像古時所說的名士派，因此陳老太太常說他不講衛生，不要好看，有損陳家的面子呢，所以我不得不告知你，好在你是個少年，不像老頭兒是不要好的，大我沈吟了一下，答道，甥兒現在穿的一件單長衫，還不算舊，惟有長夾衫是舊的了，這兩天我們少年人還可以不穿，此外我要去買一頂呢帽子好了，徐守信問道，那麼你身邊可有錢呢，大我道甥兒前日領得稿費，可是已用去大半，買呢帽尚有錢，做長夾衫只好再說吧，徐守信便從身邊取出三張五元的紙幣交給大我道，你拿去買了衣料，交給這裏的裁縫做吧，大我接過說道，多謝舅父美意，待我領了束修時，當即奉趙，徐守信點點頭，他們倆是立在大我房裏說話的，這時門外恰巧有一雙眼睛，在門縫裏向他們張望，大我是早已看見，不便說，徐守信偶一回頭，也看見了，連忙走出門去，看是何人，原來就是那老媽子，徐守信便叱道，你在此做什麼，老媽子慌忙答道，我來問老爺要不要吃點心，徐守信道，早吃過了，還等你問嗎，快去快去，老媽子被主人這麼一說，也有些不好意思，蹣跚下廚去了，大我心裏方稍覺痛快，徐守信又回頭對大我說道，等你到陳家去過後再告訴我吧，遂走到外面店堂裏去，大我也就關上了房門，出去買呢帽，購衣料，自己想不到去做人家的西席，還要裝點衣飾，可見現社會人情

虛僞的一班，無怪外面許多少年考究服色，比較追求學問更是要緊，情願做一個繡花枕，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呢，到得星期一的早晨，大我早已修飾一遍，聽外面自鳴鐘當當地已敲八下，連忙吃了早飯，戴上呢帽，一逕走到定安巷毛小山家裏，誰知毛小山還沒有起身，他只得坐在書室裏等候，很覺無聊，暗想自己來得不算早，怎麼毛小山還不起來呢，這樣久等，陳家那裏豈不要嫌我遲的嗎，心裏很是不耐，在書室裏踱來踱去，聽得庭中小兒的笑聲，向窗中一望，見有一個五歲光景的小兒，同一個小丫頭在庭中拍皮球，那小丫頭面孔很瘦，而無血色，身上穿一件青布短衫，蓬着頭，赤着一雙脚，大約就是那天被毛小山責打的那一個了，看她還是嘻嘻哈哈的跳着笑着，不覺得自己的可憐呢，唉，像他這樣的年紀，自然模模糊糊的還不能感覺到啊，遂輕輕向她問道，你家老爺可起身嗎，丫頭答道，正在洗面，快要出來了，又隔了好一刻，毛小山方才口裏啣着一根香煙，走進書房裏來，和大我會面，說道，對不起，使你等候了，大我只好回答說不要緊，毛小山一擺手請他坐下，大我道，不要坐了，陳家的小公子不要久候嗎，毛小山笑道，李先生不必顧慮，今日你第一天去，不過應應上學的意思，不要你費心教導的，你既然要緊去，我就伴你去吧，大我說聲好，毛小山遂陪着他，走出了家門，向左手走去，不過二十多步路，見朝南有一個大牆門，門上掛着一塊銅牌，上有一穎川陳第一四字，對面一個很大的照牆，照牆裏有兩株很大的槐樹，氣勢很是

雄闊，大我跟毛小山走進去，門房裏有一個年老的門役，瞧見了二人，連忙立起叫應，毛小山點點頭，大踏步走進去，裏面先是一隻轎廳，廳上放着一輛簇新光亮的包車，再裏面是大廳，廳旁有一個書房，毛小山領着我步入書房，見面對面的放着兩隻寫字檯，檯上放着算盤筆硯等類，對面坐着一個少年男子，正在寫字，見了毛小山，便立起來帶笑說道，毛先生來了，小山遂請大我在上首椅子坐下，介紹那少年和他相見，方知這少年姓楊，是毛小山的助手，兼代陳家寫書信的，大我叫他楊先生，姓楊的知道大我是新請來的西席，很表示敬意，毛小山把桌上叫人鈴一按，便有一個男僕走來，毛小山指着大我說道，陳慶，這位就是小少爺的新先生，姓李，陳慶便帶笑叫了一聲李少爺，連忙倒着兩杯茶來，毛小山遂問大我道，李先生有沒有用過點心，大我答道早已吃過，毛小山便到旁邊裝着的電話那裏打一電話到天興樓，喊一碗雞火麵前來，大我忙說道，原來毛先生還沒有用點，對不起了，毛小山笑道，我素來吃得不早的。李先生你且在此再坐一歇。大我只得耐心坐着，毛小山便在桌邊坐下，取過算盤算帳，姓楊的把兩張發票送到他面前，毛小山看了一看，吓上了，又問姓楊的，袁家的房錢可去收過，姓楊的忙道，昨天晚上收過了，從身邊取出三張十元的紙幣，以及一個房摺，一齊交給他。毛小山便鎖在抽屜中。一會兒麵已送來，毛小山吃過麵，陳慶送上熱手巾，毛小山揩過嘴，交給陳慶說道，我要領李先生到書房裏去，你快去將書僮文貴喚

來，陳慶答應一聲是，回身退出，隔了好些時候，叫見他領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穿了一件青布長衫，急匆匆地走來，叫了一聲毛老爺，站在一邊，毛小山摸着鬚鬚，向陳慶道，文貴在那裏，怎麼去了好多時，陳慶道，他在後門拔糖球，我找了好多處方找到的，毛小山把臉一沈。對文貴說道，文貴，你纔該知道今天有新先生來此，爲什麼不打掃書房，在那裏伺候着，顛倒往後門邊去賭錢，我若告訴了老太太，管教你一頓挨打，文肯漲紅着臉說道，書房早已打掃潔淨，並且我是天天收拾的，姚老先生去得不到兩三天呢，我因爲新先生還……文貴說到這裏，毛小山喝住他道，不必分辯，上面坐着的就是新請來的李大我先生，從今日起，你要好好伺候，不得無理，文貴忙說是是，遂向大我立正着，叫了一聲李先生，側轉臉去向陳慶扮了一個鬼臉，大我瞧得出文貴是個頑皮的書僮，暗想陳家場面倒這般闊大，在今日的時候還用什麼書僮，大我這樣想，毛小山早吩咐文貴道，你跟我們到書房裏開門，於是他引着我，走出帳房，文貴跟在後面，三個人穿過大廳，向右手轉一個灣，便是一條曲曲折折的陪弄，一邊是雕花牆，還有嵌着五色的玻璃窗，十分幽靜，將要走到花廳門口時，只聽花廳裏面有人大着聲音唱「在月下驚碎了英雄虎胆」……「回故土只怕是千難萬難，……唱得應聲響，毛小山口裏咕了一聲該死的，陪着我踏進去，只見正中紅木坑床上橫着一個車夫模樣的漢子，赤着一雙泥腳，在那裏大唱而特唱，直等他們走到廳上，一眼

瞧見了，連忙翻身立起來，向毛小山叫一聲老爺，毛小山道，阿四，你好寫意，倒輪在這裏唱戲了，快到外邊去，桂喜快要送玉小姐的午飯哩，這位是李先生，你見過了，阿四聽着吩咐，叫了一聲，退到外邊去，文貴却背地裏伸手向毛小山指指和阿四笑了一笑。阿四點點頭掩去了。大我看這花廳上的器具都是精製的紅木傢伙，兩邊掛着名畫，放着大理石的插鏡，還有許多花盆，陳設得非常富麗，便是上面懸着的幾盞電燈也精緻非常，庭中堆着假山石，又有許多樹木，東首一扇洋式的門，文貴走過去，把鑰匙開了門，請二人進去，大我走到裏面，方知就是自己教讀陳家小公子的書房了，當然陳設得很精雅，靠牆還放着一部二十四史的書架，但是這些書不知給何人讀的，自己在此有暇時倒可借看一番呢，書房裏面還有一扇洋門，却沒有開，大我正看着左面壁上的四條何子貞寫的屏聯，毛小山請他在寫字檯邊坐下，文貴便去端整茶來，毛小山對大我說道，你看這地方可好，大我點點頭道，很是幽靜，正是讀書住地，毛小山又道，李先生，你且在此坐坐，我到裏面去看看，大我道請便，毛小山便走出去了，文貴托着一壺香茗和兩個精緻的茶杯來，放在正中的圓檯上，代大我斟了茶，悄悄地立在門邊，一會兒毛小山走來說道，今天因為李先生第一次來，老太太要自己和你見見，但是老太太在此刻時候還沒有起身，所以請你到此用過了午餐，她和小少爺一同出見了，有屈你在此多坐些，我還有事到外邊去幹哩，大我只得說道，毛先生你請去，我一人在此不妨的

，毛小山便又走了，大我一人獨坐室中，文貴却在花廳上掩來掩去，大我坐了一刻，立起來，在室中走走，又看着正中琴檯上面懸着的一條湯雨生山水小立軸，細細玩賞他的筆意，一會兒聽花廳上的時辰鐘噹噹地打了十二下，已是午刻，却是靜悄悄地不見有個人，祇有幾個女僕來此窺探了一下，和文貴賊賊查查的說了幾句話兒而去，似乎他們在那裏講着他道，這樣年紀輕輕的人，自己還像個學生，却已要來做老師，比較以前的姚先生相去遠了，也許我家小少爺喜歡這種人呢，大我又很寂寞的等了好久，花廳上的鐘當的打一下，自己起來得很早，腹中很覺飢餓，好容易聽得脚步聲，毛小山走進來，連說對不起得很。跟着陳慶也走來問道，酒席放在那裏，毛小山道，就在花廳上吧，陳慶答應退去，不多時和厨役走至，早將一棹上等的菜肴放在廳中，擺好了座位，那個楊先生也已走來，同請大我入座，大我見着這豐盛的酒筵，忙說不敢當，毛小山把他推到首座邊說道，不要客氣，今日是應該的，這是老太太的吩咐，我去請祖望小公子來陪你吃飯，說罷，匆匆的向庭中東首那個月洞門裏走進去，不多時，帶着一個五十開外的老者一同走來，那老者穿着一件半新半舊縐紗夾衫，灣背曲腰，烟容滿面，經過毛小山的介紹，方知是陳家的表舅老爺，祖望不肯來陪，毛小山便請他來相陪的，於是大家謙遜一番，方才坐下。大我吃着整棹的酒菜很是不安，而且祇有四個人，那裏吃得下這許多菜呢，席散時，毛小山一邊請大我寬坐，一邊指着棹上一碗沒有吃過的

蜜汁火蹄和一條大桂魚，對陳慶點點說道，老太太是不要吃這東西的，這兩樣菜停一刻你代我送到我的家裏去，其餘的你們分派了吃吧，唔，還有一盆排南，你們也留着，少停我要喝酒，大我在旁聽了暗暗好笑，飯後，毛小山等又出去了，直等到二點鐘過後，仍是不見動靜，大我暗想照這個樣子來不及讀什麼書了，可笑之至。將近四點鐘時，毛小山和兩個下人走來，在花廳上點起一對紅燭，又對大我說道，老太太和小公子出來拜見李先生了，隔了一刻，裏面走出一個老媽子來張張，毛小山問道，趙媽，老太太可來嗎，趙媽答道，還有一箇煙呢，又隔了一刻，才聽得花廳後面的一個門裏起了一陣脚步声和笑語聲，先走出兩個俊俏的婢女，又走出一個女僕，捧着水烟袋，立在一邊，門裏面又有人笑着道，老太太來了，方見那個趙媽扶着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老太太手裏却攜着一個衣服華麗的小兒，一同走出廳來，那老太太身上穿得很有富貴氣，手上耳上戴着珠圈珠鐲，和寶石戒指，珠光寶氣，照耀人眼，但是面孔很瘦，却一些沒有健康的樣子，大家見老太太出來，一齊站在旁邊，靜默無聲，這樣也可規陳老太太的勢派和尊嚴，真不愧是金粉世家中的一位老太太。

第六回 佳節天倫歡雛兒捉月 新聲稚口試倩影窺窗

陳家是杭垣著名的王謝門第，陳老太太的丈夫陳希顏，生前曾做個一任鹽運使和兩任道尹，

在仕途中一帆風順，很是得意，年紀老時告退回里，便在風景佳麗的西子湖邊，自營菟裘，以娛暮年，他膝下祇有一子和一個晚年得的愛女，所以老早代他的兒子娶了媳婦，希望姪孫有兆，早得一個孫兒，誰知他的兒子弱不禁風，有了癆病之疾，一直不見誕生麟兒，因此老夫婦兩心中很是不悅，雖然擁了百萬家產，錦衣玉食，儘你享福逍遙，無如有了這個多病的兒子，要得孫兒，希望是渺茫得很的，請了許多名醫代兒子診治，用盡各種方法，然而他兒子的病態一天沉重一天，便在這一年冬裏，不知怎樣的媳婦腹中，忽然膨亨，得了胎了，老夫婦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媳婦有了身孕，將來或者可以有生男的希望，憂的是他們兒子的病恐怕難好，那裏知道不多時候，陳希顏正在和家人談笑之際，突然中風而逝，陳老太太和兒女遭此鞠凶，大大的痛哭，身後之事便託他家的老帳房毛小山辦理一切，毛小山為人很是精明能幹，是陳希顏提拔的人，在陳家管理帳目，陳希顏很信任他的，並且他的拍馬功夫比任何人來得高明，陳老太太更是喜歡他，陳希顏故世後，外塲諸事，事無鉅細，一切取決於毛小山，因此毛小山的權柄很大，而他的囊中自然也日見豐富了，就是陳希顏的一筆治喪費也用到一萬以上，毛小山秉陳老太太的意思，鋪張揚厲，大忙而特忙，辦得老太太十分滿意，稱讚他的能幹，到了明年春間，陳希顏的兒子肺病已到了第三期，也到地下追隨他的父親去了，陳家父子相繼去世，這是何等不幸的事，然而媳婦臨盆時却生了一個男小孩，陳

老太太見了，稍殺悲痛，可是媳婦又在產後得了百日癆而死，陳家在一年中死了三人，添了一個小兒，忙得毛小山手忙腳亂，一天到晚在陳家幹事，冬裏又忙着收租米，他對佃戶的手段是非常厲害的，輕易不肯讓你欠租，有一年有一個姓張的老農夫，因為這年收成不佳，自己的妻子又患病而死，家中的老黃牛也得了瘟病，不得已賤價把牠賣去宰了，所以沒有錢還租米，毛小山一定不肯放鬆，親自帶了人，下鄉跑到姓張的老農夫家裏，見米桶裏有半桶米，便倒個干淨，天井裡兩隻雌雞也捉了，凡是他家中值錢的東西都要拿的。計算之下，還欠七八十元租錢，毛小山說了許多凶話，要把姓張的農夫送到官裏去辦，姓張的農夫沒有辦法，就把他親生的八歲女兒喚做毛小頭的作爲七十元代價，寫了張紙頭，押給陳家，十年後取贖，毛小山還說便宜了他，遂帶了毛小頭回城，可憐姓張的農夫，妻子死了，兒女押去了，心裏何等的悲慘，眼瞧着小毛頭哭哭啼啼地被人硬抱去，有苦沒處訴，將來能不能贖回，却不可知了，毛小山帶着小毛頭，到陳家交代給陳老太太，添作小丫頭使喚，但是陳家的下人應有盡有，多得用不着她，陳老太太見毛小山代東家如此出力，就把這小毛頭叫毛小山帶去他家中使喚吧，毛小山謝了陳老太太，便把小毛頭帶到自己家中去，就是大我和周先生聽得毛小山毒打的那個小丫頭了，陳老太太雖然死去了丈夫和兒媳，幸虧膝下還有一個愛女，生得非常美貌，天資也很聰明，在女學校讀書，芳名玉雪，真是她掌上的明珠，還有他

的小孫兒，用着一個乳媽撫養，取名祖望，算是陳希顏希望着而生的，將來陳氏一脈得傳下去，不爲若敖氏之鬼，都在這小孩子身上，當然異常疼愛，並且含飴弄孫，也可借此稍解岑寂，不過還有一件憾事，就是這小孫兒祖望先天不足，身體是非常軟弱的，常常要生病，累得老太太十二分的擔心，她雖然是個婦人，而她的生活一向是很養尊處優的，歡喜奢華作樂，生平有三喜，一喜抽大烟，烟癮很大，吸的又是上等烟土，每年在自己家中煎的，大約每天要吸去二十塊錢的烟，因爲她的後房中放着煙榻，凡前來的親戚，內中有同嗜的，都要橫在她的榻上抽一個飽，好在一則陳老太太儘人家抽她的烟，絕不計較，二則陳家烟又是上等的，落得揩油了，二喜打牌賭錢，時常要人來陪她打麻雀，打得輸贏很大，新年裏又喜歡攤牌九，勝負不肯歇的，有一次攤了一夜的牌，輸去了九千九百塊錢，到了明朝，她索性取一百塊錢來分賞給家中的下人，她說這樣可以湊滿了一萬之數，自己輸得大了，也不在乎此這一個很小的數，可見她大有揮金如土之風了，三喜人家伴她閑談，張家長，李家短，講些里巷瑣聞，祇要博得她心裏歡喜，什麼事都肯聽聞，所以有些人想向她借錢的，便坐在陳家，等候陳太太沒有賭錢而躺在烟榻上抽大烟的時候，伴她講些新鮮的新聞，乘使拍幾句馬屁，方才向她開口借個一百八十。陳老太太無論如何必答應了。在別人家看起來，陳老太太環境似乎是非常之好，她的百萬家產，一世也用不完的了，其實陳老太太祇知任意用錢，一些也

沒有量入爲出的經濟預算，更兼毛小山握着財政權，欺陳太太是個女流，所以一味刮削，每年租米項下倒有十分之三被他吞沒了去，他自己家中每天的飯食又是陳家的廚房代燒了送過去的，好在距離很近，十分便當，表面上算是毛小山出錢貼給廚子的，其實不也是算在陳家名下嗎，他的一片帳目可以稱得混帳，橫豎陳老太太既不顧問，又沒有別人來翻看的了，毛小山的野心還是沒有止境，他常常慫恿陳老太太做些投機事業，以爲是個生財之道，陳老太太相信他的話，便託他代做，起初倒也小小得利，陳老太太賺了錢，膽子漸大，做得多了，自然有輸有贏，一年中出出進進，倘然細算起來，總是輸去的多，陳老太太橫豎不出戶的，儘着毛小山算帳報告，當然毛小山可以從中取利，又可借着陳家的錢小做做，勝的歸自己，輸的寫在陳家帳上，真所謂「天曉得」了，陳老太太和她的親戚在上海開設一家綢緞莊，一大半是陳家的股資，可是每年多少總是蝕本的，陳老太太被經理先生幾句花言巧語，便彌縫過去，不再查詢，她只要每年拿些時式的綢緞來做衣服便了，因此好多年來，陳家的家產暗暗地在那裏消耗，負的債也很多，不過大來大去，似乎不覺得，更加毛小山將有些帳目從來並不做清的，左右是陳家的錢，多少與他無干，祇要想法刮到他自己家中去，那麼將來即使陳家崩潰了，自己也可做一小小富翁哩，陳老太太是糊裏糊塗的用錢，以爲自己家產多，總是用不完的，雖然歷年以來也知虧耗甚大，理當諸事縮小範圍，節儉一些，可是由儉入

奢易，由奢入儉難，一時偶然想及，而因適意慣了，闊綽慣了，依舊收不攏來，即如他家的下人也非常之多，在她自己名下，已用着兩個女僕趙媽錢媽，還有一個賣絕丫頭名喚菊寶，一天到晚在樓上伺候她的，此外還有一個貧窮的遠戚，吸上了鴉片烟，過活不來，就住在陳家吃閒飯，陳老太太因她善於裝烟，所以自己就叫她裝烟，請她白吸了大烟，還要給她四塊錢一月，很是優待她，因她姓魏，家中上上下下都稱她做魏嫂，陳老太太的女兒玉雪身邊也有一個丫頭，名喚桂喜，孫兒祖望本有他幼時的乳母孫氏，自然祖望斷了乳以後，一晌仍在陳家照料小公子，夜間伴小公子同睡的，這些事是內部的女下人，另外還有一個粗做的女僕和一個燒火媽，和一個針線娘姨，男僕有書僮文貴，門役秦老老，打雜差的陳慶，包車夫阿四，花匠長生，厨股老王，各有各的專職，陳老太太又因為她自己常有咳嗽病，而祖望也時有不適，所以添請了一個女看護，這樣總計共有十六人了，毛小山和他助手姓楊的當然尚不在此數中咧，女僕的勢力要算老太太身邊的趙媽最有勢力，年數登得最久，是老太太親信的心腹，還有祖望的乳母靠了小公子的一塊招牌，別人自然不敢怠慢，魏嫂本來不算下人的，大家背後却稱她魏卡，不知是那人題的，大約是說魏嫂不上不下的意思了，此外老太太房裏的丫頭菊寶和玉小姐身邊的丫頭桂喜，搬嘴弄舌，很有勢力，大家見他們頭大，所以一個兒稱做丫王，一個兒稱做丫寶，稱王稱寶，可想而知咧，男僕中要算陳慶做事最勤儉，又

善迎合人意，老太太和毛小山都很歡喜他的，厨役老王年數已久，燒的小菜也很合陳老太太的胃口，常常恐防他到別處地方去，而加他的工錢，他也老氣橫秋，任何人都不敢得罪他的，大家却在背後稱他一聲飯烏龜，因此陳家的下人中間時常有吵鬧的事，陳老太太只是躲在樓上，一榻橫陳，什麼事都不曉得，讓他們鬧得天翻地覆，眼不見爲淨，什麼事都不管了，他在冬裏時，逢着天氣大冷，竟一步不出房門了，房門生了火爐，當然暖烘烘地，和外面猶如別一境界，聽聽無線電，打打牌，抽香烟，談談空閑的話，這樣消磨她的光陰，午飯和夜餐都是搬到樓上來吃的，雖然同桌吃的人很少，而菜肴特來得多，因爲陳老太太的脾氣很有食前方丈之風，須得擺滿了一桌子的菜，方才高興動筷，而且非有幾樣特別可口菜，便要食不下咽，便是她今天雖然吃不下，也要擺滿了一桌菜。寧可收下去讓別人吃的。還有她的房間裏收拾得非常潔淨，玻璃窗天天要揩得透明如水，房裏地下鋪毯子，一些不許有灰塵，所以外面的下人不許踏到她房裏去，在她房裏的下人統須有兩雙鞋子，走到樓上就要換樓上的鞋子，搬飯時分開數擋，厨役老王把菜盤交給粗做女僕，搬到樓梯上，便有錢媽趙媽二人來接，二人放到棹時，丫頭菊寶一樣一樣的從盤中取出來，排列在棹上，須要排得平均而好看，否則老太太便要說不會做事的，菊寶最知老太太的心理，因此錢媽等將盤端到了棹子上就不肯動手，這個好差使情願讓給菊寶去做了。然而陳老太太的飯量很少。每餐至多吃一碗飯，却

喜吃開食，除掉各種水菓以外，最愛吃那些雞鴨身上的飛叫跳，以及鴨肚咧，野鴨咧，肉骨頭咧，許多有骨頭的東西，所以廚役老王每天必要燒上一大碗鷄勝鷄鴨舌鴨腿和紅燒排骨，放在陳老太太房裏棹子上，以便她隨意拿來空口吃，陳老太太又因自己身體不十分強健，所以補品也吃得很多，尤其是在冬令她起身時，先吃一碗銀耳，再吃兩個水舖雞蛋，晚上又吃一碗燕窩以及一小杯膏滋藥，半夜裏又喝一杯雞汁，此外代茶的有洋參湯，這樣一天到晚的輪流吃着，還要吃些飛叫跳肉骨頭，自然飯要吃不下了，孫兒祖望也吃幾樣補品，早上起來吃半磅鮮牛乳，和一個意大利種的生雞蛋，每次飯後又吃十滴奧斯德靈和一匙馬力多，臨睡時又喝一杯牛肉汁，這些都是女看護代他們當心進食的，惟有玉雪小姐却祇吃兩個生雞蛋，喝些可可茶，不吃別的補品，身體却比他們強健得多，不過她喜歡購買化妝品，凡是名貴的新出的，她都要買到，在她房裏的大理石的面湯檯上，大瓶小瓶，圓盒方匣，五顏六色的放得很滿，所以她的房裏常是芬芳馥郁，人家走進去，如入芝蘭之室了，她是個獨養女兒，富室千金，自然是十分任性的，記得她初在西冷女子中學讀書的時候，因為距離較遠，午飯遂貼在校中吃了，同棹七人，人家都是吃得很快，而她吃得最慢，常常吃不到菜，少吃飯而餓肚皮，心裏本是不高興，恰巧有一次吃飯時，葷菜中間有一樣紅燒鷄，是她歡喜吃的東西，但是餐室規則，吃第一碗時不得吃葷菜，須添飯時方可下箸，等到她添飯時，人家早都

吃第二碗了，連忙去盛了飯，回轉座頭時，一看那碗紅燒雞上頭放着的幾塊雞肉，都被同學們夾去吃了，祇剩下一小塊很瘦雞頭頸，因為校裏廚房備的菜本是寡少的，又放在很小的高脚碗內，面上放着幾塊雞，底下都是白菜，自然一下箸便沒有了，她不由心裏一氣，瞪着眼對同學說道，你們怎樣把這雞都吃去了，有幾個聽了她的發問，對她笑笑，并不答話，只是吃飯，有一個和她並肩坐的向她說道，這塊雞頭頸你不好吃的嗎，她道，我不要吃，索性你吃了吧，這同學說道，你不要吃嗎，遂笑嘻嘻的把那碗中碩果僅存的那一塊雞頭頸，用箸夾了，送到她自己口中去，在這個時候，玉雪更是惱怒，把碗筷向掉上一丟，哇的一聲，哭將起來，後來經校裏教員勸解開去，但這事已傳播校內，作為笑柄，這天她回到家中，鼓起了兩個小腮不言不語，陳老太太便問她有什麼不快活，問了幾遍，她方把這事告訴出來，陳老太太不覺笑了，又說道，好孩子，他們都是天吃星，你如何吃得過他們，你要吃紅燒雞嗎，我就燒給你吃，你千萬不要着惱，氣壞了身體，便吩咐趙媽，去叫老王趕快燒起一隻紅燒雞來，以便夜間吃晚飯時給玉小姐佐膳，其實這一天的飯菜本有竹筍燒醃雞的，陳老太太要她女兒快活，所以特地再燒一隻紅燒雞啊，從此以後，陳老太太吩咐丫頭桂喜帶了小菜和飯，坐了自己的包車前去送飯，不再貼膳了，陳老太太寵愛兒女的心，可見無以復加了，然而她孫兒祖望的任性却更要大呢，小時候各種兒童玩物，凡是祖望要的，都買給他，甚至於特地

教毛小山坐了火車，趕到上海去，到先施公司等處大批採買回來，一樣一樣的給祖望玩弄，所以祖望的玩具竟擺滿了一屋子，倒好開個玩具店了，記得在三歲的時候，家裏過中秋節，齋月宮，歡聚天倫，很是熱鬧，乳母抱着祖望在庭中看月亮，乳母唱着一月亮亮，家家因々出來白相相，拾着一隻釘，打管槍，擲死老鴉無肚腸……」一邊唱着，一邊指着月亮，問他可好白相，那裏知道祖望異想天開，忽然要起天邊的一輪明月來了，別的東西不論價錢多少，橫豎家裏有錢，都可買到，但是這個月球怎樣可以買到手中，祖望取不到明月，大哭起來，陳老太太和乳母等想盡方法去哄騙他，祖望總是哭個不歇，什麼東西都不要，很堅決的祇要天上的月亮。陳老太太真急了，恐怕她的小孫兒要哭壞了，沒奈何叫陳慶趕快去把毛小山找來。毛小山正在朋友家喝酒，聽得陳慶的報告，馬上跑到陳家來，陳老太太指着哭個不休的祖望，問他可有什麼辦法，毛小山急得頭上汗也出來了，遂說道，有一個法兒，不知靈驗與否，然而須到天明時方可成功，陳老太太說道，你既有辦法，趕快去做，要等到天明也祇好如此了，毛小山便坐了陳家的包車，叫阿四拖到一家銀匠店裏，要他們立刻打起一個銀圓圈，中間做好機括，那銀匠店裏要做這生意，立刻把打匠尋來漏夜趕做，毛小山在店裏立等，可是出的代價當然也大了，做好了圓架子，又到玻璃店裏去敲開了門，教他們在這個圓架上，兩面配上薄薄的玻璃，又到電料店去裝一盞用乾電的小電燈在玻璃裏面，這樣開亮了電

燈，內外亮晶晶的透明，就像一個月亮了，馬上回到陳家，已近四更時分，果然祖望還在那裏啼哭，毛小山便把這人工做的月亮雙手獻上，說道，小公子不要哭，月亮來了，祖望回頭瞧見了，立即止哭。撲過去，雙手捧住了那月亮笑了。毛小山便叫乳母好好當心着，不要打破，那底下通的電池也要當心。不能損壞。陳老太太和毛小山方才覺得心頭安靜，可是不幾天，這個人工的月亮竟被祖望一失手碰碎了，陳老太太大吃一驚，大罵乳母爲什麼不當心，幸虧祖望不再要了，總算平安過去，在六七歲的時候，新年裏乳母帶了祖望，在門口遊玩，照牆裏有山東人在那裏做猴子戲，敲得鑼鼓一片聲喧，乳母抱了祖望，立在人叢中，看猴子表演種種把戲，祖望看得十分起勁，做完後，山東人自然收拾收拾，帶了穿紅衣的猴子和狗羊等要走了，祖望却一定不讓他們走，口口聲聲說要把那山東人的猴子和一狗一羊都要買了，這件事又怎樣可以依他呢，但是不依他時，他又耍哭，鬧得乳母沒法，便託陳慶到裏面稟告陳老太太，陳老太太自己不出來，便託毛小山出來怎麼辦，且說山東人若然真肯買出時，便買了也好，毛小山一想，這事又是一個難問題，跑到外面，祖望見了他，便說道，毛先生，我要買這猴子和狗羊，放在後園中去給我玩，你必要代我買下的，毛小山皺了眉頭，向那一個牽猴子的山東人問道，你的猴子賣不賣，山東人道，你老問得好不奇怪，咱們是出來趕新年做生意的，人家教咱們的猴子做戲，自然遵命，從來沒有要買咱們的猴子的，毛小山笑道，本

來這是難得的事，我家小少爺現在看中了你們的猴子，要想買下玩玩，所以我和你談談，山東人見他們的情形，知道這位小公子是富豪的兒童，千依百順的，因此有大人出來開口問詢，那麼自己落得敲敲竹槓了，遂對毛小山哈哈笑道，你老是明白的，咱們教會這些畜生，也用去了許多心血，不是容易的事，咱們每年靠着可以賺幾個錢，一旦賣去了，以後便不能出來做戲，所以不賣的，請你老別怪，祖望在旁聽着山東人說不買早已哇的哭了出來，毛小山一邊搖手叫祖望休哭，一邊對山東人說道，我也並非必要買你的猴，只因這位小少爺，一時高興，要買下來白相白相，如你肯賣的說話，不妨談談價錢，否則我們可以向別的演猴子戲的人那裏去買了，山東人帶笑臉說道，你老既是如此說法，咱們再不賣時，倒難爲人家了，你老若肯出三千塊錢，咱就把猴子狗羊這三頭畜生一起讓給你家便了，毛小山聽這山東人獅子大開口，大敲竹槓，教自己怎樣回價，不買又是不成的，虧他想了一刻，竟想出一個辦法來，對山東人說道，你這價錢能不能減少一些呢，山東人搖搖頭道，少一個不賣的，咱們要緊做生意，走吧，說着，回身拔步便走，毛小山連忙喊住道，你且暫慢，等我進去和老太太商量定了，再給你回音，山東人勉強立住說道，請你老快進去商量吧，毛小山忙回到裏面去和陳老太太說了自己的辦法，陳老太太當然一口答應，他遂跑出來，又對山東人說道，你說過的，你們靠着猴子每年可以賺錢，不捨得賣去，但是老實說了，我家買了猴子也沒有什麼

用處，不過小孩子心裏要罷了，你討價三千塊錢，我們怎能依你，現在別有一個辦法，就是請你同你的夥計從今天起，帶了猴子住在這裏，天天給我家的少爺做猴子戲，我家可供給你們的膳宿，做滿一個月，給你們一百塊錢，若然少爺不要看時，不論何日，你們便可以回去，就是不滿一月，我們也給一百塊錢，你們譬如在街頭做戲，比較好得多了，這樣可好，山東人聽了這話，想了一想，又和他的同伴商量了幾句話，便答道，既然如此，我們準依你老的命，可是有一個要求，請你們不能再加五十塊錢，毛小山點頭道，好的，就是一百五十塊錢，祇要你們好好兒的給少爺快活就是了，於是兩個山東人牽了猴子和狗羊等，跟着毛小山走進陳家牆門裏去，祖望便不哭，街坊上圍觀的人一齊散去，沸沸揚揚，把這件事講開去，大家認爲笑話奇談，山東人住在陳家，每天在後園裏做幾齣猴子戲，毛小山吩咐乳母必要抱着祖望看的，一連做了三天，回回都是這個老花樣，看得祖望討厭了，不甚喜歡看猴子了，同時毛小山却去買了一頭鸚鵡回來，放在金絲籠中，掛在廊下，給祖望玩，且教鸚鵡先學會了兩句「小少爺你好啊，我做你的小朋友」一見祖望前來，這鸚鵡便叫起來了，祖望見他紅嘴綠羽，玉趾金瞳，非常美麗，而且又會說話，討人歡喜，所以他就不再要看猴子而要 and 鸚鵡做小朋友了，毛小山又向祖望問要不要猴子，祖望搖搖頭說猴子不會說話，不好玩，問了幾遍，毛小山方才大胆打發那山東人回去，那兩個山東人在陳家住得不多幾天，得

了一百五十塊錢，大大便宜，所以歡歡喜喜的帶着猴子走了，陳老太太見毛小山能夠想得出方法，逗引祖望歡喜，否則自己又要空化三千塊錢了，因此購了一些貴重的禮物送給毛小山，他遂千多萬謝的收了，後來老太太因為祖望年紀漸大，應當讀書，却不捨得送他到外邊學校裏去，便請了一個老先生來教讀，就是毛小山和我說起的那個姚老先生了，姚老先生名學優，年紀已近六旬，在清朝中過拔貢，舊學根底很好。自從他到陳家教讀，真有誨人不倦的精神，三年功夫，教了祖望許多書，所以祖望已讀到詩經，且做對子，可惜祖望身體軟弱，常常要告假，老太太又不捨得給他多讀書，因此不能受到多量的灌溉，姚學優為人很是迂拘，他一生不能入仕途以取富貴，也是爲了這個緣故，老驥伏櫪，蹭蹬一生，沒奈何坐着這冷板凳，一月得個二十塊錢，勉強度日，因爲他家中還有妻子兒女呢，在這三年之內，雖無大功，亦無小過。不愧一位帥嚴導尊的西席。可是爲了毛小山和他不合，而玉小姐又嫌他腦筋陳舊，竟失了館地，回家去了，大我是毛小山介紹進去的，當然先在陳老太太面前說上許多好話，現在陳老太太親自出來，見大我丰姿俊秀，立在那裏，真是一位世家子弟，如玉樹臨風一般，只要瞧了他的外表，已知道他的品格和學問一定很好的了，心裏自然非常合意，大我經毛小山的介紹，走上前向陳老太太鞠躬行禮，陳老太太連忙回叫了一聲李先生，吩咐陳慶端過一張太史椅，一定要請大我朝南坐了。叫她孫兒上前拜見老師。大我那裏肯受這個禮，經

毛小山推到椅子邊，側身立着，祖望已跪下去，慌得我連忙回禮，說道，不敢當的，陳老太太笑道，李先生不要客氣，理當如此的，大家便到書房裏坐定，老太太又叫衆下人上前來見李先生，菊寶桂喜也走過來折腰行禮，退到外邊去，却在那裏格格地好笑，趙媽又送上和氣湯及蓮心羹，大家吃了，陳老太太和我問答了幾句話，彼此很是客氣，祖望取出讀的書，寫的字，給大我看了，便說很好，陳老太太遂約定明天上午請大我來正式上課，且指着書房旁邊的一扇洋門說道，這裏面是一間臥室，本來供給先生住的，李先生既然寄身感家，以後何不住到這裏來，便當些呢，大我謝了答應，陳老太太便要回身進去，又對大我說道，李先生不妨在此寬坐片刻，用了晚點再去，大我就立起身來謝道，方才叨臨盛筵，腹中尙飽，今天既然小公子不上課，我明天再來吧，遂向陳老太太告別，陳老太太便教菊寶伴着祖望送先生，她自己送到花廳門口，便被衆女僕簇擁着回到內室去了，這裏毛小山和祖望以及丫頭菊寶一路送至大廳上，毛小山跑到帳房裏，取出一個捲攏紅封袋，雙手奉給大我道，這是一些贊儀，請你哂納，帖子却恕不預備，橫豎是新法了，大我道，本來這裏非常多禮，我是喜歡簡單的，何必要同昔時一樣，心領了，毛小山一定要大我接受，又說道，這是老太太吩咐的，你不收時，莫非嫌少了，大我當着別人的面，不好意思，推了一推後，只得拿了，毛小山和祖望送到大門外，彼此鞠躬而別，大我離了陳家，一路走回徐家去，因爲自己的館地已安定了

，陳老太太雖然初見面，却是很能優待他，自然心中覺得稍慰，但目覩陳家的富豪氣象，資產豐富的享受可見一斑，他心裏這樣想着，很多感慨，回到店門口，恰巧徐守信走出來上車，正要別處去，大我忙上前叫了一聲舅父，將方才陳家的情形告訴一遍，徐守信便道，周先生介紹的事果然不錯，今後你可以安心了，遂坐着車子而去，大我回到房裏，時候不過五點鐘，遂坐着看了一回小說，夜裏又做了千餘字的說稿，解衣安寢，次日早上便獨自走到陳家去，毛小山還沒來，陳慶領到書房裏，文貴連忙上前叫應，獻過茶，文貴又到裏面去請祖望出來讀書，午飯時由毛小山一同陪着吃，肴饌很好，早晚還有兩頓點心，文貴在一旁伺候周到，祖望資質倒也聰明，不過沒有坐心，讀了一回書，必要跑到裏面去和丫頭們玩一番再出來，大我在國文以外，又教祖望起始讀日文，做算學，祖望却很高興的念着五十一個日文字母，這樣教了數天，師生之間漸漸熟了，祖望又喜歡聽童話故事，要大我講給他聽，大我遂把新鮮有趣的泰西神話和滑稽故事講給他聽，祖望聽了，大喜道，李先生，你講得真好，以前那個老先生講的故事，我一半有些不懂的，不及你講得透澈了，大我道，祇要你用心讀書寫字，我就揀好的講給你聽，於是每日放學之前，大我必和祖望講一二故事，方才回去，這一天正是星期六的下午，大我教祖望的日文，因他對於字母都念得爛熟，遂教他讀音，正讀得響的時候，忽見祖望的兩隻眼睛不瞧在書上，却偏着頭向書房後面的兩扇玻璃窗上偷瞧

，臉上露着微笑，大我不明他的所以然，也就跟着他回頭向窗邊一看，便見窗外有一個女子的半身，正在那裏窺望，等到自己回頭去看時，早已掉轉臉去，只望見一個背影，乃是一個妙齡女郎，並不是菊寶桂喜，她澆着頭上的雲髮，很卷曲的飄垂腦後，身上穿的一件很光亮的綢旗袍，剛要再仔細看時，却聽微微的革履聲音，那窗外的情影，如驚鴻一瞥地不見了，大我暗想這是誰呢，繼思毛小山說過的，陳老太太膝下尚有一個幼女，名喚什麼玉雪的，在女學校裏讀書，以前那個姚老先生也被她的主張謝絕去的，大約此刻窗外偷窺的就是她了，想來她必是個喜歡管事的人，往往有許多年輕的人，自己得了一些淺薄的學識，却偏喜歡故意問難，恬人家的斤兩，吹毛求疵，狂妄地批評人家的不是，那麼我倒不可不防，好在自己雖然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現在對於這個小小學生，無論國文日文算學，總能對付得下的啊，他這樣想着，當然也不便就向祖望探問，仍照樣坦白無事的教祖望讀音，不過這窗外情影，不知怎樣令人可念，從今天起，大我坐在寫字檯前教書時，不知不覺的常要側轉臉去向那兩扇玻璃窗癡望，可是總不再見了，又隔得數天，有一次祖望吃了午飯，到裏面而去遊玩一刻，走出來重讀的時候，却從他身邊小衣袋裏摸索良久，摸出一張妃色的布紋信箋，恭恭敬敬送到大我面前的檯上，對大我說道，李先生，有一事要請教你了，大我不知何事，瞧着那布紋箋不由一怔，

第七回 初試大才超超元箸 偶親芳澤妮媿清談

在這一張妃紅色的布紋箋上，寫着一行很娟秀的漢字，又有兩行蘸着藍墨水寫的日文，寫得很是活潑，大我取到手裏一看，原來是幾個文題，竟不明白是怎樣一會事，便問道，你拿這幾個題目來要我做什麼，祖望道，這是玉姑姑教我交給你的，大我聽得玉姑姑三字，知道就是陳老太太的愛女玉雪小姐了。前天窺窗的情景也不知是不是她。大約總是的，她還沒有和我見過一面，怎樣教她的侄兒先送這幾個題目來，聽毛小山說此次更換西席，添教日文算術，大半也是她的主張，莫非她想考試考試我有怎樣的程度嗎，遂假作癡呆，又問道，你姑姑教你送來做甚，祖望笑嘻嘻的說道，玉姑姑對我說，你把這張信紙奉交李先生，請他在漢文日文題目中各做一個，她又說日文題目有兩個，可以隨便揀一個做，有煩李先生精神三天為期，李先生做好後，仍由我交還她，別的話她沒有說，大我聽了，點點頭，以為必定是玉雪故意要試試自己的才能了，只得答應道好的，送教祖望去練習字，他把這一張信箋看了又看，覺得漢文日文的二題，少要寫二三千字了。因所做題目太不平凡。只好夜間詳細想想再做答覆，又一想奚昌家中書籍很多，不妨借來參考參考，便走到外面帳房裏去，打一電話至土地局，告訴奚昌在今天五點鐘後，他要到奚昌府上來拜訪，請他局裏辦公時間完畢後便回府去等，

奚昌自然答應。等到五點鐘過後，大我從陳家出來。一逕跑到奚昌處見了奚昌，大家促膝坐談，奚昌方知大我得了較好的館地，心中稍慰，且知陳家是著名的富戶，從此大我枝棲有地，身心可安了。奚昌又取出史煥章的來鴻。其中附有一信，託奚昌轉致大我的，給大我看過一遍，遂知史煥章已到了上海，經他親戚的介紹，在一家華東銀行裏做了文牘主任，總算是一個穩定的職業，信上問起大我的近況如何，教他如有通信，使可寫到華東銀行裏去，大我对奚昌帶笑說道，我好久沒有寫信給他了，現在聽得他有了職業，很是快慰，因為他的家計是很重的，豈可長久賦閑下去呢，奚昌道，不錯，我們三人友朋，的交誼比較密切，我平日也很代你們二位杞憂的，今日我聞得兩個好消息，快活得很，談了一刻，大我便向奚昌告借了幾本書籍，挾着回去，將近走到三元坊時，他正低着頭，急急匆匆的行路，忽聽背後有人喚他道，李少爺你回府去嗎，大我立定脚步，回轉頭來一看，見有一個眇目駝背的老婦向他身邊走來，仔細一看，就是自己有一天晚上在平湖秋月遇見的歌女阿梅的母親，自己曾允許他們有空去走走的，只因前幾天心境不佳，把這事忘懷了，那老婦見了大我，帶笑說道，李少爺你好嗎，我們前次相見後，不覺又有好多時日了，蒙你很體恤我們的，答應有空到我們家裏，我想貴人多忘事，李少爺那有這種空閒的工夫，但是阿梅小妮子却好似癡的一般，天天在家裏盼望李少爺前來，我教她不要癡了，人家偶然高興聽我們的歌曲，賞賜了一塊錢，已是

特別恩寵，豈肯走到我們這樣小戶人家裏來逛呢，阿梅偏說李少爺溫文爾雅，不比尋常的少年，既然答應了來，一定肯來的，也許李少爺忘記了地址，今日我從一家人家回來，無意中聽見李少爺在我身邊走過去，真是巧得很，所以大膽喚了你一聲，李少爺，你以為我家阿梅可憐不可憐，可能去看看她嗎，我家住在羊肉街口一個小矮門裏，外邊掛着賣眼藥大眼晴招牌，是我們的同居，很容易認的，恐怕你忘記，我再告訴你一聲，大我點點頭答道，我沒有忘記，祇因近日很忙，所以沒有前來，在這個星期日的下午，我或可抽暇到你們家裏來走一遭，不過也說不定的，你們不要望我，老婦聽了，臉上堆着笑容說道，謝謝你，我們盼望李少爺一定能夠來的，大我說完了，回身便走，到得店裏，已上燈了，飯後，他坐在室中，先將借來的書籍翻閱，果然得到一些參考的材料，便又從身邊取出那張布紋箋來，覺得還有些微芬芳之氣，透入自己的鼻管，他對着這張信箋，看看上面寫的文字筆姿都很好，大概也有些程度的，但是自己却沒有見過那位玉小姐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富室的千金當然是十分矜貴的，也許是個摩登的女郎，那天窗外的倩影，我雖然僅見背後，已覺得有很曼妙的姿態了，然而她不及正式來和我相見，却在背地裏偷瞧人，這個我却有些不贊成，現在婦女見了男子更不必扭扭捏捏的故意作態，她既然在女學校裏讀書，當然是很開通的，何況會一回面未嘗不是光明磊落的事啊，現在這樣，我沒有瞧見她，而她却已看見我了，今日她又教她的姪兒

把這些題目送來，要我煞費心思的大做其文章，豈非有意難難人家嗎，我倒要好好的用些兒心思做給她，使她難不倒我，佩服我的才能，而我飯碗也可格外穩定一些呢，他這樣的想着，約摸過了好多時，猛聽外面的鐘聲噹噹地鳴了十下，他立刻驚醒過來，自言自語道，時候不早了，我胡亂想什麼呢，於是屏除別的思想，專心一意的細思題意，分定了幾個大綱，和許多小節目，然後振筆疾書，直到十一點鐘，寫了三分之一，也覺得有些疲倦，纔把文稿收拾了，熄燈安眠，明日到館時，他將文稿帶到陳家去，在下午祖望默書寫字的當兒，他遂取出來續作，到放學時，一篇漢文論稿已完成了，夜間回去便做日文的題目，非常用心，不但意思要求佳妙，而修辭上也着實用了許多功夫，到得第三天，這兩篇東西都寫好了，自己又讀了兩遍，覺得很是滿意，可以交卷了，料那位玉雪小姐胸中的學問未必比較自己優勝，她看到這兩篇文章，大概也不能吹毛求疵了，這天恰是星期六，他帶了文稿到得陳家，交給祖望說道，我已做好了，少停煩你轉交你的玉姑姑吧，祖望接過說道，謝謝李先生，待我放到她的書房裏去，說畢，祖望早跑出書室，從庭中東邊的月亮洞門裏走進去，一會兒回來說道，我已放在玉姑姑寫字檯的抽屜裏，今天她下午沒有課的，要回來吃午飯，停一刻我再告訴她就是了，大我道，你的玉姑姑在那一個學校裏讀書，祖望答道，她在西冷女子中學高中一年，她的日文和唱歌跳舞都很好的，她常常要打着日語和她的朋友講話，現在我從先生學

會了日文，將來也可和她談話了，大我笑笑，遂伴着他教授功課，午飯後，大我坐在書房裏休息，文貴倒了一杯茶給我，就掩出去了，大我坐了一歇，見祖望進去後却遲遲還不出來了，自己又不好跑到裏面去催他。文貴也不知走到那裏去了。他反負着手踱到花廳天井裏去，走了幾步，早走到那個月亮洞門口，上面有四個綠色篆字，乃是「別有洞天」，他到了陳家好多天，但是始終未越雷池一步，現在却聽見門裏是一個小小園林，有玲瓏的假山石，有六角式的小亭子，二三株楓樹好似點染着血一般的胭脂，正是霜葉紅於二月華，並且籬畔的菊花都開了，在這園中各色各樣的菊花，觸目都是，秋色滿園，大可玩賞，他被這自然界的美景所吸引，不知不覺的漸漸走入園中去，此時園裏靜悄悄地杳無人影，忽聽那邊有一陣丁丁東東的鋼琴聲音，從風中傳來，非常悅耳，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假山上，到得上面的亭子那裏，聽那鋼琴聲格外嘹亮了，向那邊望下去，乃是一個小小荷池，荷池對面有一個花房，在花房裏左首有兩三株芭蕉樹，和一株老大的梧桐，桐葉已飄落了不少，便在那樹後有一間很精美的一方方的屋子，外面有一條走廊，水門汀的階沿石，放着幾盆黃花，還有紅色和紫色的洋花，鋼琴的聲音就從這屋子裏傳送出來，可是玻璃的長窗外有綠紗的外窗遮着，裏面又有垂着杏黃色的窗簾，所以他的視線隔離了，祇聞得琴聲而不能見到彈琴的人，他靜靜的立着，領略那悠揚疾徐的琴聲，鼓動了他的心弦，使他想起以前在南昌讀書的時候，校中也有一天

到了一個西方美人，名喚密斯愛儷思，是音樂聖手，善奏悲婀娜，精習各種歌曲，學校當局特地開了一個歡迎會，歡迎她一奏佳曲，愛儷思奏了許多有名的琴譜，又張着檀口，唱了好幾隻歌曲，聽的人大爲感動，大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況，後來自己曾經做過一篇「聞琴記」一曲盡描寫的能事，登在校刊上，很得同學們的贊賞，此後却一直沒有聽得，今日竟在這裏重聞此聲，然而我的環境已和往昔大異。我的母校在那裏呢？同學們想都畢了業，升學的升學，謀事的謀事，各奔前程，祇有我却作客異鄉，寄人籬下，在這裏漂泊着，勉強得着一個枝棲，至於我求學的希望，依然是在虛無縹緲之間，將來的我還不知怎樣，而時光如白駒過隙，時不待人的，還有我的故鄉在那裏呢，他這樣的思想着，一手托着下頰，一手扶在亭子的圓柱上，忽然背後撲撲的飛來兩隻喜鵲，一隻落在假山石上，一隻飛在亭子的頂上，鵲鵲的叫了兩聲，便把我叫醒了，他覺得自己沒有到過的地方，不應該獨自一人亂闖亂走，倘然給陳家的人瞧見了，也許要疑心我有意偷窺了，那對面室裏的奏琴者，大約除了他家的小姐，不再有第二人了，萬一她走出來，瞧見我立在假山上面，癡癡地窺望，不要使她奇異嗎，瓜田李下，這個嫌疑却不可不避的呀，於是他立刻回轉身，悄悄地一逕走回書房，幸虧沒有撞見一個人，又隔了一刻鐘的光景，方見祖望跳跳蹦蹦的跑來了，祖望跑至他的身邊，立正着對他說道，李先生：我家玉姑姑要請你去見見，大我不防有這麼一着的，聽到了這話

，躊躇着不即回答，暗想人家是一個年輕的女兒，從沒有見過面的，怎可冒昧從事，倒要斟酌一下，即使她有事要見我，還是她到這書房裏來，比較便當一些，現在她偏要請我去相見，不知陳老太太有沒有知道，倘若不知情的，我就去老老實實的見她，恐怕不十分穩妥吧，祖望見大我不答，以爲他不肯去，便把嘴一撇道：「李先生不去嗎，我家玉姑姑等候在那裏，你若不去，教我難以覆命了，李先生去罷，她看見了李先生做的兩篇文章，連聲贊好，所以要請你去談談，恐怕她還有言語問你，李先生快去吧，大我又問道，你家玉姑姑現在那裏，祖望答道，在書房裏，那邊沒有什麼人的，我伴李先生去，大我一想，照這情形，自己推辭不脫了，她既然在書房裏，又是她來相請的，那麼去見她也有何妨，遂立起身來，祖望面有喜色，回身便走，大我跟在後面，走到花廳上，祖望道，玉姑姑的書房在花園中，我們打從那邊月亮洞裏走，却近便些呢，於是大我跟着祖望又從這別有洞天的門裏進去，一路繞着假山，打從荔枝小徑邊走去，穿過了一個竹籬的小門，早到得池的對面，地下一片淺草，輕輕地踏着，又軟又無聲音，到得走廊邊，踏上階沿，從綠紗長窗邊走過去，到得一個洋門的前面，在這個時候，大我的心裏不知怎樣的砰然跳起來，覺得自己絕少和人家婦女會面，以前在南昌雖然常到那點心店裏和愛寶母女說笑，然而那是漸漸兒熟的，況且又是小家碧玉，不重什麼禮貌，常在身邊端點心送手巾，見慣了倒也並不覺得怎樣，但他今天去見的是一位

閨秀，聽說又是年紀很輕的姑娘，見了面如何應對呢，還是不見了吧，免得受窘，懊悔自己一時孟浪，糊糊塗塗的聽從小孩子的話，跟他走來，所以他就縮住身軀，露出趑趄不前的樣子，祖望指着洋門道，玉姑姑就在室中，我們進去吧，李先生怎麼不走啊，大我被祖望一催，又想既已到此，當然只有去和人家相見，難道退回去不成，現在男子和女子見面算不了什麼大事，人家是一個女子，尚且不怕和陌生的男子相見，特地把我請來，我倒反而丈二豆芽菜老嫩起來，沒有勇氣嗎，孟夫子說，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陳家的小姐又不是什麼大人，我何必這樣猶豫畏葸呢，倘然將來要見什麼大人物時，我不要更膽怯嗎，我為什麼沒有丈夫氣，偏多兒女之態呢，於是他就鼓勇氣，走到門邊，祖望一伸手推開洋門，回頭把手一拉，說聲李先生請，大我的心裏又怦怦然的跳起來了，硬着頭皮踏進去，却見室中並無倩影，祖望呆地立在中間說道，唉，玉姑姑到了那裏去呢，她叫我來請你的，現在李先生來了，她自己却不在此了，大我道，不要緊，左右無事，她既然不在這裏，我和你回去吧，祖望搖搖頭道，不，她明明叫我來請李先生的，怎麼她自己走開去，你不要疑心我說謊嗎，李先生，請在此坐一坐，我使去找她前來，說畢，把對着花園的門砰的闔上了，又一推左面一扇格子玻璃的洋門，噤々の跑去了，室中靜悄悄地祇剩下大我一人，前面的長窗有杏黃色的窗簾遮着，所以內外都望不見，靠窗的一端放着一只紅木寫字檯，檯上放着一座小小的

案頭翠石鐘，又有兩個墨水瓶和一個西式筆架，以及幾本皮面的書，一個講義夾，一盞粉紅花罩的電燈正懸在上面，轉椅上放着一個綠色絲絨的坐墊，背後靠牆有一座紅木大書櫥，櫥裏一行一行的排列着不少書籍，書厨的南首是一個壁上火爐，爐架上放着幾件歐化的東西，有一個二尺長的義大利石刻裸女，仰着天在那裏祈禱，冰肌玉膚，栩栩欲活，向裏短窗邊放着一座鋼琴，琴上有本琴譜，且沒有蓋好，方才所聞的琴聲當然是她人在這裏所奏的了，可以理想得到纖手扶弄的姿勢，非常佳美，對面靠牆於着一張大沙發，又有兩個花架，放着兩盆紅色的花，香味撲鼻，正中一只紅木的小圓台，台上鋪着美麗的桌布，周圍放着四把矮矮的椅子，椅子上都有錦墊，四壁又掛着一些油畫，和一張學校裏的攝影，就是西冷女子中學的團體照，但是上面人似蟻聚，一時也瞧不清楚，室中的陳設樣樣都很精緻，大我聽了一歇，便坐在圓桌旁的椅子上，靜候她人前來，他坐的方向正對着那扇格子玻璃的洋門門上並無遮蔽，瞧得見裏面是一條甬道，只不知道向那裏去的，坐不多時，便聽甬道裏足聲響，門上玻璃裏隱約可以瞧得出有一個倩影走來，他心裏又跳起來了，正要立起時，洋門一開，走進一個女子來，手裏托着一只金漆的紅木茶盤，盤裏放着一壺香茗和四個很小的白瓷紅花的茶杯，還有一罐茄立克香烟，一起放到圓桌上，叫了一聲李先生，先倒上一杯茶來，原來就是玉雪小姐身邊的侍婢桂喜，臉上塗着紅紅的胭脂，頭髮也燙著，很是風流俊俏，笑嘻嘻的瞧着

大我說道，李先生，請你等一歇，玉小姐在樓上換了一件衣服就來的，因為今天吃了飯後，天氣又溫暖一些了，大我點點頭，也不說什麼，桂喜又笑了一笑，闖上洋門走去了，大我又坐着等了一刻，暗想這位姑娘也有些不知進出的，她自己特地請人家來，人家來了，她反躲在樓上挨延時光，不即出見，到底是懷的什麼意思，毛小山說她，一胸席豐履厚，任性慣的，果然不錯，但我是正式西席，將學問和功夫來換人家的錢，並非卑鄙乞食的門客，難道她故意拉架子給我看嗎，想到這裏，心裏有些不高興，恰聽得甬道裏嚮夕的足聲，洋門一開，祖望跑了進來，氣喘吁吁的對大我說道，李先生，你等得心焦嗎，玉姑姑來了，跟着便聽咕略咕略的草履聲音，人未至時，香風先到，大我的嗅覺聽覺視覺頓時感受到異樣的接觸，眼前陡的一亮，一個摩登秀麗的美人兒走進室來，大我從椅子上直立起來，不知怎樣的好似觸了電一般，兩眼望着那位玉雪小姐的臉上，呆呆地說不出話來，但是他的腦海中却是非常之快，又是非常之靈的，搬演起兩幕活動電影來，一幕是月白清風之夜，湖上的水波鱗鱗然皺成一片銀色，一條划子船打槳而來，船中坐着兩個妙齡女郎，一個身穿青地銀點的軟綢旗袍，身上滿是一點點的小銀圓，映着月光，閃耀人眼，和她的同伴走上平台來，又一幕是分三小片段，汽車裏一瞥倩影，洞中燈光下的曼暎，亭邊的回眸一顧，啊，不是她，還有誰嗎，伊人的媚眼，伊人的笑渦，她人的粉臂，伊人的玉腿，他自己閉了眼睛，便有這模樣的一個

倩影，竟立在自己的面前，是真實的，不是虛幻，不是夢寐，可是他萬萬想不到的，所以呆住了，但是玉雪却對他微微鞠躬，叫聲李先生，走到圓桌邊，將玉手一抬，說道請坐，大我也點點頭，慢慢坐下，眼睛看着鼻子，不知說什麼話是好，玉雪向煙罐中取出一枝茄立克，送到大我面前，又取火柴要代他劃火，大我搖搖手道，多謝，我是不會吃的，玉雪笑道，李先生客氣嗎，大我忙道，並非客氣，實在沒有吃過，玉雪點點頭道很好，我們學校裏有一個不吸捲烟會，我也是會員，本來也不會吸的，不過有客人前來，不得不用這東西款待，大我聽了，暗想你既然是不吸捲烟會的會員，那麼非但自己不吸，也要勸人家不吸，方才有效，豈能仍用這個自己不吃的東西來敬客呢，然而自己和她初次見面，很客氣的，心裏雖有這一個思想，口上如何說得出呢，祖望見他們正在開始談話，他却坐到寫字檯上，取過一本書來閒觀，玉雪又說道，李先生謝謝你，費了不少心思，代我做這兩篇非常好的文章，我讀過後，很佩服李先生的學問淵博，思想新穎，大我聽得這些譽美的話從玉人口裏發出來，如膺九錫之賜，榮幸非常，心裏怎麼不歡喜，忙對玉雪笑了一笑，說道，承蒙女士過譽，使我慚愧得了不得，自知學識譾陋，勉強交卷，恐怕不足以副雅意的吧，玉雪道，李先生怎麼這樣謙虛呢，實在是很好的，祖望能得李先生教導，學問必定大有進境的，因為以前請的一位老先生，我們嫌他頭腦頑固，缺乏新的智識，所以辭去，現在李先生真是最爲合配的人了，大

我道，不敢不敢，玉雪見大我這樣必恭必敬的樣子，幾乎要笑出來，又伸着玉手，取了茶壺，代大我加上了一些茶，大我慌忙道謝，她自己也倒了一杯，一毛托着茶杯，湊到櫻唇邊喝了一口，又問道，李先生，你可知道我請你做的這兩篇文章是什麼用處的，大我不好說你不是故意試試我的學問，只好假作不知的說道，我沒有明白是什麼用處的，既然女士教我做，我自然盡我所能的做奉指正了，玉雪道，我老實告訴李先生吧，我們校中新近設立一個文藝競勝會，校長特地出了漢日文的題目，教高中科每一個學生必須應作的，如誰不作，須記過懲戒，但是做得好的，零外預備獎物分贈，以鼓勵學生興趣，可是我的程度很不佳妙，一直懶懶的怕做，而限期却便在下星期一了，想着了李先生的學問一定不錯的，所以寫了題目，教祖望來轉懇你代作，這是很抱歉的，李先生爲我費去了許多精神，教我怎樣謝你呢，在這兩篇文章裏，我還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要請你告訴我，因此我又請李先生來了，一邊說，一邊放下茶杯，便走到寫字檯邊去，開了抽屜，取來那兩篇東西，回過來坐到大我右手旁邊椅子裏，指着幾處，詢問是什麼出典，以及作何解釋，一陣陣濃烈馥郁的，脂粉香氣，薰得我大我心脾都甜，不知玉雪身上臉上用的什麼脂粉和香水，越聞越香，真令人醉了，玉雪既然要他說出意義，他自然有問必答的，一一告訴她知道，她都明白了，再捧着細閱一遍，這時大我漸作劉楨平視，瞧見玉雪頭上的雲髮朝後燙着，耳上繫了兩個翡翠墜的環子，頰上塗着薄薄

的兩堆胭脂，身穿一件暗色亮花，作一朵朵小蝴蝶的樣子的軟綢緞絨旗袍，上身罩着一件米色的絨線馬甲，頸裏垂下一條紫色絲帶，繫了一枝翡翠管的自來水筆，足上踏一雙銀色縷空革履，肉色的絲襪，淡綠的綢褲，釘着很闊的花邊，皓腕上戴着一隻白金手表，右手無名指上有一只燦亮耀眼的鑽戒，十分富麗，她面上雖沒有戴眼鏡，而領下的一粒小小紅痣，便好像伊人的特別記號，使人見了，再也不會認錯了，大我這樣癡心的偷瞧着，冷不防玉雪放下手中的紙，也對大我緊緊一看，不覺張開雪白的貝齒，微微一笑，兩邊現着兩個小酒渦，又使大我想起那三笑的情景來了，面上不由一紅，囁囁着像要說話的樣子，玉雪一手拈着她頸邊的紫色絲帶，一手在桌布上劃了兩下，向大我問道：「李先生，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是不是，大我點點頭，王雪道，我記得有一次和同，蕙英姊往水樂洞理安寺等處去，見先生騎着馬緊向前跑，當我們坐的汽車搶過先生的坐馬，你的馬忽然向上一跳，險些兒把先生跌下馬來呢，她說到這裏，又低着頭笑出來了，大我三裏暗暗想她這樣善笑，究竟是年紀輕，這件小事她倒還沒有忘記啊，於是點點頭說道，不錯，請女士勿笑，我是不會騎馬的，玉雪道，那天李先生似乎還有幾個朋友，我問在三個地方恰都逢見，真是巧了，大我聽玉雪這樣說，想起了奚昌等說的話，心裏又不覺砰然跳躍起來，玉雪又道，我還記得有一個晚上，在平湖秋月月光下相見的，好像是李先生，那時候我也是和蕙英姊同遊的，大我答道，正是

，大概女士很喜清遊的吧，玉雪道，我的性耐不慣在家裏悶坐，而喜歡遊山玩水的，李先生大約也是這樣的吧，大我聽了，想自己到了杭州，常常坐在斗室之內，日處奈何天中，難得出來遊散，湊巧那兩次和你遇見罷了，遂說道，湖上風景幽蒨，他鄉遊子，暇日無以消遣，對此青山綠水，聊寫我憂，但自愧學殖荒落，未能下帷苦修啊，玉雪道，我也很喜歡看小說的，西湖日報上那篇長篇小說「襟上淚痕」文情非常悽惻動人，我天天要讀的，作者署名大我，恰好和先生的大名相同，不知是不是李先生做的，大我點點頭說道，慚愧得很，拙作自間毫無佳處，却蒙你這樣稱讚，真是不虞之譽了，玉雪喜道，原來李先生是一個小說家，幸虧今天問了，方才知道，大我道，這小說家三個字的頭銜我是愧不敢當，不過我也喜歡看小說，見獵心喜，偶然拈管效顰，胡亂寫一些，不能算什麼創作，也不敢躋於著作之林的，玉雪道，你不要客氣，可有什麼別的佳作；容我拜讀，大我搖搖頭道，實在沒有，這篇還是處女作呢，玉雪道，好得很，李先生你將來必能成功一個名小說家，大我笑笑，玉雪便和他談起小說來，自言最喜歡看言情小說，可惜真正好的很少。在她讀過的小說中，要算紅礁畫槳錄茶花女斷鴻零雁記等最有咀嚙，最能動人，但是可惜林譯的小說，文字比較深一些，至於新體的，大都討論社會問題的居多，好的言情創作也難得看見，大我點點頭道，要求至情文字，言中有物，確乎不易，無病而呻，雖工何益，女士你却喜歡看這一等小說嗎，大都是哀音

靡曼，賺人眼淚的啊，玉雪笑了一笑道，我也不知爲什麼緣故，越是讀到使人出眼淚的作品，我越要讀，近來我正在看一部紅樓夢，李先生，你大約總看過的，你說寶玉這個人究竟好不好，林黛玉的行爲是不是太弱，大我聽玉雪把紅樓夢上的人物請他批評，自己當着一個處女的面前，初次相見，客客氣氣的，怎好談到這種情愛上的批評，雖然是玉雪問他的，但若被旁人聽了，不但要生疑，也要說我的不是了，只得假作癡呆說道，紅樓夢這部書我却沒有看過，恕我不能作答，玉雪聽大我這樣回答，覺得有些沒趣，淡々の說道，李先生能夠做小說，難道這一部有名的佳著倒也沒有見過嗎，我不信，大我道，真的沒有讀過，玉雪道，那麼我這裏新買得一部，待我看完了，借給你讀，不知李先生要不要，我想李先生看了，一定喜歡的，大我道，很好，以後我當奉借一閱，他覺得在這裏已說了好一刻的話，不便多所逗留，於是立起身來向玉雪告別，祖望也立起來說道，你們談話完了麼，我要請李先生去教日文哩，遂跑過去把洋門一開，大我跟着走到外面，回身向玉雪點點頭，玉雪說了一聲多謝，立在門口，瞧大我仍跟了祖望從園中走回花廳書房裏去，這一天大我回到徐家後寫了一封信給史煥章，把自己最近的情形述一遍，日裏和玉雪相見的一幕已深刻在他的腦海裏，而不能忘却，所以夜間一人坐在桌前，磨好了墨，握着一枝筆，雖欲續作一些小說，然而對着稿紙，竟一句也寫不出，而玉雪的情影却恍恍惚惚的似乎常在他的眼前，暗想天下的事真有這麼巧

的，自己和玉雪可謂渺不相關的，湖上相逢，驚鴻一瞥，似乎是偶然的，也不放在心上，後來南山之遊，又和她驀地相逢。奚昌和鄭頑石且和我說笑，說什麼三笑因緣，却不料自己又忽然被人介紹到陳家去教書，遂得與玉人晤談一室之內，一親芳澤，又似乎不是偶然的了，莫非彼蒼者天，故意撥演這幾幕來玩弄世人嗎，不然怎樣有這種巧的事呢，前幾天我還以為那個陳家小姐不知是怎樣的一個人，今天方知就是兩次邂逅的她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真是說給人家聽也難相信的啊，她教我做這兩篇東西，我還以為有意考試我，經她說明了，方知代她交卷的，虧她想得出，竟來教我做搶手，不是自己誇大，這兩篇東西交上去時，一定能夠得列前茅的，祇恐校中教師們或要疑心不是她親作的啊，好在文中意義她已問過我一遍，不怕戮穿紙老虎了，將來倘然她得到獎，倒是我的功勞呢，又想她方才竟不顧客氣的和談起言情小說來，又把紅樓夢中的兩個主角來教我批評，全不想人家怎樣可以和她討論呢，大約因為她的年紀很輕，很坦率的問人家了，我不得已却和她說了一個謊語，她還不知道呢，像她這樣情竇方開的女郎，偏喜歡看言情小說，而又大看其紅樓夢，這是要十分謹慎的，當然女孩子們懂得一些文字，便最喜歡看這種小說，但若看了不好的作品，那麼對於他的心靈上將要受極大的影響的，總想自己和她的環境不同，地位又異，可說彼此並無什麼深切的關係，何必代她這樣過慮呢，一會兒又想到那亭畔拾得的脂盒，大約總是

玉雪忘却的，我要不要問問她，把這東西歸回原主呢，還是藏着做個紀念吧，不，當然歸回她的好，自己藏着有何用處，不如還了她，也使她心裏歡喜，知道我對她有十二分誠意，所以保存着沒有丟去，直到見了本人，方才奉回，物件雖小，而情意很大呢，他這樣迴環的想着，良久良久，方才突然驚悟道，我莫非癡了嗎，見了一個女子，便會這樣心神不定嗎，其實這些事都是很平淡的，不足為奇，不過自己心理上偶然起了變化的作用，我是怎麼樣的人，人家又是怎麼樣的人，前番我早已說過不作無益之思，為什麼今天祇不過見了人家一面，却又胡思亂想起來呢，勉強鎮定心神，要拿筆去寫，但是硯中的墨早已乾了，時候也不早了，腦神經也覺得有些疲倦。於是放了紙筆，索性安睡了，次日是星期日，不必到陳家去的，上午坐在房裏看看報，寫一些文字，克貞走進來，拉着他要聽故事，他就講，一些天方夜談，已至午時，便出來吃飯，下午他想着今天答應阿梅的母親，要去看看阿梅，少不得往那裏走一遭的，於是戴上呢帽，走出店去，一路向羊肉弄走來，途中走過一家書肆，便立停了向廚窗裏閒瞧，一眼瞧見有一本新出的「秦東西文學源流及其研究」一書，正合他的胃口，便走到裏面，叫店夥拿來一看目錄，很是包羅廣大，印刷也很精美，作者是有名的文學巨子，一間書價也不過一元六角他一摸身邊還有陳家送的那四元贄儀尚未用去，他就掏出兩塊錢給店夥找了，攜着書，走出書店，仍望羊肉弄走去，他雖不十分認識途徑，可是問了一個信，早

已到了，這羊肉弄乃是一條很小很狹的弄堂，且很污穢的，他走進弄中，見兩旁都是矮小屋子，門前堆着凌亂不齊的矮棹矮椅，有幾個婦人還在門前縫衣服，走得不多幾步，果見朝東一個小小矮圓門，門上掛着一只大眼睛的招牌，黑黝黝的已是十分污舊，但是這隻眼睛却一年到頭的張大着，盼望有多多的顧客來買他的眼藥，並且因為上面一些沒有光澤，大有倚老賣老的樣子，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塊老招牌，然而它不曉得自己老了，永遠是這個樣子，不跟着這個時代改變而演進，落伍退步，自然祇好永永保守着這塊老招牌抱殘守缺似的，悄悄地無聲無臭地的躲在這冷落的小弄裏了，雖然還有些人知道這塊老招牌的歷史的，相信用它的，然而總是微細的少數，所以這塊老招牌也是若有若無的了，但它依然很忠實的張着。現在大我走到了招牌之下，抬起頭，瞧到了這隻大眼睛，便知阿梅母女就住在裏面了，對門是一間白板門的小屋，坐着一個皮匠，在那裏縫鞋子，一見大我慢慢地走來，東望西瞧，所以那皮匠的一雙眼睛也可在大我身上，好似在那裏打量，大我回頭看見了，立停脚步，竟沒有勇氣上前叩門，腦中忽然想着自己到這裏所爲何事，人家是一個歌女，和自己素不相識，不過聽到她一次的歌唱，便貿貿然跑上門去做什麼呢，難道我爲了守信拍緣故不能不來嗎，那是很小的事，我何必多生枝節，不是癡了嗎，回去吧讓他們認我失約便了，他躊躇了一歇，正想回身要走，却聽矮圓門拍的一響，門開了，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來，滿面烟容，

身上衣服也很骯髒，手裏拿着一把茶壺，拖了鞋皮，跨出門檻，瞧見大我，在他的門前，便吐了一口老濃痰，問道，先生，你可是來買眼藥的嗎，我高家的眼藥是世代相傳的，不論什麼新舊目疾都可搽好，你如不信，可以先買一瓶去試試，大我見那人纏錯了意思，只得搖搖頭道，我不是來買藥的，那人又問道，你來找誰的呢，大我正難回答，却見門裏又跑出一個嬌小的女子來，笑嘻嘻地說道原來李先生來了，請進來，大我認得她就是阿梅，遂點頭答應了一聲，那人見阿梅已來招呼，便拖着鞋皮走了，阿梅又把手一指道，李先生不要客氣，請到屋裏坐吧，於是我跟着阿梅走進裏面去，

第八回 小巷訪歌娃柔情微逗 權門求老友故誼盡忘

今天阿梅身上穿了件夾旗袍，外罩着藍布的罩衫，脚上也踏着一雙新製的布鞋，打扮得清清潔潔，面上也薄薄施一些脂粉，前劉海梳得絕齊，因為她預備大我要來的，特地修飾着，她的姿色本是不錯，現在却更見得好了，大我對她瞧着，不由微微笑了笑，阿梅回頭見大我對她笑，心裏很是快活，便把我引至裏面一間小小客堂中坐定，那客堂裏的陳設當然十分淒慘的，陳家的門房間也要比這裏來得大而整齊些呢，況且左邊靠牆放着一大堆已黏好的火柴匣子，一望而知是靠女工過日的人家了，阿梅便向右面一個黑暗的小房間裏喊道：母親快

出來，李先生到了，便聽房裏答應了一聲，阿梅的母親走將出來，張着一只眼，瞧見了大我，帶笑叫一聲李少爺，你果然不失約的，但是這裏狹小得很，你不嫌骯髒時請坐一刻吧，大我道，很好的，我今天無事，我來看看你們，這時阿梅已倒了一杯原泡茶，送到大我面前，說道，李先生請喝茶，李先生可吸烟嗎，大我把手搖搖道，我不吸烟的，你們別忙，我坐一歇就要走的，說着話，把手中的書放在桌上，阿梅的母親說道，李少爺不要客氣，多坐一歇去吧，於是母女兩人便在旁邊陪着坐下，大我見他們母女倆身上都穿得薄薄的，便點了一下頭，向他們問道，以前我也沒有問過你們的姓，幸虧這裏門上有塊大眼睛招牌，所以不須問訊，一尋便着，阿梅的母親說道，李少爺，我們是姓尤啊，賣眼藥的姓高，我們同居數年了，阿梅道，方才你見的就是高伯伯，他家是靠賣眼藥度日的，祇因眼藥的生意一天退步一天，買的人很少，而且高伯伯又抽上大煙，所以他家裏也是貧窮得很，便騰出這一小間房間和這一個客堂租給我們了，阿梅的母親道，高家的眼藥雖然生意不靈，可是很有效驗，去年阿梅紅眼睛紅得很是厲害，搽了他家的眼藥，不多幾天就好了，聽說以前生意很好的，但是現在人家都喜用西藥，來買的就一年少一年了，大我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你們租他家的房子，每一個月要出若干租金呢，阿梅的母親答道，這裏是便宜的，但每月也要一元半房金呢，大我道，你們母女倆要賺些錢也是不容易的，衣食住種種要顧到，阿梅的母親說道，可

不是嗎，熱天的時候，我們娘兒倆到街上去賣唱，雖然辛苦，而每天也可有一千八百的進帳，現在天氣冷了，沒有要聽了，坐在家裏結自來火匣子，賺下來的錢吃也不夠，那裏再有錢顧到出房錢做衣服，阿梅的母親這樣絮絮的說着，阿梅在旁邊勉強笑着道，母親，今天難得李先生到此，我們談些別的事，不要說窮道苦，惹人家的討厭啊，大我道，這倒不妨的，我很要聽聽你們的生活，阿梅的母親也道，便是我瞧李少爺不比別的少年，却很能顧憐我們的，所以告訴他這些事，阿梅笑道，好，你們就講吧，一邊說，一邊立起身來，又代大我換了一杯茶，走到裏面去了，阿梅的母親連任喊道，你來陪陪李少爺，我要做點心呢，大我忙說道，不要忙，我坐坐就要走的，阿梅在裏面答應道，母親，你千萬不要放李先生就走，點心我去做了，阿梅的母親對我帶笑說道，少爺你聽得嗎，她搶着做點心了，今天她因為少爺來了，很高興，請少爺多坐一會去吧，大我點點頭，喝了一口茶，阿梅的母親又說道，阿梅小妮子今年已有十六歲了，人倒生得很聰明的，祇可惜她的父親早死，沒有多讀書，字却識得幾個，學會了歌曲，到街坊賣唱，是不得已的事，她很不情願，是我強逼她出去的，她的性子很孝，所以我說的話她都聽從，她也知道我因為沒得飯吃而走這條路的，我很是愛她，將來要靠靠她，希望她能嫁得好好的夫婿，過些快活的日子，別再這樣挨着飢寒之苦，可是我家以前雖然也是好好的人家，現在却貧窮無依，變成了小戶人家，住在這個小弄裏，

怎樣配得到上等的人家，雖有幾處看中了阿梅，遣人來說親，都不合我的心意，她在家裏苦了，豈能再到夫家去吃苦呢，李少爺不是，大我聽了，微笑道，阿梅果然是很好的，你們耐心着，將來總可以配得好好的人家，阿梅的母親搖搖頭道，很難很難，除非是，……說到這裏，却縮住了，只見阿梅捧了一碗湯麵出來，請大我吃點心，阿梅的母親又道，今日我們特地買了些肉，做好餡子，把家中有的粉做幾個湯糰，預備請李少爺吃的，你試嘗嘗看，阿梅取過一雙筷來說道，不好吃的，李先生將就吃一個吧，大我道，你們何必爲我破鈔，謝謝了，說罷，便不客氣的吃了兩個湯糰，味道不錯，他在吃湯糰的時候，不覺想起了南昌城裏的愛寶，這些小家碧玉却很多情的，一會兒又想着了陳家玉雪小姐的豪華，和這裏相較，正是天上地下了，像阿梅這種人，倘然能夠給她受教育，未嘗不可以造就，她的天資很聰明的，現在困於環境，街頭賣唱，做可憐的生涯，真是不幸之至，然而還不能常做，祇得在家裏黏自來火匣子，衣不得暖，食不得飽，在奈何天中過日子，心裏却夢想着未來的幸福，那麼竟和我都是一樣的可憐蟲了，阿梅的母親見大我停住筷子，呆呆的思想，便問道，李少爺愛吃嗎，請再用一個，大我被她一句話提醒了，祇得再吃了一個，方才放下筷子，阿梅的母親收了碗去，阿梅又送上熱手巾，給大我揩過臉，却坐在一邊，笑嘻嘻地瞧着大我，不說什麼，阿梅的母親便問起大我的身世，大我不欲隱瞞，以實即告，阿梅聽大我講起他的故鄉匪劫，

全家慘死的狀況，不由眼眶裏早滴出淚來，阿梅的母親方知大我是一個可憐的孤兒，便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又問他現在可作些什麼事，大我遂說在定安巷陳家教書，阿梅聽了，便道，定安巷姓陳的嗎，是不是著名的陳百萬家，大我說道，真是，阿梅便對她母親說道，原來就是隔壁姚先生教書的一家，那是很好的，大我聽阿梅說起姚先生，心裏有些奇異，遂問道，你們認識那個姚先生的嗎，阿梅點點頭道，怎麼不認識，他就住在我家的隔壁，以前李先生聽我唱的「妾薄命」和「想思怨」兩歌，就是他將歌詞教會我的，似乎我已告訴過你了，大我道，原來姚先生就是你們的鄉鄰，我雖然沒有見過他面，却聽人說他的國學是很好的，阿梅說道，不錯，他的學問很是高深，爲人也很古道，我們這條羊肉弄裏的人家都敬重他的，可惜他的家道十分貧窮，現在又失去了館地，更是困難了，大我道，他家中沒有別的進款嗎，阿梅的母親答道，李少爺如不嫌絮煩待我來告訴你一些吧，姚老先生的家世以前是很好的，也有些田地，祇因他老人家不善經營，性又慷慨，常喜濟人之急，毫無吝嗇的樣子，自己又喜歡飲酒，每天大塊魚大碗酒的吃喝，喝醉了，什麼事都不管，我們先生故世的時候，他也幫助過我二十塊錢，那時他家還沒有窮困呢，後來一年虧空一年，漸漸把田地賣去了，以致變了窮人家，姚先生不得已而就了陳家的館地，聽說一個月也有二十塊錢，然而照他家的用賬却是不夠的，大我問道，他家裏還有什麼人呢，阿梅的母親又說道，姚老先生有個老妻

，我們却叫她姚師母的，還有兩子一女，女的年紀已大，比我家阿梅長一歲，兩個兒子年紀還小，都在學校裏念書，一家五口，日用很繁，且因姚先生本是個好人家，也有許多免不掉的應酬，他們雖然貧窮，人家總稱他們老爺太太，他們爲了面了關係，往往有些事不能做，有些錢不能省，幸虧姚師母和她的女兒都會刺繡，母女倆便靠着兩雙手，鎮日價伏身在繡花架上，一針一針的刺繡，賺下來的做做衣服，出出學費，還要貼在日用上，所以姚先生每晚仍有酒喝，他們走出來時，身上衣服也很清潔整齊，不知底細的人，總以爲他家裏還是很寬裕的，誰知姚師母母女倆往往做到半夜三更，人家都到了黑甜鄉裏，而他們一燈熒熒，依舊在那裏吐絨抽線啊，大我聽了說道，他們母女真好，姚先生虧得有此妻女，否則更要困難了，但是現在他失了館地，他的境遇豈非惡劣得很，恰巧我代了他，雖然不是我去讚謀而將他歇掉的，然而我聽了，心裏有一些難過，不知那位姚先生在別的地方可有什麼法兒想嗎，阿梅的母親嘆道，現在的世界，年老的人大家要討厭的，那一處不喜歡用年輕的和時髦的，姚老先生年紀已老，他的脾氣又是古怪，除了教書，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他做事呢，不比像李少爺這樣的人，自然容易受人家的歡迎，大我聽了她的話，暗暗慚愧，阿梅的母親又說道，聽說姚老先生近日正在向他的朋友那裏去託薦事，因爲他很認得幾個家道很好面子較大的人，然而昨日逢見姚師母，她告訴我們說，姚先生奔走數天，到處碰壁，因此老人家心裏很不

快活，常說不得了，不得了，他一向不重金錢的，現在也覺得了，反是姚師母將話安慰他，姚先生沒了館地以後，每天的日用都是姚師母想法的，姚師母人真好，我們以前受過他家相助之恩，祇可惜我們自己也是難過日子，無法報答啊，大我聽了這一番話，又觸了他的感懷，嘆了一口氣，靜默良久，阿梅的母親又說道，現在的時勢，生活日艱，賺錢却又不容易，我們娘兒倆要靠女工度日是很困難的，像黏自來火匣子，每天得不到幾個錢，總非長久之策，我有一個小姊妹她和她的女兒住在上海，倒能過得去，前星期她到這裏來燒香，乘便來看過我們，很有意勸我們到上海去，住在她家，代我們想法子，因此我們一半想去一半又想去，尙沒有決定呢，大我問道，她教你們搬到上海去住，可曾答應你們找什麼事做呢，阿梅的母親期期艾艾的答道，她雖說，……然而我們，……阿梅早對她母親用勁看了一眼，阿梅的母親便不說下去了，大我聽他們這般情景，也不再追問，他在這裏已坐了好多時候了，便想回去，從身邊摸出兩塊錢來，放在桌上，說道，這一些我是給阿梅買些東西吃的，今天我來叨擾你們，甚謝甚謝，我還有別的事要幹，改日再來看你們吧，阿梅的母親連忙推辭道，李少爺，你肯到這裏來，我們已是非常快活，那裏又好破費你的錢，阿梅不肯拿的，你再坐一刻兒去吧，大我道，不要客氣，你們若不拿時，是嫌太多了，說着話，立起身來告辭，阿梅的母親道，既如此說，我們老實受了，李少爺幾時有空不嫌怠慢，請過來玩，大我含糊答應

了一聲，回身走出，阿梅跟着她母親，一同送到矮圍門邊，開了門，大我跨出去，一眼瞧見對門坐着的那個皮匠，抬起了頭，目灼灼地向大我瞧着，臉上露出一種奸笑的樣子，大我忙向阿梅母女點點頭，大踏步的走了，他剛才走出羊肉弄口，聽背後嬌聲喚道，李先生，慢走慢走，大我回頭一看，乃是阿梅，匆匆地追上來，立定了脚步，回過身來問道，阿梅，你喚我做甚，阿梅把手裏的一捲東西，遞給我，說道，這不是李先生的書籍嗎，敢是你忘記了，所以我追來還你，大我方知道自己買的那本秦東西文化源流及其研究，剛才急於要走，遂忘記了，便伸手接過，帶笑說道，謝謝你，阿梅立定着身軀，却不走回，大我只得也立着，這樣面對面的不說一句話，倒使大我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遂囁囁着說道，阿梅你回去吧，我隔幾天再來看你們，阿梅笑了一笑道，那麼李先生何日再來，請你告訴我，大我道，這也說不定，祇要我有空就可以來的，阿梅把手抵着嘴唇說道，你不要騙我，我們家裏是骯髒得很，恐怕李先生來了一回以後，却不想來了，大我笑道，你不要這樣說，我若是有輕視你們之心，今天也不來了，阿梅道，是啊，難得李先生這樣看得起我們，我心裏非常感謝的，所以我希望李先生能夠常來，在二人說話的時候忽然有一個老者走到弄口來，那老者頭戴一頂半新舊的瓜皮小帽，頂上一個紅結子，鼻架一副眼鏡，嘴邊有很長的鬚鬚，身上穿一件紫醬緞子的棉袍，外罩一件黑呢馬褂，衣袖上已有些破了，本來黑色的，却帶着一些閃綠色，便可知

這件馬褂的年數已很長久了，他正踱着方步，想要走進羊肉弄，可是二人正立在弄口講話，這條弄是很狹的，二人若不閃身讓開，那老者便被他們阻擋住了，他遂咳了一聲嗽，向阿梅說道，阿梅阿梅，請你讓一些路，阿梅的精神本貫注在大我身上，因此先沒有留心來的是誰，經那老者一開口，她側轉頭一看，便帶笑說道，原來是姚老先生，你從那裏來，啊約，我要緊和人家說話，却忘記遮住了別人走路了，連忙將身子向大我身邊一縮，姚老先生跟着又向大我細看了一下，便問道，這位是誰，阿梅聽姚老先生問她，遂說道，說起來你們彼此倒都有些熟的，便告訴姚老先生說，這就是定安巷陳家新請的教員李先生，又告訴大我說，這就是姚學優老先生，大我一向聽人家說起姚老先生，却不想今天親自遇見了，遂向姚老先生點頭叫應，姚老先生見大我就是陳家新請的西席，又看了他一看，點頭說很好，原來李君在那裏教授了。大我剛要說兩句謙遜的話。但姚老先生却回轉頭去向阿梅道，你怎樣認識這位李君的呢，阿梅低頭笑了一笑，沒有回答，姚老先生口裏却咕着道，翩翩年少的是可兒，女爲悅己者容，阿梅雖非窺牆處子，亦難矜持矣，阿梅聽姚老先生說着這幾句話，雖不大懂得，但知姚老先生是在說她，不由梨渦上泛起紅霞來，大我也覺得此老太迂腐了，且不該當着人家說這些話，大約他倒要疑心我是狡童吉士之流了，心裏便覺得有些不快，姚老先生却掉轉身軀，走入弄去，口裏又嘆着道，「今老矣，無能爲也已，」……「道之廢也，命之窮也

，「……悠悠蒼天，奈之何哉」阿梅把嘴一努道，姚老先生總喜歡這樣咬文嚼字的，所以人家要笑他是個書獃子，他說的什麼，我也聽不明白，大我笑笑，原來這天姚老先生正到一個老朋友家裏去，託他介紹一個職業，那老朋友以前在微薄之時，姚老先生對於他時常幫助，很有弟袍之恩，後來他資緣權貴，仗着他心計之工，漸漸蜚黃騰達，到現在居然做了一個著名的實業家，在滬杭一帶頗占金融的勢力，出入汽車，擁有嬌妾，談笑有大亨，往來無布衣，可稱躊躇滿志了，姚先生窮途潦倒，不得已而向友人作將伯之呼，曾有一次親自去拜訪，託他想法，那老朋友送過姚先生三十塊錢，口頭上雖允許代爲設法，可是沒有實踐，恰巧姚先生已謀得陳家的館地，也就不提起了，此番姚先生離了陳家，無枝可棲，平時勉強過去，一些沒有積蓄，一旦失了業，一家數口，天天仍要吃飯的，而且有些用場也省不來，雖然幸虧他的夫人和女兒把做女工的錢湊用，可是一則尙嫌不夠，二則終非久長之計，所以他年紀雖老，不得不再出去找個事做做，多少可以賺些錢，自己也知人老珠黃不直錢，然總以爲靠着一枝筆，不至於無事可爲，不過須有人介紹提攜罷了，他就想起這位老朋友，照他的地位，倘然真心肯代自己介紹事情，無論如何總可以成功的，在杭垣也算這位老朋友以前最有交情，現在最有勢力，不去託他，豈不是呆鳥嗎，因此他就親身到這位老朋友門上去拜託，第一次居然接見，晤談之下，老先生只得把苦景向他陳述一番，託他早日代爲想法，那

朋友皺皺眉頭，口裏允許的，那時他忙得很，又有別人前來拜見，姚先生遂告辭而去，隔了三天，便跑去聽回音，恰逢那位老朋友有事赴滬，不能見面，再等了數天，又去拜訪，他回來是回來了，却又到一個廠裏去了，姚老先生在他家坐候了半天，仍沒有相見，答然而歸，不得已寫了一封極長的信，差不多和陳情表一般，悽惻動人，托人送去了，希望那老朋友見了，總能感動他的心，而急代他介紹位置了，誰知伸長了頭頸，盼望數天，竟如石投大海，杳無回聲，也許那位老朋友事情十分煩雜，無暇作答，所以他自己去候回音，那位朋友雖在府上，而南京方面來了一位朋友，上海又來了幾個銀行界的鉅子，他正伴着他們去遊湖，沒有功夫和姚先生相見，下人傳言在下星期一再給回音，姚先生只得走了，當他走在馬路上的時候，背後叭的一聲，有兩輛新式的汽車疾駛而來，姚先生回轉頭看時，見中間坐着的，有中服，有西裝，衣服很是麗都，且有美麗的異性同坐其間，在窗邊側身坐着的一個，戴着夾鼻的眼鏡，身穿藍袍黑褂，正是他的老朋友，旁邊坐着一個二十多歲的佳人，披着斗篷，臉上擦得紅紅的，姚先生又認得這就是那老朋友新納的愛妾小蘭香，以前是京津有名的坤伶，還有兩個豔裝婦女，却不認得了，大概是那些闊客的眷屬吧，汽車從他身邊擦過，他看見那兩位朋友，那朋友也瞧見他，立刻別轉臉去，沒有招呼，汽車早如風馳電掣般去得不見影蹤了，姚先生嘆了一口氣，悶悶的回家去，到了下星期一他再跑去聽回音，恰巧那老朋友傲有感

冒，不見賓客，叫他的兒子出來代見，晤談之下，朋友的兒子告訴姚先生說，事情一時難以找到，言語之間，隱隱說姚先生年紀老邁，無事可薦，祇好稍緩再說吧，末後取出二十塊錢送給姚先生，又抄以前的老文章，姚先生受了小輩的教訓，非常氣悶，明明他朋友不肯代他謀事，反說他年老無能，真不該應，那朋友忘記他自己貧賤時了，所以不肯受他的錢，拂袖而出，在歸途越想越惱恨，恰又逢見了我，經阿梅介紹，知道就是陳家新請的西席，又使他加上一重刺激，所以長嘆一聲，說了幾句發牢騷的話，不顧而走了，大我見了這位老先生的情形，又可憐，又好笑，真是一肚皮不合時宜，無怪毛小山和他不合而要他走路了，此時弄堂裏又有幾個人快要走出來，大我才對阿梅點點頭，說聲再會，洒開脚步走了，當他走回去的時候，見馬路旁邊有一座小小洋房，門上掛着一塊補習社的牌子，大我走到門上去討了一分章程，一看社中的教員，大半是各國的留學生，以各國文字不論學習那一種，每個月交納學費五元，像這種補習的學社，外面很少，而學費也並不十分高貴，自己的日文本已有些程度，很想再學一種德文，或是法文，章程上又註明兩種文學兼學的，每月祇須八元，自己確想將來去讀大學，但不知何時可以實現，今有此大好機會，何不及時補習，多得一種學問呢，且等陳家的束修領到手時，再來報名補讀便了，他遂帶了章程，走向徐家，恰巧徐守信在樓上，大我就放了手中書和章程，便來伴他母舅閑談，晚餐後，他回到房裏，坐在椅中，取

過那本新買來的書，要想閱讀，忽然書裏面落下一樣東西，鮮豔照目，拿來一看，乃是一個繡花的名片袋，袋上繡着一對雙飛的蛺蝶，下面有一叢玫瑰花，繡得很是工巧，這東西是那裏來的呢，自己買書的時候並沒有瞧見，並且書店裏也決不會有這種東西夾在裏面，唔，是了，我將這書帶到阿梅家中去的，出來時忘記攜取，阿梅特地親自追來送還我，那麼這個名片袋兒當然是阿梅夾在裏面的了，不知是不是她親手繡的，她把這東西故意給我而並不說明，她懷什麼意思呢，把玩之下，覺得袋裏還有東西，忙抽出一看，原來是阿梅的一張二寸小影，這種照片，杭垣照相館爲招徠顧客起見，定得價錢很廉，四角錢可以攝取十二張呢，看阿梅身上的裝飾還是在初夏時攝的，是一個半身倩影，拈花微笑，狀極嫵媚，大我拿在手裏，呆呆地瞧了一會，嘆道，她把這照片暗暗放在袋裏送給我，到底是什麼用意呢，小女兒的心理大都如此，令人不可解的，我瞧阿梅和以前南昌的愛寶，年紀差不多，容貌也一樣有幾分美麗。這種人倘然給她們受了相當的教育，未必不是可造之材，而身上倘然穿得華麗一些，走到外邊去，誰也瞧不出他們是小人家的女兒啊，然而他們却不能得到這種幸運，尤其是阿梅，連衣食都難維持，若和陳家的玉雪小姐比較起來，豈非大不同嗎，唉，世人的遭遇有這樣相去天壤的，令人多麼感慨，阿梅小妮子天資倒很聰明的，否則她怎會背誦得出許多歌曲啊，這一種人不受教育可惜了，想到這裏，不由將桌子一拍，便聽通的一聲，他繫了這一下

桌子，便想到樓上有人，不要去驚動人家，此時他又恐被人家窺見似的，把阿梅的照片仍舊納入這個名片袋裏，終覺得阿梅把她的照片送給他，是一種特別有情的表示，否則她還是一個小姑娘，豈肯輕易把照片送給人呢，但是阿梅的心思未免錯了，自己所以到那邊去，完全是出於一時高興，別無用意，祇覺得他們娘兒倆很可憐的，彼此是奈何天中的人物，想要安慰他們，然我這個窮措大，除了幾句空口白話，有什麼能力可以安慰人家幫助人家呢，阿梅和我先後相見祇二次，覺得她對我已有很好的情感，倘然我一再前去，不但別人家要疑心我，阿梅的母親恐怕也要誤會我的意思，而使阿梅將來反要發生重大的煩惱，可見一個人的行動，不論在什麼地方都不可不謹慎的啊，此後祇要我不去就沒事了，我就辜負了阿梅吧，他決定了意志，却又捨不得把阿梅的照片丟掉，仍把來放在抽屜裏，他滿擬不再胡思亂想，一心看書，可是他腦海中的餘潮未退，看了一頁，自己不知看的什麼，却依舊阿梅咧愛寶咧。陳家的玉雪咧，錯綜地思念着，一會兒又想到了那位國文教員穆先生所說的訓話，便憬然覺悟，不再亂思，把心神凝靜，看了幾章，覺得有些倦意，方才熄了燈上床安睡，次日照常到陳家去授課，却沒有再和玉雪相見，專心教導祖望，自己在暇時看看書，做些作品，過了數天，一月之期已滿，毛小山便把束修付給他，整整三十塊錢，大我得了，回去後，便把向他母舅告借的錢還了，又特地邀請毛小山和周先生在明湖春喝酒，又請他母舅徐守信相陪，用去

了七八塊錢，算是報謝毛周二人介紹之德的，誰知毛小山祇吃了一頓晚餐，沒有別的謝儀到手，心裏自然還有些不滿意呢，大我想着了那個補習社，他決心要去補習德文和日文，遂到那裏去報名，先付了一個月八塊錢的學費，又付了一塊錢講義費，從那天以後，便在夜間到社裏去補習，覺得那個教授日文的陸先生不過爾爾，而那個教授德文的霍先生，是柏林大學的留學生，對於德文甚是精通，所以他就安心在那裏補習了，有一天，祖望對大我說道，李先生你何不住在我家，省得朝來夜去的多走路，我祖母前番和你說過，却不見你搬來，現在祖母教我來問你，要不要搬到這裏來，若然先生要搬的，一切可和毛先生說，大我點點頭道，很好，便在這日放學時，毛小山也走來問起這事，大我回答說，既然這裏有空屋可容我居住，又蒙老太太諸多優渥，當然是很好的事，待我回去和母舅說明了，明日再搬來吧，毛小山道，好的，這裏床帳被褥和一切應用器具都有的，你只要把你的隨身衣箱和要用的物件帶來好了，你搬移時我就教陳慶來幫你挑，大我道，多謝費神，他別了毛小山，回到徐家，徐守信恰和丁氏坐在客堂裏和帳房先生講話，他等帳房先生講完了話，出去以後，就將自己想搬到陳家去住的話告訴徐守信夫婦，徐守信說道，這樣免得你朝夕往返，也是很好的事，倘然你住得不舒服，仍舊可以住回來的，丁氏在旁笑道，像陳家那樣大富戶，下人比較我家多上十倍，自然穩穩舒服的，我家那裏及得上呢，陳老太太這樣看得起甥兒，大約甥兒要交

談話，少停吃過晚飯，徐守信夫婦和克明克賢都走上樓去了，大我便出去補習德文，直至九點多鐘，方才回來，到他房中，把他的書籍物件收拾一遍，以便明日搬運，次日他仍到陳家去授課，毛小山已吩咐下人把那書房問壁的客室打掃一過，放學時，他特地來開了門，引大我進去看了一下，果然房明几淨，床帳整齊，比較徐家精美得多了，自己夜間在這裏非常清靜，更可用心自修，所以他心裏十分歡喜，毛小山遂吩咐陳慶跟着大我到徐家去搬物，大我帶了陳慶，跑回徐家，吩咐陳慶將箱子包裹和書籍等收拾收拾，作一担挑了到陳家去，當他指揮陳慶挑物的時候，丁氏聞得聲音，曾下樓來看了一回，轉身出去，那個老媽子也在一邊，東張西望，只聽得她在外邊悄悄地对丁氏說道，他有了好的去處，立刻就要搬去了嗎，丁氏道，是的，他就在定安巷陳百萬家裏教書，他那裏自然比較比間好得多了，他現在過去過舒服的日子了，在我這裏是沒有好處給他的，但這事也是這裏老爺托了人代他找得的啊，老媽子說道，我本希奇他怎樣找得着好地方，原來也是我家老爺代他想的法兒，他不知感激，有了去處，便忘記了本來，這種人是毫無良心的，以後他得了勢，說不定這裏也不想着來了，丁氏道，誰希罕他來，我們不要他有什麼報答，祇望他不再來纏擾就是了，老媽子便道，養了一隻狗，吃了東家的飯，却不捨得離開，宛比我老太婆在這裏幫東家，也有好多年，祇

要東家不喊我走時，我就做到老死也不想走的，現在的少年人只顧望前走，不懂什麼出進，不是我想他的錢，我們兩個下人服伺了他好久，現在他臨走時，却一個大錢也不肯拿出來謝謝人家，這神人豈知好歹的呢，太太，你們還是讓他早早滾了蛋，少讓他來糾纏吧，只幾句話雖說得很輕，而大我却留心想他個清楚，心裏當然十分氣惱，暗想我本要賞賜下人一些錢的，只是這老乞婆端的可惡，常在背後說我的壞話，實在不願意給，況且這番我出了徐家的門，隨便怎樣不再想打回票了，若是不得志時，便是討飯也寧可走向別處去，他等陳慶把東西挑去後，便走出房門來，老媽子覺開一邊去，大我對了氏說道，舅母，我要告辭了，舅父可在樓上嗎，丁氏點點頭道，在樓上抽煙，你去看他吧，大我遂走上樓去，丁氏也跟着上樓，大我走到徐守信烟榻邊，和徐守信說了幾句話，向他告辭，徐守信却說了些勸勉之辭，說道，你星期日無事，可仍到這裏來走走，恰巧克貞在前房，聽得了，跑進來，牽住了大我的衣襟，說道，表哥，你住在這裏很好的，為什麼要去呢，我沒有時候聽你講故事了，大我笑道，我沒有別的地方去，我仍要常常來的，定安爸和這裏相去也不算十分遠啊，徐守信噴着烟氣說道，隔幾天你要看表兄時，我也可以叫老媽子伴着前去的，陳家有花園，地方很大，很夠遊玩，丁氏在旁邊忙說道，我家是貧賤之人，不要踏到這種大富戶家裏去，遭他們的白眼，舅兒若是不忘記我們，高興來走走，還是讓甥兒來的好，我們又不要靠他家過活，去什麼

呢，大我聽了，勉強笑了一笑，遂和他們告辭了，走下樓去，步出店門，店裏的學徒催他喊着道，李先生，你去了嗎，常常來這裏盤桓盤桓，大我答應了一聲，洒開脚步，便向定安巷走去，到得陳家，見陳慶已把他的行李放在客室中，他遂喚書僮文貴幫助他料理好多時候，天色已黑，開了電燈，文貴便問大我可要用飯了，大我問道，這裏本來什麼時候吃晚飯，文貴道，這裏分作兩起吃，老太太最早也要到夜間十一點左右才吃晚飯，小姐和小公子，以及外邊帳房裏，却在八點鐘以前就要吃了，大我道，那麼我就在這個時候吃吧，等到八點鐘時，文貴把晚飯送來，四葷二素，放在桌上，大我道，爲了我一個人，何必另開一桌，不如我和外邊帳房裏毛先生等一起吃吧，文貴道，這是老太太吩咐的，李先生不必客氣，毛先生有時在這裏吃，有時不在這裏吃，你先生一個兒用吧，大我想這樣的人家當然也不算一些菜的，我也不必客氣，遂坐下來，將晚飯吃畢，洗過臉，文貴把菜肴搬到外邊花廳上去，聽他一人在那裏吃飯了，大我吃的小菜很少，倒便宜了文貴，都被他吃得精光，大我知道這事情，所以往後也落得吃了，這晚他沒有到補習社去，一人獨坐在室中，看看書，文貴在外邊打瞌睡，遠遠地聽得裏面有無線電播送得來的聲浪，很是清楚，大概裏面陳太太等正在熱鬧之時呢，他看了一會書，就熄燈而睡，文貴代他關上了門，也就走去睡覺了，次日早上文貴送上點心，請大我用，又送上報紙給大我看，直到十點鐘時，祖望方才出來讀書，夜飯後，大

我叮嚀文貴好好在此看守，他自己便出去到那個補習社中學習日文德文，這樣過了幾天，祖望却忽然害起病來，不能出來讀書，祇剩大我一人在書房裏，十分空閑，那地方又靜得很，大我遂預備多做兩回「襟上淚痕」小說，因為他正描寫到資本家一階段，他就寫得淋漓盡致，魑魅魍魎一齊活現紙上，自以為寫得很是得意，差陳慶將稿子送到西湖日報館去交給鄭頑石收，自己又打了個電話給奚昌，把自己遷到陳家留宿的事，告訴奚昌，請他暇時惠臨一談，看看過了三四天，已是星期六，祖望還沒有病愈，自然不好出來讀書，問問文貴和陳慶，祇知祖望發了一個寒熱，大約是感冒些風寒，老太太教他睡在房裏，不讓出外，有女看護和乳母在那裏服伺着，現在好不好也不知道，因為他們沒有資格上樓去的，不過間接聽得一些罷了，大我下午坐在書房裏，看了一會書，不知怎樣的有些疲倦，雙手靠在書桌上，伏案而臥，不知過了若干時候，他耳中似乎聞得格勒一聲笑，驚醒過來，抬頭不見有人，他正在恍恍之時，又聽窗外在月亮洞門那邊有人說道，好妹妹，你不要笑，李先生在房裏打磕睡，休得驚動了他，又聽有女子聲音答道，李先生嗎，怕他做甚，他終不能來管我們的事，玉小姐今天吃了飯，坐了阿四車子，到她的同學家裏去逛了，我趁這空隙跑出來看看你，玉小姐給我吃的一隻真萊腸梨，我不捨得吃，特地送給你吃的，又聽男子聲音答道，謝謝你了，你老太太身邊的趙媽和厨子老王姘得火一般熱，常在厨房裏歡笑，他們兩都是很佔勢力的，祇

要老太太和小姐不知道，別人怎敢說半句話，不像我和你偷偷摸摸地難得相聚，還有那阿姐自己和阿四有了好情，却偏要管閒事，常要來看住我們，豈不可恨，幸虧昨天她也生起病來，睡在床上，我希望他生個十天八天的病，休要就好，大我聽得出是書僮文貴的聲音，暗想陳家下人衆多，當然難免有不良份子，文貴年紀雖小，却去勾引玉雪房中的侍婢桂喜，真是可笑啊，他不由打了一個呵欠，便聽二人的足聲掩入月亮洞門裏去了，他不去驚動他們，仍取過一本書來細閱，約摸又過了一點鐘，見文貴偷偷地走來，送上一杯熱茶，大我對他面上望了一望，也不說什麼，文貴被大我這麼一看，連忙低着頭退出去，大我托了茶杯，喝了一二口茶，只聽花廳上咕咯咕咯的革履聲響，疑心有什麼人前來，也許是奚昌來拜訪自己，却又聽文貴在那裏叫道，玉小姐你回來嗎，大我心裏不由一動，將坐下的轉椅向外面一轉，抬起頭看時，果見玉雪如花枝招展的一徑走到他書房裏來了。

第九回 偷得冠軍虛心請益 送來晚點盛氣責人

一個人的心本是動靜無常的，很易受環境的支配，大我自從前一次得和玉雪晤面，雖也不免偶然動心，可是他自己知道彼此的地位不同，又慌惕於一己身世的飄零，遭逢的困苦，前途的渺茫，所以極力把將颺的情絲立即割斷，而以後他天天到陳家來教授時，玉雪方面也並沒

有什麼消息，更相信前次的相見是偶然的了，人家祇要他挖腦子，盡義務，代出風頭而已，平常用不着的時候，豈敢放在心上呢，因此他漸漸兒的淡忘，却不料今天這位玉雪小姐竟翩然來臨了，玉雪外披一件灰色鏡面呢的夾大衣，裏面穿着橙青細絲毛葛的視絨旗袍，雙手插在大衣袋裏，踏進書室門，便對他微微一鞠躬，香風四溢，容光煥發，大我連忙立起身來說道，玉雪女士打從外面來嗎，請坐請坐，玉雪便在他旁邊一隻椅子裏坐下，文貴早小心翼翼的獻上一碗釀茶，玉雪搖搖頭道，我不要喝這東西，你到裏面吩咐桂喜端整兩杯可茶來，還有我房裏的一小簍萊陽梨，削了幾隻，一齊拿來，文貴答應一聲是，立刻就跑出去了，玉雪便帶笑對我說道，我剛才去看我的同學朱蕙英，她就是和我一同遨遊水樂洞等處的，想李先生也認得他的面貌，不料今日她失了約，和親戚出去看電影了，我很不高興，就此回家，想着祖望姪兒近日正有些不適，沒有出來讀書，李先生諒必一人空着，故來談談，並且有一個快活的消息乘便要報告給李先生知道啊，大我聽了這話，不由一怔，便問道，女士有什麼快活的消息，願聞其詳，玉雪道，李先生前天代我做的那兩篇東西，在我們文藝競勝會裏已發表了，那篇漢文竟得名列第一，那篇日文也得第二，使我榮膺嘉獎，先生和同學們讀了都稱讚不絕口，但是國文先生尚有些懷疑，特地喚我去，把文中字句摘出來問我，幸我早已有了預備，回答得很是純熟，他也就不能再生疑了，我得了一個大銀盾，和一張圖畫教員任

先生畫的油畫，以及校長先生賜的獎狀，同學們見了，那一個不歎羨，我心裏雖是快活，然而也很慚愧，因為這都靠着李先生靈心巧思代我做成的啊，李先生爲了我這樣費心，我真是十分過意不去的，不知怎樣報謝，但是李先生也要笑我倚賴性太重嗎，大我笑道，偶一爲之，亦有何妨，玉雪笑道，我總是覺得冒人家的功，好像做了一件虛心事，實在當初文思枯澀，而又好勝心重，所以不揣冒昧，便託了李先生代做了，現在我把這消息告訴了李先生，不知李先生要不要笑我嗎，說罷，又是微微一笑，頰上便露出兩個酒窩來，大我聽玉雪這樣說，倒覺得有些不好講話，便帶笑說道，女士這樣虛懷，反使我也不安了，現在學校中一般學生到了緊急的關頭，大都要出後門借趙雲的，我很喜歡代女士出力，何笑之有，玉雪欣然說道，如此說來，李先生生活是個常山趙子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恐怕我倒是個阿斗了，大我聽了這話，不由哈哈笑將起來，玉雪在屋子裏坐了些時，覺得有些暖熱，便把外面的大衣脫下來，她脫卸的時候，略略慢些，若是大我換了一個摩登少年，專會伺候女性的，一定要上前去代她相助脫下了，用手揮去些灰塵，而代她小小心的掛在壁上了，但是大我坐着不動，讓玉雪自己脫下，自己提着掛在壁上，回到原座時，文貴平和桂喜跑來，一個兒手裏托着一盆削好的梨片，一手提着一隻小篋篋，一個兒托着一隻紅木嵌螺甸的小盤，盤裏放着兩杯熱騰騰的可可，和一小盒的方糖，一齊放到桌子上，惟有那篋梨却放在地下，桂喜跟着

便把一杯可可茶送到大我面前，請他加了糖，說一聲李先生請用啊，又將那一杯放在玉雪身邊的茶几上，也請玉雪放過了糖，然後放下，又托着盆子插上幾根牙籤，請二人吃梨，玉雪道，你放在桌上便了，於是桂喜便和文貴一齊退出去，到花廳那邊，很官樣的坐在一起，胡亂談天起來，玉雪便托起杯子對我說道，請用一些可可，我不十分喜歡喝茶，却先喝可可，或是咖啡，李先生要笑我太歐化了嗎，大我道，這是各人性之所喜，外國人也有很喜歡喝我國的好茶的，並且在茶中還要加上糖，以為可以解渴，倘然給我們喝，那就不慣喝甜茶了，說罷也把杯子舉起喝了幾口，玉雪已把一杯可可喝完，又請大我吃梨，說道，這是真的山東萊陽梨，是人家特地從北方帶來，送給我母親吃的，我一個人取了一簍子，已吃去一半了，其餘可放在這裏請李先生解渴吧，大我道，啊，女士自己不吃却送給我吃，我怎好領受呢，玉雪道，你不要客氣，母親房裏還有許多，她一個人那裏吃得完，我再可以去拿的，李先生不要客氣，大我遂謝道，如此，我就老實了，二人各吃了幾片梨，大我又問玉雪道，祖望究竟患的什麼病，好幾天沒有出來念書，我一個人坐在這裏，除了看書寫字以外，便沒有什麼別的消遣了，玉雪道，我那姪兒體質是從小就很軟弱的，常常發寒熱，不是腰酸，便是背痛，因此我母親甚是小心，特地請了看護在家照顧，他讀書雖尚聰明，可是身體實在不濟事，這幾天不知怎樣的受了些感冒，發過一二個寒熱，有些小咳嗽，我母親便不許出房門一

步，教看護在他房裏伴他玩呢，現在喝些藥水，我想就要好的，李先生落得空閒數天，但是我向李先生却有一個請求，不知李先生能不能答應我，她說罷了，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扶着椅子的把手處，秋波溶溶，對我緊瞧着，大我聽了這話，又是一怔，以爲玉雪又要向他要求代作什麼文章了，一時又不便答應，却又不好不答應，大我道，我是個無才無能之輩，不知女士要使喚我做什麼，倘我的力量夠做到，自然樂於應命，還祈女士明以告我，玉雪把她的兩手搓着她一塊紫羅蘭色的小手帕，香氣一陣陣透入大我鼻管裏來，玉顏上又是微微地一笑，說道，校裏的先生常常勸同學們要在外邊從事課外的補習，以補學問的欠缺，我一向有此心意，祇因沒得我心目之中深深崇拜的好先生，所以長久擱置着，現在我覺得李先生的學問漢日貫通，教導我姪兒時，又肯把精神拿出來，熱心指教，真所謂誨人不倦，確實是個良導師，所以我想要從李先生補習國文，前天已同家母說起過，她也很贊成的，答應每月可增多李先生的束修，譬如我到外邊去，所以李先生倘然能夠允許的，那麼下星期一便可開始，大我聞言便道，原來女士爲了這事，不過我自問學術非常淺薄，教授祖望還可以勉強應付，至於女士學問已經高深，我那裏能夠做識途老馬呢，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不敢當，不敢當，玉雪見大我推辭，便把頭一偏，兩個翡翠長耳環子向兩下裏一宕，說道，李先生不應該這樣謙虛，我最恨人家把虛僞相待，我讀了你的大作，知道你的學問是很好的，也是很開通的人

物，所以真心誠意要從你得一些知識。誰知你不把真心待人，一味謙虛，你若是逢了什麼文學大家，學術先輩，當然要客氣客氣，但是對於我這個沒有學問的小女子，却何必如此，反見其虛僞了。大我聽說，臉上不覺一紅，期期然的答道，我也並非故意謙虛，女士把虛僞兩字責備我，更增赧顏，倘再不遵命，當然女士更要囑我，但祇可以說彼此切磋學問，我斷不肯自承為師的，且不知時間定在何時，因為每日晚餐後我也要出去補習德文哩，玉雪喜道，原來李先生有了這樣很好的學問，尚且要補習，那麼像我這種程度低淺之人，自然更要補習了，爲了避免時間衝突起見，我就定在每天六時至七時，請李先生教授一個鐘頭，不過要請李先生到我書房裏去的，大我點點頭道，可以遵命，女士喜歡讀那一種書，玉雪道，我又沒有決定，聽便李先生指教吧，我却歡喜學做詩，是舊體的詩，李先生你代我定當便了，大我問道，你讀過唐詩嗎，玉雪搖搖頭道，沒有，我因爲前星期校裏國文先生教了兩首白樂天的詩，他講得十分微妙，且說起詩的好處，引得我們詩興勃勃，只是我們既不懂平平仄仄，又不熟三江四支，拿了管筆，一句詩也不會做，十分慚愧，因此我也想學會了，將來可以做些詩，登在報上，倘能成功一個女詩人，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她說到這裏，總辱罵硬哼出平平仄仄，平平來，又說道，我終不明白一個字如何分出平仄聲來，這個是平聲，那個是仄聲，字面上又看不出的，大我笑了一笑道，這是從聲音上辨出來的，女士，你不懂四聲嗎，玉雪道

什麼叫四聲，我只曉得先生教我讀什麼，我便讀什麼，不比讀日文，有母音子音，每個生字上都有音符，可以拚得出音的，大我道，四音就是平上去入，上去入就是仄聲，但平聲却有上平聲和下平聲，分出陰陽來，玉雪把頭搖了兩搖道，這樣怎能使人辨得出呢，大我道，會者不難，女士對於五綫譜也弄得明白，奏得好一手鋼琴，只要有入講解給你聽，將來自然會明白，玉雪微笑道，李先生，你怎知道我善彈鋼琴呢，大我頓了二頓，不便說出竊聽之話，遂說道，似乎有一次我在靜中，聽得一二，並且前天我到女士書房裏去，聽見一座很大的批露挪，放在窗邊，豈非女士彈的呢，玉雪聽了，豈敢頭遂 石鏢 我只費用心一些，好在有李先生熱心指導，當可打破難關的，拿破崙字典中沒有難字，我也要如此，大我道，你不要學新體詩嗎，比較沒有束縛而省力得多，玉雪道，這個我也會做的，我要學有聲韻的七言五言等舊體詩，這個同學們倒十有八九不會做的，我若會吟了，豈不足以自豪，大我聽了，暗想原來你所以要學詩，無非爲了好勝之心而已，也不便說破她，便道，你可去買好一本學詩初步和詩韻合璧，以及唐詩三百首，待我來教你，玉雪道，說得好，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時也會吟，女士須先多讀古人的作品，然後可以有所取法了，至於補習的國文，你可以購一部古文辭類纂和一部文學研究法，待我和你一步一步的研究起來，女士是聰明的人物，關心素質，靈秀天鍾，必定進步很快的，玉雪道，啊，李先生這樣稱譽我，真覺得慚愧，現在我先

要聲明的，我是個笨人，將來李先生教了我數天，自然知道了，大我道，客氣客氣，玉雪道，我都是老實話，不懂什麼客氣，倒是李先生最會客氣，二人正說到這裏，文貴捧一碗熱騰騰的餛飩，放到大我面前說道，李先生請用點心，又回頭對玉雪說道，玉小姐，這是毛師爺教陳慶買來的點心，玉小姐要吃什麼，請吩咐一聲，玉雪搖搖頭道，我此刻不要吃，今天老太太教老王做的蝦仁餃子，停會我總有得吃，她一邊說，一邊立起身來，向大我面前那碗餛飩裏望了一望，說道，這個點心不好吃，并非蝦肉餛飩，而且又沒有蛋，毛先生怎麼買這點心給李先生吃呢，文貴答道，這大約是門前挑擔上買的啊，大我連忙說道，很好很好，有這個吃已足夠飽腹了，玉雪又問文貴道，李先生平日常吃什麼點心，文貴答道，有時四個生煎饅頭，有時四個燒餅，有時一碗藕粉，有時兩隻煨山芋，有時便是餛飩，次數最多的要算餛飩，和饅頭了，玉雪冷笑一聲，老太太吩咐毛先生要買上等的點心請李先生用，誰知他專用這些不好吃的東西，豈不是有意怠慢嗎，大我道，女士不要這樣說，這些點心在我看來，都是很好的了，倒不必責備毛先生，說罷，他拿過這碗餛飩便要想吃，玉雪忙止住他道，李先生不要吃，我知道毛小山是很可惡的，他買了這些賤價的東西請先生吃，而帳上却要開得多的，我母親常常躲在樓上，如何知道他掉這樣槍花呢，今天李先生偏不要吃，待我教文貴拿出去，遂吩咐文貴道，你與我把這碗餛飩拿出去，毛先生倘問誰教你拿出來，你可回說玉小姐

吩咐如此的，別人怕他三分，我却不怕的，任他怎樣厲害，他也是吃的我家的飯，文貴答應一聲，托着這碗餛飩送出去了，大我道，多蒙女士好意，但我以為不必如此，這樣的點心也不能算他壞，現在退出去，倒使得毛小山有些窘了。玉雪冷笑道：我是耍他窘，我父親和哥哥都是不幸而早謝人世，於是我家的財政都被這小鬍子一手管帳，經過了許多年，不知被他刮削去多少的金錢，他本是一個窮滿無聊之人，現在聽說他家裏弄得很好了，他沒有買中什麼獎券，這些錢財從那裏來的呢，明眼人自然知道的，祇因我母親十分相信他，什麼事被他管熟了，大有欲罷不能之勢，我和侄兒年紀都輕，不會幹事，將來我年紀大了，一定要用些心思揭穿他的花手心，和作弊的帳目，他刮削我家的錢也夠了，真沒有良心的，說罷，咬緊銀牙，露出恨恨的樣子，大我也嘆了一口氣道，這些人貪心太重，確乎是如此的，他們見東家好欺，更要胆大撈摸油水，二人正說到這裏，只見文貴托了一大碗蹄膀麵進來，恭恭敬敬放在大我桌上，一邊咬住嘴唇忍着笑，玉雪便問道，你拿餛飩出去時，毛先生怎樣說法，文貴帶笑回答道：毛師爺聽了我的說話，嘆得一口氣，也沒多說話，他自己就把這碗餛飩吃了，恰巧正興館送一碗蹄膀麵來，原來就是毛師爺打電話叫來自己吃的，他遂吩咐我把這麵送進來，玉雪道，他可說別的話，你不必瞞我，直說無妨，文貴道，他祇說一句小姐倒會管事啊，玉雪笑道，他討厭我嗎，往後我真要管管哩，也讓他有些忌憚，他自己喊了蹄膀麵，却教別

人吃餛飩，不是一樣開在我家帳上的嗎，今天碰到我，他只好吃餛飩了，李先生，以後那小鬍子倘有怠慢你的地方，請你對我說，我却，放過他的，大我笑笑道，多謝女士了，玉雪便立起身來，又說李先生請用點心吧，我去了，你說的書我准明天去買，下星期一將近六點鐘時，請你到我書房裏來教誨，我一准在那邊等候的，大我答應說是，立起身送她出房，玉雪向壁上取下大衣，挽在臂灣裏，便咕略咕略的走出去了，文貴也退到外邊去，大我於是一個人獨自吃着麵，覺得這蹄膀麵的滋味真是不錯。毛小山常常請我吃餛飩，實在吃得有些厭了，今天湊巧被玉雪看見，硬退出去，是見玉雪對於自己十分迴護，也幹得爽快，她說的話也是不錯，確乎陳家的錢財被毛小山撈摸去不少了，現在的小姐們，諸事都懂得的，確不可欺侮，玉雪這個人倒很爽快的，她現在要從我補習國文，這又是不便辭却的事，我只好答應她了，又想到自己代玉雪做的兩篇東西，却能高出人上，可謂大大的爭氣，無怪玉雪要佩服我了，她倒是我的一個紅粉知己啊，他一邊想，一邊早把那碗麵吃過精光，文貴進來端了出去，又送上熱手巾，請大我揩嘴，大我一人獨坐在椅子裏，心中又胡思亂想起來，不多時聽見文貴托着一個精細的碟子走進來，放在大我面前，說道，玉小姐特地教桂喜送來請李先生嘗嘗的，大我一看碟裏齊整整放着六隻餃子，便想着就是玉雪所說老王做的蝦仁餃子了，只是自己吃不下，如何是好，倘然拒絕不吃，看了玉雪性子，定要她不高興的，於是對文貴說道

你去對杜喜說，謝謝玉小姐和老太太，文貴還身出去，大我就吃了兩個餃子，覺得其味甚美，又是美人之貽，未可辜負，遂又吃了兩隻，剩下兩隻，便喊文貴進來拿去吃了，他心裏更是感激玉雪待他的好意，晚餐後，作了一些小說，忽然隱隱地聽得鋼琴的聲音，叮叮咚咚，知是玉雪在她的書室裏奏琴了，奏得甚是好聽，他不覺擱了筆，靜聽琴聲，很有高山流水之思，良久，琴聲停止，他連打兩個呵欠，睡魔已臨，遂收拾了稿子，熄燈而睡，次日是星期日，上午奚昌打了一個電話前來，說他將和鄭頑石同來拜訪，請大我不要出外，大我坐在書房裏，取出書來看看，又看了些報，不覺已是午餐時候，他知道奚昌等不來吃飯了，午餐後，聽壁上鐘打了二下，他正在花廳上踱方步，瞧見看門的秦老老，手裏舉着兩張名片進來，對大我說道，外面有兩位少爺要看先生，不知先生要不要見他們，名片在此，大我接在手裏一看，果然是奚昌和鄭頑石兩個，忙點頭說道，見見見，你請他們進來，秦老老便還身出去，大我立花廳那邊的弄口等候，一會聽得履聲震震，奚昌鄭頑石已由秦老老領導進來，三人相見，不勝喜悅，大我使讓二人到他書房裏坐下，秦老老還出去，文貴早已送上茶和烟來，奚昌先開口道，這裏真好，又富麗，又清靜，你一個人住了這許多地方，不患寂寞嗎，大我道，我本喜歡清靜的，這裏當然比較我母舅家裏好得多了，鄭頑石道，李兄在此教授，正是合宜，但不知教授若干學生，大我道，祇有陳老太太的一個孫兒，還有……說到這裏便

繃住了，他本想將玉雪請他補習，以及玉雪就是三笑的妙人兒，相逢甚巧的事告訴他們聽，既而一想，倘然直說了，二人必定更要用語話打趣他的，況且教授玉雪補習之事還沒有起始，何必要告訴人家呢，所以頓時住口不說下去了，奚昌使道，還有什麼吧，我聽說陳百萬家是杭垣著名的富室，陳老太太膝下有一個女兒，年紀尚輕，生得非常美麗，在什麼女學校讀書，能彈批雅娜，且能跳舞，在校中很有名的，某小報以前曾有一篇「清歌妙舞女學生」，就是紀的她，揚揚，所以我還沒有忘記，現在這位小姐可曾教你補習呢，大我已決定不肯真說，忙搖搖頭道，沒有，我只教授一個他家的孫兒，年紀只有十歲哩，很省力的，奚昌笑道，那麼你方纔說還有，還有什麼呢，大我答道，我說的還有是陳家凡有客氣的書信，都要教我寫的，大我不慣說話，此刻否認了這事，明明是哄騙朋友，不老實，因此他說這話時，臉上不由微微一紅，幸虧二人猜不到他的心事，以爲他一向是個誠實君子，所以沒有生疑，鄭頑石笑道，那麼你又兼文牘之職，不知薪水好不好，大我道，束修是每月也祇有三十元，不好說高，也不好說低，不過膳宿却是這裏供給的，這地方倒很配我安心自修，我這個淪落天涯不祥的人兒，況又沒有什麼學問，能得一枝之棲，心裏已知足了，但你們要笑我坐冷板凳太無聊嗎，奚昌道，你不要說了，再說下去又要大發其牢騷了，鄭頑石道，像這種館地已是很難得的，現在失業者成千累萬，外邊儘有許多人求之不得呢，大我聽了這句話，想起了姚

老先生，又把姚老先生的事告訴二人聽，二人也不勝感慨，這是天演淘汰的公例，免不掉的，並且現在的時勢，若要像古時諸葛亮那樣抱膝高隱，不求聞達，決沒有第二個劉先生前來，三顧茅廬，堅請出山的，祇好一輩子坐在家裏擁着黃臉婆吃泡粥了，諸葛亮自稱躬耕隴畝，還可以不愁衣食，倘然無田可耕的人，又將怎樣呢，便是有田可耕，也不是生意經，有桑可採，也賣不出錢，祇好當柴燒，真難乎其為諸葛亮了，三人靜默一歇，大我又取出他新近做好的一回小說交給鄭頑石，鄭頑石說了一聲李兄健筆，便藏在他帶的一包書裏了，大我當他們進來的時候，曾吩咐文貴去喊兩盆肉絲炒麵來的，那時已送了前來，大我便請二人用點心，二人也不客氣，三個人坐在一塊兒吃麵，一霎時兩盆炒麵早已吃得精光，文貴送上熱手巾，三人揩過臉後，談鋒又起，大我又將自己現在一個補習社裏補習德文的事告訴二人聽，二人聽了，都心有成，知道那個補習社是杭垣很有名的，倒並非是騙人學校，於是奚昌對大我說道，你心裏心慮，努力上進，前途一定有很好的收穫，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都覺得望塵莫及了，大我笑道，你們說得太謙虛，又太恭維了，真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但是我躬渺渺，前途茫茫，悲觀多而樂觀少，那裏能夠像二位所祝頌的話呢，三人這樣談了好一歇，已近四點鐘，夕陽一角照在書房前面西首的牆上，那邊又有一株桂樹，更見陰沉，就是倩影窺窗的所在，在這秋冬之交，天色黑暗得很早，所以奚昌和鄭頑石便要告辭，約

定下星期日大我到奚昌家裏去答訪，鄭頑石當然也在裏頭，二人立起身來，拿了帶來的東西，向我告辭，大我跟在後面，送出來，剛才走到花廳上，忽聽花廳那邊庭心裏，從月亮洞門那邊咕略咕略有人走來，奚昌和鄭頑石，聽得這是高跟鞋皮鞋的響聲，連忙回頭看時，大我一聽足聲，早知是玉雪來了，心裏頓時十分慌張，想自己的說話快要戳穿了，怎樣辦呢，他的臉上不由飛紅起來，

第十回 心有靈犀伊人可念 家無儋石末路自沉

當大我慌張的時候，說也很奇怪的，那革履聲明明快走近庭中了，却又咕略咕略的走回去，大我心裏頓如端去了一塊大石，心裏寬鬆得多，但是奚昌和鄭頑石兩人却大失所望，奚昌雙目向庭中瞧着說道，我聞其聲矣，未見其人也，是烏可哉，鄭頑石帶着笑向我問道，這一陣高跟鞋子響，明明是有玉人前來，怎麼又不見了呢，我們正在期待着，何緣儻一面，大我兄你總知道是什麼人的，大我搖頭笑道，我又沒有看見，怎生來問我呢，奚昌道，李，我一向相信你是誠實的，你，若哄騙了我們，將來自會明白，大我只得說道，好，將來自會明白，那麼你不必再來問我了，二人無奈，走出花廳去，大我一直送至大門外，方才分別，大我送走了二人，回身入內，坐在椅子上，暗想方才來的明明是玉雪的足聲，險些兒被他們撞

見，倒使我窘了，大約她聽得這裏有陌生人在此，所以進去了，不知她來此何事，要不要再來，他正在思想時，聽得外面桂喜悄悄地跑來向文貴道，李先生的客人去了沒有，文貴回答道，早已去了，是不是玉小姐要來看他，桂喜答道，是的，玉小姐教我來探聽探聽，她正等在書房裏，要請李先生前去哩，文貴道，待我進去通報一聲吧，桂喜道，好的，文貴馬上跑進書房裏來，大我早已聽得明白，却不得不問一聲文貴何事，文貴帶着笑稟告道，李先生，玉小姐特地喚桂喜阿姐來請李先生到花園裏書房中去，大我點點頭，遂立起身來，走到花廳上，桂喜連忙上前叫應道，李先生，我家玉小姐請你前去，大我道，好你就引導吧，又吩咐文貴看守書房，不要走開，他遂跟着桂喜，仍從那邊月亮洞門裏，曲曲折折，走到玉雪書房前，却見玉雪穿着一件桃紅色的駱駝絨旗袍，頸裏圍着一條小圍巾，足下一雙黑色革履，交又着斜倚在門邊，一見大我到來，連忙立正，叫一聲李先生，大我也回答一聲玉雪女士好，便跟着她走進書室裏去，桂喜在後步入，把門關上，忙跑到後面去送上兩杯可可茶來，玉雪請大我在寫字檯邊一隻絲絨坐墊的椅子裏坐定，她自己就坐在轉椅裏，先對大我一笑說道，今天吃了飯，我出去買書的，買了回來，要懇請李先生看看，所以我帶了書跑到李先生書房裏來，却聽李先生正陪着客人在花廳上講話，未便相見，所以我就縮回來的，等了一歇，便叫桂喜來看看客人有沒有走，如若去了，便請李先生到這裏來談，免得我來時再有什麼人，

反而不方便的，是不是，大我忙答道，是的，女士買來的書請拿出來，玉雪便從桌上取過一大包書，解開來給大我閱看，一部是古文辭類纂，一部是文學研究法，和學詩初步唐詩三百首詩韻合璧等，還有一部是劍南詩鈔，是她另外買的，她對大我說道，我在學校裏聽國文李先生說陸放翁的詩是很好的，所以我連帶買了來，請李先生指教。大我笑道：放翁當然是南宋一代大詩人，然而以女士的程度而論，現在先當普遍的誦讀，略窺各家的門徑，然後當擇性之所近，心之所喜者，專攻一家，棄其糟粕而得其精華，於是女士的詩便有根底了，可是現在却還談不到，待我先把唐詩三百首開始教你吧，從前私塾裏先讀千家詩的，還有女士的作文程度大約是很好的，因為喜讀小說者必喜歡研究文藝，何況林譯諸書文筆都很佳妙的呢，不知女士校中的作文成績可能給我一觀，這樣使我教授起來，略有端倪了，玉雪笑一笑道，李先生要看我的作文成績嗎，有是有的，却是怕拿出來給你看看，大我道，這有何妨，女士將來從我補習，也要每星期作一篇文論的，到那時你的作品豈非也要給我看過嗎，文字商榷，要相見以誠的，玉雪聽了這話，於是開了旁邊的一只抽屜，取出一本文論簿來，這是以前做的，這學期的作文簿却在校裏呢，大我接過一看，見玉雪的作文果然很是清通，常常有密圈密點，教師的批語也大都讚賞她的，倘能用心研究上去，他日升堂入室，倒是個可造之才，遂還給玉雪道，很好很好，我早知道女士的國文程度是不錯的，玉雪聽大我讚她，很是得意，

說道，將來全仗李先生的指導，但是教授時這些書李先生可都有嗎，大我道，都有的，不過……說到這裏，却又囁嚅着不說下去，玉雪的性子是很爽快的，見大我這個樣子，心裏便有些不快，且又有些不解，便對大我臉上瞧了一瞧，問道，李先生有何事而這樣的欲語不語，大我被她一問，祇得說道，我當然很願意和女士一同切磋，可是老太太方面尙沒有直接的吩咐，要不要怪我太魯莽了嗎，玉雪聽了這話，哧的一聲笑將出來，點了一點頭說道，原來如此，我前天不是已告訴李先生說，曾得家母的同意嗎，李先生難道不相信我的話嗎，大我將手搖搖道，豈有不信之理，不過我以為最好得到老太太的一句吩咐，更是穩妥了，請你原諒，玉雪道，李先生做事真謹慎，明天自有交代，請你放心，大我也就笑笑，遂先和玉雪講些詩詞文章，見她能注意靜聽，且有發問，大我心裏很覺高興，這時天色漸晚，桂喜又送了兩杯牛乳進來，還有一盆可可糖，放在二人面前，開了電燈，退出去，玉雪便請大我喝牛乳吃糖，大我一杯牛乳飲畢，又吃了幾塊糖，玉雪一按電鈴，桂喜立刻走進來，將空杯收去，玉雪又對大我帶笑說道，前次李先生代我做了兩篇佳作，使我得到獎品，我真感謝得很，說到這裏，把手指着鋼琴上面新放着的一個大銀盾，和火爐上邊牆上懸着的一張油畫，以及在她身後壁上懸着的一紙獎狀說道，李先生，你要看看嗎，大我遂立起身，走過去一樣一樣的看，玉雪跟在後邊，統看過了，大我不便稱讚，祇說一聲很好，大我還身坐到牆邊一對大

沙發上坐下，玉雪又說道，這都是無異李先生賜給我的，我實在慚愧，費了李先生許多精神，還沒有報謝，現在我有微物敬贈於李先生，請你要千萬收納的，大我還沒有答言，玉雪已從她所坐的沙發裏，條的立起嬌軀，走到寫字檯邊，開了抽屜，取出一只小小紅木匣子，走到大我面前，雙手奉上，此時大我又不便拒却，慌忙立起身來，雙手接過，玉雪笑了一笑，回身坐到她自己的沙發上，大我也就坐下，却對玉雪表示着感謝的樣子說道，我早說過這是很便的事情，不必有什麼報謝，女士何必如此多禮，教我何以克當呢，玉雪道，這一些東西不足言報，祇要李先生收下了我心裏就歡喜，在這匣子裏是一塊漢玉，是先父生前所得來的，常常掛在身上，說什麼可以消災免難，雖然是迷信的說話，但是這玉確實是很好的東西，家母以前想要送給表舅的，被我討了留下，一向珍藏着，現在送給李先生暇時玩賞，聊表微意，想你不至於以為物小而不受的，請你拿出來看看如何，大我道，承賜寶玉，豈敢言小，一邊說，一邊從匣子取出那塊漢玉來，托在手裏，約有雞卵般大，黑色多而白色少，玉上有許多雕琢出來的雲頭，色澤很古，大我看了，又說道，這是女士家傳之寶，價值重大，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怎麼辦呢，說着話，瞧着玉雪的嬌顏，玉雪又說道，李先生不用猶豫，你收下吧，我心裏也安了，大我笑道，女士心裏安了，但我的心裏却又不安了，玉雪又再三教我收受，大我只得感謝數語，放入懷裏，二人又閒談起來，玉雪便問起大我的家世，大

我便又將自己以前在南昌求學狀況，以及他家鄉之情形略述一遍，他自己同着老家人，來航投奔親戚等等痛苦的經過，大我心裏當然無限淒惶，吐語也不期而然的悲梗起來，玉雪聽了，也覺得大我的身世很是可憐，好好的富家子弟竟遭逢到家破人亡之禍，不得已淪落天涯，好如失伴孤雁，愛盡淒涼，女孩兒家的心腸當然比較更軟些，掌不住目眶中隱隱有些珠淚盤旋欲出，連忙背轉臉去，將手帕在她的眼眶上輕輕按了一按，大我見玉雪如此情形，心裏更是感動，遂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年紀還輕，受此重大的刺激，雖然心中的悲哀無時或釋，但我祇有打起精神，希望將來的光明，稍解我的痛苦，女士也以爲我說的對嗎。玉雪回過頭來，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我希望李先生將來能夠如願，我在學校中上國文課，讀過一篇吳六奇傳，一個人是不可料的，有志者事竟成，今日之困苦，安知不就是玉成將來的因果呢，大我聽她說出這句話來，直說到他的心坎裏去，很奇怪，像她這樣跳躍活躍的小小女子，竟會說出這些話來，倒非容易啊，自己雖然沒有六奇那樣的狂放，可惜世上要求如查孝廉那樣的人，也是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啊，因此他低着頭，呆呆思想，玉雪所以說這幾句話，也因前星期恰恰讀過這一篇東西，國文先生口講手指的大發其牢騷，好像吳六奇和查孝廉尚在人間，是很有趣味的傳記，她心裏便不容易忘却。就對大我說了，當然使大我覺得這種慰藉之話，出於美人櫻唇，心裏便異常感動了，玉雪見大我不響，估料自己說的話是不錯的，便又對

大我說道，李先生我勸你不要儘是這樣的悲傷着既往，還是努力於前途吧，大我抬起頭來道，我很感謝女士的安慰我，使我一輩子不能忘記的，玉雪便和他談談學校裏的事情，不覺已近吃晚飯時候，大我方才立起身來告辭道，我明天六點鐘再到這裏來一同研究吧，玉雪也立起來說道，好的，大我遂開了洋門，走出去，玉雪送到走廊邊，便道，李先生好好兒走，恕不相送，大我也說了一聲再會，打從假山石邊回到自己書房裏，開亮了燈，坐得沒有一歇，文貴已端上晚飯來了，晚餐後，大我獨自坐着，取出那塊漢玉來，在燈光下把玩，覺得古色古香，果非尋常之物，玉雪把這種珍物來贈給自己，雖然說是爲了我代她做了兩篇文章而報酬的，然而她待我的情誼之厚，可見一斑了，這個東西前人是常常佩在身上的，所以頭有一個小孔，可以穿繩子，但是現在時異勢遷，除了老古派的人，誰再掛這東西在身上呢，倘若我把它掛時，被人瞧見了，一定要笑我，並且也有些累墜，不如把它珍藏了，留作一個紀念，唉玉雪，她將這玉送給我，而她的芳名恰巧也有個玉字，說她有意呢，還是無意呢，他遂開了一只手提箱，放在箱子裏，同時又想着一件東西，用手摸着了，取出來，開了箱子，回身走到寫字檯邊坐下，把這東西放在手掌上撫摸鑒賞。此時在外面黑暗裏有兩道灼灼地的目光悄悄向大我手上的東西看着，見大我這種如醉如癡的一般形景，幾乎要失聲而笑，就是書僮文貴，他雖這樣的偷窺着，然却茫無頭緒，不明究竟，大我又把那盒兒蓋開了，照照自己

的面容，又嗅了幾嗅，覺得脂香尚烈，良久，方才蓋好，他自思這個東西是不是玉雪所遺的呢，不如明天見了她面，直言告訴，還了她，好在我已有那塊漢玉，是真確的玉人之貽，足夠代它了，遂開了抽屜放下，回過頭來時，黑暗裏的兩道目光便縮去了，一宵無話，次日上午大我洗過臉後，文貴早送上幾塊沙利文的麵包，烘得很熱，外加一小盆切就片子的南腿，還有一大杯牛乳，放在桌上，笑嘻嘻的對我說道，李先生請用早點吧，大我見了，自思前天的早上還祇吃四個燒餅，昨天是一碗雙澆麵，已稍好些了，今天却更來得講究了，這可見得卻是玉雪之力啊！他一邊吃着，一邊心裏想着，當然感激玉雪了，這一天，聽說祖望雖已痊愈，陳老太太却還不肯放他出來念書，所以我仍是空閒着，便預備他的補習功課，做了一篇論說，幾個德文練習題，到得下午用晚點的時候，文貴又送上一客蝦仁燒賣來，大我完全吃了，文貴把空盆收出去，毛小山忽然走來，大我連忙招呼，請他坐下，毛小山道，李君，雖然你的才學好，也是運氣好，玉雪小姐也要請你教她的國文了，今天老太太特地吩咐我說小姐補習的事已親和李先生說妥，教我再來知照一聲，便在今天下午六時起始，至於東修老太太已吩咐增加二十元，這樣李君你不是每月可得五十元嗎，所以我要說你運氣了，至於早晚用的點心，老太太等沒有特別吩咐，當然和以前的姚先生一樣看待，不料前天送了一碗餛飩，恰被玉小姐瞧見，她心裏滿嫌不好，退了出來，所以我就立刻喊了一碗蹄膀麵請你吃的

，此後我當用上等的點心供給你，包你滿意，橫豎省了是陳家的錢。費了也是陳家的錢，我何犯着省了他人的錢，使人家不滿意呢，大我道，本來已是很好的，現在更好了，其實我只要吃飽肚皮，何必如此優待，毛小山把眼鏡推了一推，向大我緊視了一下，說道，他們陳家的人都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橫豎靠着祖先的餘蔭，儘他們逍遙作樂，李君，你祇要好兒的教導這位小姐和小少爺博得他們歡心，將來包你更有優待呢，好在你也是一個翩翩佳公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說畢，冷笑一聲，大我聽毛小山的話說得很是厲害，只得說道，我是個窮小子，你是曉得的，承蒙周先生和你先生介紹到這裏來，祇要有枝可棲，心裏已是滿足，人家要我教書，我總盡心盡力的教誨，也使人家得些進步，方免尸位素餐之譏，我總不能忘本的，毛小山聽了，點頭笑道，好個不忘其本，我還有些事要去幹，好，再會吧，遂立起身來，回到外邊去，大我在毛小山去後時，坐在椅中，心裏未免也有些躊躇，轉了好一回念頭，好像已決定了一般，吐口氣，取過一本古文辭類纂，選定了一篇韓昌黎的原毀，又取文學研究法看了一遍，不覺聽外面鐘聲已敲六下，他就挾了幾本書，走出書房，吩咐文貴道，你在此好好看守，不要走開，我去教玉小姐的書，說畢方才跨出花廳，忽然又想着了一事，還身入房，開了抽屜，取出一樣小小東西，很快的向懷中一塞，仍舊還出來，打從那個月亮洞門裏走到玉雪書房門前，見裏面電燈光耀，知道玉雪已在裏面等候了，便用兩個手

指向門上輕輕叩了兩下，門內便有人嬌聲答道，請進，大我推開洋門，走將進去，見玉雪正立在寫字檯邊，頭上的雲髮又燙成一個式兒，腦後向兩邊展開着，好似孔雀開屏一般，身上又穿着一件光閃閃花團團的駝絨旗袍，向大我點頭叫了一聲李先生。大我也點點頭把洋門隨手關上，走到寫字檯邊，把書放下說道，女士諒已等候多時了，玉雪一看腕上的手表，笑道，恰正是六點零一分，李先生很能守時，說罷，便請大我坐到她的轉椅上去，大我退了一步說道，就坐在圓檯邊罷，玉雪搖搖手道，今天你是老師，應該坐在書桌上，我坐在你的對面，敬聽教誨便了，大我笑道，既然這樣說法，我就不客氣了，大我也就坐下，大我又對玉雪說道，今天上國文和文學研究法，明天再上唐詩及文學初步，這樣輪流講解可好，玉雪道，好的，大我遂教取出古文辭類纂，指定了原毀篇，說道，我想這書篇幅甚多，不妨選而又選，不必挨着次序而讀，倒反見呆板了，倘然女士有讀過的，可以對我說了，免得重複，玉雪道，這篇我沒有讀過，於是大我遂詳細教授起來，旁證博引，加上許多穿插講畢，又讀了一遍，便教玉雪讀，玉雪起初有些含羞，讀不出口，後來也就曼聲讀了，讀得倒也很有調兒，大我又把文學研究法講了兩三節，講得玉雪很是滿意，課罷後，玉雪把書闔了，退到沙發上坐，帶笑說道，李先生辛苦了，李先生這樣講解得微妙，遠勝我們校裏的國文先生，大我道，你們的國文先生怎樣教法呢，玉雪道，他肚裏學問是很好的，聽說是清朝的拔貢呢，可惜

他上國文課時，祇照着文句慢吞吞的讀一句講一句，照他這樣講法，上一點鐘課，大可講去三四篇了，不過他每逢生字及古典，就一一寫在黑板上，所以能夠敷衍一點鐘，可是我們都覺得沉悶，有一半還肯抄錄，有一半却在背後偷讀德文或做算題啊，若然像李先生這樣講法，便有趣味了，大我說道，承蒙女士謬讚，愧不敢當，玉雪忽然立起身來說道，從今天起，我是你的學生，請不要再稱呼我女士，因為女士女士的聽了，使人怪難受的，說至此略勒一聲笑將出來，頰上的酒渦也顯出了，大我却不由一怔，把兩手指在桌上輕輕彈了兩下，慢慢地答道，你的話雖然不錯，可是我早已說過，我不能算是你的先生，所以仍稱你女士了，王雪笑道，從來沒有先生稱呼學生爲女士的，現在你明明是我的先生，我實在不願意再受這個稱呼，請你喚我的名兒吧，我們學校裏先生對於學生那一個不連姓帶名的呼喚着呢，大我道，這又是當別論的，以後我就喚你爲密司吧，玉雪聽了這話，笑得倒在沙發裏，大我問道，你笑什麼，難道我的話又說錯了嗎，玉雪忍住笑道，李先生，你想密司和女士不是一樣的意思嗎，祇不過換了一個外國文字而已，大我又笑道，話雖如此，似乎女士二字來得頭巾氣些，而密司的名稱却比較來得摩登了，玉雪覺得大我這句話還有破綻可尋，只是一時想不出用什麼話去駁他，大我雖然明知自己的話也是強辭奪理，見玉雪沒有反響，以爲她默認了，便走過去向玉雪問道，前番密司等遨遊南山時，可曾遺忘什麼東西，玉雪仰着頭，想了一想

，說道，這倒不記得了，不瞞先生說，我們不是細心的人，常常容易忘記的，李先生何以問起，大我便從身邊摸出那個胭脂盒兒，遞給玉雪道，這個是不是密司身邊之物，因為我在那一天遊理安寺出來時，在楠木亭子裏窗檻上拾得的，恰巧在你們二位去後，所以我想是密司的東西了，這種化妝品是很名貴的，不忍遽棄，一向藏着，現在交還了本主吧，玉雪接過盒兒，看了一看，又開了蓋嗅嗅，說道，剩得差不多了，香氣倒還沒有走失，大我又問道，這東西是不是密司的呢，玉雪搖搖頭微笑着，大我見她表示不是，便覺得很沒趣，勉強着說道，原來並非密司之物，那麼也不必物歸原主了，丟了吧，玉雪又把手搖搖說道，這東西雖非我物，却是我同學朱蕙英所忘下的，那天她在歸途中，曾發覺失去了她的胭脂盒兒，也忘記遺失在什麼地方，但因這東西一則已用去了好多，二則再買一個也並不貴的，所以她也不想找還了，大我聽玉雪這麼一說，恍然大悟，且知失主並非玉雪，人家已不放在心上，而自己却珍藏着，鄭重其事的來奉還原主，這算什麼意思呢，莫怪玉雪要笑，便是那個女同學姓朱的恐怕也要笑我太蠢了，此時便覺進退兩難，又不好向玉雪索還，面上露出一付尷尬形狀，玉雪瞧了大我這種形景，便笑道，這個東西雖然不值多錢，然經李先生一番美意，珍藏到如今，把來歸還原主，不名貴也自名貴了，待我明天去還給蕙英，諒她也感謝李先生的，大我聽着，更覺得說不什出麼話，面上微紅，但玉雪却若無其事，笑嘻嘻的把盒兒拈弄着，大我退到

桌子邊，雙手反扶着桌邊，玉雪忽又從沙發上跳起來道，李先生請坐，大我道，不坐了，已是七點鐘了，明晚再來吧，遂帶着書告別而去，晚餐後又到補習社去補習，方才回來安寢，次日祖望病已痊癒，前來上課，晚上大我仍到玉雪書房裏去教授唐詩，這樣光陰過得很快，又到了一個月，這天是星期日，午飯後毛小山便將月薪五十元奉給大我，大我得了這筆錢，又有西湖日報館的稿費，身邊總計有了八十多塊錢，他就想漸次儲蓄一些起來，以求達到他的夙願，就到上海銀行分行裏去定了一個零存整付的存摺，定的三年之期，每月存入三十元，所以他就存了三十塊錢，又因天氣已寒，他帶來的一件皮袍子，要換面子了，再到綢緞店裏去購了一件皮袍子的面子，是線春，又買了幾本愛閱的刊物，回到陳家，時候尚早，只有四點鐘，他就想着要到他舅舅家裏去走一遭，便將舊皮袍子和購來的衣料帶了，坐着車子到徐守信店裏來，路過一家糖食舖，便停了車子，買了兩塊錢的食物，一同帶去，來到徐家店門口下了車，付去車錢，挾着東西，望裏面走進去，到得客堂裏，祇有那個老媽子在那裏紮鞋底，一見大我進來，白了一眼，又不叫應，却走到厨下去了，大我一看自己住的那間耳房早已有人住着，他就嚮夕的跑上樓去，見他舅舅徐守信正和他舅母對臥在烟榻上，一邊抽烟，一邊講話，大我的氣味直鑽到鼻子管裏，令人怪難受的，大我上前叫應了，把東西放在一邊，丁氏便坐將起來，徐守信問道，大你好嗎，大我道，托庇安好，舅父身子怎樣，徐

守儉點點頷道，很好，丁氏便去倒了一杯茶來，大我聽了，面上一紅，說道，舅母不要怪我，只因我在陳家，日裏要教他家的小公子國算二項，到四五點鐘方才下課，六點鐘時又要教授他家的玉小姐，晚飯後我自己又要去補習德文日文，所以雖然時常想來，而苦於沒有空暇，豈敢忘却這裏呢，請舅父舅母原諒吧，徐守信聽了，點點頭說道，這樣很好，一個人是閒不得的，我知道你吃過一番很大的苦頭，和別的少年在父母羽翼之下的當然不同，只要你這樣能耐苦，能立志，將來自有好日，大我答應一聲是，丁氏聽她丈夫贊美大我，不由暗暗披了一下嘴，又問大我道，那麼你的束修又要增加了，大我答道，是的，現在五十塊錢一個月，丁氏道，聽說你還有小說上的稿費，那麼一個人有了吃，有了住，也用不完這錢，不如積蓄一些起來吧，有錢當思無錢時，你總該知道的，你若然積滿了一百塊錢，便可存入你舅父的店裏，可以有每月六厘的利息，數年下來，包你變成一個很大的整數，將來便可娶一個妻子，做起新家庭來了，大我忙答道，劫後餘生，一時也談不到此，多謝舅母美意，徐守信在旁笑道，你舅母是性急的人，想什麼說什麼，這事真的尙早哩，大家正在講話，克貞跑上樓來，見大我，便滿面歡容的喊着大我表哥，怎麼你到了陳家去就不來了，我好幾次要拖着爹爹要到你處來找你，都被我母親攔阻不許，今天難得你來了，丁氏立刻說道，呸，我所以不許你前去時，因為陳家的場面是何等闊綽，你只好去做他家小丫頭，不要掃了你表哥的顏面嗎。大

我明知丁氏說話素來是這樣的。他仍裝作若無其事的笑了一笑。握着克貞的手說道，我今天特來看你的，你喜歡吃咖啡糖和牛乳餅乾，今天我便道買了一些給你吃，請你不要客氣，說罷，遂將食物取出，一樣一樣的放在桌上，丁氏道，大我，難為你破鈔了，克貞你謝謝表哥，拿了吧，大我乘便把皮袍子和衣料交給丁氏，託她吩咐這裏的裁縫代做，隔一星期再來取，丁氏當然答應，大我又問起克明，原來和他的同，出外去玩要，還沒有返家呢，大我坐着陪徐守信說了好一刻話，徐守信也說些時難世艱，百業凋零，又說做生意能夠混得過去也是好了，到六點鐘時，大我因為徐守信也有事要出去，所以他就告別回去，這幾天朔風驟起，天氣突然奇冷，大我連打幾個電話到徐家去催做皮袍子，這一天正是星期五，大我在午時接到徐家的電話，知道他的新皮袍已做好了，教大我去取，大我放了學，立刻出門，驅車前往，因為大我身上只有一件棉袍，又沒有大衣，西北風吹上來，實在有些肌膚生栗了，他又買了幾本小朋友和圖畫故事，帶到徐家去，預備送給克貞的，他到了徐家，徐守信剛才出門，見了丁氏，也沒有多說話，克明克貞尚在校裏未歸，所以他將小朋友等書留下，取了自己皮袍子，付去了工錢，託言自己要到奚昌家裏去，就向丁氏告辭，仍坐着車子還轉陳家，便脫了舊棉袍，把那件栗殼色的新皮袍子穿到身上，覺得稍暖一些，等到六點鐘時，他挾了書，便走到玉雪那邊來，開門進去，却見玉雪正陪着一個摩登的少女，坐在火爐邊絮談話，那少

女也燙着頭髮，頰上唇上都塗着紅紅的胭脂，身上却穿着一件織銀綢的夾旗袍，長開跨，露出灰色的長統絲襪，腳上穿一雙黑漆高跟革履，她的面貌似乎相識，腦子裏頓時想起這就是玉雪的同學姓朱的，兩次清遊也都相逢，今天又見面了，玉雪身上也穿了一件蘋果綠的夾綢旗袍，和姓朱的握着手，一同坐在沙發裏，壁上掛着一件灰背旗袍，大約就是朱蕙英穿來的，爐火熊熊，映得兩人面上更紅了，玉雪回頭見了大我，早和蕙英一齊立起身來，帶笑說道，我來介紹吧，遂先指着大我，向蕙英說道，這位就是李大我先生，又對大我說道，那位就是我的同學朱蕙英，兩人點點頭，玉雪遂請大我在一邊坐下，按着叫人鈴，把桂喜喚來，又添上了一杯咖啡，圓桌上放着四隻盆子，都是上等的糖果茶食，玉雪便托一盆餅乾，走到二人面前，叫他們嘗一些，且說道，這種餅乾是道地的來路貨，每一小匣要兩塊錢呢，味道是很好的，大我笑道，價錢也貴極了，遂取了一片，蕙英取了兩片，大家吃着，玉雪還身仍和蕙英同坐着，大我吃完了餅乾，也不覺得好在何處，便立起身把書放在寫字檯上，向玉雪問道，今晚密司要不要上課嗎，玉雪笑道，李先生，我們談一回可好，大我點點頭，祇好仍回到原處坐下，却見那朱蕙英雖然一邊和玉雪嘻嘻哈哈的講話，一邊却在偷瞞自己，在她的黑而長的睫毛下，兩個漆黑的眸子，發出一種醉人情緒的電波來，射到大我的眼光裏，誠實的大我，心裏也不由跳動起來，連忙低垂雙目，瞧那地毯上的花紋，但是眼光是活動的

，越是要想把它固定，越是控制不住，從地毯上彎曲的花紋看過去，又瞧見了兩雙烏漆光亮的革履，旗袍袴裏露出長統的薄薄的絲襪，圓而粉嫩的小腿，又接觸到他的眼簾裏來，更加上芬芳郁烈的香氣，一陣陣送到他的鼻管裏，倒使他難以矜持了，坐着不好，走也不能，身上穿着一件新皮袍子，雖然在燈光下也發出一些微細的色彩來，比較舊棉袍好得多了，可是恰又坐在火爐旁，不比人家是穿着薄薄的夾的東西啊，所以他身上也覺熱得很，又不好把皮袍子脫去，他暗想上了當了，到這種地方來一定要穿大衣的，前幾日穿着棉衣，所以還好受啊，玉雪見大我面上很紅，便說道，李先生嫌熱嗎，大我趁勢點點頭說道，我穿的皮衣服，當然熱了，不如坐得遠些吧，遂立起身，走到門邊一隻椅子上坐下，和火爐離開得遠些，而正和兩人對面，玉雪又說道，前天李先生把那盒兒還給我，次日我就交給了蕙英姊，好使原璧歸趙，蕙英姊很感謝先生的美意，又聽我說起李先生的學問高深，他就很想來見見，所以今天我請她來吃夜飯，借此可以識荆，說到這裏，又笑道，昨天我上國文課，恰巧讀到李白的與韓荊州書，開頭有兩句，「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國文先生就對我們說，凡是碰着客氣的人相見，可以用「識荆」兩字，就是古典了，李先生，我可曾說錯嗎，大我笑道，沒有說錯，不過我却不敢當吧了，蕙英一撩耳邊卷曲的雲髮，帶着笑對大我說道，這個盒兒正是我遺忘在那裏的，不想被李先生拿着，到今日賜還我，感謝得很，大我聽了

這話，面上越發紅起來了，只得說道，那天我們碰見了幾次，後來我在旁邊拾得這盒兒，料想必是你們二位忘下的，恐被別人取去，所以帶了走，或者在路上再碰見二位，可以問明交還，大我說到這裏，覺得總不能自圓其說，便勉強笑了一聲道，這何足言謝，請你們不必再提吧，蕙英又道，我的國文很淺，聽得玉雪姊方從李先牛補習詩文，我本想也來補讀，可惜路遠不便，不能如願啊，大我不好說什麼，答應一個是字，三人遂胡亂閒談着一番，時光很容易過去，不覺已近七點半了，裏面已在開飯，桂喜來請了，大我遂挾了書告辭出去，連忙吃了晚餐，趕到補習社去讀書，次日玉雪上課時，告訴大我說，朱蕙英如何在背地裏贊美他，大我聽了，默然無語，玉雪說過便了事，也不在心上，隔了數天，大我長時間閱報，却見本埠有一則自殺新聞，標題爲「七十老翁之自殺」，旁邊註有「宿儒姚學優先生」，底下連綴着四方花邊小字，「一年老落伍，」「學問無用，」「失業自殺，」「發覺尚早，」以下便有一段詳細的新聞記音道，

宿儒姚學優先生國學根底甚佳，生平落落罕與人交接，因此久不得志於世，家道日見貧困，子女甚多，幸其夫人及長女皆非常賢美，終日埋頭刺繡，所得錢悉助家用，而姚先生亦在本埠定安巷陳百萬家中爲西席，雖首蓓生涯，而儉泊度日，尚可濶飽，今年秋間姚先生以東家嫌其頭腦冬烘，且不能教授西算，故辭去之而別延某君，姚先生失業後，

雖其妻女晝夜工作，然總難以長久，姚先生向其友人作將伯之呼，無如人皆以其年老性拘，思想落伍，難爲代謀，故奔走數月，難得枝棲，姚先生常在家咄咄書空，鬱鬱不樂，有時歌哭並作，狀類將發神經病之情形，其夫人因此亦憂悶成疾，其長兒讀書進步甚速，今夏在後期小學畢業，因缺乏學費，致不能入初中繼續求學，更使姚氏夫婦心神不怡，姚先生受刺激頗深，常言欲效三閭大夫自沉汨羅，曾獨身至江干徘徊，其夫人更不放心，即命其子追隨父後，昨日下午至湖上閒眺，在蘇堤較爲僻靜之處，姚先生忽仰天大笑，謂其子曰，如此清波，以葬吾軀，豈不勝在污濁之人世間耶，汝年尙少，真可謂生不逢辰，前途罕有希望，況汝今已失學，汝父年老難以卵翼，不如隨我俱死可也，其子聞姚先生忽出此言，即拒絕之，並勸父歸，姚先生又向前行十數步，至水濱，指水中魚謂其子曰，我頗羨此魚，自嘆不如，倘長此無事可爲，不將索我於枯魚之肆耶，其子方欲作答，姚先生忽用其手中拐杖猛擊其背，其子遂先傾跌入水，姚先生亦躍入湖中，蓋欲與其子同死也，不料其子滾落之處，下有暗灘，水尙淺，遂得浮上，大呼乞援，游人聞聲皆至，父子皆被救起，惟姚先生吃水稍多，且以年老，救起時已昏迷不醒，後經好義者送入醫院，其子則坐車回家，告知其母，姚夫人力疾起身，即偕長女到院省視，據醫生云，或尙可救，但姚先生精神上必更受極重之刺激，年老力衰，萬難全愈，人

生如此，大是可憐，然自殺究爲懦夫，而况強其子同殉耶，竊爲姚先生所不取也，

大我把這段新聞一口氣讀畢，起初覺得很是驚駭，後來知姚先生和他的兒子都沒有死，不禁抽口氣，暗想姚先生此番雖然自殺不成，然若犯神經之病，也去死無幾了，況他家中如此貧乏，姚夫人雖欲盡其心力，恐又未能，奈何奈何，他在這裏歇去了館地，竟難再找到一事，無怪他要失望自殺了，他的自殺，實在是情有可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心上總覺得有些歉然，於是他的雙目中不覺隱隱有了淚痕，在這當兒，毛小山忽然手裏拿着一張杭州商報，踱到大我書房裏，對大我哈哈笑道，姚先生這書獃子，老學究，被這裏辭去了館地，一直找不着別的事做，今天報上登出他自殺的消息來了，李君，你看見嗎，大我道，我方才看過，幸而未死，毛小山把他的小鬍子一摸，在大我對面坐下來說道，就是不死也難了，他自己以爲讀書人有學問的，看不起人，現在他到處碰壁，當知學問無用，所以要自殺了，大我見毛小山很有幸災樂禍之意，暗想姚先生和你也沒有什麼大仇，爲什麼聽了他自殺的消息，竟這樣的快活呢，他的心真狠極了，便答道，話雖如此說，姚先生究屬可憐的，他的國學我一响也知道他是很好的，可惜一則他年紀老些，二則又不曾拍馬吹牛，所以落拓如此，滾倒如此，毛小山聽了，點點頭說道，現在的世界果然人老無用，而拍馬吹牛的工夫也是不可少的，說罷，笑了一笑，大我便道，這又是各人的脾氣，勉強不過的，一個人靠本領吃

飯，祇要勤其所職，何必吹牛，毛小山道，你看現在在外面一般得發的人，那有不懂得吹字調和拍字訣呢，正說到這裏，祖望來上課了，毛小山便退到外邊去，到得晚上，大我去教授玉雪的時候，談起這事，玉雪也早在報上見到，便帶笑對我說道，這種人業已落伍不中用了，現在的時候，一般少年人兀自恐慌着失業，何況老頭子呢，我見了他便好笑，換了我要用人時也不要罵他的，大我嘆道，人老珠黃不值錢，老年人也可憐，玉雪笑道，不是這樣講，我們校裏有一位教史地教員牛先生，年紀已老，我們都稱他老黃牛的，他專門講笑話，教授得很有趣的，使人不討厭，所以一般同學都情願上老黃牛的課，大我說道，不錯，老當益壯，古時也有許多老年的人一樣在外建功立業，反比少年來得好的呀，不過大多數的人總是年老無能，這是關於身體的關係，所以一個人不可不用力努力呀，姚先生在府上教授了三年，聽說突然間把他辭退去，現在他有了嚴重的困難，豈可不略有一點意思呢，玉雪聽了這話，微微笑道，李先生你說的話我也明白了，反轉來說，姚先生的家世真是可憐，我想去和母親說了，明日教陳慶送一百塊錢去周濟他們，也算我們一點小意思，母親一定能夠答應的，於是大我心裏稍安，這天晚上，大我臨睡的時候，想起了姚學優的自殺，感觸萬端，對於自己的身世飄零，覺得出路很少，前途也很渺茫，在此教書也不過暫度一時之計，將來一旦人家不要我時，我若沒有預備，又將如何呢，並且這個年頭兒，一年難一年，我有什麼可以把握

得住呢，他越想越睡不住，寒風虎虎，震動着窗櫺，四下人聲寂，他的腦子多轉了念頭，便覺得此身恍惚地好似臥在漂泊海洋裏的孤舟上，能不能誕登彼岸，却未可逆料了，

第十一回 妙舞驚仙委芳名炙口 清遊攜祭者豔福妬人

別有洞天裏的小花園中的紅梅綠萼都先後開放，滿園冷香，而大氣又漸和暖起來，似乎春之神將臨大地，這梅花先來放出一點春的色香，給予人們欣賞，大我在陳家教書，不覺已過了年頭，這其間他和玉雪天天在一塊兒，把文藝灌輸給這位年輕的姑娘，盡他胸中所有的學問，恨不得一齊搬入玉雪的腦海中去，玉雪究竟是聰明的姑娘，經大我這樣薰陶啓示，她的漢文果然很有進步，便是小詩也會口占一二首了，至於祖望也很得進步，大我眼見着自己有這樣的成績，也不愧爲人師表了，不但如此，而大我與玉雪在談時論文的當兒，空閑時常常清談細語，二人的情感也在不知不覺中與日俱進，在去年冬裏，杭州大舞台乘梅郎南下之便，特地派熟人至滬，商請梅郎和全體名角，一齊來杭，演劇三天，這樣就闕動了杭城，素來懶於出外的陳老太太，也帶了她的女兒孫兒等家人，包了一個包廂，出去觀劇，大我也被邀着同往，陳老太太帶着祖望，坐了綠呢大轎，灰鼠擋風，有四名靠班擡着出門，趙媽桂喜等都跟了去，大我和玉雪以及毛小山等都坐車前往，這天演唱的名劇，有譚富英的定軍山，梅蘭芳

的全本六月雪，當然非常好看的，玉雪裝飾得花團錦簇，坐在陳老太太的右邊，祖望自有乳媽當心着，大我和毛小山本來坐得稍遠些，因為玉雪要大我講劇情，便教大我坐了過來，大我身上穿的也是新衣，頭上戴頂假獺絨帽兒，丰神俊秀，和玉雪的嬌容相映着。正是一對璧人，不知道的還以為陳老太太有了快婿呢，陳老太太見大我人品很好，也很喜歡他，所以特別優待，惟是這次觀劇歸去，其中有一個人心裏正燃燒着妬火，就是毛小山了，大我處在這個境況內，當然比較以前日在奈何天中過生活好得多，且他的一顆酸辛的心，也得着玉雪的溫語慰藉，竟嘗到一些甜味兒，恐怕這是任何人脫不掉環境的轉移吧，玉雪因為大我沒有看過紅樓夢，就把她看完的紅樓夢借給他看，大我此時已不再客氣，老實說了，玉雪笑道，我以為李先生是誠實的人，却不料也會打謊的，大我道，請你原諒，玉雪道，我不懂什麼原諒不原諒，你既看過這書的，祇要我有問題問你，必須回答我就是了，大我當然答應，所以年底休假的當兒，大我仍住在陳家沒事做，玉雪也放寒假，二人大研究起紅樓夢來，至於研究到如何程度，作者却不得而知了，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不必一一細表，不過有一件事使他心裏稍覺得不愉快，就是他在西訓日報上所登的那篇長篇小說「襟上淚痕」忽然在十二月裏出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總經理，便教鄭頑石即日停刊，鄭頑石不得已如命照辦，次日報上便不見了大我的作品，大我正在疑呀，忽接到鄭頑石送來的一封信，並附退還的稿件，他展讀後

，不禁抽了一口冷氣，心中大大不快，把他的稿件丟在抽屜中，晚上告訴了玉雪，玉雪跳起來道，這樣的小說，報館裏爲什麼把它腰斬，我倒要寫信去責問呢，大我道，你去責問有什麼用呢，經理吩咐下來，他們怎敢不照辦，你想他們肯爲了我的一篇小說而犧牲嗎，玉雪想了一想，說道，可惜可惜，這小說正在好看的當兒，突然停止了，大我笑道，不錯，恐怕別人家也在這樣的埋怨我呢算了吧，我也不想做小說家了，況且我自問學術尚淺，不如便把小說的時間來研究有用的學術，預備我的前程呢，玉雪聽了笑道，這樣說來，你倒並不懊惱，却苦了我，不能再看你的小說，不知你可能單獨做給我讀嗎，大我聽了笑笑，好在他已得枝棲，對於小說上的一些薄酬，或得或失，也不在心上了，天氣一天一天的暖熱二人的情感也一天一天的熱着，有一次星期日，玉雪的同学朱蕙英前來盤桓，玉雪便把大我請進來，大家在書室中談話消遣，此時大我已購得一具口琴，時和玉雪在暇時常和着鋼琴同奏，大我對於歌曲一道，也很喜歡，在南昌校中口琴會裏有口琴大王的雅號，現在又得玉雪一同研究，興趣倍高，進步更快，朱蕙英知道大我擅口琴之技，今天她便要大我奏口琴，玉雪彈庇霞娜，玉雪遂要朱蕙英的歌唱，蕙英也答應，於是三人吹的吹，彈的彈，唱的唱，奏起一曲「春天的快樂」來，異常好聽，祖望也跳跳蹦蹦的跑來，聽了「春天的快樂」奏罷，又奏了一曲，這一天大家玩至天晚，朱蕙英方才別歸，又有一次西冷中學開遊藝會，秩序中間有陳玉雪

的單人舞，可稱一時勝會，來賓擁擠得異常，大我預先得着玉雪贈送的入場券，他在這日便帶了祖望同去，所有秩序很多，等到玉雪單人舞出場，四面的電燈都暗下來，別有五色的電光從對面映射過去，忽紫忽紅，忽青忽黃，五光十色，已耀得人們目光歷亂，幕裏梵啞林和庇霞娜的聲音，瑟瑟的合奏起來，玉雪穿着一身特製的跳舞衣裙，從幕後閃身而出，五彩的電光照到她臉上，身上，脚上，作一個大圓圈形，玉雪便依着音樂的聲音，擺動着鰻一般的嬌軀，左旋右轉，前俯後仰的舞將起來，只見她週身輕軟得如沒有骨頭一般，姿勢的曼妙，無以復加，觀衆都目眙神往，沉醉在這美的聲色裏，眼睛和耳朵都被這當前的舞聲與歌聲吸引住，所以全場雖然坐着千餘人，寂靜得如靜止一般，當就大我在這個時候，全身的精神也被玉雪的跳舞吸引着，她的臂到那裏，他的目光也到那裏，她的腿到那裏，他的目光也在那裏，如聆鈞天之樂，如觀鸞鳳之舞，直等到樂聲終止，玉雪的情影在綠色的電光裏立着，向衆人行了一鞠躬禮，電光漸淡，倩影亦不見了，觀衆都拍起手來，且有幾個少年大聲叫道，好嗎，又做出怪叫的聲音，經場中職員禁止後方才平息，大我聽了這種無理的喝采聲音，心中大不讚成，以爲學校乃莊嚴之地，女學生表演是神聖的，非歌場舞台可比，豈可有這種喝采和怪叫呢，散會時已有八點多鐘，大我同祖望從會場裏走出來時，早見玉雪換着一件校服，和朱蕙英擺着手走將前來，祖望忙跑上去，連呼玉姑姑，你跳的舞真好看，玉雪帶笑擔着他，和大我

招呼，大我自然也走過去敷衍幾句，且讚美玉雪的單人舞，果然出色，當大我和玉雪站在一起講話的時候，有幾個很摩登的少年立在他們的背後斜睨着他們，似乎也在唧唧地議論他們，大我回頭瞧見了，便向玉雪道，你們二位可要走嗎，玉雪答道，校裏有聚餐，我們要吃了晚餐方才歸家，李先生你們先回去吧，大我說一聲好。又和朱蕙英點點頭，說了一聲再會，攜着祖望走出校門，坐車回去，次日在本地報上發見了一段記載，題爲「西冷妙舞」，一旁邊還註着一行小字道，「陳玉雪小姐的出色表演」，其中詳細記載着玉雪的舞態，加上了許多恭維的話，大我便留着到教授玉雪功課的時候給她看，玉雪口頭雖然說，他們過分讚美，何勞那些記者把她捧場，反使得許多人知道她的名兒，其實其詞若有憾焉，實則心喜之耳，大我也聽得她的情景，知道少年們那一個不歡喜出風頭呢，玉雪跳舞果然很好，無怪一般記者要擁拾爲資料了，玉雪在校中舞蹈以前，曾立在草地上紫籐花下攝得一影，到次日便晒出來，因爲是校中先生攝的，玉雪搶着數張，帶回家來，同學們都要向她索取，她祇送了朱蕙英一張，別人不肯送，她說道，我自己的照片尚且要用力搶來，豈肯輕易送人，你們若要時，不妨向某先生去索吧，現在她取出來，送給大我一張，且用墨水筆在背後寫着「大我先生惠存」和一學生陳玉雪謹贈」的上下款，大我謝了接過，他得了，這張照片，好似畫家得着名畫一般的欣喜，還到書房裏去把它藏好，玉雪出了這次風頭以後，她的芳名在杭州更是鶻起

了，植樹節後，天氣溫和，杭垣大小學校都放春假，玉雪春假無事，又相出外去遊，她的意思本想約朱蕙英同往上海去，真不巧的，蕙英害起病來，不能出門，因此她更覺沉悶了，祖望見他的姑姑放一星期春假，自己却仍要坐在書房裏讀書，心裏很不自然，這天放學後，他忙跑到祖母房裏，見陳老太太正躺在烟榻上，有魏嫂嫂，橫在對面裝烟，陳老太太在吞雲吐霧之餘，還和坐在下首一個白蓮庵裏的當家師太閑談，她還沒有覺得祖望上樓來，倒是那師太笑嘻嘻的說道，老太太你好福氣，有這寶貝心肝的孫子，觀音菩薩天天在暗中保佑祖望官飛快的長大起來，一年到頭，無災無病，數日不見，面龐兒肥得多了，陳老太太聽那師太一說，連忙噴了一口烟氣，還轉臉來，瞧見千般愛萬般疼的孫兒正立在榻旁，挾起了嘴，臉上一無笑容，陳老太太忙坐起來，握住祖望的手，把他拖到身邊，摟住他問道，好寶貝，你有什麼不快樂，誰得罪你，快快告訴我，祖望仍舊不響，陳老太太又問道，你想吃什麼東西，我可以叫陳慶去買，你要看什麼畫圖的書，我也可以吩咐毛先生去買的，豈知祖望搖了一下頭，哇的一聲哭將起來，這一來又把陳老太太發急了，忙用手帕代祖望揩了眼淚問道，心肝，你不要哭，你要什麼，我總依你的，快快說出來啊，這時候慌了旁邊的師太魏嫂嫂趙媽等，都圍在祖望身邊，你也說一句好話，他也說一句好話，勸祖望不要哭，好容易止住了他的眼淚，魏嫂嫂說道：祖望官，你祖母是愛你的，你要什麼，儘可以說休要這般不開口，累她老

人家心裏不快活，陳老太太又說道，你說吧，記得你小時候要玩天邊的月亮，街上的猴子，什麼我都依過你的，難道我現在不肯嗎，在這時候，陳老太太恨不得向她的孫兒跪求了，祖望方才開口，他先把脚向地板上一瞪，然後說道，你們欺侮我，陳老太太笑道，怪呀，有誰欺侮過你呢，祖望道，玉姑姑放一星期的春假，好不快樂，我却仍要坐在書房裏念書，這不是明明欺侮我嗎，祖望說了這話，陳老太太和衆人都笑起來道，原來爲了這個事，倒使你哭起來，陳老太太又對祖望說道，玉姑姑放春假是學校裏定的，你又不曾在外邊讀書，當然祇放清冊節而不放春假了，祖望道，那要我下半年也要到學校裏去讀書了，老祖母爲什麼不放出去讀，像玉姑姑豈不快樂呢，陳老太太笑道，好了好了，現在的小孩子真會說話，你不要不快樂，照樣放一星期春假便是了，停一刻我叫人去通知李先生吧，祖望聽了這話，方才跳跳蹦蹦，下樓去了，次日大我因爲祖望要求放了假，便覺空閑無事，窗外花香鳥語，春意盎然，正想出外走走，却見祖望拖着玉雪的手走來，大我遂坐着閒談，講起祖望要求放假的事，大家笑起來，玉雪將手指括着祖望的頰上說道，你真是老面皮的學生，先生不放假，學生倒要放起假來了，這不是等於賴學嗎，祖望看看大我的面孔說道，玉姑姑，你有七天的假期，我却一天也沒有，一樣是個學生，豈能不一樣呢，玉雪道，你現在變得會說話了，祖望道，玉姑姑你何嘗不會說話，我知道你是個演說大家，又是一位跳舞明星啊，玉雪白了

一眼道，誰要你代我加上這些頭銜，說了這話，却還頭向大我說道，我雖然放了一星期的春假，却是沉悶得很，因為朱蕙英又害了病，沒有知己的同學伴我清遊，豈非等於沒有放春假嗎，大我沒有回答，祖望却先搶嘴說道，放了假不出去遊玩，豈非傻呢，我倒要出去玩玩哩，玉姑姑和李先生，明天你們肯不肯領我到湖上去遊一遭嗎，我祖母老是不放心允許我出外，現若有李先生伴去，她或者能夠答應的，大我道，你要我伴去自無不可，不過先要在老太太面前稟明過，我方才放心，玉雪帶笑對大我說道，李先生你倒很穩健的，今天晚上，我和祖望向母親說了包管成功，她說到這裏，且對祖望說道，你也要和老祖母說的啊，祖望點點頭，玉雪遂又向大我說道，那麼明天有屈李先生伴我們一遊了，大我笑道，理當奉陪，於是大我又講些故事給祖望聽，直到四五點鐘時，玉雪因為裏面老太太呼喚，便同祖望去了，臨去時還對大我說道，晚上的補習課我也不要上了，學生放先生哩，祖望也跳起身來，把手向玉雪扭住，去羞她道，玉姑姑，你也老面皮了，玉雪急忙讓過，面上紅了一紅，說道，這樣便宜了先生呢，大我瞧着她微笑，二人回到裏面，當然把這事告訴了陳太太，一個是愛女，一個是寶貝的孫兒，他們說的話豈有不依之理，大我也料定着，所以他明天一早起身，修飾一番，穿上了那件襯絨旗袍子，又穿上革履，對着鏡子照照自己的影兒，把頭點了兩點，早餐後，只見玉雪和祖望從裏面出來，祖望穿了一身小西裝，頸上套了一條黑絲帶，下垂一個

望遠鏡，一跳一跳的對我說道，李先生，我們去吧，玉雪也走到面前，一陣甜香撲入他的鼻管頭，她身穿一件花絨的長旗袍，腰身窄窄的益顯出細柳一般的婀娜，腳上白色長統絲襪，套上一雙新買的革履，因為天氣溫暖，所以臂上挽着夾大衣，立在大我面前，正是一位摩登的年輕姑娘，彼此叫應，剛要再說些話時，祖望在嚷着快走快走，玉雪又對大我說道，今天用的錢請李先生不要客氣，我在昨晚早已向母親取得二十塊錢在此了，大我笑道，那裏用得這許多，到時再說吧，玉雪道，我們遊湖去，到了湖邊可以雇舟，母親本來要叫趙媽跟去的，我們一定不要，所以就讓我們隨李先生同行，玉雪說罷，祖望又在催了，於是三人走出大門，阿四拖着包車，已在那裏等候，玉雪和祖望坐了包車，大我另雇了一車，一齊跑向湖濱路去，到得湖濱，玉雪吩咐阿四回去，遂和大我帶着祖望去雇划子船，其時春假中風和日麗，各地仕女們都到杭州來作六橋三竺之遊，有許多遊香還願的人，所以西子湖邊十分擁擠，男的女的，三三兩兩，都在湖濱坐了划子船，一艘一艘的望湖中駛去，大我和玉雪祖望坐了一隻銅欄干的划子船，在鄰鄰春水之中，向名勝之處搖去，一處處地遊玩，大我坐對玉人，說說笑笑，四面青山環繞，如含笑相迎，隄上綠樹氍毹，嫩綠可愛，湖上畫艇往來不絕，大都是一個男的陪了兩個女的，或是兩個男的偕着一個女的，兩船相交的當兒，大我很覺得那些舟中人都向自己船上行注目禮，他明知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美人兒在這裏，無怪人們

都要看了，心裏不覺有一種似傲非傲似喜非喜之意，近午時，已放西冷別墅，三人入內略一遨遊，玉雪在小盤谷和祖望同攝一影，一定要大我也攝一張，大我道，少停我到玉泉再攝吧，三人肚子裏有些餓了，爲了近便的緣故，就在樓外樓用午飯，午後，吩咐划子船停在岳墓之前，他們坐了人力車先去遊過岳墓，再到玉泉，這些地方玉雪等都早已遊過，此時不過看看而已，大我被玉雪祖望伴着在玉泉魚池之旁，獨自攝影，由玉雪付去了錢，三人直遊到四點鐘時，大我恐防陳老太太要盼望，所以仍坐着原舟返棹回去，到得湖濱，划子船傍岸，舟子早將祖望抱到岸上，大我也跳將上去，玉雪跟着也想跳上，不料船和岸高低相差稍大，玉雪又穿的革履，一時跨不上，險些兒跌入湖中，大我瞧見了，連忙還身來援她，在這個時候大我是無心的，玉雪忘了所以然，雙手一搭，緊緊握着大我的手腕，身子望上用力一昇，大我也使勁一拉，玉雪已到了岸上，忍不住嬌軀望前一傾，幾乎撞入大我的胸懷，大我一邊用手一挺，一邊身子望後一縮，玉雪方才立定腳頭，然而大我的右足上已被玉雪的革履尖蹙了一下，大我放下手問道，密司受驚嗎，玉雪笑笑，把頭一搖道，沒有，同時她耳上的雙環幌了兩下，大我搶着付去舟錢，正要回身伴着玉雪去雇車輛，却一眼瞧見他的朋友奚昌正立在左邊湖岸上，相距不過七八步路，臉上笑嘻嘻地正瞧着自己，於是他不覺臉上一紅走上兩步，向奚昌點頭道，奚昌兄，幾時走到湖濱來的，多日不見了，奚昌也走過來招呼道，我剛才

從馬裏辦公畢，到此散步，却聽見你們坐着划子船，傍岸走上，說到這裏，微微一笑，便向玉雪又行了一個注目禮，玉雪也向奚昌看了一下，却別過臉去，拉着祖望的手，向那邊馬路去雇車兒，大我一邊和奚昌少不得要講幾句話，一邊又好似不放心地側轉頭去看玉雪和祖望，奚昌便輕輕向大我問道，這一位是誰，想不到你有這靡靡登的膩友，大我被奚昌一問，臉上更紅起來，只得直說道，這是陳家的女公子，她放了春假，同她的姪兒祖望，今天到湖上一遊，我不過伴他們玩玩而已，奚昌道我好似在那裏見過的，大我囁囁着不答，幸虧奚昌也不再查問下去，祇說了聲你好豔福，快去陪伴玉人兒吧，此時大我已聽見玉雪雇得兩輛人力車，還沒有坐上，正在等候大我，奚昌是知趣的人，便用手一拍大我的肩膀說道，再會吧，隔一天我來看你，大我也說聲再會，別了奚昌，三腳兩步走向玉雪那邊去，一同坐着人力車去了，奚昌却呆立着瞧他們去遠，又還首望有湖中的小艇，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個人要想不到，現在的大我似乎和以前已稍有不同，一個人實在是受環境的支配，而女子的魔力也是不可思議的，大我大我，你莫要陷身情網，作繭自縛，以至將來擺脫不得啊，我倒要寫信去告訴史煥章呢，他一邊想，一邊走向堤上去，奚昌的感想實在不錯，因為大我雖然是劫後餘生，經過了許多困苦，然而天下事實往往發生矛盾，逢到了這個女弟子，又是個富室的名媛，正在若有意若無意的張開着溫柔的情網，要把大我籠罩其中，做她愛情上的情侶，年紀輕

的小姑娘一顆芳心更難捉摸，何況這位小姐又是個想着什麼就是什麼，活潑潑地一切都不拘束的人呢，她張的情網漸漸收攏來，要把大我收將進去，但是大我呢，他心裏豈有不明白之理，但奚昌說過的，一個人免不了受環境的支配，他到了陳家，漸漸地環境更換，對於他的素志不免也有些搖動，因為人非魯男子，誰能無情，誠厚的人對於女性當然不會做狂蜂迷蝶，去追逐，去迷戀，但越是誠厚的人，他的愛情很寶貴的儲藏在心坎裏，不發則已，一發時那麼這心坎裏的愛情便會傾注到他的戀人身上，一步一步的濃厚，一天一天的深刻，決不會生變化的，即使有了阻力，也寧可犧牲，之死矢靡他，真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又所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所以往往缺陷的多而圓滿的少了，大我這次和玉雪遊湖歸後，這一日之歡，青的山，綠的水，活潑嫵媚的美人兒，深刻在他的腦海裏，使他的心境上發生了許多變化，而玉雪在春假中，因為沒有到別處去，大我又是空閑着，所以二人時常坐在一塊兒談心，大我的態度仍是溫文莊重，帶着三分矜持，而玉雪却是孩子氣多，待大我如自家人一般，大我竟被顛倒得不知所措了，春假過後，祖望照常上課，玉雪也赴校，晚上大我仍到玉雪書室中教授詩文，一切如常，心裏歡喜的人彼此能夠天天晤面，這又是何等的幸事啊，祇有大我補習德文的名教師霍烈先生，因為上海方面新近組織了一個新華實業公司，資本雄厚，需要人才，霍烈便受了那邊的聘任，和社中脫離，跑到上海去了

，社中雖然別請一人前來替代，可是那裏及得上霍先生，所以德文科的補習學生走了不少，大我驟失良帥，也就不去補習了，好在他讀得很有進步，獨自在家裏一方面溫習，一方面探討了，玉雪知道了大我已不出外補習，便將讀書時間移在晚膳之後，這樣可以較前更覺便利一些，陳太太相信大我是個誠實少年，心裏也有些歡喜他，且又聽她愛女的說話，要她愛女多得些學問，所以隨便他們怎樣辦法，她並不干涉，至於大我當然惟玉雪之語是從了，有一天星期日，朱蕙英忽來拜訪玉雪，同時大我的書室裏也到了他的朋友奚昌鄭頌石，同來把晤，所以大我不能陪伴玉雪蕙英，却跟奚昌等出去了，玉雪在她書室裏和蕙英談了些時，二人的性情都很活潑的，大我又不在此，自然心裏都想到外邊玩玩，玉雪雙手灣轉，托着她自己的頭，斜靠在沙發上，很無聊地對蕙英說道，朱，春假中我想同你出去遊玩却不料你生了一場病，辜負春光，蕙英正坐在玉雪的對面，口裏嚼着留園杏糖，一聽玉雪這話，便將她足下革履向地板上用力一踐，辜負春光，陳，你說得真是不錯，都是我生了牢什子的病，不然早和你到上海去遊過了，九十韶光，瞬息易逝，現在天氣甚好，景色尚佳，我們何不出外走走呢，玉雪問道，往那裏去，蕙英一看腕上手表便說道，已是兩點鐘了，遠的地方不能去遊，不如到孤山去罷，玉雪道，好的，說時立起身來，就往裏面去，換了一件青色的綢旗袍，因是新製的，穿在身上，愈增妍麗，又帶着一隻手皮夾，遂和蕙英走出門牆，坐了車子，

趕上湖濱來了，二人到得湖濱，下得車，並不坐船，在這和暖的春風中，他們倆攜着手走到孤山，便在放鶴亭上飲茗憩坐，遙對着保叔塔，頗覺心曠神怡，放鶴亭上的遊人很多，走過二人身旁，沒有一個不向他們注目的，因為二人年紀又輕，容貌又美，裝飾又入時，接觸到人家的眼簾裏，都覺得亭邊有一雙燦爛名葩，驚鴻絕豔，那一個不要看看呢，但是二人坐了一回，究竟是常到的地方，便又想走，玉雪的妙目注視着湖中划來的一隻遊艇，把手指着船中一個少年，向蕙英問道，蕙英妹，你瞧那邊來船，有一人坐在船頭打槳的，是不是李先生嗎，蕙英回頭一望，點點頭道，很像的，聽說李先生陪了兩個朋友出去了，那麼這船中正坐着三個人，大約是的了，二人一邊說，一邊盼望着，不多時這遊船已傍了岸，三個少年跳上岸來，玉雪等細細一瞧，那裏有大我在內，不過第一個少年，面色白皙，身材和大我生得彷彿，而衣服穿得比我摩登些，修長而黑的雙眉，活潑的美目，又和我相似，幾乎使人要疑心他是大我的同胞弟兄了，玉雪不由一怔，暗想天下竟有這種相像的人嗎，這時三個人已很快的跑上閣來，六道目光早已射到二人身上，那和我形貌相似的少年，當先走至二人桌子前，把手杖向地下一拄，撐着腰立定，臉上露出一副笑容，對朱蕙英開口道，朱女士，怎的不認識我麼，蕙英也正凝視着他們，見那少年雖不是大我，却又似曾相識，現在聽了他的聲音，腦海中便想着了，遂立起身來，帶着笑容說道，你可是葉先生，那少年點點頭道，對

了對了，好，朱女士還沒有相忘，一邊說，一邊伸出右手來，想要和朱蕙英行握手禮的樣子，但是蕙英却不伸出她的柔荑，少年只得搭訕着回轉頭來，介紹他的友人道，這是趙先生，這是馮先生，那兩個少年本來立在姓葉的後面，見他和摩登的異性居然在遊人膺集衆目睽々之中，談笑着招呼，這一下似呼姓葉的面上增加了不少榮光，而自己反覺沒趣，今復見姓葉的代他們介紹，連忙上前鞠躬道，朱女士，你好，蕙英見人家先介紹了他的朋友，自己也就介紹玉雪相見，且說道，這位陳玉雪小姐是我的同學，姓葉的一邊瞧着玉雪，一邊說道，兩位都是西冷女子中學的高材生，這位陳女士，我也見過的，貴校前次開遊藝會，陳女士的單人舞，五花八門，非常巧妙，令人嘆爲觀止，到現在還沒有忘記咧，玉雪聽他贊美自己，就微微一笑，不說什麼，蕙英也沒有招呼他們同坐，但那姓葉的却不待二人留請，瞧見蕙英右邊有一空椅，便在桌子傍坐了下來，堂倌以爲他們是一夥兒的熟人，所以也就添上兩壺茶，三個茶杯，拖過兩張凳來，於是那二人也跟着坐下，玉雪以爲姓葉的總是蕙英的男友，所以並不奇訝，蕙英見他們坐了，當然也沒有峻拒之理，姓葉的少年坐下後，見蕙英等杯中空着，忙代二人斟茶，又從懷中取出一隻精製的香煙匣兒，開了匣，先取出兩枝，小茄立克，奉給蕙英和玉雪，二人都說謝謝，我們不吸的，於是他就轉遞給他的同伴，劃上火柴，大家吸起烟來，姓葉的吸了一口，又向蕙英問道，今天朱女士來遊湖上，少停可要到會裏去嗎？朱女士

有好幾個星期日不見了，蕙英答道，前在春假中生了好多天的病，一直沒有出外，今天才和同學出來散散心，我是在藝術上沒有研究的人，所以懶懶地不到會，你們會中能者很多，我這個無名小卒，到與不到，也無足重輕的，姓葉的微笑道，女士不要客氣，今天下午四時他們又在那裏開會，我因這兩位朋友從松江來，故先伴他們來遊，到了四點鐘時，要一同上會中去的，我們的會員多一個好一個，女士你既是會員，當盡會員的義務，是不是，蕙英笑笑，於是他們燼餘的半枝烟捲向地下一丟，喝了一口茶，再說道，小停請女士一起去吧，現在已是三點一刻，我們遊罷了孤山，準要到會的，還有這位陳女士，難得相逢，我敢以一百二十分的熱誠，敬請到敝會裏來共同研究，萬萬不要推却，他說這話時，目光緊緊瞧着二人，他的臉上也露出極誠懇的表情來，蕙英笑了一笑道，葉先生被你這樣一說，倒使我難以推却了，遂問玉雪道，陳你可一同去麼，玉雪聽了他們的話，不知什麼會不會，因為她的性情是活潑的，況且蕙英教她去，斷無不允之理，遂點點頭道，蕙英姊若去時，我當相隨，姓葉的見二人已都允諾，心中大喜，姓葉的便問問西泠女學的情況，談鋒很是流利，把蕙英玉雪二人當面恭維一番，玉雪覺得這個人很會說話，比較大我活潑得多了，一會兒堂館前來沖水，姓葉的搶着把茗資付去，立起身來道，三點半了，我們走吧，玉雪等本來坐得悶氣，便一齊立起，五個人一起走到亭後去，訪過鶴塚，走下閣來，又訪了馮小青墓，於是姓葉把他們自

己的舟錢付訖，伴着玉雪蕙英向白堤走去，玉雪得個間隙，暗暗向蕙英詢問這姓葉的究是何人，現在到什麼地方去。蕙英便把脚步帶遲些，讓姓葉的和他同伴走在前面，他在後面便低聲告訴玉雪說道，這人姓葉，名不凡，我在西泠藝術研究會裏認識他的，現在我們將到會裏去。因爲這個會是每星期日聚集一次的，我本來不知道有這會，今年正月裏，我表姊唐軀才，帶我去過一次，二月裏又去過一次，遂也做了他們的會員，但我因爲星期日常要看電影，或是到別處去，所以常常缺席不到，今天恰逢了葉不凡，被他堅邀同去，不得不走一遭了，玉雪道，你是會員，自有應盡之義務，但我不是會員，並且對於藝術上更無研究，怎好去呢，蕙英道，你不要恐慌，你是個個億的女丈夫，也是個摩登的新女子，和我一同去，有什麼不便呢，你且去看看何如，二人正說着話，葉不凡早回過來說道，二位女士請快一些，時間將到了，於是他們一行人一直到西泠藝術研究社去，葉不凡將脚步帶慢，側着身子，陪着玉雪蕙英同走，好似二人的侍從。

第十二回 天上人間新聲和雅集 燈前月下絮語度黃昏

一座小小的洋房裏，四圍種着許多花，又有一架紫籐花棚，遮得向南那間客室中十分陰沉，二三蝴蝶披花拂草的追逐着，客室裏時時透出一陣陣的笑聲，原來正有許多青年男女坐在室

嘻嘻哈哈的高談闊論，那間客室的佈置，完全歐化，壁上却張掛着許多油畫，地下也放着三四畫架，人體山水，紅紅綠綠的大小都有，好似屋子的主人是一位畫家了，窗邊又放着一座鋼琴掛起一支梵華鈴，倘然月白風清之夜，燈紅酒綠之時，合奏起一闕名曲來，更使這洋房生色不少哩，此刻在那鋼琴的旁邊一張大沙發上，並坐着兩個少女，一個穿着淡青色的夾旗袍杏黃色綢的裹子，上罩着紫色的坎肩，胸口和袖子上都繡着花，非常時髦，可惜身子稍胖一些，衣結紮得緊緊的，又伸出着玉腿充滿了肉感，還有一個生得不長不短，不瘦不肥，面貌也很秀麗，頰上塗着黃紅的胭脂，一雙娥眉長如柳葉，美目流盼着，更覺夠人銷魂，身上却完全西式裝束，頸邊套着一串珠子，胸前雙乳疊起着，在薄紗中隱約可視，鼻上又夾着一副沒有邊腳的眼鏡，頭髮朝後燙着，好似蓬鬆地梳了一個髻，這是最流行的一種式樣了，四圍椅子裏沙發上，坐着六七個少年，有的中裝，有的西裝，都像新學世中的人物，有一個瘦得如癆病鬼的少年，穿着一件灰色毛葛的夾衫，頭髮朝後梳着，留得很長，如鴨尾巴一般，垂在頸後，瘦削的頰上露出一些笑容，但是很不自然的，他正在兩少女的對面，靜默地聽衆人談笑，低頭看看他自己腕上的白金手表，已是三點五十分，便對那西式裝束的女子說道，唐女士怎樣你的令親朱女士常常不到會的呢，唐女士笑了一笑答道，孫先生，這不是我的責任，大概她在藝術上沒有感到興趣，而又喜歡遊玩，所以常不到會，我又不能強迫她的，

請你原諒，孫先生點了一點頭說道，朱女士是個很活潑的人。我們很歡迎她。可惜她却不來，還要請唐女士得便邀她同來聚會。我們的會員愈多愈妙。又有一個穿西裝的大胖子插嘴說道，今天小葉要到會嗎，孫先生答道，不過有幾個松江朋友要他伴遊，不能早來，四點鐘時他可同他的好朋友齊來，現在已是三點五十分了，大概他要來的，又有一個少年說道，小葉真是個十足浪漫的人物，他的容貌生得好，夠得上小白臉的資格，又擅音樂跳舞攝影馳馬泳水，也是個多能的摩登少年，所以他恃着這些常在交際場中厮混，一般新婦女很是歡迎他，去年他和某某美術學校裏的一個女學生愛上了，那女學生一心一意想嫁給他，後來被那女學生的家長知道了真情，便逼令她退了學回家去，因為那女學生早已許字於他人了，小葉爲了這事，哭了一天，據說他們兩別離之前，曾在湖上暢遊一日夜，小葉吃醉了酒，幾乎要投湖自盡，後來醉臥在岳王坟前，直到天明方醒，他的愛人也不知那裏去了，他常說那女學生負了他，其實小葉在他的家鄉嘉善。早已有妻子，生了兒女，他完全在那裏欺騙人家，你們中間大約知道的人很少吧，又有一個面色白晳，頭髮梳得光澤無倫的少年，聽了說道，曹兄，你在小葉背後拆他的壁脚，小葉在他的家鄉確乎有了妻子，可是他曾對我說過的，他年紀輕的時候，受着家長的強迫而成婚的，雖然生了兒子，還是無愛情可言，他罰誓絕對不承認，祇當自己尙沒有妻室，將來要重做新家庭，好在他的父親已死了，家中的老母完全做不動主的，

到後來總要離婚，所以他在外邊諱言其事的，你說穿他做甚，姓曹的哈哈笑道，徐美，你們究竟是小白臉的同志，幫自家人說話的，我又不曾誣讒小葉，說的都是實話，你不是律師，竟要代他辯護麼，孫先生從沙發上立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帶笑說道，小葉這個人真有些神秘的，他在這裏市公署任事，每月也不過得到六七十元的薪金，照他這樣費用，供給他個人也不夠的啊，虧他混得過去，姓曹的道，小葉神通廣大，金錢源源不絕的自有夾處，局外人這裏知道呢，大家正說着話，孫先生把手向窗外一指道，說着曹操，曹操就到，你們看小葉不是來了嗎，在他背後有男有女的很有幾個人呢，他一邊說一邊把客室開了，跳將出去，跟着外邊甬道裏一陣皮鞋咕略之聲，大家都有些興奮似的，一齊站了起來，只見小葉一手托着呢帽，一手拖了手杖，跟着孫先生走進室中，便一鞠躬打躬，說了一句道，諸位同志安好，背後立着二男二女，也向眾人略一點頭，就是小葉的朋友馮趙二君和玉雪蕙英來了，朱蕙英眼快，早已瞧見她表姊唐幗才和會友孔女士站在那邊，連忙揚了玉雪的手，走過來和她表姊握手，帶笑說道，表姊，今天真巧，我們在這裏見面了，唐幗才也笑道，蕙英妹，我幾次教你來聚會，你却總是托故不肯出席，今天怎麼自己跑來了，這位是誰，邊說一邊把手指與玉雪，蕙英道，待我先來介紹吧，這位就是我的同學陳玉雪，她是本城陳百萬家小姐，幗才道，呀，原來就是玉雪姊，聞說跳舞很好，久仰得很，玉雪笑道，不敢不敢，蕙英又代唐幗才

孔貞二人向玉雪介紹一遍，此時葉不凡也代他的朋友和衆會員介紹過，大家一齊坐下，對於這位新來的玉雪小姐無不耽耽而視。蕙英又對欄才說道：今天我本和玉雪姊遊孤山，恰巧遇見葉先生被他硬拖來的，表姊前次約我同來，實因賤軀適染小恙，所以失約，請你千萬不要見怪，朱蕙英笑了一笑，正要介紹玉雪，葉不凡却早已搶着立起來，代玉雪介紹數語，把玉雪獎飾萬分，玉雪聽着，臉上也不由微紅，姓曹的和大胖子等見小葉這樣興高彩烈的介紹女友，都有些又羨又妬，孫先生便對朱蕙英說道，朱女士我們很盼望你能時時到會，還有這位陳女士雖然是第一次見面，我們極願意她入會，共同研究，爲我們藝術界努力開闢一條光明之路，蕙英微笑着不答，小葉早說道我願斗胆介紹陳女士入會，一邊說，一邊眼望玉雪，見她的臉上並無不悅之色，遂又說道：陳女士是個跳舞明星，又擅音樂，不愧爲杭州女界中之名人，此次加入我們會中，增加不少光彩，我們來歡迎陳女士，說罷，首先拍起手掌來，於是衆人一齊歡聲附和，劈拍劈拍的一陣掌聲，玉雪到了這時，也不能不默認自己做個會員了，孫先生又看一看手表，向大家說道，好快啊，現在已是四點零五分了，不能再等，立刻開會了，小葉道，那麼請孫先生做會長吧，孫先生果然立起來，一按電鈴，便有一個下人從後邊門內走出，站在一旁，孫先生道，我們已開會，快把茶點搬出來，那下人答應一聲而去。孫先生仍立着說道，我們這個研究會並非正式大會，正式大會須在六月末舉行，每年二次，其

一則在十二月底寒假前，今天是第四十八屆研究會，承蒙諸位光臨，集會又有新會員加入，不勝忻喜之至今請曹先生讀上次紀錄，他說能這話，姓曹的取過一本西式簿子，展開着讀了一遍，乃是上次到會的人名和提議的事，讀完了，孫先生又問紀錄可錯誤，大眾不說什麼，當然通過了，孫曹二人也坐下來，那下人早已托着一盆盆的茶食細點和糖果進來，又有一個下人托着盤，將一碗一碗的茶送到各人面前，大家隨意取些糖菓，飲着香茗，小葉最不肯安靜，一雙眼睛骨碌碌地向四下打轉，時時用一種誘惑的目光飄送到玉雪的臉上來，玉雪雖不欲回看他，不知怎樣的自己也不動主，她的秋波竟和小葉的視線常要接觸着，於是小葉更覺得得意，一邊又和徐美附這耳朵唧唧地說話，因為二人恰巧並坐在一塊兒，孫會長喝了一口茶，將茶杯放下，又起立問了諸位可有什麼提議，便有一個姓陸名奇的立起來說道，上次我們曾經商量過要在本地開一個一週紀念大會，附帶陳列各人的作品，供人觀賞，但因未曾決議，我們今天應當繼續討論，乘此時機，我們可以擴充本會事業，多收會員，好使在西子湖邊得到很好的榮譽，孫會長使道不錯，現在日期急促，祇有四個星期了，我們當從速表決，不知諸位可贊成開這個紀念會，衆人聞言，早有一大半說道，贊成贊成，但是姓曹的立起來道，當然讚成的，不過經濟可有準備，衆人聽了這個發言，却又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還是孫會長說道，開紀念會時可在會場中陳列我的畫品，願將傳得之賢悉數充公，倘再不敷，亦

願由鄙人代墊，他日聲名出時，不妨募捐基金，再由基金項下撥還鄙人的，小葉欣然道，經費已有會長担任，那麼我們可以不必多慮。大家盡力把這會辦得好一些。爲我藝術界同人開一光明燦爛的新園地。現在請選舉籌備委員吧。於是大家推定了小葉和唐軻才徐美陸奇和孫會長五人爲大會籌備委員，担任秩序展覽宣傳各項任務，總算把這事通過了，但因時間不及，故決定把大會日期展至六月中旬，好使籌備的人得以從容預備，以後大家遂閒談別事，姓曹的力譽孫會長的西洋畫，進步甚速，在外很有些名氣，孫會長很得意的說道，我的畫還不能及得上歐美名家，明年我想往巴黎羅馬等處走一遭，倘能加入世界聞名的沙龍畫會，且考察一番而歸，我的藝術方可真的有進步了，唐軻才笑道，會長有這種乘風破浪之志，很好，我如有機會也想到國外走走，把我的塑刻之技，學習得進步一些，孫會長點頭道，唐女士你是個有志的新女子，倘能同行，鄙人榮幸之至，小葉對二人臉上望了一望，說道，你們的前途光明得很，一個人常在國內也覺悶氣，若到海外去吸些新鮮空氣，這是我們大家所羨羨的，姓曹的說道小葉你也想出洋嗎，小葉道，若有機緣，自然要去走走，別的不要說，多吃些奶油麵包也是換々口味，何況不論一年二年，打從海外回來，站在人們面前說話，也可響些，我們不瞧見美術院的院長，開口外國，閉口外國，一種睥睨不凡的神氣，令人怪難受的，他在那地裏說過，我們都是後生小子，一輩子幹不出大事業的，我們也只得忍受他的譏諷，倘然

有朝我們也到外國去打了一個轉，回國時，便和他站在一起，也夠得上說話，而他也自然不敢欺人了，孫會長笑道，小葉發牢騷了，有爲者亦若是，我們既然懂得，便該自己努力纔是，徐美道，會長訓話了，衆人聽着，都笑起來，大家又胡亂談了一番，問問某君的投稿在某報上可曾刊出，某君的歌曲集可要出版，某君的畫得到如何的批評，玉雪在旁聽他們所談的簡直都是閒話，說不上什麼研究，看看時候，知不覺的已過五點鐘了，室中幽靜而富有美術色彩的電燈已亮了，孔女士衝着一塊口香糖，帶笑對小葉說道，我們不再閒談了，聞得葉先生新會一曲歐西的名歌「八上人間」現在請你用梵華鈴拉給我們聽聽，增加一些興趣可好，小葉聽了便答道，孔女士的懿意敝人焉敢不遵，好在這曲譜正在此處，但是一人獨奏，未免寂寞，倘得二人共奏，豈不更美，他說着話，一邊瞧着玉雪，玉雪正和蕙英講話，沒有留意，徐美道，鋼琴梵華鈴合奏，那是非常悅耳的，可惜我們都沒有這種資格，和不凡兄共奏，祇好有請女士隊裏一煩纖手了，徐美說罷，唐女士道可惜我祇會跳舞，不懂得鋼琴，孔女士也搖頭說道，你們都知我是不會的，孫會長向蕙英問道，那麼朱女士呢，蕙英道，要我歌唱，還勉強可以湊些不入調的，然於鹿霞娜却是門外漢了，小葉忍不住說道，西冷女子中學的琴科是一向著名的，陳女士是音樂聖手，我知道的，那麼我斗膽要求和女士同奏一曲，千祈勿却，玉雪聽了，忙搖手道，我不會的，蕙英却把她的玉臂一拉道，玉雪姊，此間祇有你會的了，

前天你不是告訴過我新習得這個「天上人間」曲嗎，這是風行一時的新樂譜，我還沒有聽你奏得，現在你和葉先生合奏，真好極了，葉先生的梵華鈴是非常精妙的，玉雪再要推辭時，衆人早拍起手來，小葉先立起來去取樂譜，孫會長忙走過來，把匙開了鋼琴，一拍琴前的錦凳說道，陳女士坐吧，又把琴上的一盞小電燈開亮，玉雪只得走過去坐下，小葉早恭恭敬敬的將一本樂譜，雙手奉上，玉雪取過，放在琴架上，一翻就翻到這曲，小葉又把一隻曲譜架子湊着玉雪，放在琴邊，從壁上取下那支梵華鈴來，立到玉雪身旁，伸着左手將梵華鈴搭在肩上，右手把鈴桿徐徐拉動，玉雪也將纖手在鋼琴上丁東地按了數下，兩人和好了音，小葉打個招呼道，陳女士我們來吧，於是他們倆便合奏起這闕「天上人間」曲來，小葉的身手真和玉雪一樣敏捷，二人初次合奏，各有一方不弱，彼此用出十二分的氣力來，悠悠疾徐，無不中節，這闕歌曲又是名作，自然好聽得很，孫會長等衆會員一齊笑咪咪的坐着靜聽，神爲之往，等到奏完時，餘音嫋嫋，恍猶繞樑，跟着衆人一齊拍起手來，孫會長喜孜孜地說道，陳女士的鋼琴，果然不愧聖手，若非葉先生恐怕也夠不上哩，你們可稱二難佩服得很，唐女士笑道會長如此讚美，真是大大榮譽了，我們自嘆勿如，玉雪不說什麼，笑了一笑，把琴上樂譜交還小葉，又將鋼琴蓋上，熄了小電燈，走回原座，對唐女士等說道，獻醜獻醜，小葉也去放了梵華鈴，還到徐美一旁坐下，大家又閑話了一會看看時候不早，已過六點鐘了，遂

宣舌散置，孫會長又說了幾句客氣的話，並請朱陳二位女士下一次仍舊到會，送他們到門前，大家才散。玉雪、蕭英跟着唐轎子一起走，來到中央公園門前，定，想坐公共汽車，但公共汽車已開回，雷聲如星，玉雪、蕭英，立在一邊，遙眺湖上翠山已作酣睡，髣髴有一帶高高低低的黑影，而水邊向有打槳聲，足見遊人的興趣倍高，尤自不捨得離去西湖姊姊的懷抱呢，他自思我今晚回去得遲了，大我也許先我而歸哩，唐轎才回轉頭來，對二人說道，我們來遲一步，方才一輛開去了，現在倒要等一會哩，蕭英道，與其在這裏老守，不如走吧，玉雪道，再停一刻便要來了，自然坐汽車快，三人正在說着，只見後邊晚色昏暗中有一少年急急的走來，到得三人身邊脫下呢帽，向三人鞠躬道，三位女士在此等候公共汽車嗎，三人一看正是小葉，都點點頭，唐轎才開口笑道，葉先生你不是伴兩位貴友走的嗎，怎麼落在我們後邊，小葉答道：女士有所不知，我方才伴着敵友想到杏花村去吃晚飯的，後來他們不去了，我遂一人走回來，也要坐公共汽車，不想又和你們會見，唐轎才道，很好，我們一起走，這時喇叭鳴鳴，一輛公共汽車已疾駛而至，停在堤上，小葉伴着三人走上去，幸喜車中坐客不多，大家得到一個座位坐下，汽車也就開了，小葉買了票，正傍着玉雪而坐，覺得玉雪身上一陣陣的甜香，送到他的嗅覺敏速的鼻管裏，心旌有些搖搖不定，玉雪也覺得小葉頭上的阿根生水香得也很厲害，唐女士却夾七夾八的和小葉談話，小葉忽然說道，

今天我覺得很有興，偏偏我那兩個朋友有事他去，我祇得獨自回來，肚子已很餓了，少停到了新市場，意欲奉請三位一同到消閒處去吃大菜，不知三位可肯賞光，唐幗才笑道，葉先生今天你預備請客嗎，可是真心誠意，小葉拍拍自己的心說道，誠意之至，真心之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務請你們不要辭却，唐幗才又道，既然你真心誠意的請客，那麼我等要叨擾你了，我也有好多天沒有吃大菜，你腰裏的大拉斯可充足準備嗎，少停我要喝酒的，小葉聽了，一拍他的衣袋道，有有，充足得很今天我本預備請客的，白蘭地威士忌儘你揀喝，我知道女士的酒量很好的，以前我們在明湖春聚餐時，我領教過了，唐幗才聽着，笑了一笑，對蕙英說道，表妹，我們跟他去吧，今天也是難得的，玉雪却說道，恐怕回家去要太晚了，家中也沒有預先知照呢，幗才搶着說道，府上大概有電話的，可以打一電話回去，通知一聲便得了，今晚我們要吃一同吃，不让你獨自回去的。小葉也說道，唐女士的話對了。倘然陳女士不肯領情，未免太令人掃興吧，於是玉雪也點頭允諾，一會兒前面一排排的電燈照徹通衢，又是一番景象，已到新市場，汽車停了，四人一齊走下，小葉陪着三位麗妹，一路走到清閒處來，他臉上好似鍍着金一般，異常光輝，革履聲托托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有女同行，自鳴得意，最好逢見兩個熟人，使人羨慕他，有這些富貴華麗的摩登女友，果然有兩個市公署裏的同事立在前面一家店門口，瞧着，好似進去買東西的樣子，他走過去，在他們肩上一

拍道，你們在這裏玩嗎，二人回頭看時，見是小葉，連忙招呼，又見他陪着三個很摩登年輕女子同行，不覺怔了他們四道目光，只是向唐朱陳三人身上下的緊瞧，小葉又笑道，你們瞧什麼，一人帶笑答道，好，小葉，你的交際本領真不錯，小葉誰高興和他們多說話，就點點頭道，明天會吧，便伴着唐女士等搖着手杖走去了，到得一間店門口，小葉便側着身子讓三人先行步入，自己跟在後面，好似侍從一般，走到樓上，揀了一間精室坐下，便有兩個清清潔潔的侍者過來伺候，小葉點了四客大菜，侍者便問喝什麼酒，唐軀才搶說道，就是威士忌吧，先拿四瓶有汽橘子水來，侍者答應一聲而去，不多時已把四瓶橘子水開了送上，大家喝着談談，小葉又把西冷藝術研究社的宗旨和期望，講些給玉雪聽，且說這會是孫會長，首先發起的，孫會長名超海，是某某美術專門學校畢業的，也是個青年畫家，人也很慷慨，喜交友的，現在社所先借向他家舉，將來社中經濟發達，便要自建新址，大大的擴充起來，所以此次開一週紀念大會，須得格外努力創造出頗著優美的成績來，使各界人士都知道我們的藝術研究社與衆不同才好，自己和唐女士是籌備會員，要請朱陳二人相助，惹英聽了笑道，我們無才無能，全仗你們籌備會員努力吧，到時我或者可以做一個招待員，小葉道，這也很好，只要大家各出其力，譬如，陳女士的跳舞，芳名久著，將來大會時，秩序中若然加入這一項目，更是錦上添花，受人歡迎，我想陳女士必能大幫其忙，不致於拒絕的吧，小葉說

了這話，玉雪置不回答，祇微微笑了一笑，兩個小酒渦在燈光下益顯嫵媚，小葉瞧着，更覺情不自禁，一味向玉雪說上許多恭維的話，又恐唐朱二人太寂寞了，並且唐女士，是不好應付的，因此他一邊吃着大菜，一邊又極力向唐朱二人獻媚，真虧他手段高明，舌底瀾翻，面面都能顧到，這也是小葉的一種特殊功夫了，玉雪在吃菜之前，曾抽身和蕙英去打一電話至家中，說明自己在外面同學家裏吃晚飯，須九點鐘回去，教娃娃祖望可以先吃，不必等候了，所以此刻她安心坐着，唐女士獨自把一瓶威士忌喝完，對小葉說道，今晚我還是代你省一些呢，小葉拱拱手道，謝謝，玉雪被唐葉二人伴着，也喝了一杯，頰上越發紅了，唐女士多喝了酒，却放浪形骸，談笑風生，三位女士中要推她最活潑了，大菜吃畢，又略坐了一回，朱蕙英和玉雪都要早走，唐女士却一邊對着鏡子，塗脂抹粉，一邊和他講話，還要去看夜戲，問小葉可肯相陪，她身邊有兩張優待券，可以不用小葉再破鈔，小葉自然答應，又問朱陳二人可同去，二人都說，今夜不能同往了，玉雪也就立在一面大玻璃鏡前，取出胭脂盒兒，抹在頰上，右手無名指上的一隻鑽戒，在電燈光下奕奕地照耀着，發出晶瑩的光來，唐軻才看了說道，玉雪姊，你手上的鑽戒價值倒很貴的啊，玉雪道，恐怕不甚好的吧，我母親手上的一隻鑽戒比我的好得多呢，小葉也搭訕着說道，陳女士你說這鑽戒不好，以我看來，已非三千金不辦了，蕙英笑道，究竟玉雪姊姊闊，有這貴重的金鋼鑽飾物呢，玉雪道，在我

母親手裏有一個金鋼鑽的項圈，那才算是值錢的東西，她一直不許我戴，說外面時勢不好，戴出去反有危險，唐幗才笑道，這話不錯，恐怕伯母大人要留着等你出閣的時候添作粧奩贈送的，蕙英道，好福氣，不知那一個才是如意郎君，玉雪把胭脂盒兒放到皮夾裏去，對二人說道，你們不要取笑我，你們不嫁人的麼，小葉在旁邊聽着，拍起手來，唐女士對他看了一眼說道，你拍手做甚，這裏沒有你的事，小葉正要回答，侍者早含笑送上一紙帳單來，小葉接在手裏，看了一眼，便從身邊取出四張伍元的紙幣交給侍者道，多餘的不必找了，作爲小帳吧，侍者謝了一聲退去，又送上熱手巾來，唐幗才道，既然表妹和玉雪姊不能同去，我要同葉先生上戲院去哩，時候已有八點半了，玉雪和蕙英一齊說道，那麼你們二位請便罷，我們都要回家去，四個人遂走下樓來，到得門口，人力車夫早上前搶生意，玉雪蕙英各自雇着一輛，坐着回家，臨別時小葉又對他們說道，下星期日務請二位出席，不要忘記，然後他和唐女士向東邊走去，玉雪坐着車子回到家中，跑到樓上，見她母親正和幾個女戚在房間裏打牌，陳老太太見了她的女兒，便帶笑問道，你今天那兒頑的，方才打電話回來，說你不回家吃晚飯，所以我教祖望等都吃了，祇有我還沒有吃，你少停可要再一同吃些，玉雪笑道，我的肚子那裏還裝得下這許多，我在朱蕙英家中吃的，說畢，回到自己房中去，只見桂喜坐在外房做鞋子，立起來叫應道，小姐回來了，晚飯可是在外面吃的嗎，玉雪點點頭，桂喜問

道，要不要沖些可可粉喝，玉雪搖搖頭道，不要，我喝了些酒，你可到老太太房裏去拿兩隻洋蘋果，教老王做些蘋果羹來吃，桂喜答應了一聲，又對玉雪說道，小姐李先生吃過晚飯，坐在小姑書房裏等候多時了，玉雪笑了一笑道，這書獃子老坐在那裏，變做癡漢等老，……說到「老」字，連忙把底下的一個「婆」字縮住，却格格地笑起來，桂喜也忍不住掩口而笑，玉雪見桂喜笑，便把脚上皮鞋向地上一蹬道，你笑什麼，桂喜道，小姐笑什麼，我見小姐笑也就笑了，玉雪道，不許你笑，桂喜道，小姐不許我笑，我就不笑了，說完便走出房去，玉雪道，你少停把蘋果羹送到書房裏來吧，桂喜帶着笑道，我知道了，玉雪等桂喜去後，跑到內房，開了電燈，對着鏡檯照了一照，見自己兩頰很紅，身上衣服倒並不皺亂，遂換去高跟鞋，穿了一雙繡花鞋子，口裏含了一塊留蘭香糖，把電燈熄滅，關上房門，走下樓來，打從甬道裏走到自己書房前，忽然把脚步走得很輕，又將那扇洋門輕輕地開着，側着嬌軀走進去時，却見大我正坐在沙發中，把手支着頰下，在那裏打瞌睡，原來今天奚昌和鄭頑石一同來訪大我，鄭頑石爲了以前把大我的說稿，中途停刊之事，很覺對不起大我，所以向大我道歉，又發了許多牢騷，說自己若能找到別的出路，這碗飯真不要吃了，大我因事已過去，著作之夢已醒，倒也泰然的說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戒之哉，戒之哉，毋多言，所謂言多必敗，我們不要作西陸蟬聲，徒惹人的忌厭，還是守口如瓶的好吧，鄭頑石嘆了一口氣，便沒得話

說，奚昌便要邀大我出去，大我當然答應，他們三人遂走到湖邊來。在西冷別墅品茗清談。奚昌就向大我說道，李，你平常時候每念着「馮唐易老，李廣難封」這兩句，以為你一世蹭登，難逢知己了，不料現在你竟有了一個紅粉知己，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你一向隱瞞着不提，但是在你的老友面前，你也何妨說說，不應該守秘的，這位鄭兄我已告訴過他了，南山一遊，巧拾脂盒，三笑因緣，豈不是彼蒼蒼者有意為你們玉成嗎，否則天下豈有這種大巧而特巧的事呢，李兄快快老實招來，那大若不是我在湖濱無意巧觀，窺破了你們的事，你還不肯承認呢，大我笑道，招什麼，承認什麼，我又有什麼秘密，不論什麼事，到了奚昌口中，便說得神秘了，前天我接到史煥章的來信，他在信上寫了許多說笑的話和雙關語，要我作覆，必然是你去饒舌的了，奚昌笑道，倒不饒舌，却是饒筆，你有了這樣如花如玉的美人兒，一同湖上清遊，真是逍遙平河之上兮，誰不豔羨，大家是老朋友，怎麼不要告訴他呢，鄭頑石也帶笑說道，那天我們雖然和你開頑笑，然而真有你的，却偏會找得到，所以奚昌告訴了我，我也很欲一知究竟，今天你不必再隱瞞了，我們也決代你守秘密的，大我急道，什麼秘密不秘密，我一些也沒有秘密，奚昌道，你只要告訴我這位小姐和你有怎麼樣的交情，肯同你一起出遊，大我道，天下事所以難了，男女同是人也，怎麼不可以一起遊呢，難道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偶然出遊了一回，人家便要硬派他們有關係嗎，斷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腹，「莫須有」三字便成千古冤獄……大我的話沒有說完時，奚昌早嚷起來道，好啊，你罵人啦，也用不着說什麼「莫須有」這裏並無秦檜，你放心便了，大我見二人情形都有些發急，自己若然再不說明，他們更要疑心誤會到不知怎樣了，遂說道，你們都是我的老友，我當然要告訴你們聽的，稍安毋躁，但請你們不要視爲十分神祕，少說些打趣的話就是了，奚昌聽大我肯說，好似服了一帖興奮劑，拿過茶壺，代大我斟滿了一杯，說道，請說請說，大我喝了一口茶，便將自己如何先到陳家教授他家的孫兒，如何玉雪也請自己教授文藝，以及放春假祖望拖着他們出遊等情，告訴一遍，却把自己代玉雪作文以及贈玉的事隱過不提，二人聽了，奚昌就說道，這事不可說不巧，照迷信講起來，其中似有天緣，陳家的女公子在西泠女子中學裏是一向有名的。你天天和這花親近着，如入芝蘭之室，如遊廣寒之宮，多麼榮幸，大我把手搖搖，帶笑說道，你要像做小說般形容下去了，奚昌道，當着你小說家的面前，怎可不如此說法，大我道，我早已說過不能算爲小說家，業已投筆棄行，休要恭維我了，像我這種的人，艱難險阻，備嘗之矣，幸得有一枝之棲，只要對於我的生活，在目前有了解決和安定，那麼一方面使好預備我的將來，若是老坐這冷板凳，就是薪金再多些，我也不願意的啊，奚昌冷笑了一聲問道，現在這樣願意不願意呢，袁隨園絳帳列女弟子，播爲美談，何況你的女弟子就是三笑的麗姝，作教師豈不勝於書童，當年唐伯虎若有你的機會，他也不

必坐了小船，央求米田共，去餐風飲露的追逐，也不必改姓換名，低頭屈身到華府要去充書童了，大我道，奚兄，你說來說去，總是這樣鬧着說笑，唐寅的事不過見於小說彈詞，也不是真有的，也有人說這是別人的軼事，拉扯到他身上去的，請你不要再說吧，我正在十字街頭徘徊，那裏可以鑽進情網中去自誤一生呢，鄭頑石道，這却難言的，天生吾人血肉之軀，那一個能效太上忘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有不期然而然的，凡是人到了一種環境裏去，不知不覺自會陶醉，何況彼此都是青年，像李兄才貌俱佳，一般異性更易傾慕，自然如磁石引針一般，漸漸兒合攏來，一個人，自己走進了情網，那裏會覺得，便是覺得了，也那裏肯脫身出來，除非受了痛苦，遇了挫折，方才真的覺得了，李兄，一個人的前途，誰也料不到的，你沒有讀過古時的傳記異聞麼，某生某生往往會遇到意外的奇緣的，你既已在陳家做了入幕之賓，祇要陳小姐與你有了深切的愛情陳老太太自會當你作坦腹東床的快婿了，我們希望你努力地在情海中泛掉，將來幸福無窮，長享溫柔滋味，補償你以前的煩悶和悲傷，大我聽了鄭頑石的話，却托着茶杯出了神，一聲兒不響，自思鄭頑石說的話也不錯，我和玉雪相遇，處處都很巧，其間似乎真的含着一個神祕之謎，非偶然的，玉雪近來對待我的一種神情，不知不覺間一天一天親近了，而且她喜歡戲謔，有時和我說說笑話，很顯出天真，不過她的年紀究竟輕一些，又很任性，不能容許人家去拂逆她的意思，這也因陳老太太過於寵愛她

之故，富室千金，嬌養已慣，當然和阿梅愛寶等小家碧玉又是不同，然而我的說話，似乎她却很能聽的，她是一個敏慧的女兒，我要盡我的心力，用教育的功夫，把她所有缺點的地方一一改去，如園丁培植一株樹木一般，常常將有壞處的枝葉修剪，自然這株樹很容易生長得好了，又想到陳老太太待自己也很不錯，鄭頑石說的坦腹東床，我也未始沒有這個企望，只是自己覺得彼此地位相差得太懸殊了，假使陳家擇婚能如古人一般重人不重財的，那麼自己也有資格了，他這樣癡癡地思量着，奚昌對鄭頑石霎了霎眼睛，便向我問道，李，你怎麼一句話也不說了，你在轉什麼念頭，哦，你的心事我也知道了，你迴憶到甜蜜的味兒嗎，大我被奚昌一說，方將茶杯放下說道，鄭兄說的話也未嘗不是，但我自問沒有這種福氣，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不要被人家笑我愚妄嗎，二人聽他的說話軟得多了，估料他和陳玉雪總有些意思的，鄭頑石便又說道，我們究竟是說說笑話，人家的事當然也不能徹底的顧問，事實勝於雄辯，將來自有一天明白的，希望李兄好自爲之，早達目的，也使我們早日喝一杯喜酒，大家決活快活，於是大我也說道，好個事實勝於雄辯，你們試聽後來吧，大家話說得多了，時候也不早了，遂出了西冷別墅，又在湖濱閒眺一回，方才循着白堤，緩緩地安步當車，走到延齡路，已近天晚，大我想要請二人在外邊吃晚飯，但因奚昌夜間適有酬應，而鄭頑石也急乎要到報館中去發稿，所以三人就此分手告別，大我獨自走回陳家，恰巧天黑，他回到

書房裏坐定，想起方才自己和奚鄭二人的說話，自己和玉雪的遇合，他心裏更是激動得了不得，因為大我的心，自去年到現在，曾一次二次三次以至於數十百次，被玉雪的情感衝激着，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他早已動盪了，漸漸忘却了其他一切了。今天又給奚昌等一說，一顆心躍躍而動，不過他一晌還有鑒於齊大非偶的故事，很謹慎地不敢妄涉非想，談什麼情愛這樣內心很矛盾的過着，然而一個人事到其間，斷不容你徘徊中途，他已漸漸兒不覺投入情網了，一會兒文貴送上晚餐來，他吃過了，便走到玉雪書房裏來，今天是星期日不上課的，但因近來大我與玉雪蹤跡日密，情感日濃，所以雖在星期休沐之日，大我晚餐後仍要走到玉雪處去清談多時，方才歸寢，除非玉雪有事他出，不能見面，此時他走到書房門口，見裏面靜悄悄的燈光全無，知道玉雪不在其中，外面的門鎖着的，不能走進去，現在他已熟了，便繞着走廊走過去，到書房的北面，那裏有兩株美人蕉的，有一扇小洋門，開了可通甬道，大我走上石階，伸手將門一推，那門却沒有關上，大我遂得走人，仍把門掩上，甬道裏有一盞電燈亮着，一邊是通內室的，大我當然不敢闖入，他就向着通書房的一邊走去，不到幾步已到門前，那扇門是玉雪常常出進的，沒有鎖閉，大我推開了門，走進室中，開亮了電燈，在沙發上坐下，暗想今晚玉雪怎麼不到書房裏，莫非她在外邊沒有回來嗎，等了一歇，不見動靜，他就立起來，曠了幾個圈子，忍不住地把叫人的電鈴一按，果然聽得甬道裏脚步聲，桂喜推門

而入，一見大我，便道，原來是李先生在此，我以為小姐回到了家中在這裏喚人呢，大我道，玉小姐出去的嗎，桂喜道，是的，今天她被朱蕙英小姐約着同去遊湖的，方才打電話回來說在外頭用夜飯了，此刻還沒有回家啊，大我聽了，點點頭，我也到湖邊去的，怎麼沒有碰見呢，原來她尚在外面，沒有歸來，桂喜便去送上一碗香茗來說道，李先生你且在此坐候吧，大約就要回家了，大我道，那麼小姐來時，要請你告訴她的，桂喜答應一聲，對大我笑笑，輕輕地走出去了，大我喝了兩口茶，仍回到沙發裏坐下，等人心焦，很覺無聊，恰巧昨夜多看了些書，睡得很晏，到了床上又睡不着，下半夜睡了一個鐘頭，醒來時天色已明，他就起身的，所以此刻一落靜，便覺有些倦意，將手支着下頤，不覺打一個瞌睡，自己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玉雪雖走到了他的身邊，一些也不覺得，玉雪見大我沉沉地假寐，也不呼喚，戲將手指向大我鼻上輕輕一彈，大我驚醒，張開眼來，見玉雪立在他坐的沙發前，低倒了頭，向他憨笑，兩頰紅得如玫瑰一般，口裏有一陣甜香微盪過來，他只是對她的嬌顏凝視着，微微地笑，不說什麼，玉雪道，做什麼，你沒有醒嗎，怎麼睡到我的書房裏來了，起來起來，便展開粉臂來拖他，大我也握住他的柔荑，順勢立起身子說道，我一個人在此等候你，等得時間很久，所以不知不覺地打起瞌睡，若不是你來時，恐怕我不知要睡到幾時呢，你今天到那裏去玩的，玉雪道，我被蕙英邀着出去遊玩，起先在孤山飲茗，後來便到……她說到這

裏一頓，想自己在西冷藝術研究社集會的事不要告訴大我吧，大我見她停住，便問道，後來到什麼地方去呢，玉雪道，到蕙英表姊家裏去玩的，他們留我在那邊吃晚餐，所以我直到此刻回家，桂喜說你已在這裏久待了，對不起得很，大我道，我左右無事，久待何妨，這時桂喜已送上兩杯蘋果羹來，二人方才放下手，面對面的坐下，玉雪帶着笑對大我說道，今晚我在外邊喝了些酒，所以教老王做這個吃吃，可以醒酒，你也可以嘗嘗，大我道好極了，遂接過杯子，立刻把一杯蘋果羹吃盡，讚道，老王的製手果然不錯，無怪這裏老太太必要用他，玉雪也將她的一杯吃畢，桂喜收了空杯退去，二人依舊坐着，媚々清談，窗外的明月很是皎潔，照在很光滑的水門汀走廊上，園中花木恍如浸在水中一般，花影斑駁，隨風搖移，一切景象幽雅而靜寂，而玉雪的書房裏玻璃窗上，也透出紅漾漾的電炬光來，從外面可以瞧見窗簾裏一雙厮並着的影兒，鄭頑石的話說得不錯，「凡是人到了一種環境裏去，不知不覺自會陶醉」現在這二人真的陶醉了，

第十三回 少婦情深風波因手帕 慈親念切星火急家書

粧檯上的翠石鐘，嚙嚙地鳴了十二下，夜色已深，左右鄰舍人家都已入了睡鄉，靜寂無聲，祇有遠遠地犬吠之聲，給守門的人聽了更是難受，室中有一少婦，約有三旬以上的年紀，可

是身上穿得非常華麗，粧飾還如少女一般，她正橫在一張榻上，抽着大烟，一個人很覺無聊，聽了那鐘聲，便放下烟鎗，取過一把青花白瓷的小茶壺，喝了一口茶，便從榻上站起身來，走到衣櫥邊，對着櫥上的大玻璃鏡照了一照自己的倩影，笑了一笑，似乎自己以為生得還不錯，年紀雖大，丰韻猶存，便取過脂粉盒兒，在她臉上厚厚的塗抹了一番，嬌滴滴地越顯紅白，在這燦燦的電燈光下增加了不少的美。可惜因為她吸了鴉片烟之故。兩頰不免有些瘦削，顴骨也有些高聳起來，而且少女的時代確乎早已過去了，全仗些人工的修飾，蛾眉曼描，顧影自憐，自己一心以為色貌未衰，常得郎歡呢，這時她蹬着繡花拖鞋，走到窗邊，舉帷一看，瞧見了天上的明月清光，從帷隙裏瀉進她的房裏來，她似乎等得很厭倦一般，聽聽對面房裏睡着的小姑娘小蘋，鼾聲已起，早已睡熟了。她恨恨地說一聲道，小鬼頭倒這般睡得爛醉，什麼事都不管的，遂放下窗帷回到牀邊，在牀沿上坐下，又說道，這小鬼又可愛又可恨，鬼話連篇，時常把人家哄得上當，真所謂叫死人不償命的了，怎麼到了這時候還不回來，莫非他又愛上了什麼女學生了，唉，小鬼的心腸令人不可捉摸，我看他總是歹良心的啊，她正自言自語的說着，忽然聽得外邊門上電鈴聲，在這沉靜的空氣中叮零零的響得很是急促，她忙立起來，走到窗邊喊道，陶媽快開門，該死的，你們都是一輩子睡不醒的，電鈴接着響個不停，樓下坐在客堂裏的陶媽，從瞌睡裏醒過來，又聞得樓上費少奶妹的嬌呼聲，連忙立

起身子去開門，跟着便聽革履聲走上樓來，她就喊道，小葉小葉，你做什換歸來得這樣遲慢，你不知道現在已近一點鐘了嗎，你在外邊幹什麼事，莫不是和什麼愛人去看戲的嗎，小葉笑了一笑，把呢帽手杖丟在一邊，走到沙發前，一屁股坐了下去，說道，我今天真累了，她圍圓着星眼說道，快快招來，小葉道，教我招什麼，你難道不知今天我伴着松江來的朋友出去遊湖的嗎，好在人也給你見過的，我還會撒謊嗎，她道，你這個人倒有些很難說的，小葉道，我老實告訴你吧，一邊說，一邊從身邊取出一個白銀的香煙匣子，取了一枝紙烟，劃上自來火，吸了一口，她側着身子，坐在沙發扶手上將兩個手指在小葉額角上點了一下道，快快招來，小葉道，你不要急，我今天陪着朋友遊了西湖，夜間又往西菜館吃大菜，戲院裏看戲，都是我一個人請客，身邊的錢都用完了，這都不打緊，又勞你冷清清地一個兒等候，我大大對不起，瑞珍，請你原諒吧，瑞珍聽了小葉的話，忙說道，我給你的錢都用完了嗎，還說什麼不打緊，你真是無底洞，市公署裏月薪，我一個大錢也沒看見，這倒罷了，我也不想吃你的，穿你的，但你還是常常向我愁窮道苦的借錢，不給你吧，你概起了臉，怪我不願憐你，給了你吧，你總是用得一個大錢也不剩，這個樣子，我的錢不要都被你用光嗎，大約你在外邊又結交上什麼女學生了，你這沒良心的小鬼，說罷，背轉臉去，小葉忙把香烟攔在几邊，將她的右手拉住，放在他手掌裏揉搓着說道，瑞珍，你不要老是怪怨我，你不信時可

以去問的，我結交什麼女學生呢，那些女學生祇要人家的錢，愛情都是虛偽的，她們的心腸刻刻在那裏變換，怎能像你這樣深切的愛我呢，瑞珍聽了這話，把臉重又回轉來，微微笑了笑，小鬼，你有意甜々我嗎，你既然知道女學生都要你的錢，那麼以前你和姓金的女學生，怎麼愛得火一般熱，到了她不肯嫁給你而托辭他走的時候，爲什麼你憤欲自殺，醉得睡在岳王墳前過了夜還不知道呢，你要賴嗎，小葉道，金秀珠這個人倒還好，她也是無法可想，不得不如此，她沒有多用過我的錢，可是別的女學生却難得有此，所以她走了，我幾乎要自殺，唉，我老實把此事告訴了你，你却時常要提起，有意譏笑我嗎，瑞珍道，誰教你有這話柄，我自然要說的，小葉嘆口氣道，從今後我不想女學生了，有了你這樣溫存體貼的愛我，我還敢生野心嗎，瑞珍道，你不要口甜心裏苦，恐怕你的說話靠不住的，我又要問你今天究竟到那兒去的呢，小葉道，我早已老實和你說了，你怎麼始終不相信，待我宣誓給你聽可好，小葉說到這裏，便仰起頭，朝着天花板說道，皇天在上，我葉不凡，……瑞珍見小葉當真要罰咒，便把手去按住他的口，帶笑說道，你又來了，我不許你賭什麼咒，小葉笑道，你不許我賭咒，我就遵命，遂又取過紙烟吸了數口，把半段燻餘的烟捲丟在痰盂中，立起身來說道，你看鐘上已是十二點五十五分了，我真有些疲倦，要想睡哩，你的大烟可吸夠嗎，瑞珍道，夠了，就讓小葉立起身來，小葉先把外面長衣脫下，不料有一樣東西落在樓板上，瑞珍

眼快，早跑上前伸手拾起，拿在手裏，乃是一塊花花綠綠的小手帕，帕上充滿着醉人的香氣，一望而知是女人的用品，原來小葉在消閒處出來，看玉雪蕙英走後，他就陪着唐女士到戲院裏去的，從戲院裏散出來的時候，小葉吹着了一陣風，連打幾個噴嚏，那唐女士便將她的小手帕給小葉去揩，因為小葉沒有帶着呢，小葉揩了便奉還她，但是唐女士說，送給你了，不必還我，小葉有些知道她的脾氣，就笑了一笑，塞在衣袋裏，忘記藏好，回來時不料被瑞珍無意中瞥見，很快的搶了過去，此時瑞珍發怒道，小鬼，你這塊手帕從那裏得來的，是不是你愛人的東西，你說今後不想交結什麼女學生了，但是又有把柄給我拿着，你這個人說到那裏是那裏的，我不相信，小葉見了，很鎮定的說道，冤哉枉也，這是趙先生在孤山下拾得了，不知是誰遺落下的，馮先生和他搶奪，他一定不肯給人，暗暗塞在我的衣袋裏，我不便取出來，以後大家都忘記了，瑞珍，你試細細想一想，倘然是什麼人送給我的，我豈肯帶回來給你做把柄的嗎，你總是說我有愛人，有女學生，使我一直受你冤枉的氣，瑞珍雙手把那塊手帕用力一撕，想要把牠撕破，誰知她自己力氣小，一些也撕不動，再一瞧角上有紅絲線繡着一行小字，她是不認識字的，氣得面色都變了，抖着說道，你不要賴，賴的不是人，我和你脫離也好，早晚你要變心的，癡心女子負心漢，你這人還有良心嗎，小鬼小鬼，小葉耐着氣，撮着笑臉，走上前向她一揖道，你不要這樣誣陷我，明天你可去問趙先生的，我祇愛你

一個，有話好好的說，不用這樣動火，你有肝氣病的，千萬要保重身體，瑞珍一面聽他說話，一面又用手去撕手帕，撕不破時，眼眶裏的淚珠兒不由直滾下來，聽了小葉的話，便退下一步說道：「你教我如何回道先生，我又不知他日在那裏，況且你們也可串通了騙我的，這些廢話不用說，你說罷。」我，不過聽我，須知我不是你家長的黃臉婆，儘被你欺侮的，你當初和我相愛的時候，你怎麼樣的對我，現在也該怎麼樣的對我，因為我沒有待虧你啊，你的良心在那裏，說罷，向桌子上取過一柄利剪，啍又一聲，將這塊手帕一剪兩半，拋在地上，恨恨的說道，你愛這手帕，我就剪破了，宛如把你的愛人剪為兩段，你心裏疼嗎，說了這話，一會兒又從地上拾起那塊剪破的手帕，開了抽屜，放在裏面，用小鑰匙一鎖，自言自語道，我不必丟棄，不如藏好了，可以做個證據。上面的字我雖然不認識，自有人認識的，小葉今天本來很高興，不料現在起了這個小小風波，給瑞珍大大的怪怨一番，心裏自然也非常氣惱，雖然已脫長衣，已聽鐘聲敲過了一下，祇得回到沙發上坐了，撮起嘴，一聲不響，儘瑞珍說他罵他，一句話也不分辯，他自以為祇有這個墜壁清野的方法，最為佳妙，否則恐怕對說到天明也不得解決的，瑞珍坐在牀沿上，嘮々叨叨，只顧說個不停，後來他見小葉不聽不理，一陣傷心，伏在粧檯上啜泣，小葉呵欠連連，又見瑞珍低泣，遂嘆了一口氣，立起身來，走到她身邊，把她搖了一搖道：「不要這樣，我實在是受冤枉的，你說我負心，我也一時分辯

不清，但是你終能明白的，有話明天再說，你犯不着氣壞了玉體，我們兩個人須要一條心，你的心裏有我，我的心裏有你，誰變了心誰不是人，瑞珍啐了一口道，你就不是人，小葉道，我就不是人，你當我是什麼就是什麼便了，瑞珍道，你是一隻狗，是一隻野狗，小葉笑道，我是野狗，怎樣跑到你的房裏來呢？一邊說，一邊走到烟榻邊，點上烟燈，回頭對瑞珍說道，來來，我代你裝一筒烟與你賠罪，瑞珍果然又有些發癡了，遂揩了一揩眼淚，走過來向烟榻上一橫，扳了面孔說道，你快裝，於是小葉一邊代她裝烟，一邊又乘機說了許多好話，把這事掩飾過去。博得瑞珍心頭之氣漸漸平息。鐘上已鳴二下了。小葉立起來說道。請安睡吧，於是一場小小風波消滅於烏有之鄉了，次日早晨，瑞珍方深入黑甜鄉裏，睡得正酣，小葉却早已醒來，因為自己要到市署去辦公的，不敢貪睡，聽鐘上已鳴七下，自思再可靜臥半時，七點半起身洗面用點，八點鐘出門，還不遲呢，於是他不敢去驚動瑞珍，自己躺着，想到昨夜爲了唐的一塊手帕之故，惹得瑞珍大動其氣，險些兒鬧出不歡的事來，自己爲什麼這樣不謹慎呢，又想到昨日在藝術研究會裏得和富家閨秀陳玉雪小姐相識，真是巧得很，消閒處一頓大菜請得不冤枉，橫豎化去瑞珍的錢，自己和瑞珍愛情却是虛偽的，目標全在金錢二字，我祇要用她的錢好了，無奈她供給了我些錢，便把我管頭管脚，視作她粧台僕人一般，身子更不能十分自由，幸虧自己心思巧，言語圓滑，尙能對付得住，但是瑞珍已是年華過時，又

吸上了大煙，任她怎樣塗脂抹粉的粧飾，那裏及得天真活潑玉貌韶年的陳玉雪呢，陳玉雪是西冷女子中學裏有名的交際家，又是陳百萬家的獨養女兒，他日我若能和玉雪愛上，那麼方稱我的心了，一邊想，一邊側轉臉兒瞧到身邊睡着的瑞珍，却覺得她黛眉間露出烟容，時代的青春美早已過去，殘脂剩粉已掩不住臉上的雀斑，彌覺其醜了，哦，這個不生問題的我將來不妨可以和瑞珍脫離關係，我們倆雖然雙宿雙飛，又沒有正式婚約，事到其間，她也奈何我不得，祇是難解決的問題却在他自己的家庭，他這樣想着，眉峯頻蹙，自言自語道，到那時見機行事吧，想了幾個念頭，七點半鐘已到了，他照着老樣，悄悄地起身，穿衣，洗臉，用點，自有陶媽伺候，八點鐘時他出門上市署去了，一星期的光陰過得很快，到了星期日，他們的藝術研究會又要照例開會，這天小葉穿了一身新製的嗶嘰西裝，在下午便到理髮店去修髮整容，足足有一個多鐘頭，一切都修飾好了，當他對着鏡子仔細向自己全身上下端詳時，不愧是一個摩登的美少年，身上的西裝又平又整潔，鵝黃的領結更是帶有些藝術意味，自己瞧着自己，越看越滿意，理髮匠又用布代他擦抹足上的革履，恰巧有兩個年輕的摩登姑娘走進來理髮，一見小葉，頻頻用妙目來斜睇，這樣更使小葉得意，便付去理髮之資，昂着頭，走出理髮店，在和暖醉人的風裏，一逕走到孫超海家裏來，時候還早，祇有三點鐘，孫超海的客室中一個人也沒有，孫超海也經下人通報，方才出見，他見小葉修飾得多麼漂亮，便

把手搔搔自己的頭髮，對小葉一笑道，葉先生，今天怎麼來得這樣早，小葉道，左右無事，我就早些趕來，免得到了別處去，納不上時刻，他們一個人也沒有來嗎，孫超海道，還沒有，人來，請在此坐坐，我還有一幅畫正要完工哩，小葉道，那麼便請吧，孫超海說一聲對不起，走到裏面去了，小葉獨自坐着，很覺無聊，對着那邊的鋼琴，一手托着下頤，不知想些什麼，過了些時，徐美和姓祁的來了，跟着孔唐二女士等都絡繹而來，頓時一室中充滿着歡笑的聲音，孫會長也踱出來了，大家又談了一刻，看看已有四點鐘，即要開會，小葉心裏焦躁得異常，因為今天會員比較上次到的多，但是惟有朱蕙英和陳玉雪却還沒有惠臨，小葉忍不住便向唐女士問道：令表妹今天要來嗎，你爲何不邀她出來，還有陳女士是新會員，不知今天來不來，唐女士笑了一笑道，我不是仙人，恕我不能告訴你，蕙英的家和舍間相隔甚遠，況我今天午後尚有些別的事情，有誰這空功夫去相邀呢，小葉吃了她幾句話，默然無語，孫超海也說道，我們祇好先開會吧，倘若今天他們不來時，務請唐女士有屈玉趾去一約，唐女士道，好的，小葉一看自己腕上的手錶，說道，且慢開會，我的錶上祇有三點五十五分，還有最後之五分鐘，安知他們不來呢，請諸位再耐心等候一下，待我到門外去瞧瞧看，一邊說，一邊立起身子，開了客室門，跑到外面去了，家人見小葉這般情景，不覺都相視而笑，徐美把手向窗外一指道，小葉真是精靈，果然被他一候便來了，姓曹的笑笑，跟着一陣革履

聲，小葉恭恭敬敬地，伴着朱陳二女士走進室來，香風四溢，今天朱陳二人都穿着校中的制服，上身綠色的衫子，下繫黑綢短裙，白色長統絲襪，漆皮革履，頭髮都燙着，玉雪的頸項裏套着一條小小的珠鍊，衣袖很短，露出雪藕也似的粉臂，手腕上縛着一隻白金手表，如出水芙蓉一般的清麗，又是一個樣子，於是大家一齊站起相見，孫會長又代玉雪和幾個上次沒有見面的會員介紹過，方才坐定，朱蕙英向唐女士說道，今天我們來得遲了，小葉搶着說道，不算遲，我的手表上現在還是三點五十九分呢，但是我却三點鐘就來的，孫會長說道，葉先生今天來得特別早，慢郎中變成急先鋒，希望大家都如此便好，小葉道，鄙人是一向遵守時刻的，便是朱女士和陳女士雖然姍姍來遲，却尚未過四點鐘，說到這裏，便問玉雪道，陳女士的手表上是不是四點鐘不到，玉雪把手腕一抬，看了一下，帶笑說道，已是四點零四分了，小葉道，啊呀，我的手表怎樣遲了五分鐘呢，這隻愛而近也不靈了，說罷便用手去開表，撥到玉雪所說的時候，姓曹的却和徐美歪了一歪嘴，很幽默的笑了一笑，孫會長遂吩咐下人照例獻過茶點，立起來宣布開會，請籌備會員報告，大家逐一把自己的任務約略報告一遍，挨到小葉，他就立起說道，我想在開大會的時候，要吸引羣衆注意，最好要在秩序中加上一樣新劇，我以前曾入華東劇社，對於編劇，敢說有一點小小經驗，所以我費了一些心思，和徐美先生合編上一種劇本在此，不知諸位意見如何，孫會長點頭說道，你能這樣盡心出力

，這是最好的事了，現在先請你把劇本的大略講一下給大家聽聽，然後可付表決，小葉遂從他西裝衣袋裏取出一本銀色封面的袖珍日記簿出來，翻了一頁，對衆人說道，我這劇本的取名「失敗與成功」，是表演一個藝術家又是音樂師，起先他和一個浪漫女子結合，在大都會裏度他們的浪漫生活，後來那浪漫女子別去愛上一位游泳界的水上英雄，藝術家失戀成疾，在情場上宣告失敗憤恨得幾欲自殺，他受了這個重大的刺激，於是獨自一人悄悄地從大都會裏遁走到一個沿海的荒村上去，過他孤獨淒涼的生活，隨身帶的惟有一些繪事之具，和視若第二生命的一支梵華鈴，每當月白風清的晚上，他走出了賃居的小屋，到海濱上去獨奏一曲，日間在室裏精心作畫，且編幾支新的歌曲，這樣很岑寂地過了三年，他已作得五六幅名貴的大油畫，編成七八支好聽的新曲，有一個夏天，恰逢大都會裏有一個某鉅公，攜着他的愛女，也到這海濱來，因為他的愛女患了肺病的初期，遵醫生的話，特地到此別墅中養病的，那藝術家並不知道，依舊照着他的習慣，晚上到海濱去獨奏梵華鈴，却不料竟逢到一位知音了，原來那位養病海邊某鉅公的愛女是一位酷好音樂的人，她自己擅長各國樂，能奏庇霞娜，能歌能舞，所以她一連幾個晚上聞到了那哀怨靡曼的梵華鈴聲音，不能自持起來，向鄉人探聽明白，便在一個月明之夜，當那藝術家在海濱獨奏之時，那位美如安琪兒的史小姐翩然來臨，和藝術家於月下相見，藝術家因在情場失敗之後，不願再和什麼女子交接，却無情地

溜回他的小屋，但是到了次日，史小姐却同她的父親枉駕到這小屋裏來訪他，某鉅公一見藝術家所繪之畫，大爲歎賞，於是向藝術家問及身世，大有憐才之意，某鉅公的愛女又要求藝術家和她同奏一曲，於是藝術家現身在某鉅公華麗的別墅中，和史小姐同奏新聲，某鉅公又餉以佳肴美酒，盡一夕之歡，以後二人互通款曲，感情日密，史小姐傾心於藝術家，得她父親的同意，竟與藝術家締結鴛盟，而她的肺疾也全愈了，於是藝術家經他愛人的相勸，離開海濱，同返都市，經某鉅公之介紹，開一個人畫展會，報紙上行行揄揚，又爲已成名之老畫家讚賞，一經品題，聲價十倍，藝術家的聲名鵲起，世人爭購他的作品，後來藝術家遂和史小姐正式成婚，由失敗而達到成功，從悲劇而變成喜劇，小葉把劇情講畢，大家好如聽故事一般，津津有味，尤其是幾位女士更覺有興趣，小葉便又對大家說道，這裏面如有紕繆的地方，請諸位教正，孫會長遂付表決，問衆人贊成不贊成，大家都伸起手來一致通過，小葉很得意的說道，那麼要選主角了，劇中的浪漫女子誰來扮演，徐美聽了，目光一齊瞧向數位女性方面來，孫超海道，這裏除却唐女士沒有他人能夠勝任而愉快，不知唐女士可肯，小葉接着向唐女士說道，唐女士幸恕冒昧，你能不能答應，唐女士笑道，你們認我爲浪漫女子麼，小葉道，不，不，在劇中扮演的都是假的，不過你的性情活潑些，表情工細些，所以要有屈你了，唐女士點點頭道，我就允許吧，免得說我不熱心，小葉遂取出自來水筆，把唐女士的

名字寫了下去，又說道，女主角史小姐可有誰來擔承，這話說罷，大家的目光又不期而然的注向玉雪身上，玉雪也有些覺得，低着頭不響，徐美接着說道，這個女主角是很重要的，既要有大家閨秀的身份，又須嫻熟音樂，能奏鋼琴，性情活潑些，孫超海笑道，如此說來，只得有屈陳女士辛苦一下子了，小葉也說道不錯，祇有陳女士最是台配，玉雪連忙把手搖搖道，我對於演劇沒有經驗，恕我不能應命，況且，……她的話沒有說完，朱蕙英早搶着說道，請玉雪姊不要客氣，你在校中也曾表演過的，大家又拍起手來，孫超海說道，當仁不讓，舍我其誰，陳女士千萬別再客氣，這裏祇有女士能夠擔任這個主角，他日本會得以發達，都仗女士相助之力，你若不答應時，這劇便演不成了，小葉道，我們只要各用功夫練習便了，陳女士不必推諉，於是玉雪又祇好默允了，女主角既定，便繼續商定男主角，最重要的是那位藝術家，須會奏梵華鈴，又須能繪畫，於是有些人舉孫會長，有些人舉小葉，可是舉小葉的佔多數，孫超海便說道，承蒙諸位舉我，但我並非客氣，實在不能勝任，我對於梵華鈴是門外漢，況於情愛的表演更無經驗，鄙人這張臉自問又生得醜惡，萬萬不能允承，請一致公推葉先生吧，小葉也說道，我雖會奏梵華鈴，却不善繪事，請孫委員長不必謙辭，孫超海又說道，繪畫不必當場畫成，可以借用鄙人的畫，至於奏梵華鈴，却非當場獻本領不可，還是請葉先生擔任的好，大家一想孫會長的話不錯，於是一致公舉小葉，小葉也就老實答應了，某鉅

公一角便推了孫會長飾演，遊泳家一角便推徐美飾演，因為徐美能游泳的，其餘的角色到時隨便派定，所以劇中佈景，統由小葉擔任。向華劇社去借，並推小葉為劇務主任，領導一切，小葉便約定幾位主角每星期一三五下午四時至六時，在會中練習對白和表演，分幕，大家也答應，又談了一些別的事，方散會，玉雪和朱蕙英名坐着車子回家，玉雪既答允了扮演劇中的女主角，心裏很有些忐忑，又沒有把這事告訴大我，而大我在教讀的時候，覺得這幾天玉雪似乎有些心事，未能專心在書本上面，猜不出她爲了什麼，却也未便查問，星期一玉雪放了學，便教阿四把她拖到白堤去阿四自然遵命，玉雪到得會中，小葉徐美孫超海等都在那邊等候，一見玉雪前來，大家歡迎，小葉又把劇情詳細再述一遍，做好了對白，分了幕，各人試着表演，將近六點鐘時，大家覺得有些疲倦，各各散歸，星期五的這天傍晚時候，玉雪表演過後，從孫家散出來，這天她沒有坐包車到會，所以一人在白堤上閒步回去，天色未盡黑，一鈎斜月早從雲端裏擁現出來，玉雪沿着湖畔一邊走，一邊賞玩風景，忽聽背後有人喊道，陳先生慢慢兒走，玉雪回頭看時，乃是小葉，遂立定了問道，葉先生你在後面嗎，小葉趕到她身旁說道，是的，女士走得好快，於是搭誦着，伴着玉雪同行，從他身邊摸出一件東西，奉與玉雪道，陳女士這是一個雞血涼的圖章，是我家傳之物，本來鐫有鄙人的名字，現在我磨去了，特請本地著名金石大家播幕岳，刻上陳女士的芳名，以十二分的熱誠獻給女士，

作爲我們交友的一個小小紀念，請陳女士賞臉收納，玉雪接到手中一看，見那圖章鮮紅光澤，果然可愛，上面用虬龍屈曲般的古體刻着「玉雪之印」的四個陽文，真是鐵畫銀鈎，古樸可愛，玉雪本來缺少這樣東西，現在小葉恰巧投其所好，心中自然歡喜，圖章上早已刻上她的芳名，當然也不能再客氣，便對小葉說道，葉先生承你這般盛情，教我怎樣報謝呢，小葉道，我只要女士收下，已很快活，這名貴的圖章應當長侍玉人之側的，若被我們骯髒男子用，不是有屈了它嗎，小葉說這話時，瞧玉雪臉上帶着一些笑容，說聲謝謝你，把這圖章收入她的手皮夾裏去了，小葉一顆心暗暗歡喜，走了幾步，他又對玉雪說道，人們的遇合真是不可知的，我與陳女士素不相識，却一旦成了同志，使我覺得非常光榮，非常快慰的，還有女士的音樂非常高妙，此後倘蒙不棄，要請時常指教，玉雪笑了一笑，沒有回答，二人漸漸走到了湖濱路，天色已黑，玉雪要喚車子回去，小葉却說道，我肚裏有些餓，陳女士請在外邊用些點心可好，玉雪道，上次已叨擾，現在不必了，小葉道，難得的，今天我們約略進些點心，西園的麵，味道很好，玉雪也不再辭，二人走到西園門前，小葉便讓玉雪進去，揀了一個空的房間坐下，小葉叫了兩碗蝦仁麵，又點了幾樣冷盆，四兩白玫瑰來，和玉雪吃喝着，他對玉雪獻出十分殷勤誇述了一番，玉雪究竟是年紀輕，閱歷小的女子，她見小葉爲人非常漂亮，又是活潑，說幾句話都說到她心坎裏去，比較大我那樣期期艾艾的又是不同，雖然近來

大我和她親熱得多了，然而那裏會有小葉這般善於迎合心理呢，小葉穿着簇新的西裝，一副摩登的神情狀態，玉雪又怎樣瞧得到他的骨裏。自然而然的，心裏喜歡和他接近了。當二人一邊吃喝，一邊談笑的時候，門外忽然走過一個人，聽到玉雪的聲音，不由一怔，連忙立定身子，可是門雖開着，有兩扇花玻璃的短窗擋住視線，不能完全瞧見門裏面的人，祇見左首下邊有倆隻穿着西裝褲子的長腿，右邊下面有花花綠綠的長旗袍拖着，還有一雙銀色的高跟革履，當然是一對青年男女在裏面暢叙幽情了，那人微微一笑，却不去驚動他們，回到隔壁的一間室裏，已有幾個朋友坐在那邊，他便坐將下來，猜拳喝酒，十分熱鬧，當然聽不到他們隔壁室裏的談話聲音了。但是那人坐了一會，再也忍耐不住，立起身來，走到白漆的板壁邊，恰巧靠近窗邊有一條小小短縫，那人把眼鏡一推，湊到壁縫上，偷瞧了良久，點點頭，又將耳朵貼在壁上，要想聽聽，可是那邊唧唧的聲音不高，而自己這裏談笑的聲浪充滿一室，那人便回到座上，有人對他帶笑問道，隔壁是不是有一男一女在那裏喝酒談心嗎，我也在無意中窺見的。在這種男女交際公開的社會上，司空見慣，有何足奇，你緊瞧他們做甚，快喝酒吧。那人把手搖了一搖，又一抹自己嘴邊鬍子，低低說道，你們不知道這裏面的一個女子是我相熟的人，一個大腹賈哈哈笑道，老兄，我知道你是生平不二色的，外邊又沒有租小房子的姨太太，你又沒有長大的女兒，不怕做烏龜，便是相識的人于你甚事，就是你當面

見了，也管他們不得，現在和以前不相同了，那人冷笑了一聲，也不說什麼，便喝起酒來，但是他對着門口時常留心着，隔不多時候，便聽咕略咕略的聲音，從短窗上望出去，只見花綠綠的旗袍和西裝的褲子很快的在門口掠過，他忙立起身來，跑到門邊，推開一扇短窗窺時，見他們倆已肩並肩的走下樓梯去了，遂冷笑了一聲道，件件精，樣樣精，家裏有了那書獃却不算數，還要到外邊來結識小白臉，小小年紀，胆子倒不小，今天却被我撞見了，以後有機會時，我總要慢慢擺佈她的，使她也知道我的厲害，原來那人就是毛小山，恰巧今晚他的友人在此請客，他方才到廁所裏去，經過玉雪小葉雅座的門口，聽得玉雪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以為二人的秘密已被他無意識破，所以說這些話，然而玉雪又那裏知道呢，小葉和玉雪出得門來，彼此分別，小葉一看表上已有七點十分，要緊趕回瑞珍那邊去，急急地雇了一輛人力車，坐着回轉私寓，可是她的心裏却懸懸於玉雪身上咧，明日他照常上辦公處去，忽然接到一封快函，是從嘉善來的家信，他接在手裏，頓時臉上露出一團不高興的樣子，懶々地拆開信來看時，上面寫着道，

不凡吾兒如見，疊寄三函，想皆收到，何以杳無回音，令人不勝盼望，汝妻近日咯血症加劇，人益消瘦，飲食大減，據西醫云，已入肺病第二期，若不急速注射，恐難治愈，懷中小兒亦有不適，且不能再食母乳，若欲別雇乳母，又頗為難，家中日用早已不給，

現在典質度日，欲將五畝田單同人押借，雖接洽數處，竟無所用，今又需醫藥之費，六旬老母更從何處可以調度，汝已三四月不寄家用，又不一歸省視，在外所作何事，豈毛羽豐滿棄家室乎，我與汝妻均十分念汝，請人代寫函札，亦至麻煩，見信之後，務望速即回家一行，有要言面談，至要至要，若再不來時，我惟有同汝妻親來杭城，與汝理論耳……（下略）

母字

這種信當然是不歡迎的，而且小葉已見過了三封有同樣論調的家書，足夠使他頭疼腦脹，那裏及得上看情書那樣的津津有味呢，以前的三封信不是都被他看後一一撕掉了，燒去的嗎，自然這封快信也難逃此厄，小葉的手向兩邊一分時，早已撕做兩半，跟着嗤嗤的早撕個粉碎，搓了一個紙團，劃上一根火柴把來燒去，坐在他旁邊的人，見了他面上一種難看的樣子，知道他又接到家書，業已見慣，各做各事，並不理會，因為小葉前番已和人說過，世上最怕看的信便是家書，最好看的是情書，他一輩子情願看情書一萬通，不願看家書一通，人家雖然和他辯論一番，說游子在外，得到閨中人的上封信，不是早慰羈人離愁的嗎，然而小葉總是反對的，以前他和那個女學生金秀珠，時常有書信往返，他大讀其情書，細辨到個中的滋味，自從好事多磨蕭郎陌路以後，他就沒有情書吧了，非常覺得人生的乾枯，教他讀這催命般的家書，自然大不高興了，他燒掉了信，把倆手撐着頭，自思我在這裏無拘無束，倒也

很快活的，偏偏他們來什麼勞什子的家書，而且還要快信，我偏不回去，看他們有什麼辦法，我要這種妻子做什麼，外面美麗的摩登的有學問的女子多得很，憑着我的相貌和本領，何患不得佳婦。不知趣的老母何必早早爲我授室。現在她居然有了孫兒有了孫女，她的希望總算達到，我也對得住老人家了，但是我本心的希望至今還沒有達到啊，不要說我的妻子吐了血，有了肺病，便是死了也不打緊，我最好他死，早早死，肺病第二期第三期也不遠的，我既然要她死，那麼請什麼醫生，花什麼錢呢，況且一個人生了肺病，醫治不好的，左右是個死，早死了倒使我快快活活乾乾淨淨，我便可以向玉雪進行愛情的過程了，我瞧玉雪對我並不惹厭，很有些意思，這種年紀輕輕情竇方開的女子，我一定能夠博得她的情愛，自信我的經驗還不錯啊。他想到這裏，恨不得他妻子立刻死，拍個電報來，讓他回去收殮結果，然而事實上沒有如此容易的，他妻不要回家呢，當然誰高興跑回家去，聽老人家耳邊絮聒，無奈快信上說的，假使自己再不回家，他們便要起來找我，說不定他們真的來了，不但多麻煩，而且對我的顏面攸關，給人家都知我有了妻子兒女，那就糟了，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日，用不着到這裏辦公，不如回家去一行吧，他們向我要錢，很好，我也要去問他們要錢呢，於是他想定主意，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孫海超，假說自己要到上海去接洽一些要事，所以明天的常會恕不能到，星期一准可回來，請劇員到時仍集會所練習，這樣交代過了，下午三點鐘

時便早退出署，回到瑞珍那邊，却去實說了，起先瑞珍還不肯放他回去，後來經他好言好語，安慰了一遍，引得瑞珍喜歡，方得允許，所以傍晚時候，他就帶了一隻手提皮包，趕到火車站，坐着火車，向家鄉一行，但是他心中的懊惱却無以形容啊，

第十四回 湖上重遊溫馨堪有憶 家中獨酌冷酷太無情

小葉回去的那天，正是玉雪與大我泛舟湖上繾綣情深之時，那天是星期六，玉雪在午時便回家用飯的，她走到書室裏，很慵慵地坐在沙發上，聽着窗外枝頭小鳥啾啾地叫，好似在那裏情話喁喁，又見有一隻粉蝶，翩翩颺颺的在草地上飛舞着，園中紅的花，綠的樹，點綴着一片錦繡，春雖歸去，而景色依然很好，況又天氣清和，並不燠熱，所以她雖然靜靜的坐着，心中很有些不耐，好似有一件事要她去幹一般的，沙發本來是軟軟的，現在如有針刺，再也坐不住了，這幾天時常出去遊散慣了，在學校裏倒還不覺得，在家裏却坐不住，何況對着這好天氣，晝長無事，怎樣消遣呢，看書罷，覺得沒有心路，彈琴罷，一人獨奏也覺無聊，家中的人實在和自己性情相合的太少了，他就想起昨天送她圖章的小葉，像這種人是不會討厭的，一起出去玩玩，也很談得來，可是自己和他還是交淺，不知小葉住在何處，一人又不便走到會中去，況且明天常會時就要見面的，那麼今天我同誰出去遊玩呢，朱蕙英沒有預約，

別的同學也不來，哦，只有同大我出遊了，今天姪兒祖望不是有些小感冒，我母親不許他下樓讀書，叫看護伴着他在樓上睡，那麼這個下午天，大我不是有幸的嗎，咳，他怎麼不來看我，一邊想着，一邊就跳起身來，一按電鈴，桂喜便急急匆匆跑來問道，玉小姐要什麼，玉雪道，你快到外面書房裏去請李先生進來，桂喜笑嘻嘻的答應了一聲，立刻走出書房，從假山石那邊跑去，轉灣抹角，走到花廳上，恰巧書僮文貴正坐在椅子裏晝寢，桂喜悄悄地走到他身邊，伸手在他耳上擽了一下，文貴睡夢裏只當是蚊子咬，伸手揮了一揮，桂喜見他不醒，又用手捏他的鼻子，文貴方才醒來，抬頭見是桂喜，便立起來握住桂喜的手說道，好啊，我只當是個蚊蟲，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大蚊蟲，莫非玉小姐出門去了，你來看我，桂喜板着面孔說道，你真是睡得昏了，我來看你做甚李先生在書房裏嗎，我奉小姐之命來請他去的，文貴帶着失望的樣子答道，正在裏面，兩人遂跑進去，見大我坐在書桌邊，不知寫些什麼，桂喜上前叫應了，大我便道，可是玉小姐要我進去嗎，桂喜道是的，請李先生馬上就去，大我答應一聲，他今天因為祖望不來讀書，吃了飯，換着一件華達呢的單長衫，想在三點鐘時到他舅舅家裏去逛逛，時候尚早，就坐下來寫筆記，現在聽得玉雪來請，立刻放下筆，跟着桂喜，走到裏面書室中，和玉雪相見，桂喜便去送上兩杯可可茶來，然後悄悄退出，大我和玉雪對面坐着，他先說道祖望的身子真是軟弱，時常有些不適，今天又沒有讀書，玉雪把頭一搖

道，身子軟弱雖是確實，不過我母親太珍貴他了，怕風怕雨，怕冷怕熱，身子那裏會得轉弱爲強，現在外面的兒童大都很是活潑，練習體操，散學後或是足球，或是打拳，或是玩運動器械，所以身體漸漸好起來，然而還不及外國兒童體育發達，至於我的姪兒，在我母親手裏撫育，一輩子強健不來了，大我笑道，你說的話果然不錯，但是你豈非也在伯母大人手裏撫養起來的，何以你的玉體却很康健呢，玉雪笑道，李先生，你問我這句話，不是所說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嗎，你不知我在小時候，身體也不十分好的，後來我見人家女孩子進了學校，非常快活，我就和我母親說了，也要到學校裏去求學，起初她老人家一定不肯答應，但經我哭鬧了三晝夜，飯也不肯吃，一定要進學校，鬧得她無法，方才允許的，以後我進了學校，便歡喜玩耍，身子也漸漸強壯起來了到今朝我很隨便的，老人家也不來管我了，大我聽了，點點頭道，原來如此，玉雪道，是啊，我母親只要人家和她纏擾不清，她就不得不答應了，這叫做吃硬不吃軟，大我道好，你這老文章不要被祖望抄了去，玉雪笑道，將來自有這一天的，現在我們不必多談這事，今天我放了學，見天氣很好，想出去遊玩，所以請你前來一同伴我去，不知有沒有功夫，高興不高興，大我欣然答道，今日學生放了先生，先生怎好說沒有功夫，況且難得你有興，我怎會不高興呢，不過我們到那裏去清遊，玉雪見大我比前會說話了，心裏暗暗歡喜，又說道，左右總是湖邊，我們還是去坐船吧，大我道很好，你不論到

什麼地方去，我終奉陪的，玉雪對他笑了一笑，說道，你請略待片刻，我去換一件衣服，說罷，回身走出書室去，大我立在書室門邊瞧着園景，見芭蕉漸綠，櫻桃綻紅，春光已逝，又是初夏，許多蜜蜂營營然的在花叢中飛來飛去，「採得百花頭上蜜，爲誰辛苦爲誰忙，」這不是詩人感歎的詩句嗎，大我這樣想着背後纖細的革履聲，一陣香風，玉雪已走到書房裏，大我見她身上換了一件青地銀點的軟綢旗袍，襟邊綴着一朵紫色的鮮花，頰上塗着黃紅的胭脂，指甲上也塗着紅紅的寇丹，手腕上仍縛着白金手表，手指上戴着一只鑽戒，拿着一柄花洋傘，真如出水芙蓉，清麗中帶着富貴氣，使人一望而知是個摩登的閨秀，玉雪便對大我說道，我們開步走吧，大我道，容我到書房裏去取頂帽兒，玉雪道，一同去，遂砰的一聲，把書房門闔上了，兩人從園裏走到花廳上，文貴正在牆邊採取花朵，一見玉雪到來，連忙將花朵藏在袖中，立正了，叫一聲玉小姐，玉雪也不去睬他，和大我走到書房中，大我取了呢帽，戴在頭上，一同走出來，吩咐文貴道，我同玉小姐出去，你好好看守書房，文貴諾諾答應，二人一路走出去，阿四見了，忙走上來問道，玉小姐可要坐車子出去，玉雪道，我同李先生到近的地方去走走，你不用拖了，毛小山在賬房裏聽得聲音，便走將出來，和二人帶笑叫應，且問道，李先生陪着玉小姐到那裏去玩啊，一邊問，一邊他的一對眼珠子，在眼鏡上面滴溜溜地對二人面上身上打轉，大我被毛小山這樣緊瞧，微覺有些不好意思，臉上赧赧然的

紅了起來，玉雪答道，我和李先生出去買些參考的書，毛小山把頭顛幌了一下，微笑道，玉小姐，你拜了這位少年才子爲師，格外用心了，今天天氣很好，你們何不到湖上去遊玩呢，這末後的一句話，直說到二人的心坎裏，大我囁嚅着沒有回答，玉雪早答道，倘然時候早的說話，也許那裏去走走，毛小山聽玉雪這樣一說，也就不說下去了，二人也開步走了，毛小山冷笑了一聲，回到帳房裏去，這一聲冷笑，二人還沒有出大門，如何不聽得，玉雪並不在意，大我聽了，心裏却覺得有些不自然，走到門外時，大我忽然在階石上站定，輕輕對玉雪說道，今天我們不要去吧，好不好，玉雪不防大我說這句話，倒使她心裏一怔，向大我臉上望了一下，說道，李先生，我不明白起來了，方才我問你可能伴我出遊，你不是說很高興的嗎，怎麼剛走到了門外，已經變動起來，李先生你究竟高興不高興，說罷，鼓起了兩個小腮，把傘頭在石上畫着，好似生了氣的樣子，大我道，當然是很高興的，但是你若能夠明天去更好了，明天不是星期日嗎，玉雪急道，哦，今天有什麼不好呢，明天我倒沒有空，你若是真的不情願去，我也聽便說時別轉頭去，只是把花洋傘的尖頭在地下亂劃，大我知道玉雪心裏惱了，便道，今天去也好，我不過問你一聲，你何必這樣生氣呢，我們走吧，玉雪聽了這話，掉轉臉來，噗哧一聲笑出來道，李先生，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嗎，我更要問你果真情願去嗎，大我帶着笑，把頭點了一下，玉雪才把花洋傘撐了起來，說道，那麼我們走到巷口去僱

車兒吧，於是二人一同走了，走得沒有幾步路，玉雪將手中的花洋傘擎得高一些，把身子湊近了大我，低低問道，我猜着了，你莫非給毛小山問了一下，便不高興伴我出遊嗎，否則我要疑心你有神經病了，啊呀，我說這話，竟是小學生得罪老師，你可千萬不要動氣啊，大我聽了，對她笑笑，却不說什麼，玉雪的聲音稍微提高一些道，一定是的，毛小山這個人真是老奸巨猾，其實他是我家的賬房，祇好管銀錢的出入，他能管我嗎，我是別人不能來干涉我，所以我索性回答他說要去遊的，他也就不響了，總而言之，這種人是討厭的東西罷了，二人說着，已走出定安巷，恰巧有數輛人力車停在那裏，二人雇着兩輛，一直坐到湖邊停下，大我付去了車錢，見湖邊遊人很多，早有舟子上前來兜生意，二人看定了一隻銅欄杆的划子船，跳將下去，船中一張小圓桌，鋪着潔白的桌布，放着一把茶壺，兩個小小的玻璃杯子，恰巧朝外有一張兩人坐的綠漆的椅子，二人並肩坐下，玉雪把花洋傘放在身邊，一陣陣的和風吹來，湖面上微有鱗鱗然的水波，這隻划子船便在綠水中輕泛着，二人指點着遠近的風景，笑談盡歡，這是大我與玉雪第二次泛舟湖上，此時祇有他們兩人，沒有祖望在身邊攪擾，當然更是舒暢，更是怡悅，美景當前，玉人相伴，目酣人醉，心曠神怡，一處處遊玩着，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小舟早搖到平湖秋月，大我在舟中早已遙望着前面臨水的兩株長柳，飄垂着滿頭綠絲，在風中搖曳着，便覺饒有詩意，船到平臺之前，舟子便問二人可要上去，大

我點點頭，小舟便靠攏來，大我讓玉雪先走上去，自己跟着一躍而上，咕咯咕咯的二人到得裏面打了一個圈子，仍回到平台上，走至柳樹之下，黃金色的斜陽從柳樹止掠過來，照射在玉雪的身下，一個苗條的影兒照在地上，身上一點一點的小銀圓，映着陽光，一亮一閃的好像有千百個小圓圓，大我瞧着，不覺使他想起以前的一幕情景來，去年秋間，明月的晚上，不是自己在這裏初次和玉雪邂逅嗎，她身上不是也穿着這件一亮一閃充滿着小銀圓兒的軟綢旗袍嗎，不過那時候是新秋之夜，現在是初夏之暮，那時候是在月下，現在是在陽光裏，那時候玉雪有她的同學朱蕙英相伴，現在相伴的人却換了自己了，天下的事情真是料不到的，去年此時我和她是毫不相識，漠不相關的人，現在變了師弟，成了伴侶，誰能預測得到呢，那麼推想到將來，我和她是不是能夠常在一起，還是離散，也在料想不到之中呢，不過我和她的認識，回憶起來，很是曲折有味，又是無巧不成的，不知造化小兒究竟是有意威弄我呢，還是玉成我呢，安得凌雲御風，一叩彼蒼呢，想到這裏，他昂起了頭，瞻着青天，瞧着遠山的落日，愀然深思，玉雪笑問道，李先生，你呆呆的想些什麼，大我道，我想起去年秋夜，我一個人獨自到這裏賞月，却逢見你和朱女士坐着小艇打槳而來，你們倆曾在月下跳舞着，唱起「月明之夜」的歌來，那時候你也是穿着這件美麗的衣服，月下耀眼生輝，此情此景，印在我的腦膜上，永永不會忘記，那時我也不認識你們是誰，你們一會兒也去了，誰知今

天我能得和你重到這裏來，雖非月夜，而想起了以前的事，如在昨日，所以我深深地想了，玉雪笑道，不錯，我心裏也是這樣想，那天晚上，蕙英請我在她家中吃了晚餐，泛舟賞月，在這裏遇見了先生，我們倒並不十分留意，蕙英還對我笑着說，平湖秋月那裏竟有一個書獃子，孤零零的在水邊對着月亮兒找詩料呢，後來我們到得孤山，那裏倒很熱鬧的，我們一直遊到十二點鐘過後，方才回家的，這事確乎是很巧，還有那南山之遊，我們不是也不期而逢的嗎，大我道，是啊，所以我時常要想着的，玉雪把手掠着頭上的雲髮，帶笑說道，李先生，你敢是癡了，多想他做甚，現在我和你不是天天相見了嗎，那麼你要不要生厭，我聽人家說兩個人時常見面，便不稀罕，若是隔開了，經過好多時候不見，那時候倘能相見一面，大家心裏快活得異常，而且這一見就很有價值而足夠紀念了，詩人所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就是這樣形容的，因此我想世人離別，雖然是像江淹所賦的一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其實祇要別離後能夠再有重逢的時候，那麼中心的快慰，真非筆墨所可形容了，你昨夜教我詠的那首唐詩，「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玉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咀嚼起來，何等有味啊，大我聽她的說話，似乎倒含有些哲學意味，便道，你說的話不差，別後重逢，倘能剪燭西窗，話雨巴山，當然是最好的事，若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却悲多而樂少了，無論如何，我以爲別離總是一件可悲之事，祇要聽到陽關三疊，心裏自然

要蕩氣迴腸了，玉雪笑道，不要別離別離的儘管講下去，這件事不必多討論，我們橫豎又不別離，現在我們坐船去吧，大我笑道，不講就不講，我們在此間立一回可好，玉雪見他不肯走，也就和他並立在柳樹下，瞧着湖上風景，一艘一艘的小艇都在他們面前划過，有些船傍了岸，遊人一個個走上來遊覽，這些人聽見了他們兩個，不約而同的都要回過頭來向他們行個注目禮，隔了一刻，玉雪又催着要走，於是大我和她回到船上，慢々地蕩槳回去，薄暮時到了湖濱路，小船停住，大我很留心的看玉雪上去後，自己也跳上岸，玉雪早從她的手皮夾裏取出一元四角錢付給了舟子，二人在湖濱公園打了一個轉，天色漸晚，大我便問玉雪可要僱着街車回去，玉雪道，我真的要買些小說雜誌看看，並且肚子裏也有些餓，我們買了書，可到仁和路的樂園去吃些點心，然後再回家去可好，大我點點頭，於是二人走至一家書店裏去，玉雪揀了兩三種小說，又買了一份畫報，大我代她拿着，出了書店，剛要走向樂園去，忽然迎面走來兩個人，向大我叫應，大我看一個是裝飾得很美麗的女子，一個是老婦，不由使他一怔，細細一瞧，原來就是阿梅母女，好多時候不見，現在他們母女倆不像從前那樣的衣衫敝舊，却都穿的很好，尤其是阿梅，頰上塗着胭脂，頭髮也燙着，耳上又懸着很長的耳環，身穿一件花花綠綠的旗袍，足上也踏着高跟鞋履，神情却帶着些妖冶，不像以前的天真樸實，所以驟然間幾乎使大我不認識了，阿梅見了大我，只是微微的笑，又瞧見大我

身旁的玉雪，面上便露出些奇異之色，對玉雪凝視，玉雪當然也很奇怪的對阿梅瞧着，阿梅的母親張大着一隻眼睛，對大我說道，李先生，你一向好嗎，大我點點頭道，好的，你們從那裏來，是不是仍住在原處，阿梅的母親帶笑說道，李先生，你怎麼不來，我們去年十月裏搬到上海去的，大我道，哦，你們早已到了上海去嗎，你們可好，大我說了這句，却不再問下去，阿梅的母親又道，謝謝李先生，我們很好，現在我們回來探望親戚，且到天竺去進香，仍就擱在羊肉街啊，大我說道，原來如此，他碍着玉雪，不欲多談，恰巧阿梅也不說甚麼，所以他就向二人點點頭道，我們再會吧，玉雪當然和我一同走了，但她却回過頭去看阿梅，而阿梅也在回頭看他們，大我和玉雪到了樂園，在房間裏坐定，點了兩只盆子和兩碗麵，玉雪只是吃着不開口，大我忍不住帶着笑，向玉雪說道，你可知道方才我遇見的兩個是什麼人，玉雪冷冷的答道，怪呀，李先生的好朋友我如何認得，大我道，你怎麼說起好朋友來了，我告訴你吧，這是一個街頭賣歌的女子，老婦是她的母親，去年我也是在平湖秋月無意中逢見他們，因為心裏有些沉悶，便叫阿梅唱了幾支曲，給了他們一塊錢，他們却和我講起身世來，是很可憐的小家碧玉，據說你們也曾到府上來唱過的，你記得不記得，玉雪道，我沒有這個記憶力，李先生大概和他們很熟，所以他們要問你為甚麼不去，現在他們回來了，李先生要去嗎，大我聽玉雪這樣說，臉上不由一紅，又看玉雪說了話，便把筷子夾着盆子裏的炸

鴨蹠，送到她檀口裏細嚼，臉上有些不樂的樣子，遂又說道，我去做甚麼呢，以前也是一時高興而已，他們本是很窮苦的，現在不知怎樣的遷到了上海去，母女倆穿得很好，和從前大不相同了，玉雪冷笑一聲道，那阿梅不是到上海去賣己身，便是去給人家做了姨太太咧，這種無智無識的輕賤女子，她們天生一副賤骨頭，必要走這條路的，不顧靈魂的痛苦，祇要有吃有穿就是了，大我聽了玉雪的話，心中有些不平，想要代阿梅分說，却又不敢說，只得嘆一口氣說道，這也是一種普通事，阿梅沒有受到相當的教育，當然無智無識，說不定為環境所迫，隨波逐流，去犧牲了一己，這譬如一根鷄毛投入洪爐中去，有什麼呢，玉雪聽大我不染，山上松柏逢歲寒而不彫，祇要自己有節操，別的路總可以想法去走，天上沒有餓死鳥，地下沒有餓死人，何必偏要去賣淫以求活呢，這都是她們不能自安貧賤，耐不住苦，所以出賣身子去求虛榮了，我說的話可對嗎，大我見玉雪侃侃而談，自己倘然再去和她辯駁，一定要不歡而散的，於是他就順着她的意思說道，你說的話不錯，倘然一個人有見地，有節操，自然不會墮落的，即使不幸而陷身火炕，也會掙扎着自拔出來的，阿梅究竟沒有智識的小家女，那裏懂得呢，她的一生也就完了，她自己不知可惜，我和她毫無關係的，可惜她做甚，她已是出賣己身，喪失靈魂的人了，玉雪聽大我如此說了，回嗔作喜，也不再提及，大家

講些別的話吃罷了麵，大我付去了鈔，二人出了樂園，雇車回家，玉雪挾了書和傘一逕跑到樓上，陳老太太正坐着和魏嫂嫂講話，玉雪上前叫應了，陳老太太笑嘻嘻地向玉雪說道，你今天下午可是同李先生出遊的嗎，玉雪答道，不錯，我請李先生伴我去購些參考書的，一邊說，一邊把書向桌上一丟，又道，母親你看可是的嗎，我因為母親也沒有起身，所以沒有先向你稟告一聲，是不是毛小山告訴你的，陳老太太道，這是沒打緊的事，我不過問一聲，李先生是很好的，伴你一同出去，我並沒有不放心，方才毛小山交給我一筆錢時，順便告訴我，玉雪聽了，不再答話，撇着嘴，挾了書和傘，氣忿忿地向她自己房裏一走，大我在晚飯後走到玉雪書室裏來，却見裏面沒有燈光，把門推推，也鎖着沒開，以為玉雪今晚遊倦，所以不到書室，好在自己和她常見的，今夕不見面也就罷了，遂即回轉自己的書房，取出德文書，在燈下溫習了一番，覺得眼光微倦，就靠在椅背上，瞑目想起日裏在湖上清游的一幕來，自己和玉雪在平湖秋月圍立，好似重溫舊夢，她對我也很是纏綿情深，後來却在無意中遇見了阿梅，瞧她的神情便有些不快，大概她疑心我和阿梅有什麼關係，其實冤哉枉也，我不過到小巷裏去訪得一回，以後便絕跡不往，那裏知道他們母女的情景呢，一個女子大都不情願她的男友更認識別的女子，反轉來說，男子也何嘗不是這樣呢，她不贊成我和阿梅認識，便是她關切於我的表示，我不能怪她的，所以我後來順了她的意說幾句，似乎她就放下疑懷

了，我這個人究竟還是老實，真不會和女子周旋的，又想到阿梅，照今天所見的情景，他們母女倆當然已有了錢，不像以前街頭賣唱，在家黏火柴匣子時候的窮苦艱難了，可是阿梅究竟是不是在上海操業，還是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呢，二者必居其一，玉雪猜得也是雖不中不遠矣，自己一則礙於玉雪之面，二則也不好直言相問，因此不知道個究竟，唉，想着了，自己以前訪她們的時候，阿梅的母親不是說起她們不久要到上海去嗎，當然是被飢寒所驅，出於此途了，現在一般小人家的女兒，熬不住清貧，又配不上好親，自然而然的聽了人家的慫恿，跑到上海去了，阿梅又怎能獨免，不過阿梅人家雖貧，倒是個聰明的好女子，現在墮落此道，不知有誰去拔她出火炕，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痛苦呢，唉，還是不知道的好，知道了又有何用呢，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玉雪生長在富貴之家，自然那樣說法，反怪阿梅的不是，我却很代阿梅可憐呢，他想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從他篋中取出一個繡花的名片袋，袋上繡着的雙飛蝴蝶，和一叢玫瑰花，色澤依舊未褪，這個名片袋不是阿梅以前暗中夾在書裏送給他的嗎，這樣鮮豔奪目的東西，自己一直沒有用過，他拿在手裏，看了一看，又從這袋中取出一張小小照片來，這不是阿梅贈送的照片嗎，瞧着這影中人，衣服淡雅，活顯出一個可愛的小家女兒，但是現在的阿梅却變得濃豔如桃李了，想當初她送我這照片時，靈犀一點，可以說含情脈脈，不知她現在見了我，又有什麼感想，我倒覺得很代她可惜，但願她莫

做墮溷之花才好，他對着相片，默默出神了一回，文貴托着一杯熱茶，從外面走進來，大我恐防被文貴看見，要在背後胡說亂道，所以就把它夾在他的德文書中，文貴放下茶杯，退出去，大我又想着玉雪的一篇作文，尙沒有改削，便從桌上取過來，磨墨濡筆，從頭至尾，細細潤飾，這一篇的文題是「小園聽雨記」因為前星期六的下午，大我曾和玉雪在園中小亭上品茗清談，那時候正逢天雨，樹木上的葉子受着雨點的打擊，浙瀝地發出一種雨聲，忽疾忽遲，忽粗忽細，二人聽了好一回，所以大我觸景生情，以後就出了這個題目，叫玉雪試作的，他一邊改，一邊覺得玉雪下筆很是清靈，行文亦很自然，描寫雨聲也逼真，遂援筆寫了兩行批語道，「落筆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且饒有神韻，置之六朝文中，可亂楮葉，」自己覺得很是得意，既而一想我這個批語似乎過譽了，不要增長了她的驕氣，然而現在學校裏的國文成績實在是在那裏開倒車，望後退步，往往大學生要他做一些清順可誦的小品文字，也是做得俗不可耐，別字連篇，不堪卒讀的，何況中等學校的女學生呢，平心而論，像玉雪這樣的國文程度也是不可多得了，我希望她用心研究，更上層樓，方才不負我的苦心了，他把文卷改好之後，一時高興，自己做了兩首湖上漫游的詩，已是更深，遂解衣安睡了，次日星期日，大我空閒無事，走到玉雪的書房裏，把玉雪的作文課卷還給她，玉雪見大我批得很好，笑了一笑，放在他的寫字檯上，大家閒談了一回，午飯後，大我因聞玉雪說過要到她同學

家裏去，所以他就到徐家去看他母舅徐守信，玉雪却去看了朱蕙英，一同到會裏去聚會，却見小葉沒有出席，心裏暗暗疑訝，後來經過孫會長的報告，方知小葉有事赴滬，他們照常開了會，大家談談藝術，至晚而散，誰知他們西冷集會之時，小葉正在家中和他的老母病妻嘔氣一番呢，小葉那天坐了火車回轉嘉善，一到家中，他的老母正立在門口倚閭而望，一見她的兒子回來，老顏生歡，帶着笑問道，不凡，你可是接到了我的快信而回來的嗎，小葉有氣無力的叫應了一聲母親，一逕望裏面跑，他母親是一雙小脚，撐着根拐杖，跟着兒子走到裏面，小葉把手中皮包通的向桌上一丟，一屁股坐向上面的大椅子裏，兩只脚八字式的挺着，又把頭上呢帽隨手向儿上一拋，嘆了一口氣，却不做聲，他母親便向樓上喊道，桂小姐，你快下來，不凡回來了，小葉聽樓上有他妻子的聲音答應了，接着樓梯響，他的妻子王氏桂寶，手裏抱着他的小兒子春蓀，背後跟着他的四歲女兒文珠，一齊走下樓來，文珠看見小葉，便上前叫了一聲爹爹，却立着呆呆地瞧看，好像和他父親很陌生的，桂寶對小葉笑了一笑，把她抱着的小兒送過來道，春蓀，你會叫聲爹爹嗎，小孩子的兩只眼睛向小葉擠了一擠，張着兩臂，想要撲到小葉懷裏來，但是小葉理也不理，他正向他的妻子留神細看，只見她頭髮微蓬，沒有玉雪那樣燙成水浪紋的式樣，她的雙眸呈露着黃色，一些也沒有神，那裏有玉雪的剪水雙瞳，活潑而嫵媚，她的雙頰瘦削，面色又慘白，帶着一臉的病容，那裏有玉雪敢

瑰一般紅的絳顏，至於身上更是沒有美觀動人之處了，不要說和玉雪一比，便有天淵之隔，就是要比瑞珍，也相去甚遠，祇好做他們的女僕，他看着，心裏越發生氣，桂寶還不明白他的心理，却對小葉說道，你看我病得可憐不可憐，一邊說，一邊去伸着一只手，從茶壺桶裏倒了一杯濃茶過來，送到小葉手裏，小葉不去接她，桂寶只管送過來，手裏抖着，懷中的小兒又在那裏掙扎，小葉恐防這杯濃茶要潑翻在他的西裝上，祇得接了，向桌上一碰，碰得半杯茶都倒翻在桌上，恨恨的說道，誰要你送茶，我喝慣咖啡和可可的，不要吃這種老濃茶，小孩子嚇了一跳，哇的一聲哭將出來，他妻也退後了數步，小葉的母親便說道，不凡，你做甚麼這樣生氣，不要吃茶，可以喝開水的，你莫要嚇了小孩子，他昨天剛發過寒熱呢，小葉指着桂寶說道，你生甚麼瘟病，不是好端端的在地上走着嗎，却逼着我母親寫快信催我，不是有意來嚇我嗎，桂寶見她的丈夫盛氣虎虎的責問，她一向是見她的丈夫怕的，所以不說什麼，小葉又說道，你又沒有死，寫快信催我回來做什麼，你裝什麼病，你若然死了，我倒可以回來收殮你，桂寶心裏本來滿懷怨氣，苦苦的忍耐，自己生了這個病，醫生說得十分凶險，偏偏自己的丈夫又不疼愛，也不顧問，接連寄了許多信去，好容易催回來了，自己的苦處和病情還沒有告訴，却吃她丈夫奔到家裏，就這樣殺他一個下馬威，惡狠狠的咒罵，還把自己當個甚麼呢，這一氣，氣得面色發白，立刻抱了小兒，回轉樓上去，文珠哭着，要跟她的

母親上樓，却被小葉當頭拍了一下，說道，小鬼，坐着不許動，文珠也哭出來了，小葉再要動手打時，他母親氣沖沖的走過來，把拐杖攔住他道，你做甚麼打這小孩子，我寫信叫你回來，難道是要看你鬧氣嗎，唉，你這個人完全變得不成模樣了，小葉冷笑道，我是一個好好的人，變什麼模樣呢，母親，你不知我在外邊做事，那裏有空閒功夫回家來，況且多請假是要扣薪水的，你們一封一封的信來催我，豈不令人着惱，小葉的母親在旁邊椅子裏坐定了，臉上很不好看，顫聲說道，你不要這樣說，對鄰的陳家小兒子在上海做事的，每逢星期六，必要坐着火車回來省視他的母親和新婚的妻子，總帶着許多東西，一家盡歡，真使我們瞞得眼熱，上海到這裏不比杭州遠些麼，一樣生個兒子，爲什麼人家的兒子這樣顧家呢，你不過心裏不想着家，不想着生身之母罷了，小葉冷笑一聲道，別人家的事與我無干，我和她又不是新婚燕爾的夫婦，做甚麼要每星期回家呢，況且我見了她，就覺得惹厭，我們並無什麼愛情，你要孫子，我已養給你了，我的義務也完了，要時常回家來做甚，我在外邊自有許多事要幹呢，小葉的母親又道，你和你妻子不合意，難道六旬老母也忘記了嗎，並且兒子總是你生的，現在媳婦確乎生了肺病，前天她自己典去了她的首飾，到西醫那裏去診視過，西醫說她已入肺病第二期了，小孩子也不能再吃母親奶了，若然用乳母，我手中又沒有錢，你到了外邊，幾個月不寄家用，也沒有一封家信，究竟你要不要這個家庭了，想我辛辛苦苦的把你

撫養成人，從小學讀到大學畢業，學費也不知化去多少，又代你娶了妻子，辦了許多事，手
 中早已乾枯，所有的錢都結交了你，好容易你在外邊有了事，希望你每月寄些家用來貼補貼
 補，誰知你初到杭州，就難得寄個十塊二十塊的錢回來，現在索性一塊錢也沒有，你的錢怎
 樣用的呢，所以我託人寫了快信來催你回家，却惹了你的惱嗎，小葉聽他母親嘮々叨々的說
 了許多話，便打了一個呵欠，雙手抱着頭，搖了兩搖說道，我終是和你講不明白的，我在外
 邊應酬很大，實在不夠用。不向家裏要。已經稱得自立了，這個癆病鬼，我還和她親近嗎，你
 要你的兒子也傳染着肺病嗎，她到了第二期，不久就到第三期，但願她早早死了，我不可以
 別娶一個好的妻子嗎，這件事不用你老人家擔憂，你耐心瞧着將來，包你有個很好的媳婦，
 至於小孩子不吃奶，可以吃奶粉的，也不必僱用什麼乳母，小葉的母親嘆道，不凡，你真是
 硬心腸的人，媳婦過門來，對我很是孝順，撫着兩個兒女，又要帶做家事，很是勞苦了，你
 始終沒有給過錢，或是買一塊衣料給她做衣服，她在背後仍無一句怨言，一心對着你，其實
 她心裏是非常憂鬱的，所以犯了這個病，你倒希望她快死，你這個人還有良心嗎，小葉笑道
 ，母親，你的頭腦太舊，所以如此說法，我也不必和你多說，現在我的身邊祇有十塊錢在此
 ，交與你代小孩子買奶粉吧，若要醫藥費，不要說我沒有，就是袋中麥克麥克，也不情願拿
 出來的，一邊說，一邊摸出一只小皮夾子來，取了兩張五元的紙幣，走到他母親面前，放在

她手裏，小葉的母親拿了這兩張紙幣，皺皺眉頭說道，這那裏夠呢，家用又怎樣呢，小葉道，我家雖沒有多大產業，然有良田四五十畝，屋子也是自己的，不用出房錢，田租收下來，維持生活也夠了，你們在鄉間又用不去多大錢，他母親說道，你不曉得，去年大水災我們的田都淹沒，祇收到了二三成，叫我怎樣靠着過活，今年春熟又不好，近來天氣這樣的晴旱，河裏的水日淺，恐怕要成旱災，許多人都在憂愁，所以前日我因為缺乏錢用，把五畝田單向開醬園的劉老大去抵借一百塊錢；他說去年我們也把五畝田去向他押借了一百五十塊錢，還沒有歸回，今年借不出了，我又想把田賣出十畝，誰知東問西問，家家都是搖頭說這個年頭兒田畝不值錢了，他們也正要賣去，却没有主顧，誰有餘款再購入呢，所以我更無法想，只得火急催你回來了，小葉道，我回來了，又有什麼法想呢，他母親說道，你沒法想，那麼我這年老之人自然更沒有法想，我問你這個家究竟要不要了，小葉很不耐煩的說道，要又怎樣，不要又怎樣，你拿十畝田單來，讓我到柴老虎家裏去商量商量，聽說他近來在上海做買賣，着實多了幾個錢，現在家鄉造房子儼富翁了，我和他以前在上海時很熟的，也許他可以答應，小葉的母親就道，柴老虎嗎，我也想到的，但他的心很黑，要向他借錢，須要二四分的重利的，小葉道，祇要借得着錢，利息重些也不管了，他母親沒奈何，只得走到房裏去，取出十畝田單，交給小葉，小葉接了，說道，我就去走一遭，你們代我沽一斤酒，家裏若沒

有可口的菜，我可以帶些回來的，小葉的母親道，家中有什麼菜呢，今天祇燒了一樣雪裏紅豆腐，又燉了一個蛋給文珠吃的，你要吃好東西，自己買來吧，小葉答應一聲，戴上呢帽，咕略咕略的走出門去了，他母親看他去後，天色已黑，點上了燈，見文珠仍舊呆呆的立在樓梯那邊，她攜着她的手說道，到樓上去看看你的母親吧，遂拄着拐杖，一同走到樓上，只見她媳婦桂寶正橫在牀上低低哭泣，小孩坐在枕邊，拿着木碗玩，她就嘆了一口氣，走到床前說道，桂小姐你起來吧，這種人真是沒有話可以同他講的，大約是年紀尚輕，在外面貪玩，想不到家裏了，你不要這樣悲傷，醫生不是勸你要多尋快樂嗎，我終知道你的苦處的，桂寶在牀上聽了婆婆的說話，越發傷心，嗚嗚咽咽的哭得響些了，雙肩聳動着，小孩子却在旁邊笑呢，文珠也喊道，媽媽起來吧，爹爹出去了，桂寶很勉強的從牀上翻身坐起，面上淚痕縱橫，一雙眼睛紅腫得如胡桃大，一塊手帕子濕得像從水裏撈起的樣子，文珠跑上前，牽着她母親的衣襟說道，媽媽做甚麼哭，可是爹爹待你不好嗎，小葉的母親道，文珠，你年紀雖小，却已懂事，將來你好好的孝順你母親吧，桂寶抖着聲音說道，他要我早死，我也不要活了，本來我生了這個病，痛苦得很，還要拖着這兩個小孩子，夜裏昏昏然的常有寒熱，早上終要吐出幾口血來，心中便覺得非常難過，這個樣子，除了你婆婆知道，還有誰來憐惜我，將來病重了，到了第三期時，我還能有力氣拖帶這兩個小孩嗎，我想人生在世，早晚終是一

死，他不是口口聲聲要我早死嗎。我又何必戀戀於這個世界呢。不過我若死了，你婆婆膝下一時沒有人侍奉晨昏，並且這兩個小孩子更要苦了，然而事到其間，我也顧不得了，說罷，又哭起來，小葉的母親心裏也是難過得很，點點老淚從她的眼眶裏落下來。嘆了一口氣說道，你不要說這種傷心話，你吃了藥自會好的，現在我叫這畜生出去想法錢了，想法到錢時，我必代你去診視的，你不要哭壞了身體，將來他總有醒悟的一日，現在他回來時要吃酒的，天色已黑，我不能上街去，你能不能代他去打一斤酒呢，桂寶向她婆婆點點頭，便忍住眼淚，抱着小孩子，和她的婆婆女兒文珠一同走下樓來，把小孩子向木桶裏一放，自己跑到後面去燒了一些水，洗過了臉，走出來整整衣襟，對她婆婆說道，我去吧，小葉的母親取過一個酒瓶，又把一張五元的紙幣交給她說道，不凡，剛才拿出十塊錢來，給孩子買奶粉的，現在先免散了用吧，桂寶接在手裏，低着頭出門去了，一會兒沽了一瓶花雕回來，把免散的錢交還了婆婆，小葉的母親便把一塊錢給她道，你前日說要代小兒買些鞋面布和小襪，你拿去代他們買吧，桂寶含着眼淚，把一塊錢塞在衣袋中，小葉的母親又吩咐她去灶下取兩個自己留着

的雞蛋，煮一碗蛋湯，並把酒燙熱了，預備小葉回來喝酒，桂寶咳嗽了幾聲，便到廚下去，小葉的母親坐在客室裏，叫文珠去逗引小孩子玩笑，不多一刻，履聲托托，小葉推門進來，嘴裏唱着船夫曲，走到客室裏，把頭上呢帽掛在壁上，又把手中托着的一包東西放在桌上，

仍向上面那只大椅子上坐下，他母親便向他問道，柴老虎見過沒有，小葉取出一枝雪茄燃了，先吸了幾口，然後慢慢地說道，見過了，他答應押借二百塊錢，不過利息是要三分，他又說爲了朋友的關係，已情讓一分，倘然別人去借時，非四分錢不可，他母親道，老虎兩字果然名不虛傳，那麼錢呢，小葉道，明天寫了紙頭，就可以交付的，他說了，便問酒有沒有燙好，他母親便喊道，桂小姐，你把燙好的酒拿出來吧，桂寶在裏面答應一聲，便把一壺酒拿出來，放在小葉面前，又取過一個酒杯，小葉看也不去看她，把他買的一包東西解開來時，乃是四五塊熏魚，兩個熏蛋，五六只小鳥，一攤醬肉，還有兩包鹽水果肉，自己斟着酒，吃喝起來，桂寶因爲小孩子哭了，便抱在懷裏喂奶，小葉的母親坐在他兒子的對面，又要絮絮叨叨的講家事，小葉把一個熏蛋送到他母親面前說道，你吃個蛋吧，家事明天再講，我要喝酒呢，小葉的母親見兒子這樣說，也就不響了，文珠瞧見桌上許多食物，慢慢把身子移轉到祖母身邊，小葉的母親便分了半個熏蛋給她吃，小葉却向他母親雙眼一瞪道，貪饒的東西，走開些，嚇得文珠小心裏托着半個蛋，溜到她母親身邊去了，桂寶在旁看着，微微嘆一口氣，小葉喝了一杯酒，門外忽然有長興館送來兩樣熱菜，乃是小葉喊來的，放到桌子上，一樣是大轉灣，一樣是紅燒鯉魚，小葉就說道，母親，飯可煮好，你也來吃吧，他母親道，你先喝酒，喝完了我們再吃飯，小葉便獨自吃着喝着，把一盆大轉灣肯光，酒也喝完了，他母

親便和桂寶到厨下去搬飯和菜出來，小葉的母親對媳婦說道，你們也來一問吃罷，桂寶答道我俾一會再吃，現在吃不下，遂叫文珠坐在下首去吃，小葉一口氣吃了兩碗飯一碗粥，立起身來，嚷要驗水，桂寶只得到裏面去盪了一盆面湯水出來，這時小孩子已睡着，小葉母子二人也已吃好，桂寶才盛了一碗薄粥，坐上去吃時，看見一碗鯉魚已吃剩無幾，醬肉也吃剩幾塊皮，祇有鹽水果肉却多着，她自己本來吃不下，今晚喉嚨裏更是難咽，文珠却背着一隻小鳥，還要吃肉皮，桂寶吃了半碗粥，喝了幾匙蛋湯，放下筷子，便不吃了，又催着文珠吃完，洗過臉，把桌子上的碗盞一一收進去洗，小葉喝了酒，却在客堂裏，一個兒試着狐步舞，心裏在那裏想起玉雪，最好有一天和她同舞一下，方稱了自己的心了，小孩子醒轉來，哇哇的哭，他也不去抱，還是他母親去抱的，桂寶把碗洗好，收拾清楚，便來抱着小孩子，一手又拉了文珠的手，走上樓去了，小葉覺得家中燈光黯淡，一些興趣也沒有，便到他母親房裏旁邊的一張榻上睡了，他母親雖然勸他上樓，小葉搖着頭，他母親沒奈何，只得取了被頭給他，讓他睡在房中了，次日早上，小葉洗了臉，就出去，他母親特地吩咐她媳婦去買了半隻鴨，四兩水晶大蝦回來，燒了預備給小葉吃，誰知午時小葉沒有回來吃飯，他母親很是疑訝，只得自己和媳婦等先吃了，燻的菜却沒有敢動，等到三點鐘時，小葉回來了，對他母親說道，我在柴老虎家裏吃的飯，我就要坐特別快車回杭州去了，他母親發急道，你不好多住一

哭嗎，錢可借到手呢，小葉把身子旋轉着說道，錢是借到了，我却不能多留，一定要去的，明天市署裏有要公辦呢，遂從他西裝袋裏掏出一捲鈔票，交與他母親道，你收了吧，他母親拿在手裏，一邊點數，一邊問道，是不是二百元，小葉道，這是一百塊錢，還有一百塊錢我要用了，他母親閉言，瞪着兩眼，剛要說甚麼，小葉板着面孔又說道，我在杭州應酬太多，虧空了錢要去還債呢，你們家裏一百塊錢可以用幾個月了，還有一句話要交代的，你們千萬別再寫快信來催我回家，以後我除非死了妻子，然後回來買棺材，小葉說這話時，桂寶正抱着小孩子立在旁邊，忍不住說一聲道，好，你這個人真沒有良心，我就是死了，你也不必回來買棺材，你既然不要妻子，當初何必娶我過來呢，小葉冷笑一聲，指着他母親說道，哼，你去問她吧，我沒有功夫和你講話，說罷，取了皮夾，回身走出門去，他母親雖要拉他也來不及，桂寶眼看着小葉頭也不回的走出去，氣得自己雙目流淚，喉嚨裏一陣癢，吐出一口鮮紅的血來，一個頭暈，抱着小孩退後數步，倒在椅子裏，幾乎昏厥過去，小葉的母親老眼中也流出眼淚，對着桂寶，連問怎樣怎樣，文珠在一邊看見這情景，也哭將起來，唉，他……

(上節終)

